

G O T H 断掌事件

乙一

=====

CHAPTER I 暗黑系 G o t h

1

暑假已经过了二十日、回校日那天我看见了久违的森野。

早上的可前活动还没开始、到校以后，她穿国教室里吵杂 的人群，走到我的桌旁。

第 1 页

——

我们从来就没有相互问候的习惯。森野来到我面前，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并把它放在桌上。那是一本陌生的笔记本。

这是一本手掌般大小的笔记本、封面用茶色^の合成革制成。一看就是文具屋有卖的那种常见类型。

「这是我捡的」

她说到。

「这可不是我的哦」

「我知道」

不知为何她拿出笔记本后显的有些兴奋。

我哪起放在桌上的笔记本。合成革制成的封面手感十分光滑。

随便翻开一看，它的前半部分写满了蝇头小字，而後半不 则是一片空白。

「你从开头读读看」

我听她说的，开始阅读那些不知道是谁谢谢的文字。文章 里换行的字句特多，倒像是一些罗列条目。

五月十日

在车站前认识了一个叫楠田光惠的女孩。

年龄为十六岁。

一跟她搭讪，她就上了车。

就这样一直把她带去 T 山。

女孩一边眺望窗外、一边说她母亲现在乐中于在

报纸中新 闻的投稿栏之类的话。

把车停字 T 山的山顶附近。

从行李箱中取出藏着的刀和钉子的提包。女孩见壮，笑着 问我那是什么。

.....

文章到这里还未结束。

我对楠田光惠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三个月前、有一家人到 T 山远足。那是一个小男孩和

双亲组成的三口之家。由于连日的工作，父亲一到山顶就躺 下来休息。尽管小男孩想叫醒父亲和自己一起玩，但始终为

第 2 页

—

—

能如愿。

中午过后，小男孩独自跑到树森中去散步。

正当母亲发现小孩子不 见了的时候。一声惨叫从树林深出传来。

夫妇二人冲进树林中找到了小男孩，只见他微微的抬起脑

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好象在注视着什么似的。

父亲和母亲顺着孩子视线的方向望过去，还发现那里的树

干布满了黑红色的污迹。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古怪的小东西被

钉子固定在与视线水平的方向。再往周围一看，周围的树干

上也有用钉子挂起来的東西。

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楠田光惠的。她的身体在秘森中被人解剖。眼球、舌、耳、手指、肝脏……。所有的都被钉子固定在树干上。

其中一棵书上，从上到下依次订着左脚の脚趾、上唇、鼻子、胃，而在另一棵书上她的其他器官也被刻意的排列起来，如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一样。

这个事件震惊全国。

森野拿来的笔记本上，清晰的记录着楠田光惠被犯人杀害后、从哪个部位开始肢解尸体，并将其订在树上，以及在这过程中使用了哪个类型的钉

子等等，这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的描写，篇幅足足有好几页。

我曾经从电视、杂志和互联网，看过不少关于这一案件的 报道，所以十分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不过，笔记本里的记述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如此详尽的细节从未在任何媒体上出现过。

「依我看来这个笔记本是残杀楠田光惠的凶手遗失的」

楠田光惠是隣の県的女子高中生。最後见到的人是她的朋友，两人是在车站前的大厦分手的。如今，这一猎奇杀人案件在日本闹的沸沸扬扬，而楠田光惠就是「最初的」被害者。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另一个犯罪手法类似的案件、极有可能是同一杀人犯的连续作案。

「第二被害者的情况也有些在这啊！」

六月二十一日

跟一个抱着购物袋、站在路边等车的女孩搭讪。

第 3 页

—

—

女孩说她叫中西香澄。

我提议用车送她回家。

当车驶向H山的时候、她发觉不是回家的方向，便开始吵嚷起来。

停下车来，用订锤砸了她才安静下来。

把她任H山深处的一间小屋里。

.....

一个月前，中西香澄，这一专科学校学生的名字传遍了全 国。各种新闻报纸大肆报导、而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知道已 经出现了第二个被害者。

他躺在H山的小屋中。这个屋子已经闲置很久了。屋主是 谁也无从得知，整个屋子大概长 3 米、宽 3 米，墙壁和地面均 有木版拼和而成，屋顶严重漏手，屋内满是雨水渗透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酶味。

H山的麓住着一位老人、一天早晨、老人上山采摘野菜， 发现以前一直紧闭的小屋大门开着。他觉的很奇怪，于是决 定去看个究竟。可刚一走近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老人站在门口向屋里张望。他完全看不清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中西香澄被排列在小屋的地板（床）上。和第一受害者一样，她的身体被切割了，没块肢体相隔10mm左右整齐的铺开，尸开在地板上形成10乘10的点阵，就是说她的身体被分成了100个小块。笔记中记载了这次解剖情况。

两个事件都没有目击证人、杀害她们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媒体把这两件惨案称为连续猎奇杀人事件，至今议论纷纷。

「我很喜欢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呢！」

「为什么？」

「因为案件很奇特啊！」

森野淡淡的说。

其实，我亦处于同样的心理，非常关心这个案件的报道。因此，我明白森野想表达的意思。

第4页

—

—

杀人和碎尸，世界上真的有人这样做，而且真的有人成了牺牲品。

我和森野对这种阴暗的事情特别赶兴趣。还喜欢收集一些悲惨、恐怖，听后让人魂不附体的奇闻逸事。

进攻没有说出口，我两却能凭着一种默契，彼此感觉到对方都拥有这不可思议的癖好。

或许，普通人不尽会对会对这种事皱起眉头，但我两的感觉确实异常于人。因此、当我们谈论世界各地的拷问器具以及执行死刑的各种方法时我两总是把交谈的声音压的很低。

合上笔记本抬头一看，森野正望着窗外。我知道，此刻一定在想象中西香澄各个部位被排列在地板上的情形。

「这个笔记本是在哪里捡到的？」

听我这么一问，她就说起了捡到笔记本的经过。

昨日傍晚，森野坐在一家经常光顾的咖啡室里。这个店的老板沉默寡言，店内光线昏暗、环境幽静。

她一边喝着老板为她冲的咖啡、一边翻看着『世界残酷物语』。

忽然、她听到了雨声。往窗外一看，原来下起暴雨来了。

森野看见一些正准备离开的顾客回到座位。或许他们想在咖啡店里多坐一会，待暴风雨停止后再离开。这时，除了她以外，咖啡店里共有5位顾客。

森野站起来往洗手间去。走了几步，觉的脚底的感觉怪怪的。低头一看，原来不小心踏到黑色的木地板上一本不知道是谁掉的笔记本。于是她捡起笔记本把它放进自己口袋。丝毫没有想起失主将其归还的意思。

从洗手间走出来的时候，顾客的人数依旧，他们正在窗前观察雨中的景致。

只需看看外边归来的店主的服装，就可知道外边暴雨的厉害程度。只消一会工夫，他全身都湿

透了。

森野又重新开始看书，仿佛把笔记本的事忘一千二净。

暴风雨停后，外边依旧阳光灿烂。

有几个客人已经离开座位，消失在窗外的人流之中。

夏日的阳光很快就把路面晒乾了。

森野是回家之后才想起口袋里的记事本，在家里开始阅读

第 5 页

—
—

里边的内容。

「我去了两趟洗手间。第一次去的时候地上还没有笔记本。

后来下起了暴雨，店内的顾客人数也没变化。等我第二次去

洗手间的时候，笔记本出现在地上了，犯人当时应该就在店

内，犯人一定是住在附近的人。」

说着，她胸前紧握拳头。

二具尸体的发现地点，距离我们居住的镇只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当然不能否认犯人就住这个镇里的可能性。

可是这件事似乎不大现实。

这个案件，也许今后会一直流传下去。虽然目前尚未破案，但刻度非常引人入胜。现在举国上下对这一案件议论纷纷，来年小学生也非常关心各种后续的报道，整个案件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了。

很难想象这个犯人就住在我们附近。

「这个笔记本，可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编造出来的吧？」

「你不防继续读下去」

森野说话的情形就像推销某种商品似的。

八月五日

将一个叫水口奈奈美的女孩叫上了车。

在S山附近的荞麦面馆认识的。

山的南边的树森里有个神社。

领着女孩子进了树林。

.....

在秘林深处，笔记本的主人将刀子捅进了这位叫水口奈奈 美的女孩子的腹部。

根据笔记本里的记述，她的身体被肢解了。笔记本里详细 记述了她双眼被挖出时的情形，以及她子宫的颜色。之后水 口奈奈美就被遗弃在树林的深处。

「你以前听过水口奈奈美这个名字吗？」

森野问道，我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有关于发现水口奈奈美尸体的报道。

“明天，我们一起去吃[面]吧。”

第 6 页

在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我说道。

2

我讨厌惹人注目，因而总是极力回避同学们的喧哗，把自己

隐藏在教室的一角，过着悄无声息的生活。不管是

课间休息

的时候，还是经过走廊的时候，我总是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

离。换句话说，我是别人口中的不合群的学生。

神山君却和我截然相反。

他会跟同学聊那些我觉得无趣的话题，什么电影啦，游戏啦，有时甚至会讲上一两个笑话。

他笑着的时候，眼里总是流露出一种毫无掩饰的冷漠。

我们是同一类人，只是他不轻易将自己的性格表现出来。

大概班里只有我，才能捕捉到这种目光吧。因为觉得很有趣，我主动跟他答话了。

只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神山君才会撕掉自己脸上的伪装。换上毫无表情的脸，即使是半点微笑也欠奉。不过这些对我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

第二天，我们在车站会合后，转乘开往 S 山麓的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在校外和神山君见面。我依旧选择了

暗色调的 服装，而我也发现神山君竟然也穿着一片深沉颜色。

火车里非常安静，丝毫没有拥挤的感觉。我们各自看书，并

没有交谈。我在看一本关于虐待儿童的书，而神山君所读的 则是某著名少年犯的家人所写的。

第 7 页

—

—

下车后，我们走到车站附近一处破旧的烟摊，询问那里的老

婆婆 S 山一带共有多少家荞麦面馆。老婆婆说荞麦面馆只有一

家。并且离这里不远。

我们从荞麦面馆的方向走去。脚下的道路慢慢变成了上山的

斜坡，并顺着绵延的山势向远处弯曲地延伸开来。

荞麦面馆位于 S 山麓的一条饮食街上。这里并不热闹。没有多

少车辆。也看不到多少人。感觉有些冷清。虽然荞

麦面馆的 停车场里一辆车也没有，但店铺门口仍然挂着一块「营业中」

的牌子，于是我们走进去了。

“犯人就是在这里遇到水口奈奈美吧？”

我在店内环视了一周，好象来到某处名胜古迹一样。

“目前只能说，他们有可能在这里见面，而我们正是为了确 认这一点才来这里的。”

神山君认真地看着笔记本，没理会我。

笔记本上的字迹是用蓝色的圆珠笔写成的。

笔记本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仅是三位女性被害的经过。除此 以外，还有好几个山名。而且这些山名均被写在笔记本的第 一页上，似乎是犯人在杀害那些女性前写的。

山名前面还有◎、○、△、×这样的符号。三名受害者遭遗 弃的山名处都有◎这一符号，由此可推断犯人在这 里所列的 山名，应该是他认为适用于 弃尸的地方。

笔记本内找不到任何显示其主人身份的文字。

我们由始至终从没有想过要把笔记本交给警方，反正即使我 们袖手旁观，犯人也会落网。

—

—

警方要是看到了这个笔记本，也许可以更迅速地逮捕犯人，

而受害者的树木也可能会相应地减少。按理说，我们是有义

务将笔记本交给警方的。

可是，很遗憾，我们是如爬虫类般冷血的高中生。我们已经

决定要保持沉默，不会承认自己曾捡到什么笔记本。

“要是出现了第四名受害者，那她一定是被我们所杀的。”

“我真受不了你！”

我们一边吃着荞麦面，一边谈论起这些事情。然而，眼下最 让我感兴趣的是荞麦面，所以我只随便敷衍了一句。

我们在荞麦面馆打听了神社的方向。

我一边走一边注视着笔记本，并不断用指尖抚摩封面，想象 着杀人魔是如何执行这些行动的，也许

我对这个犯人充满了 敬畏之情也说不定。
神山君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吧。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
毫无疑问，犯人应当受到惩罚。我们不应以一种
崇敬革命者或艺术 家般的目光来注视他们。
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些特殊的人，常常很崇拜臭名
昭彰的杀 人犯。我知道，我们不能变成这样子的。
然而，我们的心早已被笔记本主任犯下的种种罪行
俘虏了。 犯人在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越过法律
所规定的界限，肆意 践踏别人的人格和尊严，并
将别人的身体破坏得面目全非。
这就像噩梦一样，不知不觉间牵制着我们。
若前往神社，必须从荞麦面馆沿着一段长长的石阶
继续往山 顶攀登。

第 9 页

—

—

我们对运动都抱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所以既不喜欢
斜坡，也
不喜欢台阶。

当我们好不容易终于到达神社的时候，两个人都已

经累得快

不行了。我们在神社中的一块石碑上坐下，稍事休息。种植

在神社内的树木高大，繁茂，盛夏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照

射下来。

我们并排而坐，耳畔回荡着从顶上空传来的蝉鸣。我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不一会，我擦了擦汗水站起来，开始寻找水口奈奈美的尸体。

“犯人和水口奈奈美曾经在这里走过吧？”

我一边和神山君并肩而行，一边低声说道。

从神社的尽头，我们朝树林方向走去。

我们并不知道犯人当时是朝哪个方向走了多远。因此我们只能试探地搜索。

不知不觉地胡乱寻找了一个小时。

“啊，可能是那一边呢。”

说完，我就转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搜寻。

没走几步，我就嗅到浓郁的草味里参杂着一些奇怪的腐臭味。再继续往前走了几步，我马上停住了，

眼前的景象让我 的脑袋霎时间空白一片。
我就站在她的旁边。

第 10 页

—

—

水口奈奈美就在那里。

在树林与山崖间的一棵大树的阴影下，在夏天微暗的光线之

中，她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

她腰部着地，背靠着粗大的树干。双臂和双腿无力地张开。

颈部以上什么也没有。头被放在剖开的肚子里。两个眼球已

经被割下，放在她紧握着的左右两只手里。

空空的眼窝中塞满了污泥，她的嘴里也填塞着腐叶和泥土。

她背靠的树干上还缠绕着一些东西。那是本该在水口奈奈美 腹中的内脏。

整个地面上残留着发黑的血迹。稍这一点的地方散落着她的 衣服。我们呆呆地站在她的面前，静静

地看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具尸体。

第二天，森野用手机发给我一条短讯。“把笔记本还给我。”

她的短讯向来简洁精悍，绝对不会有多余的只言半语。这一点与她憎恶叮咚作响的钥匙圈和手机绳的性格也是相通的。

笔记本由我带了回来。离开水口奈奈美所在的地方时，我没有还给森野。

在回程的火车上，森野呆呆地盯着远处，好像还未从强烈的刺激中恢复过来。

她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把水口奈奈美的衣服从地上捡起来

塞进了自己的袋子里。虽然衣服大多被撕开了，但帽子、手提包，以及里面的东西则幸免于难。

第 11 页

—

—

水口奈奈美的手提包里有化妆用具、钱包及手绢等

物品。我

在回程的火车上仔细把它们看了一遍。

放在钱包里的学生证：显示水口奈奈美是邻县的高中生。此

外，手提包里还有一个贴满贴纸相的笔记本。从学生证上的

照片和贴纸相中，可看到她生前的样子。

水口奈奈美和许多朋友在一张张小小的贴纸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

收到短讯的那天下午，我和森野约好在车站前的麦当劳餐厅 见面。

今天的森野与往常不同，没有穿灰暗色调的衣服，所以起初 我还没有认出她来。她头上的帽子跟昨天从水口奈奈美遗体 旁捡来的那顶一模一样。据此我可以断定，她这样打扮的目的，是为了模仿死去的水口奈奈美。

连发型和化妆，森野也极力模仿贴纸相中的水口奈奈美。由于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她身上穿的大概是自己买的类似款式吧。

她兴高采烈地接过笔记本。

“遗体在树林里的事，要不要告诉水口奈奈美的家人？”我问道。

她想了一想后，最终还是宣布放弃。“警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她呢？”

森野打扮成水口奈奈美临死前的样子，讲了许多关于她被杀 的事情。

水口奈奈美的家人现在怎样呢？是不是以为她失踪了呢？她有 男朋友吗？在学校里的成绩好吗？

第 12 页

—
—

森野跟平时有些不同。聊天的时候，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

手势动作，都不像平常的她。她开始注意自己额前头发的式

样，甚至还把坐在远处的一对情侣的观感作为话题。这一切

都是以前从未在森野身上看过的举动。

水口奈奈美与我素昧平生。然而，森野现在的举手

投足，使

我觉得真正的水口奈奈美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森野将手肘放到桌上，脸上浮现出兴致高昂的表情。身旁放着曾属于水口奈奈美的手提包，而且拉链的提纽上还挂着一个卡通人物的钥匙圈。

“这段时间，你就穿这一身？”

“对啊，挺有趣吧？”

这便是森野的模仿游戏。不是简单地模仿笑容，或照镜子时反复打量自己睫毛那一类高中女生的普遍行为。我感到水口奈奈美已经开始侵蚀森野，并成为她本性中更深沉的部分。

从麦当劳走出来的时候，森野非常自然地牵着我的手，而她自己对此却毫不察觉，直到我向她示意，她才把手松开。握住我手的一定是已经死去的水口奈奈美。

在车站前与森野分手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开启电视机。

电视里仍然播放着有关这猎奇杀人案件的报道。焦点都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名受害人，所有消息都曾经反复提及，完全没有新意。

根本看不到水口奈奈美的名字。

报道首两个受害者的情况时，电视上播放了她们朋友和亲属痛哭流涕的情景。

第 13 页

—

—

电视荧幕上出现了两位受害者的照片……

这时，我想起森野，心中不禁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可是，

这样的事情几乎没可能发生。想到这里，我否定了刚才的想

法。

照片中两位受害者的发型和服饰，与水口奈奈美的颇为相

似。

即是说，现在的森野也正是一个合平杀人恶魔口味的猎物。

在麦当劳会面后的第三天傍晚，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讯。

这条短讯是森野发过来的。

“救救我！”

液晶画面上出现了这短短的一句话。我赶紧回了一条，询问情况。

“发生什么事？”

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回覆。

我又试着打电话给她，可是她的手机无法接通。可能是关了机，亦有可能已经被毁坏。

到了晚上，我打电话到森野家里。以前她曾告诉我她家的电话号码，不过，当初我记下这个号码，并不因为将来有可能会打电话到她家。森野曾告诉我，她家电话号码的谐音，正好可以组成一个饶舌的句子，因此我便把它记住了。

接电话的是她妈妈。声音很刺耳，且语速极快。我说我是森野的同学，老师有事要我转告她，能不能让她接

第 14 页

—

—

电话。

她还没回来。

森野应该不会遭到不测吧。

既然那个笔记本上所记载的都是事实，那么，杀人犯极有可

能曾与她同在一家咖啡室里。当然，犯人亦有可能在街上偶

然看到森野的这副打扮，疑惑怎么会有人穿着与前几天被自

己杀害的水口奈奈美完全相同的衣服，于是起了邪念。

即使如此，犯人加害森野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大街上有许多女孩都穿着类似的衣服。

如果犯人真的要加害森野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森野与犯人的生活圈子存在着重叠——他们两人曾去过同一家咖啡室。假设犯人往咖啡室的那一天并没有离家走得太远，而是处于日常的活动范围内的话，森野就极有可能会再次与他相遇。

半夜里，我陷入了沉思。

或许，森野现在已经惨遭毒手。某处的山里可能埋藏着四分五裂的尸首。

我一边想像着那景象，一边进入了梦乡。第二天，

我又给她 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她还是没有回来。她妈妈很担心，说这 还是女儿第一次事前没告诉她就在外面过夜。

“顺便问一下，你是她的男朋友吗？”听筒中传来了森野母亲的声音。

“不，不是不是。”

第 15 页

—

—

“你用不着一口否定。我可什么都知道啊。”

森野的母亲坚定地认为我就是她女儿的男友。她的理由是森

野根本就没有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的朋友，而且自从小学毕

业以后，还没有哪个同学给她们家打过电话。

“而且，最近她穿的衣服也比以前鲜亮多了，我想她一定是交

了男朋友。”

我开始为手机的通话费心痛了。

“她房间里有没有一本啡色的小笔记本？”

她妈妈一听这话，马上开始为我寻找。听筒的杨声器随之沉默了一会儿。不久，又传来了声音。

“她桌上倒是有一本，只是不知这是不是你要找的。”

森野外出的时候似乎没有把它带在身上，否则，就不能排除犯人碰巧看到她在翻看笔记本，为了杀人灭口而对她下毒手的可能。

我对森野的母亲说自己准备到她们家去拿那个笔记本，并请她告诉我住址。

我挂了电话，随即赶往森野家。虽然以前就知这她家住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但这次还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

她家在车站背后一栋公寓的三楼。

刚按下门铃，在电话里听过的声音便招呼我进去。开门后，一位主妇从房里走出来。毫无疑问，她就是森野的妈妈。“来 来来，快进来！”

森野的母亲穿着围裙，一看便知这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森野给人的感觉与她妈妈的实在相差太远。

我想，这样的母亲怎

—
—
么会有一个像森野那样的女儿？

森野的母亲虽然邀我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只想在门口把事

情解决。当我提到笔记本时，她好像事先早有准备，立刻给

我拿了过来。我一边接过笔记本一边问她，有否看过里面的

内容。她摇了摇头。

“字太小，看不清楚。”

跟那个笔记本相比，她似乎对我更感兴趣。

“那孩子自上了二年级，每天都乖乖地上学，看来是：另有原因呢。”

我这才知道，森野念高一的时候觉得上学没什么意思，所以经常不返学校。她的兴趣爱好本来就有点特殊，再加上不懂与人相处，所以很难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我向森野的母亲打听，她最后见到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昨天中午之后。那时我看到她正要出门。”

“你有问她要去哪里吗？”

森野的母亲摇了摇头。“你能帮我找找她吗？”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森野的母亲这样问我。

我点了点头。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可能不是活着的。她妈妈以为这是开玩笑，对我笑了起来。

步向车站的路上，我翻开合成革封面的笔记本，翻到写满一连串山名的那一页。

这里所列的山名很可能是犯人准备用来弃尸的地方。标有“○”

第 17 页

“符号的山名一定是犯人觉得最容易毁尸灭迹的地方。为什么

这么说呢？因为标注有“○”符号的山名共有四个，而目前发现

尸体的地点全在其中。那么，最后剩下的这个山名，

应该就

是犯人将要带森野前往的地方了。这便是 N 山。

询问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如何乘坐火车前往 N 山后，我

买了车票。

在离 N 山最近的车站下车，须转乘巴士才能到达。

N 山的山麓

种有许多葡萄，一路上招揽游客采摘葡萄的广告牌频频从车 窗边掠过。

乘车上山的时候，我在想，犯人会在什么地点遗弃尸体呢？罪恶的仪式恐怕应该在听不到受害者惨叫的深山老林中进行 吧。我倒是看不出哪里有这样的地方。

巴士里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查看过车内张贴的游览路线图 和询问过司机后，我对犯人在 N 山里有可能选择的地方已经心 中有数。

附近有一条县级公路通过 N 山的东侧。据说，从我和森野所居 住的地方出发，驾车来 N 山游玩的人大多使用这条公路。经过 N 山的道路本来就不多，除了这条县级公路以外，再没有哪条 路可以通往

我们所往的地方了。

犯人若要带森野来 N 山，必定会通过这条县级公路。司机告诉我，巴士现在行驶的道路就是这条县级公路。

我在巴士站下了车。车站旁有一条大路可直抵山顶附近，如果要驾车进入深山的话，这条路再好不过了。我所在的巴士站是离这条路最近的一个车站。

我踏上了通往山顶的大道。这是一条柏油路，路上鲜有汽车经过。

一路上可以看到好些岔路，这些小路朝着树林深处延伸。说

第 18 页

—

—

不定犯人和森野就是经过其中的某一条岔路进入森林的。行

走在上坡路上，山高不断增加。从树林的间隙处隐约可以望

见山下的小镇。

就快到山顶附近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旁边还有一

座类似了望台的建筑物。汽车无法从这里再往前开了。由于

只走了一小会儿，我还不觉得累。

我开始搜寻森野的尸体。

林间的小路和途中所见的岔路都被我走遍了。

天空灰蒙蒙的，缺少阳光的树林愈发显得阴郁。各种树木的枝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枝条的间隙望去，可看见一片片绵延不断的密林。

空气中没有一丝微风，周围仿佛被包裹在永不停息的蝉鸣之中。

要在广阔的N山上找寻一具遭人肢解的尸体，比大海捞针还要难。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不切实际的计划。

当我回到巴士站时，我已是浑身大汗、疲惫不堪了。星星点点的民居点缀在巴士驶过的县级公路旁。通往山顶的道路旁也有一户人家。我问院内一位老人昨晚有否车辆上山。老人摇了摇头。随后，他又找来自己的家人，跟他们一起认真地讨论我提

出的问题。最终，大家确信昨天晚上并没有车辆通过这里。

昨晚，森野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发送短讯的呢？犯人是在森野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将其拐走的吗？我倒觉得森野是一个不会轻易上当的人。

莫非，是我想多了？也许森野根本就没有落人魔掌。

第 19 页

—

—

我在巴士站旁坐下，再次翻开笔记本。我并不擅长心理分

析，还未能从那三段描写犯罪过程的字里行间，判断出犯人的性格。

滴落到笔记本上的汗水令那些用墨水写成的文字变得模糊，

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无法辨识了。看来犯人在书写时所使用的

墨水是水溶性的。

笔记本里的记述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呢？是犯罪

后不久，坐

在自己的车里写成的吗？还是回家以后再写呢？恐怕不会是在 犯罪的过程中写吧。总之，犯人在记述这些细节的时候，一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并自我陶醉于丰富的想像之中。巴士 来了，我站起来。一看表，已经过了下午三时。

我准备下山。

或许犯人现在还没有杀害森野，而只是将其锁在家里。要证 明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质问犯人。如 果此时的森野已这杀害，那也要从犯人口中问出弃尸的地 点。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看看尸体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当务之急就是下山去见犯人。当然，我已决定 了这样做。

从车站前面的酒吧街一直往里走，就能找到森野常去的那家 咖啡室。这个地方我早就知这，只是以前从未来过。

正如我听说过的那样，室内的灯光幽幽的，客人们都被包裹 在舒适的昏暗之中。店里还播放着柔和的音乐，似有还无的 音符仿佛已融入空气里。

我在吧台的位子坐下。

大厅里有一个洗手间的指示牌。我看了看那里附近的地板。

第 20 页

—

—

据森野说，当时笔记本就是落在那里。

店内除我以外，还有一位顾客，一个身穿套装的年轻女性。

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杂志。

店主来问我需要什么，我顺便问这：“坐在那边的人是否经常来的？”

店主点了点头。脸上浮现一丝疑惑。

“啊，别别的意思……那么，能和我握握手吗？”

“握手？为什么？”

“啊，我想留个纪念……”

店主是一个看似很老实的男人。虽然已不年轻，但还不算是 中年人。他的皮肤很白，身上穿着一件到处都买得到的黑色 T

恤。

胡须剃得很乾淨。

起初，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古怪的顾客，因为我一直盯着 他。

我点的咖啡一会就端来了。

“认识一个叫森野的女孩吗？我是她的朋友。”

“她可是这里的常客。”

我又试着问，她还活着吗？店主僵住了。

他把端来的咖啡轻轻地放到桌上，从正面注视着我的脸。他

的眼珠黑实实的像洞穴一样，看不到半点光亮。

第 21 页

—

—

我早就觉得与那天傍晚在店里的任何一个顾客相比，这个人

更有可能是犯人。这时，我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佯装不知。

我把笔记本拿了出来。一见到它，店主的嘴角上便

浮现了微

笑，露出了一颗尖利的白色犬齿。

“这是森野前几天捡到的。”他拿起笔记本翻了起来。

“没想到你能看出这是我的。”

“其实有一半以上是我猜的。”

我把自己到N山寻找尸体的经过，以及在山上想到的事情，原原本本向他说了一遍。

犯人到底在想什么？

首先，我开始想像遗失笔记本的犯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犯人为什么要制作这个笔记本？是为了留个纪念吗？是为了备忘吗？我想犯人一定是希望通过反刍的阅读，使自己能够沉醉于过去的回忆之中吧。

正因如此，犯人没可能不察觉遗失了笔记本。

最初笔记本放在哪里的呢？一般来说，不是衣袋里，就是放在提包里。要容易掉的话，可能就是放在衣袋里。当时的情形或许是犯人在洗手间洗手后，从衣袋里掏手绢擦手时，不小心顺势把笔记本也带了出来。

那么，犯人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呢？也许

是几十分钟 以后,也有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后.....
反正应该不会超过一
天吧。

第 22 页

—
—
接下来,犯人可能会回想,自己最后一次使用笔记本是在什

么时候,由此便可以确定遗失笔记本的大致时间。
换句话

说,跟自己当天的活动范围相对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

确定遗失笔记本的大致地点。

而且,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猜测,说不定犯人可以将
遗失笔记

本的地点,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这
样说呢?因

为他很可能每天都会非常频繁地使用这个笔记本,
每当脑内

产生黑暗而混乱的念头时,他都须要将笔记本拿出

来读一

遍，才能使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犯人愈是频繁地使用笔记本，遗失笔记本的时间和地点就愈清晰明了。

再后来，犯人便四处寻找起床。检查一下地板，看看笔记本是不是掉落在地上。可惜没有。

这样的话，犯人就会想，笔记本可能已经被别人捡到了。笔记本的内容要是被人发现了的话，那就完了。警方可能会对第三名受害者展开搜索，并最终发现尸体。如果只是这样，那还没什么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警方很有可能从笔记本上提取到自己的指纹，还会暴露自己的笔迹。

想到这里，如果我是犯人的话，我会怎么办呢？恐怕暂时不会对第四个目标下手吧。

说不定警方正在附近进行调查，因为笔记本是在自己平时的活动范围内遗失的，警方据此会认为犯人就在这一带出没，所以不能轻举妄动。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第三名受害者水口奈奈美的尸体仍然没有被找到。这是因为我和森野并没有将笔记本交给警方。犯人或许在等待电视里播放

发现尸体的新闻。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耐心等待，直到风平浪静后再着手袭击第四个目标。

然而，这时森野却不见了。

第 23 页

—

—

我认为森野的失踪，应该不是她自导自演的恶作剧。

我努力

地思考这一矛盾的成因。

如果我是犯人，我会在什么时候对第四个目标下手？

●无法控制内心冲动的时候。

●过于相信自己，蔑视警方破案能力的时候。

●无惧被警方拘捕的时候。

●认为笔记本并没有被别人捡到，任何人都不知晓其中内容 的时候。

●觉得拾到笔记本的人，不会相信里面内容的时候。

要不然，犯人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现笔记本遗失这件事情。以上的每一种可能性都不能完全否定。不过，我还是把赌注押在另一种可能性上。犯人会

不会是这样想的呢？

●笔记本虽然被某个人检到，但其中的内容却没有被破解。结果便是，警方没有得到任何通报，水口奈奈美依然未被发现。

咖啡室的店主一面听我分析，一面兴致勃勃地点了点头。“那后来又怎么知道犯人就是我呢？”

我从他手里把笔记本要了过来，并翻到其中一页。由于上面的文字被汗水浸湿，已经无法辨认了。

“你知道墨水是水溶性的，一旦弄湿文字就会消失。我估计，犯人可能以为笔记本不是在店里而是在外面遗失的。森野曾告诉我，犯人遗失笔记本的时候，外面正好下着暴雨。想必犯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看，假定笔记本是在店内遗失的，那么抬

第 24 页

—

—

获者将其交给警方是最合乎情理的做法。然而，电视里却迟

迟没有发现水口奈奈美遗体的报道。

“因此，我猜犯人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笔记本是

在暴雨中遗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谁能从那个被

大雨淋湿的笔记本里找到任何犯罪的痕迹。”

而据森野说，那天只有店主一人曾在暴雨期间到外面去。当

我把这一番空中楼阁似的、有如走钢丝一般的推理讲完之

后，店主露出了微笑。

“是的，我确实以为笔记本是在大雨里掉的。”森野在我家 里。他这样说这。

这家咖啡室的二楼和三楼就是他的家。

店主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放入自己的衣袋内然后转身走到咖啡室的入口处将门打开。

夏日的阳光从云层中照射下来，阴沉已久的天空变得豁然开朗。由于已经习惯了店内昏暗的光线，外面的世界让人感到 有些刺眼。这时，他已经到店外朝大街上走去，不久便消失 在茫茫一片白光

之中。

那位常来这里的女顾客从桌边站了起来，走到收银台准备结帐。她在店内环顾一周后，向我问这：“老板呢？”我摇了摇头。

由于楼梯设在屋外，要上楼就必须跑到店外。

在三楼找到了被绑着的森野，身上打扮还是水口奈奈美的样子，她横躺在地上，手和脚上都绑着绳索，不过看来并没有遭到侵犯。

一见到我，她的眼睛便微微地眯了一下，这是她高兴的样子。由于嘴里塞着毛巾，这时的她还不能说话。

第 25 页

—

—

当我把毛巾取出来后，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

“那个店主装作骨折的样子，让我帮他搬运行李。

等我醒来的

时候，自己就变成这样了。”

捆绑在她手脚上的绳索似乎不易解开，我暂且没去管她，而

是将注意力转到了屋内的陈设上。从家里的样子看来，店主

好像是一个人居住的。

桌上有几张白色的便条，上面画着许多小十字架。架子上拢放着一套刀具，显然它们就是用来杀人的工具。笔记本的记述中常常出现“刀”这个词语。躺在地上的森野，手脚还不能活动，她开始对我抱怨起来。

我从架子上的刀具中挑选一把合适的刀子，并用它割断了绳索。

“快走，不然就会被店主发现了。”

“他不会来的。”

恐怕再也不会在这一带出现吧。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也许他会为了杀人灭口而干掉我和森野，但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做。

因为在咖啡室的柜台前交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和那个怪人有某种心灵相通的感觉。

或许，他凭自己的直觉，知道我不会将他从这里悄然离开的事情告诉别人。

当我告诉她店主不会再回来的时候，森野用一种不

可思议的 目光打量着我。她一边站起来，一边整理衣服。

第 26 页

—
—
“我只给你发了一条讯息，就被你找到了……”
森野的手机就放在桌上，只是电源已经被切断了。
水口奈奈
美的手提包也在那里。当时，森野一定将其带在身边。究竟
犯人有没有发现，即将成为第四名受害者的森野随身携带的
手提包，曾经是第三名受害者用过的物品呢？
横躺在地上的森野被囚禁了整整一天。她迈着颤颤巍巍的步
伐朝楼梯走去。
离开房间的时候，我拿走了架子上的那套刀具，还有桌上的 便条，为着留作纪念。当警方查明真相，
搜查这间屋子的时候，或许会因为找不到凶器而大伤脑筋。对此，我当然不会 在意。

来到地下，我望望店里的情况。空无一人的店内正播放着轻 柔的音乐。

我将挂在门上的牌子翻转过来，把“OPEN”换成了“CLOSE”。

森野站在我身后，一面抚摸着自已的手腕，一面观察眼前的 景象。她的手腕上留下了绳索的勒痕。

“这回可受罪啊。”她喃喃地说。

“以后再也不来这家店了。”

“不过，不是也挺好吗？能和那个人见面。”森野的脸上露出了 疑惑的表情。

“那个人……那个店主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

她好像还没有发现那个店主就是杀人魔。

拿起手里的便条，书在上面的许多小十字架又一次映入了我

第 27 页

—

—

的眼帘。

CHAPTER II 断掌事件 W r i s t c u t

引子

放学之后，教室里变得清静起来。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 森野。

“回家前，我有一点事要跟你谈谈。”

她先跟我打了个招呼。由于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和她说话，所 以上一次听到森野的声音应该是二十四小时前的事了。

“昨天我从录影带出租店借了一部很古怪的电影……”

森野的语气显示一种强烈的冲动：她似乎非常想让别人了 解这部电影。可是全班上下，她只跟我说话，而且总是选择 在我没有和其他同学谈话，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因 此今天，直到见我要回家了，她仍然没有机会把这件事说 出来。教室的角落里还有一群女生，她们目睹了我俩谈话的情 景。我知道，她们正在小声地议论着我和森野的关系。

起初甚至有人怀疑我们正在交往。然而，我们交谈

的时候并不显得亲热，相反，脸上多半是一副瞧不起对方的表情。因此，大家至今仍搞不清我和森野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阶段。

其实，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森野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一件稀奇的事。自从上了高中以后，她就很少在校内和别人说话。

教室里的她总是极力将自己隐藏起来，一到放学的时候，她便会悄然离开。总之，她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如同深潜在

第 28 页

—
—
海底的潜水艇一样。

除夏季穿着的校服外，她的衣服都是清一色的黑色。

由头发

至鞋尖，她的整个身体都包裹在一片漆黑之中。由此看来，

她应该不喜欢光亮，而且似乎很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到黑暗中

去。

我曾问过森野，当初填写志愿时选择这所学校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这间高中的校服是黑色的，看上去很酷，所以就选了。你刚才说志愿动机，倒使我想起了这个。”

她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死亡动机”。这时，从她校服里露出来的纤细手臂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以至让人怀疑它是否接受过日照。由于森野容貌端庄，以前好像也有人追求过她。不过，自从不久前发生了那件事后，情况慢慢开始变化了。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欲对她作近乎性骚扰的行为，森野使用藏在身上的防狼喷雾器，冷静地将其制伏，进而又挥动旁边的椅子，把那个老师痛打了一顿。整个过程都被我暗中看到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哪个男生敢接近森野。接下来将要讲述的事，虽然不是促成我与森野相识的原因，但当我在教室里看到她那洁白的手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

发生在今年初春的连续断掌案件，各种媒体都曾连

篇累牒地 对这一案件它细致的报道，而我也秘密地卷了进去。

那件事发生在五月末的某一天，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和森野说 过话.....

筱原看着自己的手掌，陷入了沉思。所谓手掌，当然是指脊椎动物的前足末梢。人的手掌是为了抓取物件而不断进化而成的，五只手指既可以用来敲击电脑键盘，又可以用来使咖

啡杯产生一定的倾斜，把手掌视为一个人的全部也许并不为过，正因如此才会有掌相之说。掌相就是通过观察手掌纹路

第 29 页

所形成的图案，来占卜这个人的性格或运程。换言之，手掌

是反映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的镜子。

筱原从小就喜欢手。他不但很在意别人的手，每次被父母牵

着外出的时候，嘈杂的街这在幼小的筱原眼中，与

其说是各

式行人所构成的一个集团，倒不如说是由无数只手形成的组

合。上小学之后这种感觉也没有变化。那些围绕在自己身

边、被称为“同学”的人，筱原看来不过是一种两手下垂的生

物而已。

手以外的部分都不能反映人的本质。例如，筱原就不认为脸上的表情和嘴里冒出的话里能有半点真实感情。而与此相反的，手却代表着毋庸置疑的真理。显露出筋脉的手背，舒展的五根手指，位于手指尖端的指甲，以及里面的白色半月，还有指纹这一专门用来识别个体的重要部分。

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筱原试着用剪刀悄悄地剪下姐姐丢掉的玩具娃娃的手。娃娃的小手在筱原的掌中翻来滚去，他把小手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扔掉了已经变得残缺不全的娃娃。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时间，筱原就会用大拇指轻轻抚弄娃娃的小手。这种微微有些凹凸不平的触感，对于筱原来说，

简直比妈妈和老师的话语还要温柔。这只小手似乎有许多话要向筱原诉说。

筱原亦曾经利用园艺用的修枝剪，剪下猫狗的前足。再没有什么工具比修枝剪更适合剪切小手了。筱原也挺喜欢猫狗，人的手掌没有它们的肉垫，形状古怪的肉垫表面长有毛发，只要用力一按，爪子就会伸缩。它们虽然不能像人的手那样抓握东西，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进化方式，煞是有趣。

手是人的全部，这样的概念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对于这一点，筱原却有清楚的认识。通过观察周围的人，筱原发现原来操纵整个世界的东西竟然是产生于大脑和口腔、其实却空洞无物的语言；尤其长大成人工作以后，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偶尔，关于手的念头会从脑中一闪闪过。具有五根手指的绝

第 30 页

—

—

妙设计，只有神才能创造出来。

这个春天，筱原第一次切断了人的手腕。那是一只婴儿的

手。筱原趁孩子母亲一时不在身边，就用修枝剪切去了躺在

婴儿车里一个婴儿的小手。

胖胖的小手热乎乎的。就在切断的一瞬间，本已熟睡的婴儿

突然哭叫起来，而筱原手中的那只小手则渐渐丧失了热力。

筱原把婴儿的手放入衣袋，回家后放进冰箱内冷藏。

婴儿的手并不能让筱原满足。筱原又设法使一个小学生昏迷，然后在黑暗中剪断了他的手腕。此外，

筱原还曾切断过高中生和成人的手。不过，成年人的手腕太粗，很难用修枝剪剪切，而使用锯子的话又会使切口变得不规整，这就完全不符合彼

原的审美原则。用斧子虽然利落，但不便携带。最终，筱原选择了切肉用的菜刀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用菜刀对准陷入昏迷的人的手腕猛地劈将下去，就可以连骨带肉、乾净利落地把手砍下来。

没有人因此而要命。筱原虽然想获得人的手，但压

根儿没有 杀人的念头。手以外的部分是死是活，对筱原来说并不重 要。只要自己的身分没有暴露，筱原不会进一步危害昏死过 去的受害者。

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说，躺在病房里的受害者都没有看到犯 人的长相。每每看到这样的消息，筱原都会如释重负般长舒 一口气。尽管每次作案都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小心进行，不免 还是会害怕被警方逮捕。

筱原既喜欢手，亦觉得切断手腕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手与身 体的其他部位分离的那一瞬间，筱原的体内就会产生一股解 放感。或许，此时的筱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通过自己 的努力，“手”终于可以从操纵这个世界、扭曲了的价值观中 解放出来。

筱原也曾在工作场所切下小偶人的手。这是一种用布料缝制

第 31 页

—

—

而成、手掌内填塞了棉花的偶人。即使如此，偶人

的手也是

手，只不过那是一种为了适应偶人的制作而进化出来的没有

手指的手。只须用剪刀轻轻地将其剪下，外界与自己之间的

那种紧张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切下来的手都被筱原装进了冰箱。即使是用布料制成的

偶人的手，以及猫狗的前足也不例外。没有一样是可以扔掉

的。

原本一个人居住的筱原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冰箱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手掌。筱原逐一抚摸它们，似乎可以了解手的主人们所体验过的过去，以及将要面对的将来。在筱原看来，每一种感触，都化作各自不同的语言，分别向自己娓娓道来。那些从父母处得到的关爱和从外界受到的伤害等等，都是手掌想对筱原倾诉的。

连日来，报纸和电视都跟踪报道筱原的罪行。不知从同时起，媒体开始把它称为“断掌事件”。当然，

对筱原来说，别人怎么称呼都无所谓。

只是，让筱原感到不快的是，自己竟成了受人痛恨的犯人。筱原觉得那不过是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罢了。筱原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报道，一边将自己的这番牢骚说给一只小孩子的手听。这是一只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小孩子的手，这只手到现在还保持着握拳的姿势。

“的确如此，你说的没错！”

小孩手上的凹凸以及皮肤的弹力透过手掌向筱原说这。筱原顿时觉得有一股勇气从心底涌出，刚才的不安和愤怒随之消散。

“化学用具室要作全面的清理，希望午休时有空的同学过来帮忙。”化学老师在今天上午的课上这样说这。

话虽这么说，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没有抱希望会有学

第 32 页

—

—

生来帮忙。教室里的大多数学生也确实把他的这番

话当作耳

边风。因此，午休时当我出现在化学用具室的时候，这位化

学老师着实吃了一惊。

窗外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春日温暖的阳光洒遍了大地。化

学用具室里的环境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黑暗、阴

冷，隐约地可以听见学生们在外面玩耍的嬉笑声。

化学用具室空间狭小，却挤满了架子，摆放着化学试剂、分

子构造模型，以及浸泡在福马林溶液中的动物内脏。

窗边有一张木桌，桌上是一些有关植物、宇宙等内容的理科书籍和单张。室内还有一台古旧的电脑，电脑旁边的另一张桌上则放着一台印刷机，堆积如山的书本快要把它淹没了。外面的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进来，条纹形的光影照亮了悬浮於空气中的尘埃。

“让我想想，这样吧，你先把房间里的垃圾箱搬到化学实验室去吧。”

化学老师用手指了指那个装满了纸屑团的蓝色塑胶垃圾箱。我点了点头，随后抱着那个垃圾箱走进了化学实验室。”鬼才 有那份闲心白白浪费自己的午休！”

化学课上当老师招募帮手的时候，一个坐在我身旁的同学对 我小声说这。我已经忘了当时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不过，由 于那个同学听到我的回答后高兴地笑了起来，我想当时自己 说的话应该是挺机灵的。

说话时要迎合性格开朗的同学们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 要大致看一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和连续剧，再辅之以恰当的 附和及笑容，基本上就可以跟他们步调一致了。我便由此博 得了大家的认同，他们都公认我是一个开朗活泼的高中生， 从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谓的麻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还是上幼稚园时发生的

事。那时脑子里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念头，那就是必须用水彩 笔涂黑玩具娃娃的脸，然后再切断它的四肢。在这种念头的

—

—

驱使下，我真的付诸了实践，周围的人都替我担心，到现在

我还记得，当时母亲和幼稚园的老师看着我的那种充满了不

安的眼光。

从此，我学会了掩饰自己。就拿绘画用的蜡笔来说，以前只

有黑色的蜡笔会变短，而从那以后，我故意地使各色蜡笔都

均镁匀变短。我已不记得当时是怎样描绘自己的梦境了，反

正都应该是一些彩虹、鲜花之类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作品，

周围的大人们都感到放心了。

了解一般人所崇问的价值观，并以之为标准把自己伪装起 来，我便能够以正常人的姿态开始生活了。

即使是与同学聊 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话题，我也会

兴高采烈地积极参与其中。

我没有告诉班里的同学自己要去化学用具室帮忙整理。因为 在同学眼中的我，性格并不乐于干这种事，而且我也不想让 别人觉得自己在假装好人。加之，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去帮忙收拾化学用具室。 其实，我是别有用心的。

有传言说，教我们班的化学老师就是在化学用具室里的书桌 上出考题的。若他将试题的草稿扔进垃圾箱的话，我正好可 以利用整理房间的机会把试题弄到手。 一年级的時候，我曾和这位老师一起收拾过用具室，所以事 先就知道整理房间的先后次序。

首先，要把化学用具室中的垃圾箱搬到隔壁的实验室里去。 接下来便整理用具室，完了以后就要和老师一起处理垃圾。 由于在整理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垃圾，所以倒垃圾的时候 多半是二人同行。这就是去年的工作流程。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照这样干的话，就没有时间仔细检 查垃圾箱里的内容。因此，我觉得事先要有所安排。

整理用具室前，先从别的教室找来一个垃圾箱，并将其藏在

第 34 页

化学实验室里。一切就绪以后，再到用具室开始帮助整理。

如果流程和去年一样的话，老师会指令我把用具室的垃圾箱

搬到实验室里去。如果老师没有那样的指令，我就伺机将垃

圾箱偷偷搬运到实验室。

学校里的垃圾箱都是统一配备，每个教室的都一样。也就是

说，化学用具室里的垃圾箱和其他教室的垃圾箱完全相同，

都是蓝色的塑胶箱子。因此，即使我将原本在用具：塞里使

用的垃圾箱，以及事先从其他教室搬来并藏好的垃圾箱：在

实验室悄悄对调一下，老师也不会看出什么破绽。利用帮助老师整理的间隙，可以把可能装有试卷草稿的用具 室里的垃圾箱藏到实验室的桌下。收拾完毕以后，再和老师 一起将那个从其他教室借来的垃圾箱搬到焚烧炉处理。

待跟老师一起处理完垃圾、大功告成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 地来到化学实验室，认真地检查垃圾箱里的内容了。

前往化学用具室前，我已经从隔壁教室找来一个垃圾箱，并 将其隐藏在实验室的桌下。一切准备就绪。化学老师跟去年 一样，着我把用具室的垃圾箱搬到实验室去。计划进展得很 顺利。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计划，我若无其事地执行着老师的命令， 抱着垃圾箱来到实验室。两个房间只相隔一道门，从用具室 到实验室无须穿过走廊。

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直到刚才还是空无一人的化 学实验室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坐在角落里一张六 人桌旁，正独自安静地看书。由于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女生， 再加上她又坐在实验室昏暗的角落里，所以看上去像个鬼 影。我认

出她就是今年春天才和我成为同班同学的森野。
她抬起头来，看了看从用具室的门里走出来的我，
遥遥相望
的视线在教室里几乎构成了一条对角线。随后，她
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桌面的书本上，看样子对我的
事情并不感兴趣。

第 35 页

—
—
起初我还以为她也是过来帮忙的。看来并非如此。
我相信她
并不会妨碍我的计划。
我虽然没有和森野说过话，但常常觉得她是一个很
特别的存
在。尽管她不是一个很出众的学生，可正是因为她不
显眼，
反倒引起了大家对她的关注。班里有一些人很活跃，
具有领
袖般的号召力，而森野却是相反的我行我素。若有
同学笑容

满面地跟她打招呼，她通常是不予理睬，似乎很喜欢这一份

孤独。我没有理会坐在实验室一角看书的森野，把手里的垃

圾箱换成了事先早已藏好的垃圾箱。我将那个从用具室里搬来的垃圾箱放到桌下藏起来。森野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一连串动作。

我把垃圾箱留在森野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然后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回到用具室。

“那边有个女生吧。几乎每天午休的时候她都来实验室的。”

化学老师说道。

化学实验室里光线昏暗，是全校最安静的一个地方。我能理解她来这里的原因。化学实验室里的气氛显然跟平时的教室不同，这里的静寂让人感沉不到时光的流逝，阴暗的环境更没有什么生气。而且，就在这间实验室，我们还亲眼目睹了无数个生命的终结。我想，一定是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吸引着她。按照化学老师的吩咐，我从架子上取下放在上面的纸箱，开始察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化学品。

老师将高压喷气筒拿到用具室里的那台电脑的旁边，并用它 来吹走积在键盘按键缝隙间的灰尘。

看来化学老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结果，我在化学老师身边帮忙，一直没有时间去检查垃圾箱 里的东西。完成用具室里的工作，我和老师抱着一大堆垃圾

从实验室走了出来。

第 36 页

—

—

“最近，像她那样没有染过的黑色长发的，真是很少见啊。”

老师回头看了看实验室里的森野说道。她的头发既黑又漂

亮。我对老师说，我妹妹也有一头像这样的黑发。森野用她那纤细、洁白的手翻动着书页。在稍为昏暗的实验

室中，她的白色肌肤好像能从内部散发出光芒似的，看上去

竟有些耀眼。

跟老师一起将垃圾搬到焚烧炉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我快步奔向化学实验室。此时离下午的上课时间只剩下十分钟。

当我走进实验室的时候，森野已经离开了，大概到教室去了吧。这正是我执行计划的好机会。

我拿出藏在桌下的垃圾箱，确认没人在场后便开始在箱子里搜寻起来。然而遗憾的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并不在里面。不过，我却在垃圾箱的底部发现了一个被揉得皱皱实实的纸团。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被切除了手掌的偶人。

这是一个用布制成、可以放在手上把玩的小偶人，有脚而无手。偶人的形状很简单，从它的造型看来，被切下的手上应当没有手指等细小部分。

但是，这个无手的偶人让我联想起一桩案件。

那就是近来电视上一直在报道的断掌案。犯人不分男女也不论年龄地从身后袭击路上的行人，使其失去神志之后，再残忍地切断他们的手腕。最近亦有人发现一些猫狗的前足也被人切掉了，对此人们纷纷议论说，凶手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所

有案件都发生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这么说，是化学老师.....筱原老师本人将偶人弄成这样的

吗？

第 37 页

—

—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只是为了好玩？

我想，老师有可能是断掌案的凶手。或许仅仅发现这样一个

偶人，还不足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但是犯人的确存在于这个

世界的某个角落，而他到底是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一

个机会率的问题。如果老师是疑犯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切取

偶人的手呢？依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出于他的兴趣。

自从发现了无手的偶人，我几乎每天都在教室里思考断掌

案，就连一天天临近的期中考试也被我抛诸脑后了。在最近发生的案件中，我对这桩离奇的案件最感兴趣。一想到犯人对手抱有惊人的执着，我心中就会产生极大的好奇，而且还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世上竟有我的同类！

当然，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我和犯人的做法可能是不同的。不过，不知为何，我对这桩案件的犯人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每逢休息时，我的脚步就会自然地朝着化学实验室的方向迈去，目的就是为了让能在路上与筱原老师擦肩而过。由于他认识我，所以每次碰到的时候都会举起一只手和我打招呼。筱原老师是一位留着短发的年轻教师，身形瘦削。他到底是不是断掌案的凶手呢？这个我在教室中反复思考过的问题再次从我脑海闪过。

有一次，我看见筱原老师和森野站在化学实验室的门口说话。筱原老师看见森野手里那本描写精神意识薄弱者的现实小说后，说自己也有一本，不过是这套书的下一册。与平常一样，森野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是吗？”

教室里的我仍然过着伪饰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要作一个 普普通通、不引人注目的高中男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 这些日子自己的脑内全是连日来在新闻里见到的，受害者被 罪犯切断了手。在这种状态下，还要使用流行的词汇和周围的人一起谈论明星们的话题，并不时作出一副很兴奋的样子，实在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这种

第 38 页

—

—

做法真的很傻。

正如筱原老师所说，森野好像频频出入化学实验室。午休的

时候到实验室一瞧，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她一人坐在里面。

森野一直都是独来独往。这倒不是因为别人欺负她，正好相

反，应该说是她自己主动跟周围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每

天就是以这种态度坐在座位上。无形中，她的举止传达出一

种讯息，那就是她的兴趣和爱好跟大家都不一样。“听说森野上初中的时候曾经想自杀！”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常常一边想着这一点，一边注视着她那双白白的手。虽然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让她产生轻生的念头，但可以肯定这个世界对森野来说，一定是难以生存的。假如我不再继续伪装下去，今后大概会变成现在森野这副样子吧。要是有一天，别人知这我实际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的话，可以想像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下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如果把我现在的情况，与那时所处的生存状态它比较的话，很难说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更为孤独。

在发现偶人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实行一个计划。筱原老师的家位于安静的住宅区内，房子是一棵极普通的两层小屋，看上去有点单薄的白墙在夕阳的照射下泛起了黄光。四周人影斑驳，从楼房上空掠过的飞机偶尔会稍稍打破区内的宁静。

筱原老师现在担任二年级某班的班主任，我从这个

班上的一个朋友处打听到老师的住址，而且还知道他是一个人住。我看了看手表。今天是星期四，老师现在应该在教员室内开会，一时半刻还不可能从学校回来。

我看见四周没人，便绕过大门来到房子后面。这里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别无他物，只有一个晾晒台，看起来有点肃

第 39 页

条。地面上连杂草和昆虫都没有，只是一整块平地。房屋朝

院子的一侧开有一扇大窗，由于窗户是锁住的，于是我便在

手上缠好毛巾，用力敲碎了玻璃，确认没有被人发现后，我

打开窗锁，脱掉鞋，溜了进去。

断掌案的犯人总是在切断人的手腕后将手拿走，没人知这此

后他会怎样处理受害者的手。有人推测，犯人的目

的是将其
作为陈设来观赏，更有人认为犯人会把它们吃掉。
虽然真实
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但不管怎样，犯人都极有可能把证物
遗留在家中，而我此次来筱原老师家里搜寻的目的，
也正是 如此。刚才被我砸碎的是起居室的窗户，
破碎的玻璃碎片散 落在地板上，为了不使自己的
脚被割破，我只得步步小心。 老师的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桌上整齐地放着杂志和电视 机、录影
机的遥控器。

我蹑手蹑脚地在屋内搜寻，心里最担心的是筱原老师会不会 突然提前回来。我时刻注意着门口有没有开门的声音，因为 必须在被发现之前逃离这里。我来到走廊，地板十分光滑。由于没有开灯，走廊里有些昏 暗，但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还是斜跨过走廊照射到墙上。找 到楼梯后，我顺势走了上去。在楼梯上我也非常小心，生怕 自己的身体会接触到墙壁或扶手。要是房间里留下我的指 纹，而筱原老师也确是断掌案的凶手，我也不会将此事告知

警方。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想留下自己闯入这里的任何蛛丝马迹。

来到二楼一看，这里有间卧室，里面放着一台电脑，一尘不染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老师就是我要寻找的罪犯。

我将右手的中指和食指按到左手手腕上测试自己的脉搏。心跳比平常更快了，这是说明自己很紧张。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尽力使自己的心跳平和。

这时，我想到了手腕。医生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活着的时候常

第 40 页

常为病人把脉。今后，断掌案的受害者们去看病的时候，医

生会怎样判断他们的生死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手腕。我又看了看手表。此时，学校里的会议大概刚刚结束。如果

筱原老师不往别的地方而直接回家的话，所剩的时

间已经不

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

我接着环顾了二楼的其他房间，其中有两间是放着衣柜和架

子的日式房间，可是还是没有发现能够证明筱原老师就是犯人的线索。

走出房间的时候，我仔细地确认有没有遗下任何物品。学生证、校服的纽扣、课本、袜子……要是在无意间把这些东西遗留在现场的话，自己的身分就会完全暴露了，那可就成了 了一大败笔，因为这些细节只须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

确认自己并没有留下闯入的痕迹，穿好了袜子后，我又回到了一楼。

这次我来到厨房。

不知筱原老师平时自己做不做饭呢？餐具不多，而且摆放得很整齐，水槽里也没有堆满待洗的食具。厨房里陈列的杯子和厨具都是全新的，它们更像一种摆设，从商店买来以后似乎未曾用过。

餐桌上放着一个电饭煲。对于独身生活的人来说，

它的尺寸 显得太大了。我对老师的家人及其历史一无所知，或许几年 前老师是跟家人同往的，要不然就是我想得太多，电饭煲的 大小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不锈钢水槽被擦拭得光洁如新，屋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到 水槽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流逝，没开灯的屋 内愈发昏暗，从水槽处反射过来的有色光线成了目前唯一的

光源。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冰箱的压缩机发出低沉的声 音。我忽然觉得这里的静寂，与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颇为相

第 41 页

—
—
似，此时，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

我站在厨房中央，再次测了测自己的脉搏。血管在左手手腕

的皮肤下，以一定的频率缓缓地跳动着，反复的膨胀与收缩

一直传递到我的指尖。现在的心跳跟平常一样。

然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心跳又突然加快了。手腕里的血管

几乎要裂开似的激烈地跳动起来。

鼻子嗅到了一股异样的臭味。这是一种不知什么东西在腐烂以后所发出的，是用来招引细菌蚕食的臭味。就是它的刺激，使我的心跳大大加快了速度。我开始寻找臭味的根源，架子后面和抽屉里都没有异常的东西。这时，我的目光转移到冰箱上。

我用手绢包裹着冰箱的把手，使自己在打开冰箱时不会留下指纹。当冰箱的门被打开时，那打开密封的门扉的声音震撼着我。异样的臭味变得更强烈了。此时，我知这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筱原老师就是断掌案的凶手！

在冰箱内的灯光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摆放在冰冷空气中的手。这些手都是指尖朝外地趴在隔板上，手指和前端的指甲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钢琴的键盘。

靠里的地方放着好几个小碟，上面的东西似乎是猫狗一类动物前足的尖端，而化学用具室垃圾箱里

的那个偶人的手则被 放在冰箱的门盒里。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布团，但从所用布 料的颜色来看，可以认定它就是前几天我在垃圾箱里发现的 偶人的手。

我以前就曾估计断掌案的犯人会将他切下的手保存起来。我 没有具体的根据，只是觉得如果换了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这 样做。看来，这一推测是正确的。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只手。这是一位女性的手，指甲上还残存
着开始剥落的红色指甲油。顿时，我感觉自己手上这个冰冷 的东西是沉甸甸的。

第 42 页

—
—
我触摸到死人的皮肤。不，其实并没有死亡，受害者都仍然
活着，他们正过着没有了一只手的生活。可是，被切割下来
手腕以下的这个部分，应该说已经死了。

冰箱里的手既有右手又有左手。有的手指甲已经变色发黑

了，而另一些手的皮肤尚未失去弹性，颜色十分润泽。

我仔细抚摸着这只手，感觉自己好像能够理解筱原老师的心

理。一般人恐怕很难体会这种感受，而且筱原老师自己可能

都不会相信世上会有他的知音。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像，筱原老师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抚摸着 这些手，以此慰藉心中孤独时的情景。

毫无疑问，冰箱中的手说明筱原老师就是犯人。然而，我却 没有将此事通报警方的打算。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可我却 没有兴趣。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会白跑一趟。

其实，我自己也想得到从人身上切下来的手！来到这里，直接 触摸过筱原老师的收藏品之后，我这种欲望变得更强烈了。

我对冰箱里的东西打量了一番，里面的手可谓千姿

百态。现在，这些手都是任由我处置的物品。当然并不是每一只手都能令我满意。我心中早已有了目标，不过最终我还是将眼前的一切都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

筱原从学校下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穿过大门，回到家中后，筱原来到了起居室，在这里他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窗户被打碎了，玻璃的碎片散落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阵阵凉风从开着的窗口处吹进屋来。看来有人曾从这里闯了进来。

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去检查冰箱里保存的手是否

第 43 页

—

—

安全。筱原立刻来到厨房，打开了冰箱。

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呆了！今天早晨还是满满当当的冰箱，现在

却是空空如也。保存在冰箱里的人手、猫狗爪子，还有从偶

人身上剪下的手都不见了踪影，冰箱里几乎是空无一物！所剩

的不过是与手存放在一起的少许食品。

筱原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窒息。筱原知这，现在自

己必须把散落在起居室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收拾乾淨，但消失

的手掌又久久地在脑海中回旋，使他不能正常地思考。

他来到二楼，打开了电脑，跌坐在椅子上。

不知是谁闯进屋里夺走了那些手。筱原开始担心那些被拿走 的手了。

电脑桌上出现了透明的水滴，筱原这才发现自己哭了。泪水 顺着脸庞流到下颚，最终落到桌上。

到目前为止，触摸那些被切下的手，是筱原一生中与他人最 亲密的交流。也许在旁人看来，筱原的举动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筱原自己却能通过那些冰冷的手的凹凸和触感，来与 这个世界进行真实的对话。

一股几乎使筱原无法呼吸的怒气涌上心头。虽然他

也害怕事情败露后被警方逮捕，但目前对筱原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报复那个从自己手中将手夺去的人。

夺去那些手的小偷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受害者因筱原的袭击而要命，不过这个小偷说不定会成为第一个例外。

筱原发誓要亲手抓往那个小偷，然后，切断他的手腕。把手拯救出来。完事以后再以勒脖子或刺心脏的方式，把他送上西天。

第 44 页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小偷呢？筱原双手撑在电脑桌上陷入了沉思。

键盘上的灰尘映入了他的眼帘。筱原正要伸手拿起旁边的高压喷气罐，突然，他的动作凝住了。他发现键盘上有一样东

西，没错！这一定是小偷留下的，除此以外，不会存在第二个

可能性，而这个险些被他忽视的小东西，却能够清晰地揭开

许多谜题的答案。筱原甚至不敢相信自已居然发现了它，这

可真是大奇迹！

然后，他又想起了冰箱里的景象，这时他才明白刚才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有些别扭。想到这里筱原不禁笑了起来。那个将手掌走的小偷犯下了一个错误，一个令人惋惜的致命错误。他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分.....

第二天的大清早，筱原提着装有菜刀的皮包到学校上班。那把刀是他用来切割手腕的工具，皮包刚好能装下它。教员室里的老师们都跟他打过了招呼，但没有人发现隐藏在他皮包中的秘密。

早晨的校园里一片热闹，学生们一边聊天，一边从教员室门前的走廊快步走过。由于马上就要举行期中考试了，几位老师的桌上放着设计好的试卷。有同事问筱原老师的考题出得怎么样了，对此，枝

原并不作答，只是微微一笑。筱原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建立在这样烦琐的工作上，其实内心早已烦躁不安了。手！就是手！与其说是自己的同事，倒不如说是手。先有的应该是手，而同事以及筱原认为是人的身体，是后来才与手结合上的。因此，类似刚才与这些所谓“人”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整个上午都有课，所以筱原还未能去找那个盗走了手的小偷。不过，他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筱原觉得自己必须尽早抓住那个人，再追问那些从冰箱里盗走的手的下落。

事发至今，仅仅过了一个晚上。他希望小偷将盗走的手安全

第 45 页

—

—

地保管在某个地方。

一旦知道了藏手的地方，筱原会毫不犹豫地用菜刀砍下小偷

的双手。至今，他还没有让手及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起死去。

毕竟，自己更想得到的是那只手。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筱原教授自己班上的学生。教室里有无

数只手将他写在黑板上的文字一一抄写到各自的笔记本里。

筱原的班上有四十二个学生，因而共有八十四只手。

筱原一面向学生说明考试的范围，一面惦记着冰箱里被盗走

的手。

小偷在冰箱里留下了食品，只带走了手。起初，自己还没有 特别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想来似乎很不可思议。

不一会儿，下课的铃声响了。上午的课就此结束，整个学校 转到午休时间。

下课后，筱原走出了教室。装有菜刀的皮包放在教员室里， 因此得先去一趟教员室。

刚刚进入午休时间的教室走廊，是学校一天之中最热闹的地 方。当然，这一切对于筱原来说只不过是噪音而已。

在教员室里呆了一会儿后，假原朝化学实验室走去。

午休时我去了化学实验室一趟。打开门一看，只见里面一个 人也没有，于是我就走进去并把门关上。与校园里的嘈杂不同，实验室安静得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我摸了摸手腕，此时的脉搏竟和百米冲刺后的频率一样。不仅如此，全身的肌肉也有些僵硬，这都是紧张所致。

筱原老师昨天回到家后会有什么感受呢？当他发现手被盗走的时候，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也许会因为生气而作不出任何判断

吧.....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凭想像猜测。今天上午一直没有见到筱原老师，要是碰到了的话，我就装

第 46 页

作什么也不知道。但一定得小心。如果言谈举止不够得体，

很可能立刻被他拆穿。不过，我想他现在还不知道手是我偷

的吧。当然，这仅仅是我的希望。

……或许，昨天在现场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而我自己却

没有发现。关键的问题是我现在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假设昨

天的行动不够完美，且报复心切的筱原老师又识破了我的身

分的话，我的生命安全就很难保证了。

正当我在化学实验室里专心思考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筱原打开了化学实验室的房门，他看到了一个学生。就在他看清那个学生的长相时，筱原的情绪一下子冲动起来。

虽然此时非常想狠狠地揍那学生一顿，但筱原还是按捺心头的怒火，轻轻地点头打了个招呼。筱原打算先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接近那个学生再说。那个学生也看着筱原。“老师好！”

跟平常一样，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筱原觉得学生的内心正在嘲笑自己。这个学生一定在施展着自己的演技，并以此为乐吧。小偷会主

动来到实验室的目的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看看我在手腕被盗后的表情！

筱原一边掩饰心底的愤怒，一边走到学生的身旁。这个学生还不知道危险已逼近，丝毫没有想逃跑的样子。这只能说明对方还没有料到我其实已经知道了其小偷的身分，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站到学生的背后去！

……小偷在盗窃的时候，连偶人的手也没有放过。有谁能认出那是一只手呢？那可是袖珍偶人的一只小手啊！而且，制作的时候并没有设计手指，被切下来的偶人的小手不过是包裹着一点棉花的半球形布团而已。尽管如此，小偷还是将它与其他手一起拿走了。

第 47 页

能够识别那是一只手，并将其带走的人……那当然只可能是碰巧发现了无手偶人的人，而这个人发现偶人之后，便猜

到了自己的老师就是断掌案的凶手。

筱原将自己的右手放到了眼前这个学生的肩上。肩膀随之颤

抖了一下，学生缓缓回过头来，看了看筱原的脸。
“……怎么了，老师？”

筱原心想，这个学生的演技简直是无懈可击！

无手偶人被自己扔进了化学用具室的垃圾箱里，几乎没人能有机会看到垃圾箱里的东西。

换句话说，那天午休整理用具室的时候，有时间查看放实在实验室里的垃圾箱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经常来实验室看书的女学生森野！因为帮助自己进行整理的那个男学生一直都在身边，应该没有时间查看箱中物品。

“老师，请把手拿开！这样妨碍我看书了。”

这个和平常一样坐在化学实验室一角独自看书的这个少女，忽然有些不耐烦地对筱原说道。

在筱原的记忆中，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少女的表情变化。

昨天，在家清理键盘上的灰尘时，偶然发现了一条线索。按键的缝隙间竟然有一根乌黑的长发。能

在偌大的屋子里找到 小小的一根头发，这不能不说是奇迹。筱原的头发很短，长 发肯定不会是他的。由此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入室 盗窃的人留着一头长发。

还有就是书架。筱原的画架上有一本眼前这个少女正在阅读 的丛书的下一册，而奇怪的是，这本书的位置与以往有些不

同，所有书的书脊原本都是被排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只要 它们稍稍有所挪动，哪怕只有五毫米的距离，筱原都能发

第 48 页

—

—

现。也许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女生无意间用手摸了一

下吧。毋庸置疑，盗走那些手的小偷就是眼前的这个学生！筱

原使出更大的气力，用手死死地捏住森野的肩膀，他打算就

这样将森野的骨头捏碎！森野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

表情。

“说，把手藏到哪儿去了？”

筱原尽力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向森野命令道。

而森野此

时已是疼痛难忍，一心只想着如何从筱原的手中逃脱，根本

就没有答话的气力。混乱中，桌上的画也掉到地上。

“手在哪儿？”

筱原稍微松了松手，放慢语速重新问了一遍。平时不管被筱原问什么总是面无表情的森野，现在则不住地摇晃着脑袋，好像在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筱原觉得森野在装傻。不知不觉间，他已将自己的双手移向少女纤细的颈部，并开始用力捏紧。

森野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筱原，脸上是一副十分惊愕的表情。筱原的手指在她那柔软的脖子上愈陷愈深。此时筱原在想，一定要把眼前这个少女杀死，这也是没有办法选择。

照此下去，再过一会儿的话，这个女生就再也不能动弹了。就在这个时候，筱原忽然瞟到森野的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筒状物。筱原的第一反应是想

这应该是某种喷雾器，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喷嘴已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只听见一阵喷射压缩气体的声音。筱原的眼睛开始剧痛起来。

森野好像随身带着对付色魔用的喷雾器。不用说，筱原老师被喷得泪流满面，还被森野用椅子打得头破血流。

森野大声呼喊起来。不过，并不是哭嚎，而只是冷静地、大

第 49 页

—
—

声地叫人过来帮忙。

不一会儿，闻声而来的学生和老师赶到了实验室。在一大帮

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筱原老师狼狈地趴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用手捂着疼痛的眼睛。

等到化学实验室里挤满了嘈杂的人群后，一直藏在讲台背后

的。我才有机会走出来。

尾 声

筱原老师被警方逮捕了，但不是因为断掌事件，而是因一种性质更恶劣的犯罪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直到现在还没人知道 他曾犯下的真正罪行。

如今，他被开除了教师的公职，搬到很远的地方居住了。此后，断掌事件再也没有新的受害者。

从老师家带回来的手都被我埋进自家的后院。我并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筱原老师那么热衷。

那天，是我设下圈套，使老师误以为森野是小偷的。打开老师家的冰箱时，我发现所有的手都完好地保存在里面。准备破窗而入前，我就计划好要利用这一点和偶人的小手，将老师的注意力引到森野身上去。老师是个聪明人，只是，他并不知道我早就使用调包计在垃圾箱上做了手脚，而且事后也有充足的时间来查看里面的东西。

除此以外，我还在老师家里留下了一根和森野一样、既黑又长的头发。这根头发是从我妹妹头上得到的，这次正好派上用场。为了能够更容易被老师

发现，我回想起老师整理化学 用具室时，曾用高压喷气筒清理键盘灰尘的情景，于是我最 终还是决定把头发放到键盘上。

另外，挪动书架上与霖野有关的书籍，也是我为了保险而追 加的一条线索。

第 50 页

—

—

“能教教我怎样才能作出你这种表情吗？”

放学后在教室里，当森野第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她问了我

这样的问题。

不管和谁说话，我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可不知为何，森野

似乎看穿了我的伪装，她知道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任何感情

的。我没想到自己从未被人看破的演技，竟往她面前现出原

形。

从那以后，我俩便彼此找到了谈话的对象。或许，

这种冷酷 的谈话还不足以使我们的关系被称作朋友,但只有与她交谈 的时候,我才能够脱掉面具,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说自己想 说的话。因此,我脸上的肌肉也随之放松。由于森野抱有一 种对他人漠不关心的处世态度,所以她能接受那隐藏于我 心中麻木不仁、没有人性的部分。

一段日子过后,断掌案逐渐被人遗忘了。学校的暑假已经结 束,新的学期又重新开始。

放学后,傍晚的斜阳将整个校园染成黄色。一阵微风从开着 的窗户吹进教室,吹动了站在我桌前森野的长发。

“.....导演在那部电影里,起用了天生畸形的人来当演员, 而且故事情节也很另类。在电影里,那些畸形人还抬着类似 神轿的东西。”

我一边听着森野的描述,一边随口说出这部电影的名称。她 一听,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情。由于森野平时不怎么变换 表情,所以这种幅度的表情变化,说明她内心已到了惊愕的 程度。

“说对了。”

那是一部德国女导演的作品。据我所知,能对这样

—
—
电影产生兴趣的，恐怕只有我和森野两人。

“对了，还记得断掌案吗？”我转换了话题。

“好像是今年春天发生的吧。”

“假设你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森野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两只手掌。

“……也许，会困惑该如何戴表吧。怎么了，干吗突然问这个？”

森野显得有些不解。

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当初被她当作色魔猛打的筱原老师，就是断掌案的凶手。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这样回答道。

CHAPTER III 犬 Dog

鲜血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地面上，对手企图逃进草丛里去。

然而，对我来说，站在前面阻止它逃跑是一件极其

轻松的事。这个身负重伤的四足动物，已耗尽了
自己的体力，行动起来已经非常迟缓了。

我觉得该是解除它痛苦的时候了，对方似乎已经完全
丧失了奋力反抗的意志。

我用自己的上颚和下颚夹住了这只动物的脖子，对
方的颈骨在我口中折断了。这种感触伴随着声音
从我的颚间扩散开来。这动物浑身乏力，身体无
力地吊挂在我的颚部。

冷酷而无情。我本来并不想做这样的事，可是由香
喜欢这样。因此，我杀死了它。

第 52 页

—

—

当我张开自己的双颚时，动物的尸体立刻从口中掉
下来。然

后了无生气地横躺在地上。瞳孔里已经没有光芒。
它彻底地

沉默了。

我叫了起来。

这四足动物是刚才被我和由香带到桥下来的。经过

某户人家

时，由香停住了脚步，仔细观察着门里的东西，好像正在进

行某种鉴定。视线前的东西就是这动物，当时它正歪着脑袋 注视着我们。

就把它作为我们今晚的猎物吧。由香对我说道。

虽然我听不懂由香的语言，但是，怎么说好呢，总之我隐约 懂得她的意思。

这种仪式通常是在夜里举行，我也记不起已经有过多少次 了。我和由香先把在路上发现的猎物，带到只有我们才知道 的桥下秘密空地，然后由香就让我那些猎物在那里厮杀。

我服从她的命令，在由香的指挥下，我拼命奔跑，朝对方身 上猛扑过去，用力将其掀翻。被选为猎物的四足动物个子都 比我小，所以只要我认真起来，对方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我撞 倒受伤。接着，它们的皮毛上会沾满血渍，身体各处也将遭 遇骨折。

看到我取得胜利，由香会绽放快乐的微笑。尽管语言不通， 但她的情绪却能像河水一样流入我的心

田。因此，我可以十分真切地体会到她那种喜悦。由香是我从小认识的朋友。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和自己的同胞兄弟们在一起。那时，我和兄弟们正躺在母亲的怀里，由香则用充满好奇的目光俯视着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

第 53 页

—
—
我的叫声，有一半消失在夜空里，而另一半则由于桥底的反射而形成巨大的声浪。从头顶不远处跨过的大桥遮住了大半天空，抬头望去，桥的背面是一片黑暗。大桥架在宽阔的河面上，桥边的河堤下有一大片茂盛的草丛，必须拨弄身旁的杂草才可走进去。不过，桥的正下方却有一块没有长草的小空地。可能是由于缺乏阳光的关系，才

形成这样一片圆形的空地。现在，我们就位于这里。夏季的某一天，我和由香发现了这空地。身处其中，四周的 草丛就像一圈严实的墙壁，自此这里就成了我们秘密的游乐场。

然而，现在空地是由香观看我搏斗的地方。

其实，我并不想咬死其他动物，可是由香却希望我这样做。 由香每次下命令时，我都觉得她的眼睛有如看不到一点光线 的黑夜。

观战的时候，由香坐在圆形空地的一边。这时，她站了起来。

回去吧。

我感觉她是在叫我回去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需要任何语言。

我叼起战败者的尸体，准备将其扔到一个洞穴里去。那个洞 穴就在不远的草丛里。

我轻轻一松口，只见对手弱小的身体在洞口的边缘撞了一下，然后就顺势无力地滚到洞里去了。这个洞并不太深，但 洞底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种声响从洞里传出来了， 由此我便知这它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洞底。

洞穴原本就在这里，大概是有人为了埋藏什么东西而挖的

第 54 页

吧。虽然看不清楚，但洞底应该堆积着由香指使我杀死的无

数动物尸骨。只要稍稍靠近一点，难闻的恶臭就会扑鼻而

来。第一次在桥下进行这种仪式的时候，由香就命令我将对

手的尸首扔进洞里。起初，我还不怎么擅长搏斗，每次都会

落得遍体鳞伤，简直跟对方的尸体差不了多少。跟对方交手

时，也不知这该怎么办，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不过，现在

我已经习惯战斗了，可以十分从容地将对方置诸死地。看到

我日益强壮，由香也觉得很满意。

嘴里还有许多撕咬对方时咬下来的毛发。我一边做着吞咽的动作，一边朝有水的方向走去。在茂密的草丛里穿行了一会儿后，眼朗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

滚滚的流水从上游冲泻下来，在茂密的杂草旁停住了脚步。水的颜色实在是太黑了，与其说是一条河，倒更像是一片巨大的乌黑色块。大桥从头顶跨过，桥上的电灯星星点点地映照在河面上，一直延伸到对岸。用河水洗去嘴上的血污后，我又回到由香所在的空地。

好了，我们走吧。

由香一边朝混凝土台阶的方向走去，一边从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台阶是顺着堤坝的坡度建造的，从河岸的草丛一直通往大桥旁边。由空地出发走到有台阶的地方，必须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拨开四周的杂草。我跑向由香身边，跟她一起向台阶进发。

登上台阶的时候，我回头望向身后的草丛。

细长草叶的尖端在微风中左晃摇晃。忽然，草丛里出现了可疑的动静！我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摆好迎

敌的姿势。可是待我 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又觉得好像是风在作怪。

由香此时已经爬完所有台阶，站在上面等我。我开始在台阶

上奔跑起来，那个秘密的地点则被我甩在身后。

第 55 页

—

—

结束了一整天的课后，我离开学校，来到车站与森野会合。

车站前有一个大型巴士总站，这里既有喷泉又有花坛，成为

了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里安放许多长椅，坐在椅子上的

人们正悠闲地打发时间。

森野坐在离公路较远的一刑长椅上。树的枝叶遮挡了阳光的

照射，浓浓的树荫笼罩着整制椅子。没事干的时候，森野总

喜欢拿本书来读。可是，今天的情况却不一样。她

身旁的书
是合着的。

她俯身坐在椅子上，身子有些前倾。这样，她的头发就像面纱一样，遮住了自己的脸庞。

当我走到森野面前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把目光转向了我。如瓷器般洁白的面庞似乎从未接受过日晒，一颗小黑痣就在她左眼的下方。森野的长相崩像偶人一样，几乎不能让人感觉到任何生气。只要她不动的话，就可以当人体模特儿。

她一言不发地用手指着地面。行怱菠卜铺着白色的石板，在她脚下有一点看似垃圾的细小东西。仔细一瞧，那东西还在移动。

一群蚂蚁正在肢解蝴蝶的尸体，并准备把它运走。蚂蚁用前颚咬住蝴蝶的翅膀，在石板路上前行。直立起来的翅膀就像游艇的风帆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石板上出现了清晰的投影。森野似乎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它们。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见面的地点设在车站附近。从行程的角度出发，放学后一起走出校门的方式应该更为简便。然而，她在学校里可是个小

有名气的人物，不管是容貌还是 整体给人的感觉，有关她的议论可说是层出不穷。因此，当 森野走在学校里的时侯，经常会有人回头看她。正因如此，我才不愿意和一个这样显眼的人物出双人对地出现在校园里。

当然，森野对周围的闲话根本不会在意，因为她脑子里完全

第 56 页

—
—

没有注意他人言行的意识。或许，她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受到别人的关注。森野身上的确有一些反应迟钝的地方。“那就走吧。”

说完，她站起身来迈开步伐，我连忙跟了过去。今天，森野要带我到她经常光顾的一家旧书店。

“那家店很小，说不定只有我一个顾客。”

我曾在教室里听森野说过那家店的名字，但我从没去过。她 还把大致的方位告诉我，但如果不亲自

去一趟的话，实在很难弄清具体的位置。

森野在黑板上给我画了一张地图，但她的画图技术实在不敢恭维，上面的古怪地形恐怕只有在外星才会出现。森野一边用白色的粉笔描绘着线条，一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家旧书店会建在河里，故我们约好今天由她亲自带我到那里去。

穿过商铺林立的闹市，她带我来到一处住宅区。天气十分晴朗，我感觉到照射在背上的阳光。脚下的道路笔直地向前延伸，两旁是独门独户的民家。也许是因为熟悉的关系吧，森野不假思索地走在路上。

“你知道最近这一带发生的宠物诱拐案件吗？”我向她问道。

“宠物诱拐？”

森野显得有些迷惑。看样子，她还没有听说过。我一边走，一边向她解释。

据说一大清早起来，我们象邻居就发现自己养的小狗突然消失了。这件事是吃早饭的时候听我爸妈说的。

“最近，这种事挺多呢。”

第 57 页

—

—

妈妈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虽然经常看电视，收集一些有关异

常犯罪的具体资料，但说到隔壁发生的案件，还是妈妈了解得清楚。

听妈妈说，平均每周两琳，即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早晨，

附近院子里饲养的动物就除不翼而飞，所有消失的宠物都是

狗。这段期间，愈来愈多的家庭提高警惕，一到晚上就把自

家饲养的狗只从后院牵进屋里。

森野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述案情，当我说完，她还意犹未尽地 问：“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我摇了摇头。接着， 森野摆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没想到她会对宠物诱拐案件感兴趣。自认识森野以来，我还没有从她口中听过狗、猫、仓鼠等辞汇。我原以为她不喜欢动物。

“把那东西拐走之后，犯人下一步会干什么呢？”

“那东西？”

“我指那些臭熏熏、令人讨厌的四足动物呀，而且还会不停地狂叫。”

她说的动物大概是狗吧。森野看着前方，接着嘟囔道。

“这可是件怪事！把那种动物聚集起来究竟想干什么呢？难这是想组建一个军团吗？真是搞不懂！”

由于她像在自言自语，所以我没有吭声。

“等等！”

在前往旧书店的路上，森野突然停住了脚步，我也自然也跟着停了下来。

第 58 页

—

—

这条路一直通向远处一个 T 字路口的尽头，我疑惑地看了看森

野，正准备叫她解释突然停止前行的原因。

“别说话！”

她在嘴前竖起了食指。

我不过是给她一个眼神，她立刻就有这样的反应，看来森野

现在还相当兴奋。我竖起了辑朵，极力搜寻四周的异常情况。

不过，我倒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刚才只是有一声狗的叫声而已。除此之外，所有利一切都在说明这是一个宁静的下午。我站在原地不动，只觉得照射在背上的阳光暖烘烘。”

不行了，前面的路走不过去。”

不一会儿，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仔细看了看前面的路况，好像并没有因为工程而禁止通行，只有一个老人骑着自行车慢慢地从我们身旁擦过。

旧书店今天是去不成了本来这条路是可以过去的.....

我问她理由，但森野没有回答，只是不往地摇头，好像很沮丧的样子。然后，她开始顺原路折返了。

不管别人如何议论自己，森野向来都是我行我素的。她从不 受其他同学的影响，也不会列意别人的任何一句话。大部分 时间森野都是独自一人，且毫无表情地度过。从刚才她脸上 那种懊恼的神情来看，我感到这列一定非同小可。

我又查看了一下道路。马路两旁是紧密相连的住宅，从前面 一户人家的大门望进去，还 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狗屋，可能是最近才开始饲养的吧，站在门口隐约可以听到狗的喘气 声。接着，我开始寻找其他声音，暂且把狗的事情放下。

第 59 页

—
—

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有 发现。
此时，一路急行的森野已经折返了二十多米。我正要追上她，不料她却再次停下脚步。森野抬起一只手来，示意我要 当心。

“危险!不能再往前走了!”

她呆呆地望着前方，用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我们被包围住了。”

森野用一种紧张的语调说道。

道路的前方出现了一个牵着狗的女孩，她和她那头大狗正朝 我们这边走来。

那是一头金毛寻回犬，浑身披着厚厚的毛发，女孩手里的皮 带就套在它的项圈上。那个女孩个子细小瘦弱，看来年纪不 大，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样子，披肩的头发在她走路时有节 奏地跳动着。

女孩和她的狗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一瞬间，我与她牵着的那头 狗打了个照面。每当迈出前足的时候，狗的眼睛都会自然地 上下抖动，而我的形象则映在它的瞳孔之中。

她的眼睛带有一种深邃的黑色，看上去很有智慧。我注视着 它那极具吸引力的眼睛。

映照在它瞳孔表面的我的身影逐渐消失了。狗从我身上撤回 了视线，抬头去望她的主人。

不一会儿，牵着狗的少女从我身边走过，走进了旁

边一栋有着红色屋顶的平房。“我回来了……”
我听到刚才那个女孩的声音！金毛寻回犬也经过大门跑到屋

第 60 页

里去了。屋外没有狗屋，女孩何能在屋里饲养它吧。
女孩和狗消失后，我看了看森野。她站在靠墙边的小路上，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准备往前走。我本以为她还有什

么话要说，但她却一声不吭。她的态度和表情又回到了从

前，由此看来，刚才的那一幕对森野来说似乎很轻松平常。”

我以前完全没有发现这条路竟是如此危险。”

她说话的语气有些懊悔。我问她其他的路是否可以通往那个

旧书店，她回答要是那样的话，就要走很多弯路，太麻烦了。看来她现在已经没有心情为我带路了。

我快步追上森野，脑子里还柱想着宠物诱拐案件。犯人为什 么每周作案两次，而且分别选择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夜里下 手呢？被带走的小狗又会遭到怎样的待遇呢？

我和森野对那些离奇的案件及犯人有着强烈的好奇。有些案 件中受害者的死有如撕心裂删一股悲惨；而另一些案件里，

受害者的死又显得荒诞不经，没有逻辑。我喜欢将报纸上的 有关报道都剪下收藏，并透过这些描述去窥测那些犯人心中 的黑暗深渊。

对这些事物产生兴趣，在斗般人看来只能叫怪癖吧。然而， 这种怪癖却像魔法一样，把找和森野都俘虏了。

这次发生的案件并不怎么奇异，只不过是家大的诱拐而已。 不过，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案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跟外国 某处的大火相比，还是隔壁发生的小火灾更能引人注意。

“你对连续诱拐家犬案件的犯人不感兴趣吗？”我问森野。

“等你查清楚再告诉我吧。”

地面无表情地说，言外之意显示她不愿了解这个案子.....

准确地说，应该是狗.....我们家里有我、由香和妈妈。不过，妈妈总是不在家，她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有时候到了傍

第 61 页

晚还不回来。其间，家里就成了我和由香的天下。我和由香从小就在一起，我生下来不久就和自己的兄弟们分

开了，而一直在身边陪伴我的就是由香。

由香平时以睡觉和看电视来消磨时间，我则躺在铺开的报纸

或杂志上，依偎在她身旁。在她熟睡的时候，我还会把自己

的下颚枕在她的背上。

如果由香厌倦了电视里的节目，我们就一起站起来伸伸懒腰，然后由香便会在厨房和洗手间里忙碌一番。而我则紧跟在她后面，寸步不离左右。

接着，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我也喜欢散步，和由香总是形影不离，一条专供散步时使用的皮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若是 我走错了方向，由香就会皱着眉头对我说：“不是那边。”

有时，会有陌生人到我们家来。那是一个魁梧的男人，是妈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把他带来的。

每次他到来，家里的空气立刻就变得浑浊起来，我和由香之间的快乐时光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那家伙一进门，首先就抚摸我的脑袋，而且总是一边满脸堆笑地看着妈妈，一边摸我的脑袋。他根本不看我的眼睛。当他摸我的头时，我心里真想咬他一口。

我和由香都讨厌那个家伙。因为，他经常趁妈妈不在的时候，暗地里殴打由香。第一次目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那时，妈妈离开了一会儿，起居室里只剩下我、由香和那个家伙。他先用手肘抵了一下身旁的由香，由香自然是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然后，那家伙微笑着把头低下来，在由杏耳边低声嘟囔了两

—

—

句。当时，我正趴在房间的角落里，听不到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可是，我看见由香的脸色全变了。

我感到非常不安。由香和我虽然坐在房间里不同的地方，但

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我完全感受到她内心的不安和困

惑。

妈妈回到房间的时候，那家伙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由香虽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妈妈，但妈妈却看不出任何不对

劲的地方。

由香又看了看我，脸上是一副求救的表情，而我能做的只是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那家伙对待由香的态度愈发恶劣起来，有时甚至会用脚踢她的肚子。由香痛苦地倒在地上不住地咳

嗽，我赶紧跑到她身旁，一边做出保护的姿势，一边抬起头来盯着那个家伙。他见状对我打了个舌响。

那个男人在固定的晚上来这里，我和由香为了不受到伤害，只得蜷缩在房间的一角。每到这样的夜晚，家里的气氛总是很恐怖。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什么时候会开门进来，所以由香经常因为害怕而不能入睡。

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悄悄从家里跑出来。

自从那个男人到家里来以后，由香就开始让我咬死动物。他来了之后，由香变得爱哭起来。她的眼睛也变成可怕的黯淡。

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我是在夜里十二时左右发现的……”

一位年轻的主妇抱着孩子说，怀里的孩子合着眼睡着了。刚才听这位主妇说，自己的婴儿只有三个月大。

第 63 页

—

—

“老公本想在睡觉前去看耆巴普诺夫，结果走到拘屋一看，里面是空的……”

巴普诺夫是一头狗的名字，它於两周前的星期二深夜在主人

家的院子里失踪了。这头狗的品种很特别，而且还具备专门的血统证书。

我和这个主妇交谈的位置正是她家的大门口，她家是一栋欧

美风格的独立住宅。这里离我家只有两公里的距离。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走访了一下痛失爱犬的住户。我称自己是校刊的记者，想对最近频频发生的宠物诱拐案件进行调查。一听说我的采访可能有助于案件的侦破，那个主妇就热心地给我解说了许多情况。

“事后我才想起来，那天晚上十时左右，巴普诺夫好像叫得很厉害。不过，它倒是经常冲着行人乱叫，我便没去管它。

……

“这么说来，那是你最后一次听到巴普诺夫的叫声吗？”听完我的提问，主妇点了点头。

我从大门口往旁边一看，发现屋前是一个小巧的庭院，空荡荡的狗屋现在仍然在院子里。这个狗屋比较大，顶棚下挂着套狗用的金属构件。

“犯人是从那里解开绳索将狗牵走的II 驹”听我这么一问，主妇摇了摇头。

“绳索还在原处。另外，地上还有刚吃了一半的炸鸡肉。”据她估计，炸鸡肉可能是犯人喂的。我问她这种炸鸡肉是不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食物，主妇回答说不能确定，不过看样子好像是在家里自己调制出来的。

这么说来，犯人所使用的伎俩是，先从家里带来小狗们喜欢

第 64 页

的食物作为诱饵，通过投喂使目标温顺之后再将其拐走。从

投喂炸鸡肉这一点来看，犯人的手法是相当平民化

的。由此

可以推断，这个罪犯既没有什么高招也不是诱拐的老手，不

过是一个极平凡的普通人而已。

我朝主妇点了点头，感谢她积极配合我的“采访”。可能是想

起自己的爱犬吧，她一边望着狗屋，一边说这。

“谢我干什么，如果能抓到犯人的话，我就谢天谢地了。”语

气虽然不重，但我能感受到她的话语里带着一股杀气。这时，她怀里的孩子睡醒了，并开始在主妇的手臂里闹腾起来。我跟她道别后，转身离开了。没走两步，我忽然发现对门的一家也在养狗。从大门往里面望去，可以看到一头长着黑毛的大狗。这头狗大概跟我的腰差不多高。

“它叫巧克力。”

背后又传来了刚才那个主妇的声音。我对她说，之前自己还没有发现对门也有一头狗。

“是啊，可能是因为这头狗不怎么爱叫吧。”

仔细一看，这家的狗屋所处的位置比巴普诺夫的位置

置更为明显。不过，也许是因为比较文静的缘故吧，它没有被犯人发现。

回到家中，妹妹小樱正和妈妈一起准备晚餐。妈妈站在锅前，搅拌着锅里的东西。妹妹则一手拿着刀，正在切菜。

妹妹比我小两岁，马上就要考高中。如果是平时，这个时候她应该去补习班上课，不过今天好像休息。直到今年春天，妹妹一直留着长发，不过夏天的时候，她把头发剪短了，现在的发型跟男孩子差不多。

第 65 页

妹妹的性格正好和我相反，她经常帮妈妈做家务。如果别人

求她帮忙，她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譬如，妈妈常常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央求妹

妹。

“小樱，那些未洗的餐具就拜托了！”“啊，我不干。

你自己洗
嘛！”

起初，妹妹不同意。

这时，妈妈便低下头来，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灰暗的表情 像在预示世界末日的来临。妹妹见状，立刻慌了手脚，仿佛 遭受到心灵上的打击一样。“好吧好吧，别哭了！”

结果妈妈得到了力量和安慰，而妹妹自己反倒差点流下了同 情的眼泪。之后，妹妹便义不容辞地站了起来，走向厨房。等到这一系列的劝说工作胜利完成以后，妈妈又把自己的注 意力重新集中到电视和饼干上了。如此这般地对妈妈的话言 听计从，真不知小樱到底是懂事还是不懂事，或许是她太笨 拙吧。照这样发展下去，今后她可能要代替我给父母养老送 终了。

我妹妹具备一种特殊的才能。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让她三 分，而她自己则将它看作是对自己的诅咒。但如果像现在这 样普通地生活的话，倒显现不出她的特别。

“是不是又打游戏机去了？”

刚一到家，妈妈就一边叹着气一边问道。其实我对电子游戏这个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从学校回来晚了的时候，经常拿它来作藉口。

我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下，从后面看着忙于做菜的两个人的背

第 66 页

影。这两个人真是绝佳的组合，正在用平底锅炒菜的妈妈刚

伸出一只手，二话没说，妹妹就把装盐的调味瓶递了过去。

只有妹妹才知道妈妈在炒菜的某一阶段具体需要什么。快起

锅的时候，妈妈尝了尝菜的味道，就在她说出“把调味酒给我

”这句话之际，妹妹已经开始往锅里倒调味酒了。

做菜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我只好一一敷

衍着。我说的笑话让她们都笑了起来。小樱肚子都

笑痛了，
对我说道：“不要再说了，我快笑得不行了。再笑，
盘里的菜

就要泻出来了！后来，那个老师怎么样了？”

小樱这么一问，我才发现自己给她们讲了一个学校里的事情。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跟家里人说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发笑。因为，我说的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在被家人问到以后即席编造出来的谎话，说话时几乎没有经过大脑，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这些感想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

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也并不让人觉得齜齜。在旁人看来，眼前的情景是母女间的攀谈中夹杂着一些我的发言。而实际上，家里人都觉得我虽然成绩不好，但总算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欢笑的活泼年轻人。

然而，在我自己看来，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和父母、妹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对话。因为，所有的谈话内容刚一出口，立刻就被我遗忘了。也正因为如此，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我，在别人眼

里却是一个滑稽可笑、经常处于梦游状态 的人。

“小桐家养的狗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呢。”

小樱一边清洗着餐具，一边说这。我只觉得直到刚才都很模 糊的对话，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原以为它过一段时间后会自己回来的……”我竖起了耳 朵。

第 67 页

—

—

据小樱说，上星期二，她同学家养的狗不见了。大家都说这

是宠物诱拐犯干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便于搬运的小狗呢?值得考虑的一种可能

性，是犯人没有汽车等可以搬运大型犬种的交通工具，所以

才会选择小狗，而不是大狗。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丢失爱犬的住户都分布在一个不大的范围之内。很难想像一

个拥有汽车的犯人会在如此集中的范围内反复作案，而不去

更远的地方进行诱拐。这时，我想到了适用于无动机杀人案件的心理分析法，它可以帮助我找出犯人选择猎物的判断标准。

一般说来，犯人会无意识地选择比自己弱的对手来作为猎物。假设，被害人的身高都不足一点五米，亦没有一个人超过一点六米，那么就可以推断犯人的身高应该是一点五米至一点六米之间。也许，类似的判断方法在家犬诱拐案件中也适用。

当我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已经下班回来了。一家人正在享用晚餐，我对他们解释说自己去了一趟便利店。我顺势加入他们的交谈中，并若无其事地问哪些住户在院子里养狗。“对了，那家的小狗真是太可爱了！可不知为什么主人却不愿把它放到家里饲养，怪可怜的。”

在接二连三地说了一大串附近的住户之后，小樱这样说道。

“在家里养可能太吵了吧。”

爸爸回应了一句。我又问了这户人家的具体位置。

今天是星期二，晚上，犯人也许就会出现在这家门前。

那家住户的房子位于一个拐角处，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日式住宅。从院子周围的矮墙向内里望去，庭院面积很大，狗屋就

建造在院子边上。这个狗屋好像是自己动手做的，看上去跟木箱子没什么分别。狗屋旁边钉有一根木桩，主人就用绳子

第 68 页

将狗拴在这根木桩上。这头狗眼睛很大，一看到我这个陌主

人便激动地跳跃起来，而且在路灯下一直叫个不停。这头狗

体形小巧，即使是小孩也能把它抱走。

我离开这栋房子，来到远处的一个杂木林中藏了起来。旁边

没有路灯，周围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我看了看时间。四周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只须按

动手表侧

面的按钮，表内的灯光就可以照亮液晶显示幕。已经是晚上

十时了。刚好是两周前的这个时候，那个主妇最后一次听到了巴普诺夫的叫声。如果犯人盯上了这一户的话，应该不久就会在这里出现。

杂木林的地面上积满了厚厚的落叶，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就听见周围的树枝发出了折断的声音。夏天刚刚过去，白天天气还很暖和，到了晚上就觉得有些凉了。将手伸进上衣口袋一摸，自己的手碰到了里面的刀柄。这+是 我准备的武器，以防万一。

即使发现了犯人我也不会报警。我此行的目的只是想在不被发觉的前提下，从远处观看整个作案过程。因此，这把武器多半是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出门的时候，我未作太多考虑，只直接从整套刀具中抽出一把带在身上。为防止划伤，我还给它套上了一个另外单买的套子。

我喜欢观察那些进行异常犯罪的罪犯。我曾经发现一个杀害了许多女性的凶手，从他的房间里，我

搜出一套共二十三把 用以作案的刀具。我把它们带回家中，藏到了书架里。在家 的时候，我常常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灯光下仔细观赏。银色 的刀面反射出白亮的光芒，就像湿透时一样。

有时，映照在刀面上的我，形象会突然变成一张张已经做了

刀下鬼的女人的脸。这当然只是一种错觉，但我觉得无数次 痛苦和绝望的惨叫，一定都浸透到这刀里去了。

第 69 页

—
—

我控制不了自己内心对刀所产生的感情。这绝对不是应该带

到家里来的纪念品。每当看到这些缠绕着一层光泽的刀具，

我就会想自己也许应该实际使用一下这些东西。

我准备再次确认一下时间。按下夜光按钮之后，开始读取液

晶显示幕上的数位。此时，已经是星期三了。在我

藏身于杂

木林中的这段时间，没发现任何人从面前的路上走过。

犯人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能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就一定可以缩小设伏的范围。不管怎么说，看来今天犯人是不会在我面前出现了。

十分钟以后，我走出杂木林回家。

虽然爸妈都已经睡了，但小樱好像还在做考前复习。发现我回来之后，她一边问我到哪里去了，一边从二楼下来。我的解释是去了一趟便利店。

都是我不好，明明知道今天是个家伙要来的日子，却自己睡着了。由香的惨叫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声音是从起居室传来的。

我赶紧从熟睡的房间里飞奔出去。

我和由香本来都躲在最里面的一间房里，但不知什么时候那家伙把由香拖到起居室去了。妈妈好像出门了，起居室里只有那家伙和由香两人。

由香倒在地板上呻吟着，凄惨的叫声说明她正强忍着疼痛。

那家伙站在由香头部的旁边，正面无表情地俯视着

她。从我的角度来看，那高大的家伙简直就要碰着天花板了，与之形成对比的由香实在是太弱小了。她无力地瘫在地上，只能在剧痛的折磨中艰难地喘着气。

第 70 页

—
—
由于气愤的关系，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快要炸裂了！我使出全身的气力，高声地咆哮起来。那家伙回头一看，吓

得睁大了眼睛。他连忙向后退了一步，从由香的身边闪开了。

正躺在地上呻吟的由香看到了我。那是一种充满怜爱的眼

神，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必须承担起保护她的职责。这时，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响动和妈妈的声音。手里抱着购物袋的妈妈回来了。她好像是先把那个家伙扔在家里，然后自己独自出去的。

就在我正想要咬那个家伙的手时，妈妈从后面拽住

了我。我的牙齿还差一点点就可以够着了。

然而这时，由香站了起来。在怒气冲冲的妈妈冲着我大喊大叫当儿，由地不顾一切地朝大门口跑去。我跟着由香，与她一起冲了出去。

来到外面以后，我们拼命向前奔去，身后传来站在门口大声呼喊的妈妈的声音。对此，我们完全不作理会，只是一个劲地向黑夜的深处逃去。

安静而昏暗的小巷里安装了一排路灯。光线只照射在灯柱脚下的一小块范围里，地面看上去像是漂浮不定的。我俩各自拖着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每盏路灯下走过。

不管我们走多久，前方总是漆黑的夜晚。不过，我并不害怕，因为自己现在正和由香在一起。可是，我一想到她就觉得作咸尽管由香没有哭泣，但她却是抱着极大的痛苦在路上行走。对此，我知道得很清楚。可能是由于身体的疼痛，一路上由香常常停下来休息。虽然我也很心痛，可是自己除了紧紧跟上她的步伐外，别无他法。

就把白天发现的那户人家养的动物作为今晚的猎物吧。

—

—

由香说这。今天我们出来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容易

上钩的动物。我们朝那户人家的住宅走去。

最近，要搜寻合适的猎物变得愈来愈难了。由香也注意到了

这一点，愈来愈多家庭把他们饲养的动物收进了家里，人们

已经对我们的存在起了戒心。

我的心一直都很不安，不能让任何人知这我们的所作所为。

.....此外，我的心里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个阴影既 不是我和由香，也不是妈妈和那个讨厌的男人，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我和由香进行诱拐的过程中，这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物一直在跟踪着我们。还有，我们在桥下那些可怕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被人发现吧。

一想到这样的后果，我就觉得害怕。要是我和由香

干下的事情都被大家知道了的话，我们或许会被强行拆散。如果我不在由香的身边，那就没有谁来保护她了。这样的结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马路前方的那栋房子就是我们今晚的目的地。在路灯的帮助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屋檐。由于没有光线，房子的其他部分则消失在一片黑黢黢的背景之中。此处位于街这的拐角处，白天散步的时候，我们发现院子里有一头体格玲珑的小狗。走吧。说着，由香朝那个住宅走去。

正在这时，我忽然用余光瞟到了什么东西。我停下了脚步，并小声地叫住了由香。她无言地望了望我，好像在问，怎么了？

刚才，从前方一处漆黑的杂木林里闪出一点光亮。仅仅是一个光点，而且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好像有人。我小心翼翼地注视那一片黑暗。虽然还不很清

楚，但我感到似乎有人藏在里面正监视着我和由香准备下手的那户人家。或许是我多疑了，说不定树林里根本就没人，

—

—

但这却是我的直觉。

……今天还是回去吧。我看着由香，用眼神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所房子，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和由香没有下手。我们在桥下呆了一会儿之后就回家了。由香很想看我杀生，不过那天我什么也没做。可是，心中的不安却久久不能消散。

我觉得一直跟踪我们的人影，今晚终于在我们面前露出了端倪。

我并没有杞人忧天，这个人物应该是确实存在的……

在我蹲点设伏的那个星期二的晚上，最终犯人还是没有出现。翌日是星期三，我又若无其事地问了

问同学和家人，看 有没有哪家养的狗不见了。结果，我发现星期二晚上犯人什 么也没干。当然，如果犯人那天带走的是一头野狗，或者其 作案的地点不在我的消息网络范围之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了。

“你知这犯人是什么人了吗？”

星期三午休的时候，坐在化学讲义室一角看书的森野向我问 道。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

“犯人到底为什么要拐走那些动物呢？难这是为了卖给宠物 店，以换取钱财吗？”

听她的口气，森野好像对竟有人会盯上那些动物而感到费 解。

“犯人的目的应该不在于经济利益。因为，即使是拥有血统证

第 73 页

—

—

书的纯种狗，只要超过了一定的年龄，宠物商店都不会出

售。我想被拐走的那些狗恐怕卖不出去吧。”

再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有人要的话，买家也不会是宠物店，

只可能是一些科研机构。它们也不再是宠物，而变成以研究

为目的的试验动物了。相对于野狗来说，豢养的狗与人类更

加亲近，可能进行起来比较方便吧。因此，据说在试验动物

的黑市里家犬非常受欢迎。

“将狗拐走的目的只可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来虐待。有的人为

了满足这样的愿望就从互联网上的流浪猫流浪狗网站里物色 对象。”

“这么说来，犯人会在某个地方将拐来的宠物杀死，并以此取 乐？这样的人脑子真是有问题！”

听森野这么一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犯人会在哪里虐待这些动物呢？应该不会 在自己的家里吧。电视节目也讨论过虐待动物的相关问题，有报道说公园里常常发现

被害动物的遗体。可问题是，我们这一带还没有发现过动物的死尸。

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傍晚，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我专诚到丢失了宠物的住户家走访了一下。跟上次一样，我还是自称是小记者，前来调查情况。每一户居民似乎都对我的身分深信不疑，并乐于为我提供相关线索。我为自己安排的工作量是每天调查一户。

然而，忙活了一阵之后，还是没有收集到能够识别罪犯的有力证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被拐动物的体形都不大，而且是混血品种。至于用食物进行引诱的作案手法，有的地方可以看到，而另一些地方则看不出来。

星期五放学以后，我坐着巴士赶往一处遗失宠物的住宅。根

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里是最早发生家犬丢失案件的地方。这是一个沿河修建的住宅区，离学校和家都很远。

依照地图，我找到了这所房子。这是一栋崭新的住宅。我在

大门口按了好一阵门铃，可就是没人出来开门，看样子主人

外出还没有回来。

小小的庭院中建有一个种植郁金香的花坛。直到现在还可以

在院子里看到空荡荡的狗屋和喂实用的盘子。盘子是用塑胶

制成的，已经被泥土弄脏了，上面还有一行小孩的涂鸦：“马

布林的盘子”。

我转身离开了这所房子，又回到巴士上，并在自家附近的车站下了车。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不知什么地方又会有一头小狗要倒楣了。我正在路上考虑诱拐案件的事情之际，就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只见身穿初中校服的小樱正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她又连忙小跑了两步，追上了我。

平时，学校放学后，她总是要到补习班去学习几个小时才回家的。我就问她，今天为什么会在這個時候在这里出现。”今天没去补习班是有原因的.....”

她有气无力地说道。小樱脸色很难看，老是低着头，没精打采地推着那辆自行车。

“.....难道又看到什么了？”

我接过她手里的自行车，帮她推了起来。她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对我说，对，看到了。

小樱具有一种天生的特异功能。我视其为她的才能，而她自己却很是忌讳，认为那是一种诅咒。

最初是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举行郊游去爬山。当时还是一年

级学生的小樱和大家走散了，结果迷路来到一个湖边。在那里，她发现了一具漂浮在水面上的人的尸体。

第 75 页

—

—

第二次发生在四年之后。她和朋友的家人一起去侮

边，这次

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又和其他人走散了。当她沿海岸走到一必

尽头的时候，一具隐藏在礁石缝中的男尸被她发现了。

第三次则又过了一年。小樱上初二的时候，参加学校排球队

的高原集训。训练跑步时，她又阴差阳错地走岔了路线，独

自跑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后来又一不小心，被脚下的什

么东西绊了一跤。爬起来回头一看，让她摔跤的东西不是别

的，竟是一个人的头盖骨。

每次发现尸体，小樱都被吓得脸色铁青。回到家后，不一会 儿就会发热，然后她便要整整睡上一周。

“为什么总是我呢.....”

一次次梦魇的到来常常令她哭泣。

然而，小樱发现尸体的频率正在逐渐缩短。照此计算的话， 今年或明年之内，她就会发现第四具尸

体。而当她达到一定 的年龄之后，或许就会每隔一分钟发现一具。

“那么，今天看到了什么呢？”

我问了问她。手里的自行车的车胎哗啦哗啦地旋转着。

“刚才，在去补习班的路上，看到了令人噁心的东西……所以，心里不舒服，就没去……”

学校和补习班之间有一条河。河面很宽阔，河里水量丰沛，水流缓慢。河上建有一座混凝土大桥，每天有許多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除汽车追以外，桥面上还专门规划有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行人道。那时，小樱正骑着自行车走在桥面上的行人道上。

“自行车的篮子里装着我的书包和毛巾。”

第 76 页

那条毛巾是她最喜欢的蓝白直条相间的款式。一辆卡车从身

旁驶过的时候，猛的一阵风把篮子里的毛巾吹到了

空中。就

这样，毛巾从小樱的面前飞舞着，随风飘落到桥下去了。

小樱用手扶着栏杆把头探出桥外朝下面望去，从她背后传来

了各种汽车从桥面上交替驶过的声音。还好，毛巾并没有落

进河里，而是掉落在河边的一片茂密的草丛上。

“于是我就决定走到堤坝上去捡回我的毛巾。”

桥下有一处通往河岸边的混凝土台阶，小樱就从那里再往下走。走完台阶之后，下面是一片杂草的世界。尖尖的绿叶几乎与人等高。她一边拨开身旁的杂草，一边朝着毛巾的大致方位前进。虽然野草长得很茂笔，但好像还是可以让一个人穿过。“在桥上的时候没怎么注意到，来到河滩上才发现原来桥下有一个不怎么长草的广场。”

听小樱说，那个广场其实是一处圆形的干燥地面。由于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杂草丛，所以身处其中颇有点蹲监狱的感觉。

巨大的桥身悬於头顶。整个桥面就像房檐一样遮断

了阳光的直射。抬头望去，头上的天空有一半都被桥底挡住了。

“我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毛巾.....”

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昆虫飞舞的声音，就是苍蝇高频振动、翅膀的那种声音。仔细一看，杂草的上空，有一个区域聚集了无数的蚊蝇。

“我试着朝那个方向靠近了一点.....因为正好是毛巾掉落的方位.....”

第 77 页

—
—
当她迈出步子的时候，某种腐烂的臭味飘荡过来。小樱拨开

两边的野草，一路前行，终于靠近了那个蚊蝇聚集的地方。

突然，在她脚下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其实，那个地方

与其说是洞不如说是个坑。半径、深度大概都在一米左右，

当时小樱差一点就踏了进去。难闻的腐臭扑鼻而来，小樱战

战兢兢地往下面望去，她在这个洞里看到了……洞穴里层层堆积着无数个类似块状物的东西。从外观来看，

大多是支离破碎的，很不成形状。起初，我也没看出到底是

什么东西，只觉得是一些黑压压的，又带有红色的块状物。我强忍着难闻的气味，蹲到洞口边近距离地仔细观察了一番。看样子，洞里的东西好像有狗的嘴巴以及尾巴，还有就是项圈。密密麻麻的白色蛆虫从这些动物的皮毛下边和腐烂组织的缝隙间扩出来，在尸体的表面不停地蠕动着。一层层的死尸和一层层的蛆虫反反复复地重叠在一起，那些动物本来的面貌就这样一点点地消失在洞底。很难想像，这些块状物也曾经是有生命的，并在阳光下活蹦乱跳的生物！也许这就是死亡和破坏所具有的魅力吧。

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恶臭的洞穴。看着洞里的景象，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纪录片和照

片。我觉得这个死亡 的洞穴与战争中的杀戮具有某种共通之处。

不断有苍蝇飞到我的校服和脸上来。快要下山的太阳把这里 的一切都染成了红色。

听了小樱的描述，我的大脑马上把这个洞穴和宠物诱拐案件 联系了起来。我当时就认为她发现的东西极有可能正是我要 找的。

我让她独自回家，自己则赶往桥下。顺着堤坝上的混凝土台 阶向下走，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小樱所说位于杂草丛中的圆形 广场。从那里可以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蚊蝇密集的地方。

我俯身看了看脚下的洞穴，巴普诺夫和马布儿应该都在里面

第 78 页

—

—

吧。转身离开洞穴之后，我登上了河堤。

回到家中，什么事也没干，只等着深夜的来临。当时钟的时

针指向十时的时候，我将刀具装进口袋里，走出了

自己的房
间。

小樱面容憔悴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好像还没有从发现动

物尸体的打击中回过神来。我从她面前经过，朝门口走去。

正在看电视连续剧的妈妈回过头来问我去哪里，我回答说要

去一趟便利店。小樱听了嘟囔了一句：“你也属于半夜泡便利 店一族……”

我再次往槁下去。今天是星期五，犯人很有可能会在桥下出 现。

我一边走，一边想像着犯人的样子。一个残害动物并以此为 乐的人。脑子里还浮现出这个人将死狗扔进坑里的情景。如 果可以的话，真想身临其境见识一下这个过程。另外，令我 感兴趣的问题还有，犯人是进行了什么样的仪式后，才将动 物的死尸扔掉的呢？

猎奇而残酷的事物总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能让我激动 不已的既不是同学间愉快的交流，也不

是家庭里温暖的亲 情。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好像收音机里的杂音一样，没有 任何意义。

到了晚上，大河变成了一抹浓重的黑色，看上去就像覆盖在 地面上没有星光的宇宙。桥上的路灯勉强将周围的地方照 亮。四周静悄悄的，犯人应该还没有来。 一步步走下坚硬的混凝土台阶，眼前立刻变成了草的海洋。 我一边拨开身旁的野草，一边想起了在家里和森野通话的情 景。

“我呆会儿就要去见识那个喜欢狗的人，你去吗？”
“.....喔，我也真的很想去，可是不做作业又不行。”

第 79 页

—
—
“什么作业？今天好像没派发作业呀！”

“.....妈妈得了重病，就要死了。”

“你不必到处找籍口了，我是不会勉强不喜欢狗的人跟我一起去的”。

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森野给出了一个超乎我想

像的回
答。

“什么，你说什么？我怕狗？可别把人看扁了……
那种东西，我才不怕呢……”

从她说话的声音听来，她可能真的生气了，况且我也不是没有风度的人，所以我只好暂时先向她道歉，然后为了不伤害她的自尊，装作若无其事地挂掉了电话。我在杂草深处隐藏起来。

双膝跪在地上，从袋里掏出了数码照相机。由于桥上的路灯是唯一的照明，所以我也不知这到时能否拍出清晰的照片。我把光圈调到最大，然后又把快门速度设定为最长的时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在不使用镁光灯的情况下也能够拍摄。要是使用镁光灯的话，一定会被犯人发现。这一点可得小心。

我并没有报警的打算，也不想让犯人察觉到我的存在，自己绝不能被牵扯到案件里去，这些都是我给自己订下的准则。我只想以第三者的身分做一个纯粹的观众。由于我不去报警，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更多宠物失踪，使更多人伤心、哭泣。

然而，我的良心却不会因此而感到愧疚。我就是这样的人。从草丛中的藏身之处望去，可以观察到通往河滩的混凝土台阶以及桥下的圆形广场。如果犯人要那个堆放死尸的洞穴去的话，广场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必经之路。当其经过广场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按下快门的最佳时机。

河里的流水潺潺作响，即使在我藏身的草业深处，也能听到

第 80 页

流水的声音。脑海中浮现那条漆黑的河面，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

夜晚的凉风从河上吹来，周围的杂草在风中发出哗啦哗啦的

声音，尖尖的草叶碰到我的脸颊。

当手表液晶荧幕上的数位变成了午夜十二时的的时候，河堤上

面出现了黑影。影子正顺着台阶向下移动。为了不

被发现，

我屏住自己的呼吸，并把头埋得更低。

那影子下完台阶后，一度消失在草丛中。凭籍从桥上投射下来的昏暗灯光，可以看到黑影的移动，令杂草不停晃动。草尖的摇动愈来愈近了，不一会儿，那个影子便出现在圆形广场上。当影子从杂草中显现出来的那一瞬间，昏暗的光线揭去了笼罩在其身上的面纱。

从草丛里钻出来的是女孩和狗。女孩个子矮矮的，留着一头齐肩的头发，身形格外消瘦。狗是一头金毛寻回犬。我这才发现，他们就是曾经在路上与我和森野擦肩而过的女孩和狗。女孩的怀里抱着一只小狗。虽然小狗正一边叫着，一边在她怀里挣扎，但那个女孩似乎很熟悉对付小狗的办法，由始至终都没有松手。

这时，我举起手里的照相机。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里，我和由香第一次发现了桥下的广场。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高悬在空中的太阳使桥下。

我和由香散步来到这里。当时，我们正在玩一种游

戏。这种 游戏就是用尽全力急速前冲，直到喘不过气来。我们经常玩 很多游戏，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不一会儿，当我们感到呼吸 困难，跑不动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来到河边的一条路 上。我们一边在混凝土河堤上坐下来休息，一边望着桥下的 那片草海。微风抚面而来，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轻轻 地拨动着茂密的草丛。

由香叫了我一声。我回头一看，她正注视着大桥旁边的一处

第 81 页

—
—

台阶。

到下面看看去。

我能够感觉到她那种期待冒险的兴奋。台阶下面是一片杂草

的世界。我们在散发着浓烈的野草气味的草丛中前行。

也许是觉得普通的前行方式缺少情趣吧，由香回头瞟了一眼

跟在她身后的我，突然向前跑了起来。这是一个信号，表

示，追逐游戏开始了。我们在草丛里不知疲倦地追逐、嬉戏。夏日的暑气立刻把我们变成了两团火球。

我不停地追着想从草丛中逃跑的由香。有时，会因为跟不上而找不到她的背影。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由香的笑声。我立即朝声音的方向冲去，没想到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由香又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这样跑来跑去的，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块空旷的地方，使我们顿时产生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刚才那种浓厚的草香味在这里变得稀薄起来，飒飒的凉风包裹着我们的身体。这是一处没有长草的圆形广场。

跑在前面的由香呆呆地站在广场的中央，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她朝四周望一下，接着便看到从草丛中跳出来的我。起初，由香还没有回过神来，不过她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她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光芒。

从那以后，到现在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但我总觉得那是 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似的。

我们发现桥下的广场后不久，那个家伙就开始到家里来了。 我还记得从那时开始，我和由香就经常在夜里出去散步。晚 上的风一天比一天冷，我们再也没有享受到像那个夏日一样 的温暖阳光。即使是白天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再做冲刺跑和追逐跑的游

第 82 页

戏了。走在路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到各家各户物色合适的家

犬。只要事先做好这样的准备，晚上散步时就不愁找不到猎物了。

由香命令我这么做。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但

是，我总觉得这不是她自己的乐趣。由香的眼里一直没有欢

笑，有的只是强烈的悲伤和憎恨。我只有对她言听计从。

夜里的风比上次吹得更冷了。由于时间还不算太晚，桥上的

汽车仍然是络绎不绝。当我和由香走到路灯下面的时候，地面上出现了我俩细长的身影。苟当我们从旁边走过之后，长长的影子则画着一条弧线，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们从台阶上向下望去，俯视着桥下的那片草海。它大多隐藏在漆黑的夜里。风吹草动的声音像涛声一样从桥下的黑暗中传来。只有被桥上路灯的昏暗光线照亮的部分，才隐约看出杂草的外形。我和由香走下台阶，穿周密密的草丛，来到了圆形广场。我仔细地打量四周的草墙，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人？风里有没有陌主人的气昧？

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提高了警惕。这时，由香已经在叫我了。

准备开始吧。

由香将我们带来的狗放到乾燥的圆形地面上。这头狗虽然已不是小狗，但从体形来看也还没有达到

成年的程度。应该说，这是一个刚刚结束了幼年期的年轻人。它惊恐不已地注视着我和由香。我们是在来这里的路上，将其诱拐过来的。

带走动物的时候，如果任其大声呼唤自己的主人的话，情况就不妙了。这种时候，我和由香会把食物放到它们的鼻尖，
以此放松它们的警戒。

第 83 页

—

—

由香把我和那头狗留在空地里，自己则退到广场一边。她总

是坐在那里观看我们的杀戮，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

那头狗。

我已经做好扑过去的准备。降低自己的重心，并用眼睛紧盯

着对方。此时，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只等由香发出指令。

而那头狗却不知这马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

一动不动

地注视着我，脸上充满了不安的神情。它发出了柔弱的声

音，一定是在呼唤自己的主人。

夜里的凉风吹动周围的杂草，发出像海潮一样的声响。风停后，无声的寂静重又降临到桥下。桥上的汽车似乎也不见了踪影，现在就连隐隐约约的输胎声都听不到了。万籁俱静之中，我开始紧张起来。四周的空气已经凝固了。我在等，等待空气中出现一个小洞，等待冰一样的空气破裂开来。我聚精会神地等候着开始的那一瞬间。

也许是被这样一种异常的景象所震慑住了，眼前这条六神无主的狗又一次发出了呼唤主人的哀号。就在这时，由香短促而尖厉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扑过去！

我用力蹬了一下地面。马且就缩短了我和那条不知所措的狗之间的距离。我猛地撞到它肩上，将它从原地弹了出去，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它的嗓子里雷出嗷嗷的嚎叫。对方虽然对目前的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也本能地露出了尖利的牙齿。它的

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敌意。

心跳明显加快了。我能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和空气的流动。脑子里正在计算需用多长时间才能缩短自己和对方之间的距离。对手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成了我推测它移动方向的具体依据，凭籍多次拼杀所积累的矧验，我对这些事情已经是胸有成竹。

然而，我的内心却一直充满声悲伤。这种事情，由香还会让我干多久呢？其实我本不想进行杀戮。有生以来，到现在为

第 84 页

止，我还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嘴巴来干这种事情。那条狗想朝右边移动一下。我发现以后，立刻先它一步扑了

过去。它的毛发在空中四散开来。对手遭此一击后，几乎无

法站立，而且鲜血也从它身上流了出来。它那踉踉跄跄的身

影在黑暗中晃动着。

我继续攻击了一阵之后，由香站起来。咬它！

她高声叫道。这是一种充满了仇恨、极不耐烦的声音。这样的感情或许原本是冲着那个男人来的。

因为，那个男人到家里来之后，由香才叫我这么做的。积压在她心中的痛苦只有在这里，通过贯穿我的杀戮才能得以发泄。

看着眼前这头受伤的狗和从心底发出惨叫的由香，我不禁狂吠起来。高亢的声音在桥底回荡，响彻了夜空。我的头脑开始发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嬉戏、欢闹？

对方的身体在颤抖，它已将半边身子隐藏在昏暗的草丛里，眼中已经没有任何继续抵抗的斗志。遍体鳞伤的它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充满了恐惧。

马上，就让这一切结束。

我一边在心中嘀咕着，一边按住了那个四足动物的躯体。我以最大限度张开了自己的上颌和下颌，一口咬住对方的后颈。随后，牙齿刺破了皮肤，并深深地嵌入它的脖子。喷涌而出的血液湿润了

我的口腔。

那个夏日，充满了幸福的阳光。我和由香在杂草中的圆形广场里跑来跑去。我扑到由香身上，把她撞倒。这时，我忽然担心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可是由香却躺在地上发出了愉快的笑声。然后，我们躺在一起，或是在地上打滚，或是仰望遥远的天空。太阳温暖着我们的身体，鼻子里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身上的汗味.....

第 85 页

—

—

在我口中发出阵阵痉挛的动物不久便安静下来。动物体内流

出的鲜血从我的嘴角滑落。它迅速失去了体温，之前的喧嚣

戛然而止，四周又变成了一处宁静的空间。

我已经对杀戮习以为常了我不知这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不遇，由香的命令教会我把自己的牙齿变成武器.....

口中那股热气完全消失了，剩下的仅是一个冰冷的块状物而已。

是她教我的.....

我又想到了这一点。

把嘴里的动物放到那儿后我看了看由香。此时，她也正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明白了由香的意思。她的内心思想都清清楚楚地传递到我的脑海里。

她为什么要我杀害这么多的动物？

以前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我注意到她的想法。由香一定是在让我进行练轭。

先让我杀死许多动物，进而积累起“杀戮”的经验。这样一来，由香就能使我心中某一重要部分逐渐灵敏起来。通过无数次与死亡的接触，我就不会在正式搏杀的时候因惊慌或犹豫而导致失败。

由香对付不了那个男人，所以我的尖牙足以代替成为她的护卫。

由香点了点头。她可能是感觉到我的想法吧，由香一直在等

待我自己悟出她的心情。

—

—

已经没必要再进行练习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由香。那个

男人今夜会来我们家留宿。

明天早晨，我们就做一个了断吧。由香说这。

将咬死的动物扔进坑里后，我用河水冲洗嘴巴，那些黏在嘴

里的动物毛发都被我咽下去了。之后，只须回家等待明天的

来临即可。

我和由香准备离开桥下的圆形广场。正要钻进草丛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我叫住已经进入草丛的由香，接着回头看了一下。

怎么了？

她用一种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我。

我看了看由香，又看了看身后的草丛。刚才，我感觉身后有一丛草不自然地摇摆起来。

……没什么，走吧。

我转捩身来，一边跑到由香的脚下，一边回答道。那里说不定有什么人。不，应该说肯定有人！对此，我确信不疑。那一定是以前一直跟踪我和由香，并想把我们抓住的人。这个人今晚终于偷窥到我的所作所为。直至刚才，我还一直担心被人发现。不过，现在已经不必担心了。只要干了自己该干的事情，心中的不安自然会烟消云散。今后我们再也不会杀害动物了。练习期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已经不怕有人跟踪了。我们走在台阶上，向河堤顶部进发。最后，我又回过头来，俯视那快要为黑夜所吞没的一片草海。

第 87 页

我想把我和由香做这种事的本意告诉那个潜伏在草丛中的人，我想让那个人知道由香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现在就是这么想。

“喂？”

手机的另一端传来了森野昏昏欲睡的声音。言下之意，对我

一清早给她打电话的做法表示不可理解。

窗外天刚蒙蒙亮。我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由于具备能够自由调节睡眠时间的特异功能，所以对我来说，早点起来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我告诉她昨晚查明了诱拐宠物的犯人。

“喔，是吗……”

说完，她单方面地挂断了电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说明犯人其实就是以前曾经在路上碰到过的女孩和金毛寻回犬。在森野看来，与诱拐宠物的犯人相比，可能睡觉更具有吸引力。我刚想到这里，手机就响了，是森野打来的。一接电话，她连一句寒暄都没有就直接问我：“犯人的样子，你拍下来了么？”

我对她说，昨晚虽然想拍，但结果却失败了，仅凭桥上的灯光根本无法正常拍摄。由于光线太暗，拍摄的照片都很模糊。

“是这样啊.....”

她再次挂断了电话。

换了衣服后，我走出了房间。父母和妹妹似乎还没有起来。家里非常安静，在门厅穿好鞋后，我走到室外。东边的天空

第 88 页

—

—

被朝霞染成了红色，一排排的电线杆在这样的背景下都成了黑色的影子。

“明天早晨.....”

我想起了昨晚，女孩在那座桥下所说的话。杀戮仪式过后，

身形瘦小的女孩对身旁那头体形硕大的金毛寻回犬窃窃私语

起来。

当时，隐藏在草丛深处的我无法听清楚整句话。明天早晨，也就是说，星期六的早晨；一定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还会做相同的事情吗？我决定带照相机到女孩家去看看情况。我知道她家的地址，前些来，我曾看到她的那头狗走进一所房子，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她的家吧。我计划从那里出发秘密跟踪他们进行诱拐的全部过程！

离开家后，没走多远，忽然觉得忘了带什么东西。钱包和照相机都在身上，我又检查了十下口袋，然后抬头望了望位于身后我们家的二楼。那里有一扇我房间的窗户。我发现自己把刀留在房间里了。

为了去取那把从未使用过的刀而返回家里，还是直接去女孩家呢？两种选择被我放上了一岭中的天秤。我想尽量避免做一些徒劳的事情，而迳自去女孩家可以省回自己的体力。

我一面用手指确认口袋里刀柄的存在，一面走出了家门。不知为何，突然感觉有点口渴。刀刃就像沙漠里滚烫的沙子一样，不住地向我诉说它的干渴。

此时，东方的天空已经被朝霞染得像血一样红了。早晨来临了。

刺眼的光亮使我和由香同时睁开了眼睛。外面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处照射进来，正好从中间把整个房间一分为二。地毯、床、被子，还有紧紧抱在一起的我和由香的脸庞，都在

第 89 页

白色的光线中显得熠熠生辉。我们一动不动地在被子里对视了一会儿。

我很高兴能和由香一起醒来。我们各自用脚踢着对方的身体，仿佛正快乐地讨论今天玩什么游戏。我绝对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时光，此后，就算是相隔万里，我也会将她永远铭记在心中。

看了看漂浮在空气中的小灰尘后，我们下定决心，从被窝里

钻了出来。

由香打开卧室的房门，侦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

从妈妈的房间里传出那家伙熟睡的鼾声。那家伙到我们家来 总是和妈妈睡在一个房间里，不过，妈妈每天都会早早地出 门，所以多数情况下，那家伙会一个人在房间里睡上一个上 午。

我和由香小心翼翼地 从走廊上走过，来到妈妈的房间门口， 这房间位于家里的最里面。

走廊和房间是用拉门隔开的。但今天早晨，可能是妈妈外出 时没有关好，拉门是半开着的，我可以通过这个不窄的门缝 进入房间里。

我先将鼻子伸进房里，对里面的情况打探一番。榻榻米上铺着一床被子，那家伙正躺在那里仰面酣睡，嘴是 半张开的，喉咙也露在被子外面。这么高的一个人若是站着 的话，根本无法碰到他的喉部不过，只要像现在这样睡着， 那他喉咙的高度 就比我的鼻子还要低了。

小心地穿过门缝，我悄无声息地进来了。走在榻榻米上。有 轻微的响动从脚下传来。由香留在房间的门口，注视着里面

的情况。看样子，她好像很为我担心。

第 90 页

—

—

我慢慢靠近那家伙的脑袋。那家伙合着双眼，完全没有察觉

我的到来。他把被子盖在自口的肚子上，伴随着他呼吸，被

子也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着。

突然，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什么东西在窗户后郁动着。我

回头看了一下，好像有个影子隔着窗帘从外面闪过。由香发

现了我的踌躇。她拉门的缝隙问向我投来关切的目光，好像

在问：“怎么了？”

窗外有什么人吗？不，或许只是窗帘的一点晃动，要不然就是 外面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的影子。我摇了摇头，决定不再想 它。现在，必须把全部的注意列都集中到眼前这个男人身 上。我看了看他的

睡相，一想刮他欺负由香的样子，我心中 就充满了憎恨。

我又回过头来看了看由香，注视着她的眼睛。不需要任何语言，只需看看她的眼睛就可以知这她想要什 么，希望我为她做什么。

我慢慢地张开了嘴巴。

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不过是重复以前在桥下练习过的动作而 已。

我一口咬了下去。

牙齿刺进了男人的喉咙，皮肤破裂，鲜血直流。我要把他的 喉咙上的肉咬碎、撕烂！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人的喉咙比 我想像的坚韧，在没有咬断的情况下，我的利齿在途中停顿 了。

那家伙已经醒来，并直立起自己的上半身。尽管如此，我仍 然咬往不放。伴随着那个男人的动作，我的身体也被他拽动了。

第 91 页

—

—

那家伙看见我，立刻大惊失色，发出了痛苦的惨叫，但他的声音并不大，因为喉咙的重要部分已经被我破坏了。他开始用拳头向我脸上砸来，我还是没有松口。接着，他又站了起来，这样我的整个身体便吊在他的脖子上了。那家伙发疯似的想要把我甩掉。我摔倒在榻榻米上。这时，寂静又降临到这个房间里，时间仿佛已经停止了。我趴在那个男人的脚边，鲜红的液体啪嗒啪嗒地滴落在我的身上。抬头一看，那家伙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用手触摸着自己的脖子。部分喉咙已被我挖了出来，红通通的东西从他的伤口处不住地往下流。尽管他一直用手捂着自己的喉咙，但不断涌出的血液还是从他的指缝间渗透出来。我站起身来，从嘴里吐出刚才咬下的东西。那东西滚落在被子上的血泊里，那是从他喉咙上咬下的

肉块。

一看到它，那男人立刻以非常痛苦的表情双膝跪倒在地，连忙将它捡了起来。之后，他把那个肉块按到自己的喉咙里，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止住喉咙的血。不久，那家伙的手开始发抖，被我咬得破烂不堪的肉块良顺势滚落下来。这次，他没有再去捡它。那个男人转而以一种复杂的表情注视着我。这种表情既像是愤怒，又像是哭泣。那家伙张开自己的大嘴，他也开始大叫起来了。大量的空气从他那敞开的喉咙泄漏出来，所有的吼叫都混杂着呼呼的怪音。然而，这声音却大得使房间震动起来。

那家伙向我扑来。他的气力极大，我的肚子被他踢中，差点昏迷过去。

站在房门口的由香也有些惊慌失措了，她不停地尖叫着。快跑！

我对她喊这。可是，由香不愿扔下我独自逃跑。

第 92 页

—

—

那个男人双手卡着我的脖子，把我按倒在血迹斑斑的榻榻米

上，嘴上还说着一一些恐怖的话。混合着唾液和血液的液体

接连不断地从他嘴里滴下来，搏在我的脸上。我用力咬住了

那个男人的手。

趁他畏缩的那一瞬间，我超紧姑起身来，穿过拉门的缝隙和

由香一起逃走了。

虽然流了许多血，但那家伙还没有什么要死的迹象。如果是

狗的话，现在应该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然而，那家伙只要还没有倒下，就会不顾一切划朝我们扑来。

我和由香在走廊上飞奔。身后传来了巨响，是那个男人从房间冲出来时撕破拉门的声音。

我感到非常害怕，完了，没把他杀死。力量的悬殊还是太大，不管咬他多少次，那家伙还是能站起来揍我。要是他杀了我的话，接下来肯定不会放

过由香。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的大脑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朝大门口冲去，那家伙对我们穷追不舍，脚步声一步步 向我们逼近。

从妈妈的房间出来只须在走廊上拐一个弯即可到达大门口。应该说，从屋里跑到门口仅仅是眨眼的事情，但这短短的时间却让人觉得无比漫长。再走两步就是大门了。可就在这时，身旁的由香哎哟一声滑倒了，她一下子蹲在走廊上。

由香！

我大叫了一声，试图停下自己的脚步，但由于冲得太急，我无法使自己的身体马上停下来。最后，我掀翻了门厅摆放的鞋，并重重地撞在门板上后，才可停下来。

第 93 页

我赶紧站起来，准备冲回去营救由香，可是回头看到的景象把我吓呆了。

那家伙正站在由香的旁边。他面目狰狞地俯视着我，
喉咙处

的流血还没有止住，嘴里似乎一直在嘟囔着什么，
但始终发

不出清晰的音节。

那个男人朝我走近了一步。他张开双臂，摆出决不
让我逃走

的姿势。

我站在门厅里，此时已无法动弹，我也不可能抛下
由香独自 逃到外面去。

如何是好呢？不管我怎么思考，就是想不出任何答
案。此刻， 懊恼和气愤在胸中激荡起伏，而自己
又要失了伺机猛扑过去 的勇气。

干脆放弃吧，我已变得心灰意冷。

以前，由香被那个家伙讨厌，遭到了残忍的对待。
我虽有心 帮她，但自己的力量太过弱小。无论怎
样挣扎，我们还是太 无力了，所有的事情都凭他
的心情来决定。假如我更强大一 点的话，本来是
可以好好保护由香的.....

男人伸出了双手准备把我抓住。躺在走廊上的由香

一直注视 着我。对不起.....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除了把头低下，我找不出任何能 做的事情。我将自己的目光从可怜的由香身上移开，只等那 男人用手把我抓住。

虽然室内没有闲启灯光，但早晨的光线从窗照射进来，同样 使屋里变得光亮起来。在俯视的目光下，我看到那双手的影 子已经从走廊移到了门厅。他与我的距离正一点一点地在缩 小。

不能救你，对不起.....

第 94 页

—
—
随着手影的靠近，从那家伙喉咙中滴下的血液在地上形成了

一条断断续续的线条。鲜血滴落在门厅的台阶处，接着又滴

落在门厅里的鞋上。

要是还能一起玩就好了.....

那双手的影子终于和我的影子重叠了。我耷拉着脑袋，一动

也不动，脸颊旁边就是他的两个手掌。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

他那双被鲜血染红了的手。男人的身影从我的头顶降落下 来，顿时，我感觉四周进入了一片日落后的黑暗世界。 由香.....

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正在这时，我突然觉察到身后有什么动静，可我的后面除了 一扇门以外全无他物，门的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嘎吱.....我听到了一声怪响。紧接着，某种坚硬的金属物 品叮当有声地落在门厅的地上。

原本只看着脚尖的我，忽然看到有些东西掉了下来。那东西 在男人的黑影中闪烁出耀眼的寒光。

脸颊两旁的那双手不动了。那家伙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突发 事件中回过神来，四周的静寂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这时，门后再次响起一阵脚步声。不过，这次好像是远去的 声音。门上有一个接收报纸用的小窗，眼前的那个东西似乎 就是从这里投进来的。刚才那一声怪声应该就是小窗开合的 声音。

我马上意识到脚步声应该就是一贯跟踪我和由香的那个人发 出的，当时我在窗外看到的黑影也一定就是这个人。我之所以能够比那个男人更快地反应过来，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就隐隐地觉察到这个人的存在。差别就产生在作出判断的速度

第 95 页

上，而这，恐怕就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所在吧.....
不一会儿，女孩和狗从门里冲出来，朝着与我藏身的拐角处相反的方向逃走了。因此，他们没有发觉我的存在。待他们离开后，我走向那所房子。大门没有上锁，开门一看，一具男人的尸体横躺在地上。他仰面朝天，心脏处的一把刀柄清晰可见。鲜红的血迹从走廊深处一直延伸到门口，地上到处都是血污。

我一边注意不要在现场留下自己的痕迹，一边察看着周围的情况。虽然我不知道地上的男人是谁，但可以推测应该是小女孩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可能不在吧。我用数码照相机照了一下那个男人，然后就离开了现场。尽管自己对那把刀很有兴趣，但我还是决定把它留在现场。我觉得它应该矗立在那个地方。

离开的时候，我用衣袖擦拭了一下大门的把手。决不能留下自己的指纹。

我暂时回到家中。小樱正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做家庭作业。

“到哪儿去了？”

对她的提问，我回答了一句：便利店。之后，就去吃早饭了。

午饭过后，我又去了一次小女孩的家。还没到那里，我就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拐过一处街角，远远地望见她家时，果然不出所料，只见门边尽是警察和看热闹的人。看来，是有人报了警。

巡逻车上的红色警灯忽明忽灭地照射在住宅的外墙上，满街的人都用手指着女孩的家，三三两两

地窃窃私语着。他们应该是附的近的人，其中既有穿着围裙的主妇，也有身穿睡衣 的中年男人。我站在他们身后，眺望着现场的环境。在一片

第 96 页

——
——
嘈杂声中，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据一位穿着围裙的主妇说，这家的女主人回家时发现她认识的一个男子在门口被人用刀捅死了。由此看来，那个男人并不是女孩的父亲。

我若无其事地问刚才那个主妇，关于女孩家里的具体情况。

尽管有些唐突，但那个主妇还是很热心地为我解释起来。也

许是案件所带来的兴奋使她变得口没遮拦吧。她告诉我，女孩和自己的母亲，以及一头狗住在这里，没有 父亲大概是离婚导致的。小女孩一直不

愿意去学校，每天都 和她的那条狗一起呆在家里。据说，现在女孩和狗都下落不明，没有人知这他们到哪里去 了。

我转身离开了嘈杂的案发现场。途中，我与一个骑着自行车 的小孩擦肩而过。那个小孩使劲地踩着踏板，目标明确地朝 女孩家的方向冲去，兴奋得就像过节日一样。

大桥旁有一处延伸至河边的台阶。台阶下面是一片杂草的海 洋。

天气十分晴朗。一边下着台阶，我一边注视着投射在混凝土 墙上自己的黑影，青草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射出翠绿的光芒。 每当风吹来的时候，草丛里就会泛起层层波浪。

下完台阶后，高大的草丛便遮住了我的视野。野草的尖端几 乎达到人眼的高度。抬头一看，能够望见的东西只有从头顶 跨过的大桥的背面，以及万里澄澈的蓝天。

拨开草丛没走多远，眼前的景象便豁然开朗起来。这里有一 处没长草的圆形空间，金毛寻回犬就坐在里面。

女孩不在这里。

第 97 页

—

—

狗并不是被什么绳索之类的东西栓在这里的。它像雕像一

样，静静地在这处绿草掩映的地方等待着什么。看样子，它

事先就知这我的到来。这条狗的姿态很优美，眼睛里充满了

智慧。我觉得它很漂亮。

我原以为女孩和狗都会在这里。现在看来，自己只猜对了一半。

我来到狗的旁边，把手放在它的头上。狗没有什么反应，温

顺地任由我抚摸。项圈上夹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了下来。致给我的人。

开头是这样写的。看来，这是那个女孩写给我的信。也许她 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而且她也猜到我会

到这里来。

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撕破的笔记纸上的。可能是在混凝土台阶上写成的吧，纸上的文字大多歪歪扭扭的。

我拿在手中读了起来。虽然这封信写得不怎么流畅，但信的内容我还是能够看懂。女孩在信中对自己为什么要诱拐动物，以及桥下那些事情作了解释，并说明继父经常使用暴力。她还感谢我把刀扔给她。虽然这些文字都透露出孩童的稚嫩，但可以看出写这封信的时候女孩是非常认真的。

在信的结尾处，她写这希望我能替她照顾那头狗。我想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她一定花了很长时间吧。纸上有一些反复擦拭的痕迹，可以看出她是很犹豫的。也许她觉得狗再也不能跟着她了。因为如果把它带在身边的话，当警方抓住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把那头狗处理掉。

我把信装进袋里，然后看了看那头正襟危坐的狗。它脖子上只有一个项圈，上面并没有套上皮带。我心里在想，应该怎样把它牵回家呢。要不然，就让这头狗呆在这里，不去管它？

昨晚，在桥下的时候，女孩是用手势招呼这头狗的。
我也试

着招了招手，结果它顺从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第 98 页

—

—

我们就这样回家了，那头狗一直跟在我的后面。要是它在途

中去了别的地方，我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狗自始至终都没有

离开我半步。

到家的时候，爸妈都出去了，只有妹妹小樱一个人在电视机

前做作业。当我把狗领进屋的时候，她回头一瞧，发出了一

声尖叫。我向她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家开始养狗了。尽管小樱

对我的举动感到吃惊，但她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应该说，

与发现尸体相比，这件事对她的刺激要小很多吧。

她竟然想

给狗起名字，我马上制止她，因为我曾在桥下听它的主人呼唤过它，而且那封信里也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就把它的名 字告诉小樱。它的名字叫由香。我想起今天早晨从女孩家的小窗窥望时所看到的景象。当 时，女孩正要咬那个男人的喉咙。起初，我还没有弄清楚到 底发生什么事情，读完那封信以后我才明白。女孩在那座桥 下与偷来的狗互相扭打，最终将其咬死，目的就是为了杀死 继父而做准备。

我把由香交给小樱，自己则坐在沙发上拿出那封信重新读了一遍。用铅笔写成的文字下笔很重，看上去稚气未脱。当我 一字一句仔细读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发现字里行间流露出： 女孩对由香的无限崇拜之情。

我由此想起了昨晚的情景。有时，那个女孩会一直盯着金毛 寻回犬。也许是怕衣服被弄脏吧，她是先脱掉衣服再去撕咬 动物的。

就好像听到某种神谕似的，女孩尽心尽力地服侍那头狗。她在 信中甚至还明言自己能听懂由香的话

言。

“为什么决定要养它？”

小樱一边用手指着那头狗，一边问道。

我的解释是，由于朋友的继父不喜欢这头狗，经常欺负它，

第 99 页

—

—

所以她就暂时把它寄养在我们家。其实，事实也大致如此。

女孩用含混不清的文字在那封信中，记述了她对由香遭继父

虐待的恐惧和将继父杀害的全部过程。

“竟然有人会虐待这么可怜的狗！”

小樱义愤填膺地说道。由香则歪着脑袋，用浓黑的眼睛望着

她。我不知道由香是否如信上所说，能够对各种问题

进行思考。或许那个女孩一直跟映照在由香眼中的自己对话。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森野打来的。我扔下妹妹和狗，独自一人跑到二楼接通了电话。她告诉我附近发生了一宗杀人案件。

“前几天，我们不是从一条路上走过吗？案发现场就在那条路附近。据说是一个主妇推开家门，突然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个男人。”

喔，是吗。我回应了一声。接着，我向森野描述了一番现场的情景。那个男人的喉部有被撕咬过的痕迹，血迹从卧室一直延伸到门厅。另外，被害者的致命伤是由刺入胸部的尖刀造成的，而那把刀则是案发当时，犯人从一个神秘人物那里得到的。

“你怎么连这些事情都知道？”

“你没有发现犯人其实就是那天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女孩吗？”

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我喜欢观察那些罪犯。但是，我有一条自己订下的原则，那就是决不牵扯进去，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做一个观众。

不过，这次我违反了这条原则。我从窗户看见女孩

和狗逃往

大门方向，而那继父则一直穷追不舍。因此，我无意中便将 那把刀递了进去。

第 100 页

—

—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的良心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

疼痛，而且那或许也不是我的本意。现在想来，我觉得这一

切不过是那把刀在数日之前，就预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罢

了。几个小时后，失踪多时的女孩在郊外游荡时被人找到

了。据祝，她的嘴角和衣服都占满了鲜血。当时，她就以这

副样子独自走在四下无人的荒野里。

我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从森野发来的短讯知道了上述消息。

由于没有播放音乐，在寂静的房间里可以清楚听到

小樱和狗 在楼下嬉戏的声音。

我合上了自己的眼睛，极力想像女孩和狗在桥下玩耍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们周围的草丛在太阳的照射下。正闪耀着翠绿色的光芒。

CHAPTER IV 记忆 T w i n s

我常和班里的一个同学聊天。这位同学姓森野，名夜，姓和 名连起来读就是森野夜。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乌黑的，我们 学校的校服和她脚下的鞋子也是黑色的，校服上的红色披肩 是她身上唯一带有颜色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一身漆黑的森野来说，夜这个名字是再适合不过了。她对黑色的偏好极为彻底，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如果黑夜 能幻化成人形的话，大致的样子就应该和森野差不多。

然而另一方面，她的脸却白得像月亮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 见过阳光。由于她几乎没有什么生气，所以给人感觉是她整个身体仿佛是用陶瓷制成的。森野的左眼下面有一颗黑痣， 这使她具有占卜师一般的魔幻气息。

我曾在电影里看过与她气质相似的少女。那部电影

讲述一对 溺水身亡的夫妇对死后的陌生世界的困惑。夫妇俩变成幽灵

以后，自然就成了不为常人所知的存在，但一次偶然的事件 使他们认识了一位可以看见他们的少女。这个少女就是名叫

第 101 页

—

—

Rydia 的女主角。

“因为我已经是半生半死的人了……”

当被主人公问及为什么能够看到死人的时候，Rydia 是这样回答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黑暗。”

森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而她的脸 色却是一种病态的苍白。她的生活习惯极不健康，与户外活 动相比，更乐于呆在家里看书。

有些人把像她这样的人称为 GOTH。所谓 GOTH，其实就是一种 文化，一种时间，一种方式。只须在

网上输入“GOTH”，就可以搜索到许多相关的网页。GOTH 虽然是 GOTHIC 的简略说法，但它跟欧洲的建筑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在伦敦曾流行过诸如《科学怪人》、《吸血鬼德古拉》这样的小说，而这里所说的 GOTH 就是源于此类哥德小说中的 GOTHIC。

如果要分类的话，我想森野就应该被归为 GOTH 这一类吧。她经常对处决罪犯的刑具和各式各样的拷问方法表示极大的兴趣，这无疑是 GOTH 特有、对人性的阴暗面所抱有的兴趣。

森野很少和人说话，她与那些充满健康活力的同学们根本谈不来。

即使有同学微笑着主动跟她说话，她顶多爱理不理地板着脸说：“喔，是吗？”说罢，她便再也不发一言。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主动上前搭讪的人都会在森野面前碰一鼻子灰。以前，我曾听到班上的女生在聊天时，谈及她们吃合门羹的种种经历。从那以后，她们再遇到森野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向她投以轻蔑的目光。

大家对她的印象逐渐达成了共识，慢慢地，森野周

围便形成

第 102 页

—

—

了一道拒人千里之外的壁垒。在充满欢笑的教室里，
惟独森

野的座位四周出奇地安静，让人觉得那里是另一个
世界似

的。整个教室中，也只有这里被一片昏暗的阴影笼
罩。

然而，在森野本人看来，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无视
他人的存

在。这一点是我跟她聊天后才发现的。我觉得，她
对待别人

的那种爱理不理的态度并非出自任何恶意，只不过是她的秉

性使然罢了。其实森野并不讨厌别人，因为她对任
何人都是

同样地冷淡。

通过对森野的观察，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她的“困

惑”。当别人谈到某事的时候，由于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她只能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喔，是吗？”……因为她无法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联系，所以除了这句话以外，森野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可说……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推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目前还无从知晓。正是由于她不会把自己的真实表情显露在脸上，因而想窥测她的内心世界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自从第一次与森野交谈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她像个偶人。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反正总觉得她的存在与房屋里的摆设似乎具有共通之处。

十月的某个星期三。树木的枝叶渐渐褪掉了绿色，与此同时，枝头的红叶正与日俱增。

早晨，当森野低着头走进教室的时候，原本喧闹的教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起来。乌黑的长发从面前垂下，遮住了森野的表情。她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拖动脚步，缓缓地 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几乎所有在场的学生都觉得面前的森野活像一个

幽灵，而她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则让火联想到负伤的野兽，令人有种 危险的感觉。

环绕在她四周的壁垒平时总是呈一个透明的球形，可如今这

第 103 页

—

—

幢壁垒的表面却突然冒出了尖利的刺状物。若是有人胆敢靠

近的话，谁也不知道森野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跟平常一

样，森野一言不发地走进了教室，向学中也没有人跟她说

话。不过，坐在森野旁边的那些同学似乎近距离地感受到了

某种反常的气氛，吓得他们战战兢兢地上了一整天课。

我对她的神情倒没怎么在意，只是觉得她今天可能心情不

好。那天，我没有和森野说话，因而无法知这真实

的原因。

森野是绝对不会在其他同学正和我交谈的时候来找我聊天

的。第二天放学后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傍晚的课后活动结束后，学生们争相冲出教室。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变成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周围的寂静让人不敢相信刚才这里竟是一个热闹非常的场所。除了桌椅之外，教室里就只剩下我和森野了。

习习的凉风从窗户吹了进来。隔壁的教室好像还没有下课，坐在这里能够隐约听见从走廊传来老师的授课声。

森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两手无力地垂在椅子两边，看上去身体十分疲惫。

“我最近睡眠不足。”

话音刚落，她便打了一个哈欠。眼睛下面的皮肤微微有点发黑，就像蒙上一层影子一样。眼皮已经落到了眼睛的中央，她就这样半睁着眼睛呆呆地眺望着远方。

我正在自己的座位上忙着收拾东西回家。我坐的地

方离她很 远，我俩的座位刚好处于相反的方向。由于教室里没有别 人，她说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不过，我完全没有走到她旁边 去聊天的意思。

“所以，昨天你的样子才会反常？”

“有时会这样。自己想睡，可就是睡不着。可能是得了失眠症

第 104 页

—

—

吧。”

森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只见她昏昏欲睡地，拖着摇摇晃晃

的步伐走到了黑板前面。

教室前面的墙上有一处插座，上面的插头直接连着旁边的黑

板擦清洁机，森野从插座上慢慢地拔下那个插头。插头的电

线足有五米长，它的另一端就是放在教室一角的黑板擦清洁

机。森野把电线缠到自己的脖子上，并纹丝不动地

将这姿态

保持了一段时间。

“这个也不行，一点也不合适。”

之后，她摇了摇头，把电线扔到地上。

“每当失眠的时候，我都要在脖子上套一根绳子睡觉。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我就幻想自己是一具被人勒死的尸体。这样一来，我就能入睡了，而且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沉入深海一样。”

她好像不是在说梦话。我有些失望。

“既然你能想出这样的办法，那为什么不在失眠以前就如法炮制呢？”

“我所用的绳子可不是随便就能找来的。”

看来，森野的要求还挺高。刚才那根电线似乎不能让她颈部感到舒服。难这真有什么适合用来勒死自己的绳子吗？”上次失眠时用的那根绳子找不到了，现在我正重新搜寻一根与我的脖子相配的绳子……”

森野打了个哈欠，接着用她那不健康的脸庞在教室里环顾了一圈。

“可是，我目前还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到底是一根

怎么样的绳

第 105 页

—

—

子，我觉得只要我弄清了这一点，失眠症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不知道。原本就是捡来的，而且克服了失眠之后我马上就把

它扔了，现在根本想不起它到底是什么样了。”

她合上了双眼，用力地拍打自己的脖子。

“那种感觉我倒是没有忘记……”

突然，森野睁开了眼睛，从她的表情来看似乎是想起了什 么。

“对了，我们现在就去买绳子吧。你最好买一根放在身边，这 样比较方便。你也应该用得着吧，自杀的时候。”

隔壁教室里的课好像结束了。一阵躁动不安、拖动椅子的声 音从那边传了过来。

离开学校后，我们准备前往一家位于郊外的大型杂

货店。虽然路途不算近，但由于所处的位置交通便利，很多巴士都经过那里，所以我们在路上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巴士的座位有一半是空着的，我握住车内的吊环看着坐在身旁的森野。她低着头，好像一直想努力使自己睡上一会儿。然而，遗憾的是，巴士内舒适的震动也没能将她带入梦乡。我们就这样到达了目的地。

宽敞的店内陈列着建筑用的木材、金属零件及各种工具。我们逛游走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间，一边搜索着绳状的物品。这店不仅有连接电视和录影机的AV缆线，而且还有用来晾晒衣物的绳索和风筝线等东西。总之，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森野一一把它们拿在手上，用她那纤细的指尖抚摸了一遍。她取放这些东西的手势就像在挑选身上的衣服一样，反复欣赏，非常谨慎。

森野似乎对上吊自杀应该用怎么样的绳子很有心得。她一脸

憔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那种一看就觉得不结实的细绳是不行的。

电线倒是不

错，但不够美观。”

“塑胶绳怎么样？”

架子的底层摆放着一卷卷白色的塑胶绳。我偶然发现了，就

顺便问了一句。森野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那种东西是有伸缩性的，用它是肯定会失败的，只能让人扫兴。”

工具柜台的货架上摆放着种类繁多的锁链，其中既有两两厘米左右粗笨的家伙，也有粗幼仅有几毫米大小的工艺品。每一种都像卷筒纸一样被卷好放在架子上面，顾客可以用旁边的专用工具，按照自己的所需剪不相应的长度，最后拿到柜台处计算价格。

“你看这种，据说这样的粗细程度可以承受五十公斤的重量。”

森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了捏一根银白色的细链，接着，她顺势把这根链子拉到自己的颈部试

了一下。从她手里滑落 下来的部分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颜色也不错。上吊后尸体看起来一定很漂亮……不过，把 脖子套进去的那一瞬间，也许会把皮肤夹痛。”

说着，她将手里的链条松开了。看来，这种锁链跟森野的理想也存在一定的距离。

她一直考虑自己愿意被什么样的绳子勒死，而我则正好相反，如果我要将人勒死的话，应该选择怎么样的绳子呢？我一

边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边在店内溜达。

第 107 页

“我讨厌那些会刺痛脖子的东西。”见我指着一捆稻草绳，她

这样说道。“以前我住在乡郊的时候，家里有很多这种旧式绳

子，干农活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它。”

听说，森野在读小学四年级以前，一直住在别的地

方。那个

地方位于山里，离她现在的家约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妈妈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祖父和祖母在家种地，爸爸则每

天都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到公司上班。”

考虑到交通便利的因素，他们一家搬到现在的住处。这些事 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

“对了，你自杀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上吊而是去割腕呢？”

“你是说这个吗？”

森野的手腕上有一道像蚯蚓一样的白线，皮肤微微隆起，一 看便知是割破手腕后留下的痕迹。以前，我从未向她提过伤 口的事情，也不知道导致她割腕的具体原因。

“这可不是企图自杀时留下的，不过是一时冲动割破而已。”

她总是面无表情地度过每一天，然而，内心深处却似乎隐藏着足以引发如此后果的冲动。看来，她冷漠的外表就好像暖水瓶不会发烫的外壳一样，仅从外观来看，根本猜不出里面 到底盛着的是什

么东西。

可是，当一个人的感情到达无法抑制的程度时，就必须找某种方式来宣泄。有些人通过游戏或运动来达到放松心情目的，而另一些人则从破坏中得到满足。在后者的情况下，如果宣泄情感的方式是外向型的，那么便极有可能做出如损毁家具一类的事来。但由于森野的宣泄方式并不是向外的，因此她所要破坏的目标便只能是她自己。

“哥哥？”

第 108 页

突然，一把熟悉的声音传送了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只见

妹妹小樱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她歪着脑袋，在密集的货架中

发现了我。她手里抱着一个大大的口袋，那是装狗粮的袋

子，看来今天她也碰巧来这里购物。

本已是昏昏欲睡的森野，一看到印刷在袋子上的狗

图案，脸

上就开始轻微地抽搐起来。

小樱先是惊讶此时此地竟然能碰到我，接着便将目光转向了 森野。

森野把头别向一边。这样做，倒不是因为她不愿意跟小樱对视，而是因为她不想看到袋子上的图案。商店中凡是与狗有关的商品，森野都尽量避开。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

小樱满怀好奇地问道。我耐心地向她解释，不过是一个同学，叫她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可是，她脸上还是一副怀疑的表情。

“算了算了，妈妈叫我出来买东西。首先就是买狗粮，然后呢，去洗衣店取衣服……”

小樱拿出一张纸条，不厌其烦地读了起来。她跟我不一样，性格比较好，虽然处于备考的关键时期，但对别人的请求仍然是来者不拒。

“……另外，隔壁阿姨还叫我顺带给她买点豆腐和橘子，回家之后还得去溜狗。”

说罢，小樱准备离开。这时，她微笑着朝森野挥了挥手，而 森野只顾躲避小樱手里的口袋，所以没

有看到。她一面用手
颤颤巍巍地支撑在货架上面，一面调动全身各个部
分极力躲 开那个狗图案。

第 109 页

等到小樱走远了后，我对她说：“没事了，把头抬
起来吧。”

听我这么一说，森野这才把身体舒展开来。随后，
她又将目

光投向货架，开始查看上面的铁丝来。看她的样子，
好像什

么也没发生似的。

“刚才那个是你妹妹？”我点了点头。

“.....我也有个妹妹，我俩是双胞胎。不过，她
很早以前就 死了。”

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她名叫夕。夕.....”

她一边解释，一边用指尖抚摸着微微泛着银光的铁
丝。说话 间，森野苍白的嘴唇上下震动，不时露
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她那平静的话语就是从这些

牙齿的后面传出来的。

夕是上吊自杀而死的.....森野夜这样说道。

在杂货店里，森野试着将各种各样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尽管如此，却仍找不到一根能够解决她失眠问题的绳子。最终，我们什么也没买，从店里走了出来。

我们横穿过大型杂货店的停车场，朝公路的方向走去。眼圈黑黑的森野拖着疲惫无力的步伐，如果这时吹来一阵强风的话，或许可以把她吹倒。

四周除了大型杂货店巨大的建筑外几乎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旱田和长着枯草的荒地。空地上有口条新铺设的柏油马路，路面非常宽阔。这一带经过开发一定会逐渐繁荣起来吧。

道路旁建有巴士站，站台上安放长椅。森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可能准备乘巴士回家。

我家所在的位置与她正好相反，而且也不是很远，可以走路

第 110 页

—

—

回去。我虽然没有坐巴士的打算，但还是在森野身旁坐下

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尽管天空的颜色还是蓝的，但浮云的下缘

已经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红色。

“能说说你妹妹的事吗？”

她瞅了我一眼。然后，就像个哑巴似的一声不吭了。面前这条马路，交通流量不大，偶尔能看到一辆车从路上驶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平坦的沥青路面和护栏外枯草遍野的荒地，在广阔的视野中，远方耸立的铁塔看起来就像沙粒一样。

“……嗯，好的。”

过了一会儿后，森野这样说这。

“夕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死的，所以我记得的还是她未满八岁时的样子……当时，我们一家住在只有水田和旱田的乡郊。

……”

听森野说，她以前的家位于山脚下。房子背后有一片森林，林子里经常传来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

“我和夕并排睡在同一间屋里。躺下刚要睡着，就会听见猫头鹰的叫声穿透黑暗从树林里传来。”

森野家是一栋用黑亮木板和梁柱建造的老房子。屋顶的瓦上生长着绿色的青苔，经常有破碎的瓦片散落到房屋周围的地面上。家里的面积很宽，除了后来增建的厨房外，所有房间的地板都铺着榻榻米。房子里住着夕、夜两姊妹以及她们的父母和祖父母。

森野的父亲每天早晨去城里的公司上班，上路要花两个小时

第 111 页

时。祖父和祖母则经常外出查看水田的蓄水情况，并从仓库里拿出农具到旱田里去干活。从家里出发，步行五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旱田和水田。一家人吃的萝卜和白菜都是在那里种出来的。

“不过，家里种的萝卜跟商店里出售的相比，不但形状不好

看，而且颜色也偏黄。”

院子里栽着好几棵树，地上的泥土裸露在外，每逢下雨的时

候小院就成了一个稀泥潭，泥水会在地面上形成无数的水坑。雨后的小院，可以说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

房屋左侧有一间仓库。仓库很小，与主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一个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小孩。里面存放着各种农具，仓库的屋顶自被台风毁坏后，一直就没有修葺，只是用蓝色的胶布盖着。虽然有些漏雨，但里面只有一些农具，问题倒不大。

“小时候，我经常和妹妹一起玩的。”

上小学后，姐妹俩总是手牵着手一块儿到山脚的学校。崎岖的山路非常狭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坡面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山路的另一侧也生长着繁茂的林木，从树叶的缝隙之间可以望见山下的广阔的景色。茶色的落叶堆积在道路的两旁，经过雨水的浸泡已经变得很柔软了。由于高大

树木的枝叶遮挡了阳光，所以一路上不仅光线昏暗，而且空气潮湿。

“上学时因为走的是下坡路，所以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可回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是上坡路，因此每次都觉得很郁闷。”

夜和夕这两姊妹，无论是长相还是脸上痣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两个人都留着齐腰的长发，平时也穿着相似的衣服。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对姐妹携手走在树林阴郁的山间小道上的情景。

第 112 页

—

—

“……我俩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仅凭外观，就连妈

妈也不能把我们区分来。记得有一次，我俩在洗澡前脱光了

衣服，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起。”

据说，森野的母亲当时就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

妹。

“……当然，两个人在动作和表情上还是有区别的。只要听

一听说话的语气，家里人就能将我们辨认出来。”看见被她们弄得一头雾水的母亲，尽管只是小孩子，夕还是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而妈妈听到这样的笑声，马上就能叫出她们的名字。

“你是夜，你是夕！”

看来，与姐姐夜相比，妹妹夕是一个感情更加外露的孩子。当父母跟她说话的时候，夕总是报以甜甜的微笑。

“那时，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绘画和装死人。”每逢暑假，学校的游泳池就会免费给学生开放。我们的学校很小，所有学生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人左右，

每个级别的人数还不到二十人。不过，放暑假的时候，游泳池里几乎天天挤满了人。”

亮晃的阳光和孩子们嬉戏时溅起的水花成了暑期的主要景观。漂浮在游泳池的水面上可以清楚听到从附近山上传来，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的蝉鸣。

“泳池边每天都有一两个大人充当看管小孩的救生员,有时是 学校的老师,有时是轮班上阵的家长。由于基本上不会出现 什么问题,所以这些救生员总是坐在太阳伞下的长椅上聊天。”

第 113 页

一天,孪生姐妹决定假扮成淹死的人来吓唬岸上的救生员。

四肢放松的两个人同时趴在水面上比赛。她们要比试一下谁

能够漂浮得更久,而且更像一具溺水的尸体。

在充满喧嚣的泳池当中,姐妹俩的安静显得格外异样。她们

的头发像海藻一样漂荡在水里,背部以外的身体全都淹没在

水中,只要气息尚能维持,她们便尽量保持固定的姿势。如

果实在憋不住的话,还可以偷偷仰起头来换一口气,

然后马

上恢复到原先的样子。

“……出乎意料的结局正等待着我和夕。”

那天，负责看管泳池的求生员是姐妹俩班上两位同学的妈 妈。当她们其中一人发现了长时间漂浮在水面上的双胞胎 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发出了尖叫。这一声尖叫吸引了泳 池内所有小孩的关注，不管是在水里打闹的低年级孩子，还 是正做着游泳练习的六年级学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岸上的长椅上。这时，刚才没有发出尖叫的另一位母 亲，为了救助漂浮在水面上的两姐妹，从椅子上站起来后飞 快地跑了起来。

然而，在光滑的泳池边奔跑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个人摔倒后陷入了昏迷，而刚才大声叫喊的那位母亲此 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已经离开游泳池叫救护车去了。当 我和夕玩累了后重新浮出水面时，周围已经乱成一锅粥。此 时的泳池完全是一处人间地狱，低年级的小孩吓得哭了起 来。在那位不省人事的母亲旁有一个男孩，正一边摇晃着她 的肩膀，一边呼喊妈妈。那是我和夕的同学。

”

离家不远的的一个拐角处是曾经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地方。当时 一个正在上幼稚园的小男孩就是在这里丧命在车轮下的。这次，夕毅然决定仰卧在这个地方，并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姐姐，好了。听她这么一说，我便在她的额头上将装有肉酱

第 114 页

—
—
汁的罐头翻转了过来。酱汁滴落在她的脸上，正如我们预期那样，那东西看上去就像是从头颅里进出来的脑浆。我命令

夕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必须呆在原地不动，她点了点头。为

了不让酱汁流进去，她的眼睛一直合得很紧。”夜钻到旁边的树林中藏了起来。她躲在一旁欣赏由此经过的

路人们的表情。一般，大人们都会吓得惊叫起来，

而年幼的

小孩则不同，他们会大胆地靠近夕，然后近距离观察这到底

是什么游戏。

“从旁边经过的路人起初都会大吃一惊，但一会儿后，他们就会识破肉酱汁的把戏，并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们经常在附近玩类似的游戏，所以来往的行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没有汽车从路上驶过吗？”

既然是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地方，那就肯定不时会有一些车辆经过那里。躺在路上的夕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

听完我的提问，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车，当然来了。不过夕的眼睛是闭着的，对此她一无所知。一阵急刹车之后，汽车在眼看就要轧着她的地方停了下来。听到刺耳的刹车声，夕抬起了自己的上半身。她擦拭掉脸上的肉酱汁，睁开眼睛一看，汽车的保险杠就在她的鼻尖。

.....银色的保险杠上映出了她的脸庞.....”

“你当时没有向你的妹妹叫喊，提醒她有危险吗？”

“.....对啊，没有。我只是在旁静静地观看，因为这也挺有 意思的。”

在她的话语当中，我察觉不到任何的罪恶感。或许，她内心 深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森野的确 是我的同类。

她接着说道。

第 115 页

—

—

“我们是双胞胎，不仅外貌长相一模一样，而且平时脑子里思

考的问题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在性格上我们却有一点差

别。妹妹是一个胆小鬼.....”

巴士在我和森野坐着的长椅前驶过。刚才曾有一辆车在此停

下，等我们上车，可森野却丝毫没有乘坐的意思，于是那车

便开走了。车离开以后，只有气喉发出的臭味依然留在这

里。太阳几乎与地平线相接了，东方的天空变得黯淡。晚风

抚过路面，护栏下的枯草随风摇摆起来。

森野瘫坐在长椅上，紧握的双拳放在膝头上。

“我们常常思考关于死亡的事情。人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呢？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类似这样的问题使我们最感兴趣。不过，与夕相比，我了解得更多有关死亡的知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残忍的孩子……”

我经常命令夕干这干那。森野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时，仓库里饲养着动物。一种四只脚的，流着口水的，臭烘烘的动物……总之就是那个。”

她指的恐怕是狗吧。想不到她以前曾经养过狗。

“我曾命令夕在它的食物中加入漂白剂，倒不是因为想让它变白，而是想看它痛苦的样子，仅此而已……”

据说当时夕曾求她放弃这个计划。

“但是，我装作没听见，借夕的手把漂白剂掺进了狗粮里。夕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可我却没有放过她。”

尽管加入了漂白剂，但狗并没有死，只是难受了两天，父母

和祖父母都非常担心它的健康。饱受痉挛折磨的狗不时发出 阵阵哀号，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从仓库里传来的狗叫，它那

第 116 页

—

—

尖利的叫声响彻了山顶的天空。

夜观察着它的样子。受到惊吓的夕则蜷缩在家里，一直用手

捂着自己的耳朵。

“夕哭了。”

夜看着自己的妹妹，目光跟观察狗时的状态一样。因为是她

亲手将漂白剂放入狗粮，夕的内心那一刻正承受着巨大的痛

苦。通过这次试验，夜成功地同时观察到狗和妹妹的反应。 夜和夕还曾经玩过一次上吊的游戏。

“准确的说，这种游戏就是模仿上吊自杀的整个过

程，在快要被吊死的那一瞬间打住。记得那是个雨天。由于无法外出，我们便在仓库里做这个游戏……夕好像就是在数月之后死的。”

姐妹俩各自在仓库的地上竖首堆放起两个木箱，然后站到了箱子上。接着，她们把头套进了从屋梁上垂下的绳套里。这样一来，只须从箱子上跳出去，就可以完成上吊的动作了。”

我们数一二三，数到三便一起跳下去，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不过，这是骗她的，我并不准备跳下去，只是想看一看夕吊在空中濒死挣扎的状态。”

一、二、三。两个人同时发出了信号，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姐妹俩谁也没有跳，仓库里一片寂静。

“夕似乎察觉到我的计划，所以她也没有跳。我责问她为什么不跳，她身体僵直地站在箱子上，好像被吓呆了。”

夕并没有指责姐姐不讲道理，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夜的责骂。

“你是不是经常欺负妹妹？”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当时自己并没有这方面

的意识，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况且，夕自己也干出许多坏事，譬如装

第 117 页

—
—
死人去吓人这种事，她就比我还要在行。”

“家人发现你们两人之间的这种较量了吗？”

“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呆呆地望着前方的道路。一辆汽车从路上

驶过，由于四周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所以司机开了车的前

灯。因此，刚才她的半边脸庞融入了车灯造成的光环里。风

吹散了她的头发，把其中的几根挂到她的脸颊上。

“夕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死的。那天早晨天气本来很好，可天上的乌云愈聚愈多，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

中午十二时过后，母亲出门买东西了。父亲不在家，

祖父和 祖母也在外面。家里只剩下一对孪生姐妹。起初，雨下得不大，窗户上只有一些细小的水滴。然而，不 一会儿，雨就下大了。窗户上的水滴逐渐聚集在一起，不断 往下滴落的水珠形成一根根透明的线条。

“大概十二时半，我看见夕走进了库房。她没有对我哼声，我 觉得她可能想单独做点什么事情，便没有跟去。”

当时，夜一个人回房间看了一会儿书。

大约一小时过后，从大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夜跑到门口 一看，原来是祖母回来了。祖母手上提着一大包梨子。她一 面将雨伞摺好，一面说这：“这是邻居送我们的，我马上给你 们削。”

“我这就去把夕叫来。说罢，我丢下站在门口的祖母，朝仓库 跑去。”

她打开了仓库的门。

第 118 页

—

—

接着，夜便看到了那景象。立刻，一声刺耳的尖叫

打破了周
围的宁静。

“夕的身体悬垂在空中，脖子上套着一根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
绳子。我马上又跑回门口，手里抱着梨子的祖母用
诧异的目
光看着张惶失措的我。”

夕死了！她就是这样向祖母解释的。

她是上吊自杀的。同时，这也是一件意外事故。
除了吊死夕的那根绳索以外，她身上还有一根干农
活时使用的草绳，正好套在夕的胸部。它一端缠
绕在夕的身体上，另一端则从空中垂下。

此外，天花板的屋梁上也垂下一根同样的草绳。看
来，这根和缠在夕身上的草绳原本是连接在一起的，直到事发的时候才在中间截断。

“妹妹并没有自杀的念头。她本想利用那根套在胸
部的草绳挂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能是想装成吊
死鬼的样子来吓唬吓唬大家。然而，当身体被吊
起来的瞬间，草绳却承受不了她的体重，断成两
截……”

据说夕的葬礼办得很简单。至此，她的故事说完了。虽然还 留下一个疑问，可是我没有再问。森野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表情有些疲惫。

这时，太阳没入了地平线以下，马路旁的行人这上已是华灯 初上。巴士站里，印有巴士时刻表的灯箱也亮了起来。柔和 的白光照射到长椅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车灯的光亮从远处传来。从它四方形的正面轮廓来判断，这 应该是一辆巴士，带着引擎的轰鸣，它在车站前停下。

第 119 页

—

—

森野站起来，钻进了开启的车门。我也离开了长椅。既没有

道别，也没有回首，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森野夜给我讲述了她死去的妹妹的故事。两天后的星期六，

早上起天空中就布满了乌云。这天，学校没课，我

早早地来

到车站坐上一列火车。

离开中区以后，车窗外的景色逐渐萧瑟起来。摇摇晃晃的车

厢里本来坐满了乘客，但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最后 车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朝窗外望去，只见缺少阳光的田园风 景一幅幅灰暗的图画一样，快速地从我眼前滑过。

我在一处人烟稀少的小站下了车。接着，从站前的巴士站转 乘巴士继续前行。不久，道路便开始缓缓上升，树木植物也 渐渐多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来到一处可以俯视山下 小镇的地方。山路愈来愈狭窄，几乎到了只能一辆巴士通行 的程度。道路两旁的林木长得枝笔叶茂，越过护栏的树枝与巴士的玻璃窗摩擦，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巴士来一个林中的车站停了下来，我在这里下了车。巴士开 走后，路上看不到任何车辆的踪影。我查看了一下站里的时 刻表，这里的巴士每小时只有一班，到了傍晚好像就没有回 程的巴士了。看来，我必须尽快赶回车站。虽然车站的四周 全是树木，

但走了几步后，眼前的视野就突然开阔起来。此时，星星点点的民房屋顶映入我的眼帘。

这就是森野出生的村庄，她在这里度过了孩提时代。我停下脚步，朝四周环视了一番。如果天气好的话，茂密的红叶一定会使整座大山呈现一片红色的。只可惜今天是个阴天，想来的确有些扫兴。

我迈步向森野曾住过的房子走去。一边走，我一边想起了昨

天在学校里和森野谈到的事情。

第 120 页

—
—

星期五午休的时候，图书室里人影稀疏。四面的书架上放满

各类书籍，除此以外的空间安放供人阅览时使用的桌椅。

森野就坐在一个四周无人的角落里。我看到她后，走到旁边

对其说道。

“我想参观一下你原来的那个住处。”

她从正看着的一本书上把头抬起来，皱了皱肩头。
“为什么？”

“你忘了吗？去游览死过人的地方可是我的爱好。”
森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又将注意力集中到手里的书上。从我的角度向下看去，只能看到一个圆形的后脑勺。她没有理睬我，继续看她的书。
这时，我注意到她手中的那本书，页面的一角上写着这样一个标题：“第 3 章：你并不孤单……乐观向上的生存之道”。

看到这样的标题，我不禁吃了一惊。她依然埋着头不肯理我，不过从她的动作来看，似乎很担心书上的标题会引起我的误解。

“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让人打瞌睡。”

不知所措地沉默了一会儿后，森野再次抬起头。

“我现在后悔把夕的事告诉你了。要是想去的话，你就一个人去吧。”

据她说，当年居住的房子和使用过的库房都还在。森野的祖父母至今仍在当地务农。我问她为什么不一起去，她的回答是因为睡眠不足身体欠佳。由于第二天是星期六，学校不用上课，因此我决定

独自到她

乡郊的老家去看看。森野把具体的地址和交通路线都告诉了我，从距离来看，应该可以即日往返。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笔

第 121 页

—

—

记本，让她给我画一张地图。

“突然有一个不认识的高中男生来访，你家里的人一定会很吃

惊吧。”

听我这么一说，她点头说这，这个不用担心，她答应跟老家

打个电话，把我要去的事通知他们。至于此行的目的，对外

就说是到乡村，拍摄一些大自然的美景。

“没事了吧？”

还跟平常一样，森野面无表情地问道。我看了看她画在笔记本上的地图。

“唉，又是一张让人看了起难皮疙瘩的地图。”

我留下这么的一句话，就转身离开她的座位。直到走出图书 室，我感觉到她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挪开，那是一种欲 言又止、含蓄而踌躇的视线。天上怖满了灰色的云层，黑色的鸟儿从云端飞过。在森野所 画的地图上，公路竟然会从寸个托儿所的正中间穿过。如果 真有这样的托儿所的话，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 里呢？

我一边揣摩着地图，一边朝森野家的大致方向走去。由于我 已经把她家的门牌号码及路止的标志物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所 以即使不看地图也应该能够找到。

走着走着，脑海中回想起前天坐在巴士站长椅上听森野说的 事情。那是一个关于生性残忍的少女及其孪生妹妹的故事。 夕是上吊死的。

可是，森野的话中有一个疑点。那就是当其发现妹妹遗体时

的所作所为。

第 122 页

—

—

夜打开仓库的门后，立刻发出尖叫。然后，她跑到门口，把

夕的死告诉姑在那里的祖母。

那么，她是怎么当即判断夕已经死了呢？要知这，她和妹妹两

人经常假扮死人来吓唬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她当时

一点也不怀疑这又是一场恶作剧吗？

或许，当她目睹这一切的时候，立刻大声惊呼起来是人的本

能反应，也有可能那具真正的尸体确实拥有无法模仿的震撼

力，以致让人不会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怀疑。

然而，在我看来，完全不考虑恶作剧的可能性，当即作出死亡的判断并跑去通知祖母这一连串的行为却显得不自然。我反复比对着地图和脚下的道路，面前出现了一条从山谷间流过的小溪，按照地图上的标志，这里应该是一家洗衣店。我于是想，真的是那样的话，好不容易洗净的衣服在这里又会 被弄湿。

我一边从桥上走过，一边仰望着天空。低垂的云雾缭绕在附近，形成了一幅腾云驾雾的图画，而山上的林木则像是画中的一个黑点。

最俊，费尽周章终于找到森野以前住过的房子。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正如她所说，屋顶的瓦上长着绿色的青苔。一看便知，这是一棵日久年深的老房子。房屋周围只有树木和旱田，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到了晚上，这里便会笼罩在黑夜之中。屋子周边既没有大门也没有栅栏，走着走着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院子里。

我朝大门走去，不经意间看到位于房屋左侧一间破旧的仓库，那里一定就是夕上吊的地方。墙壁是用干燥的白色木板拼成的，屋顶上覆盖着一块三色的胶布，布的四角用塑胶绳固定在上面。也许因为过于陈旧，整个小屋看起来有些倾斜。

我一面斜视着那间仓库，一面来到大门前。这里的门是由纵

横的格子框格和推拉式玻璃窗构成的，通过横向的滑动就可

以控制门的开合。当我正要按门铃的时候，身后忽然有人叫

我的名字。

“是××吗？”

回头一看，只见一位拿着锄头的驼背老妇站在院子里。她穿

着便于下 m-r 作的裤子，脖子上还围着一条毛巾，这位应该就

是森野的祖母吧。手里的锄头沾满了泥土，虽然与我尚有一

段距离，但即使如此，从她身上我已经感受到农田的气息。”

小夜给我打过电话了，等了很久都不见你来，我正担心着 呢。”

满脸皱纹的脸庞上露出了微笑。不过，老人这副表情很难让人相信她与森野具有血缘关系。森野平时给人的印象总是死气沉沉的，她的气质跟眼前这位老人身上的生沽气息和脸。 匕的笑容完全是

格格不入。

我行了礼，对老人说自己已经拍了许多照片，马上就得起去。然而，森野的祖母却不由分说地将我强行推进了屋内。大门里有一个存放木屐的鞋箱，箱子上放着一大堆东西，

好像都是些地方特产。大门正面有一处楼梯，进屋后明显嗅到一种类似芳香剂般的陌生气味。

“肚子饿了吧？”“不，还没呢。”我的话被她当作耳边风。我被安排到厨房里坐下，眼前的桌上摆满了饭菜。不一会儿，一位个子很高的白发老人在我的面前出现，看上去像是森野的祖父。就这样的场面来看，两位老人可能把我错当成森野的未婚夫。

“今后，我们家小夜就拜托你了！”

厨房里的碗柜上放着一张照片。

第 124 页

—

—

照片上有两个长得像玩具娃娃一样的小姑娘。她们都留着一

头既长又直的黑发，两个人表情严肃地正对着照相机的镜头。

她们身穿黑色的衣服，手牵手并排站在一起。这张照片

好像就是在家门口拍的，背景是刚才的那个门厅。“这是小夜，和小夕。”

祖母见我在看照片，便对我解释这。“她俩是双胞胎，这你知

道的吧？”对于她的提问，我点了点头。

“这是她们六岁左右的照片。”

森野的祖父从旁插了一句。除此以外，他们两人没有对照片再说什么。

吃完饭，我双手合十地在家里的佛龕前拜了拜。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只有给两位老人留下注重礼仪的印象，之后的调查才会比较容易开展。

看着安放在佛龕里夕的照片，我心中在想，也许她的死对于祖父母来说还是记忆犹新吧。她是九年前死的，九年的时光，对于我和森野来说是人生一半以上的时间。然而，对于像她祖父和祖母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九年前发生的事情或许恍

若刚刚过去的一年半载。

在佛龕前拜过后，森野的祖父和祖母邀我到起居室坐下，开始向我询问他们的孙女在学校的具体情况。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前，我先和他们聊起了往事，问他们森野小时候喜欢做什么游戏。我还在想说不定他们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

“啊，对了，我还收着她上小学时画的画呢。”

祖母兴高采烈地姑起来，跑到里面去了。祖父看了看她离开的背影，转而向我追起歉来。

“她整天就这么手舞足蹈的，你可别见怪。”我摇了摇头，淡

第 125 页

淡地说了一句，怎会呢。”……夜这孩子以前从来没有把朋友

带到家里来。我们家老

太婆一听说你要来；从昨天就开始兴奋了。”

森野的祖母从屋里抱出一个纸袋，把它放到桌上，取出里面

的东西。里面装着好几张陈旧的图画纸，这些是森野上小学

时用颜料和蜡笔绘制的作品。早在让她画地图的时候，我就

隐隐感觉到她完全不具备绘画的才能。

图画纸的背面写有名字和班级。

夕的作品也在其中。看来，她们两人的成果并不是分开保存的。署有夜的名字的画作从一年级一直延续到六年级，保存得相当完整，而署名夕的画作则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时的作品。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也可以说明以前确有一个叫夕的女孩曾住在这里，而且她不久就离开了。

我比较了她们两人在小学二年级时所作的图画。”根本就看不懂她俩到底画了些什么。”

说看，祖母笑了起来。两姐妹的绘画技术可谓不相上下。不过，她们两人似乎就同一题材画了类似的图画。

两张画里都有一个简化了的家的切面图。画中的房子里都有两个并排站立的长发女孩。我想这应该是她们的自画像吧。”

真不知到底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听祖母这么一说，祖父答道。“不就是两个人姑在屋里吗？”这就谁也看得出吧！”

说完，又笑了起来。

我默默地看着这两幅画，逐渐领会到图画所要表达的意思。

画中人物的脖子上分别缠有一根延伸至天花板的红线，由此可见，这两幅画所描绘的情景，应该是在仓库里进行的上吊

第 126 页

—
—

游戏。

“这两张画是她们上二年级那年暑假的家课。本来小夕是准备

开学后把画带到学校去的……画完没几天，她就死了。

……

祖母眯着眼睛，似乎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

虽然两张画大同小异，但夕画得更为细致一些。缠

饶在屋梁

上的红绳,堆积起来的木箱,高悬在屋顶上的太阳,还有两个女孩脚下穿的鞋都被她一一描绘了下来。而夜所作的画里,这些东西却没有被仔细地描绘出来,可以说夜对画面的处理更加简单、大胆。画面上的人物从头到脚都是肉色的,而且作者似乎也没打算要给它们穿上鞋子。整幅画的背景是暗淡的灰色。

我注意到夕所画的鞋子有些不同。画上有有一个女孩穿的是黑鞋,而另一个女孩穿的则是白鞋。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区分到底有什么意义,不过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我把手里的图画放到桌上。

“也是时候出去拍一下森林的景色了……”

就此打断谈话后,我拿起审己带来的数码相机走到屋外。打开大门向外望去,整个视野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起初,我还以为是起雾了,仔细一看原来下起了小雨。微小的雨粉漫天飞舞,覆盖了整座大山。这种天气倒不必打伞,我拿着数码相机在四周一边闲逛一边拍照。

雨渐渐地愈来愈大了。一会儿后，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靠近了住所旁边的仓库。

仓库的房门是木板制成的拉门，门是开着的，看不到里面的

东西。雨滴接连不断地从屋环的薄板上落下。我用手指横向拉了一下仓库的房门，尽管有些吃力，但门还是打开了。

第 127 页

—

—

从门口射入的光线隐约照亮了里面的陈设。我嗅到一股枯萎

的植物气味。

这个房间高两米，长宽各三米。地上好像是黏土地面。

天花板附近有一根横梁，从下面可以望见已经有些破损的屋

顶背面。房顶上到处都有空洞，从这些地方可以看见覆盖在

顶棚上的蓝色胶布。一盏小小的电灯从天花板上垂

吊下来。

据说以前仓库里养着一头狗，不过现在已经不见了，可能是死了吧。入口的墙上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个正方形的小口，我想这可能是专供狗进出的通道吧，可能狗以前就栓在这附近。

我迈开步子走了进去，仓库里的空气好像因我的造访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屋子里有点阴冷。

这里曾经留下夕的身影，她的身体就悬挂在天花板下的屋梁上。一想到这里，我仿佛觉得小女孩的尸体仍旧在空中摇荡。

房屋的入口处有一个开关。按下这个开关后，从天花板垂下附有灯罩的电灯便亮了起来。灯光很昏暗，勉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我想起夜曾经提到的种种事情。在这里，姐妹俩搬来两个木箱玩上吊游戏在这里，她们把漂白剂掺进了家犬的狗粮里。对于夕的死，我怀疑夜脱不了关系。

夜打开仓库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妹妹死了，但她却在家人面前装作刚刚才发现的样子。

那么，她为甚要这样做呢？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她

希望掩饰真相呢?一旦考虑到这些心理因素,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夜对其妹妹的死负有重大责任。

第 128 页

—

—

“小夕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回头一看,森野的祖母此时正站在仓库的入口处,她表情严

肃地望着半空。

“听说她是在搞恶作剧的时候不小心死的。”

我顺着她的视线朝半空中望去,可能当时夕就吊死在那里吧。

这时似乎下起了暴雨,外面响起了雨点撞击地面的声音。不过,身在仓库里,屋外所有声音都像包裹着一层膜一样。不管是风声,还是雨滴打在屋顶薄板上的声音,都显得有些沉闷。

据说屋顶的天花板自从遭台风毁坏以后,就再没有进行过修缮,现在雨水就从这个破烂的天花板上

不住地滴落下来。不过仓库内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这里会遭受任何损害。

仓库的一角堆放着种植用的锄头和铲子，墙壁上还挂着镰刀等农具。此外，屋里还有修楝剪和成捆的稻草绳。

在供家犬进出的小口旁，棘着不同种类的绳索。在颜色各异的绳子当中，红色的绳子特别显眼。

“那天的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森野的祖母平静地说道。

“我从邻居家回来，刚把伞收好，就看到小夜来到门口。

.....”

事情的经过跟夜的叙述完全一致。她看见祖母手里的梨子后就说自己去叫妹妹，然后便打开仓库的门。之后，就听见一

声尖叫。森野祖母的话中有一介地方我还不是很清楚，正想上前询问，忽然觉得鞋底的感觉有些怪怪的。

第 129 页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鞋底与地面紧贴在一起。地上的土似

乎是黏土，每当下雨的时候，从天花板落下的雨滴就会把地

上的泥土润湿，从而使其变软。因此，地面的黏度也就随之

升高。

试着把脚抬起来后，鞋底与地面逐渐脱离，地上便留下一个

浅浅的鞋印。

夕死的那一天也下着雨，地面的状态应该和今天一样吧。可是，我如今留在地上的鞋印很浅，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夜跟我现在的体重相比，肯定要轻很多。那么，以她那样的体重能够在地面留下鞋印吗？

我从开着的大门向外望去，雨还在下。如果当时，仓库的地面因漏水的关系比现在更为柔软的话，说不定可以留下鞋印。

夕死的那天，雨是从中午开始下的。之后，夕走进

仓库，夜回房间看书。即使是发现尸体的时候，夜也只是站在入口朝里面望一望，而没有走进仓库。

假如森野的祖母那天在仓库的地上发现了夜的鞋印的话，那么两天前她在巴士站给我讲述的故事就是编造的。因为，只要有夜的鞋印存在，就可以证明她在发现尸体之前就已经进入过库房。

“发现小夕的时候，地上有鞋印吗？”

我不敢奢望老人现在还能记得这些琐碎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试着问了一下。

“倒是有小夕的鞋印。”

森野的祖母这样说这。当时摁脚用的箱子翻了下来，在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老人在地面止发现了孩子的鞋印。

第 130 页

—

—

我觉得有些可惜。如果仅仅是夕的鞋印的话，这说明不了。

任何问题，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你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小夕的鞋印吗？”

“她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我们都是通过鞋来进行区分的。小

夜穿黑鞋，小夕穿白鞋。因此鞋印也各不相同，那天仓库的

地面上确实只有小夕的鞋印。”

这时我想起夕画的那幅画，会心地点了点头。看来，事实是 当时地上只有夕的鞋印。那天夕是将白鞋放在地上，光着脚 上吊的。据说很多自杀者都有特意将自己的鞋摆放好的倾 向。”地上没有夜的鞋印吧？”

我又确认了一遍。森野的祖母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表示没 有。夜发现尸体后确实没有进入仓库，所以地上没有她的鞋 印。换句话说，仓库中只有一讲小孩的鞋印。

接着，我查看了供狗出入的小口。它的结构很简单，就是用 活页向下挂着一块木板。只爵推动它，既可出也可进。这个 小口附近的地面是乾燥的，也籽是考虑到下雨时狗比较可怜 吧，主人家选了一处淋不到雨的地方来栓狗。如果人从这个 小口钻

出去的话，应该是不会留可脚印的。

“小夕当时套在胸部的绳子还能找到吗？”

森野的祖母摇了摇头。现在就连那是什么样的绳子都已经。

记不得了。

“先别说这些了，今天你就在我们家里住一晚吧，外面雨又大。”

我想了想，答应了。

第 131 页

—

—

我们一起离开仓库，返回家里。森野的祖母一面向我介绍适

合摄影的地方，一面打开了大门。

“但愿明天天气会好起来。”

在门厅脱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鞋箱上堆放的土产当中，有

一个塑胶制成的小玩具。用手指拿出来一看，这东西好像是

购买糖果时附送的花形小胸针，从颜色和设计都可

以看出这
是一件便宜货。

也不知这个胸针当时是谁的，看到这样的东西，让人又感受到，确实有年幼的女孩曾在这里生活过。我把胸针放在手掌上，目光又移向从门口一直延伸进去的走廊。森野的祖母先走进屋，已经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站在门口想像起来。

照片中长得像玩具一样的孪生姐妹，如今手牵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们正并肩从走廊上经过。她们表情严肃地窃窃私语着，不知道这次又想出什么装死吓唬人的新招儿。想像中的姐妹俩在走廊的尽头拐弯离去了，我赶紧脱掉鞋子追过去。我跑到她们消失的地方一看，当然，那里什么也没有，只不遇是黑漆漆的走廊里一处安静而昏暗的空间而已。

星期一，我注意到森野一直准注视着我。显然，她很想知道我在乡郊做了些什么。不过，逸一整天我都没有对她的视线作出任何回应。

傍晚，负责课后活动的老师交代了明天的具体安排，

待同学们离开座位以后，我才叫往了麻野。虽然有几个同学邀我一道回家，但我没搭理他们。当然，话虽这么说，我也不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自己只不过是任思绪之中不知从大脑的什么地方找来一个较为合适的藉口，很自然地拒绝了他们。可要

说自己当时到底使用的是什麼藉口，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说老实话，我对班上的同学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但由

第 132 页

于我的大脑具有自动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以我的学校生

活可以说是风平浪静。

不一会儿，同学们的脚步声渐渐从教室移动到走廊，并最终

在远处消失了。这样一来，便只剩下我和森野。她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小船。森

野正一动

不动地看着我。

我从寂静的教室中横穿而过来到她的座位旁边。森野的座位

位于教室倒数第三排的窗边第三列。

“听说你好像在那边住了一晚，奶奶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

跟平常一样，森野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眼睛下面的黑 眼圈颜色更深了。

“那边的饭很好吃。”

我在她面前的椅子侧着脸坐下。眼前正好是一排窗，外面的 光线还很亮，天空中稍稍带有一点黄色。远处传来了呐喊助威的声音，不知哪个学生社团正在比赛。灯光已经熄灭了， 教室里充满了从窗户照射进来的柔和光线。

“在你住过的地方，我打听到许多事情。”

“……譬如说？”

“譬如，小时候你们姐妹俩一起发明的种种恶作剧，还有就 是，你挨骂是不会哭的，而夕一遭到责骂，马上会哭着躲到 姐姐的身后。”

“没办法，她总是依赖我。”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教室里静悄悄的，空气中酝酿着紧张的气氛。

第 133 页

—

—

“我认识了许多关于森野夕的事情。当然，在细节上可能多少

有些出入。”我看了看她，说道。

她的眼神突然产生了改变。森野慢慢地将视线从我身上移

开，然后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只见浓黑的眼圈上面，睫毛似

乎正在颤抖。

“……以前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以自我解嘲似的语气说这。接着，便催促我往下说：你知 道些什么了？

“夕死的时候只有八岁，到今天已经过了九年的时间。”我对 着双目紧闭的她说道。

“九年前的那天，你在仓库发现了她的尸体，并把这件事告诉 你的祖母.....然而，你早知道那里有一具尸体。其实，你 一直在门口等待着家人的归来！然后在亲人面前装出一副刚 刚发现的样子.....”

讲到这里，我稍作停顿，想借此观察一下她的反应。森野沉默了一会儿后，又催促我继续说下去。

“你事先就知道了妹妹的死，可你却施展演技意欲将其掩饰起 来.....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呢？想来 想去，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妹妹的死，你有重大嫌疑。”

森野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下怯：

“夕从天花板上放下两根绳子，分别用它们来套脖子和支撑身 体。一根缠绕在她的颈部，另一根套在她的胸部。”

八岁大的小女孩从箱子上跳矿出去。就在脖子马上就要被勒

住的瞬间，套在其胸部的绳索将她的身体支撑在空中。

—
—
这时，仓库里出现了另一个容貌相同的女孩，她悄悄取下挂在墙壁上的修枝剪，来到了悬挂在空中的女孩身边。然后，她就用修枝剪剪断了套在女孩胸部一头连着横梁绷得紧紧的绳子。支撑身体的绳子截断之后，悬挂在空中的女孩便真的被吊了起来。

“你，就是凶手。”

森野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不过，她并没有看我，目光显得有些游离不定。

“你没有问鞋印的情况吗？仓库里并没有我的鞋印……”脑海 中浮现出了女孩赤足上吊的身影。当时从天花板上滴下来的 雨水使仓库的地面变得柔软起来。

“不，仓库里清晰地留下了你的鞋印，只不过大家

都没有察觉 到事实的真相而已。切断绳索将那个女孩杀害之后，你注意 到地面土留下的鞋印。如果就此离开现场的话，事后极有可 能会招致别人的怀疑，所以即便决定要掩饰...00t\$

抬头看着被自己吊死的尸体，低头又看了看地面上留下的鞋 印。此时，小女孩忽然发现自己已陷入了窘境。不过，就在 这时，摆放在地上的一双鞋映入了她的眼帘。由此，她下定 了决心。

女孩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将其暂时放到滚落在地上的木箱 上。然后，她一面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尽量避免在地面 上留下自己的脚印，一面换上那双摆放在地上的鞋。接着， 她又把自己刚刚脱下的那双鞋从木箱上移到原先死者放鞋的 位置。这样一来，地上的鞋印就不是自己的了。

“然后，再从供狗进出的那个小口钻出去便可大功告成了。因

为那边的地面是乾燥的，不会留下任何脚印。”

第 135 页

—

—

她终于完全睁开了眼睛，把目光投向了 我。

“我杀她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憎恨。”

听到这一简单明了的回答，森野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你刚才说了解到许多关于森野夕的事情的时候，我就

知道已经瞒不过你了。”

我点了点头。

开始时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祖母肯定地说，当时开门后自己见到的是夜。姐妹根本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怎会一眼就能作出判断呢？可剥转念一想，假如门口那个女孩当时穿的是一双黑鞋的话，那么家人应该立刻就可以将其辨别出来。

“九年来你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心里一定不好受吧。森野 夕。”

这才是她真正的名字。

几个女学生有说有笑地从走廊上跑过。森野夕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正在倾听她们的欢笑。不久，笑声逐渐变成了回荡在走廊里的回声，并最终消失

了。

“你说的没错。”

她终于闲口说话了。

“其实我才是妹妹。以前姐姐老是命令我干这干那，还经常把 我弄哭.....”

她歪着脑袋，向我投来了疑惑的视线。“你是怎么知道的？”

第 136 页

—

—

“夕并不知这上吊自杀的时候有人会有脱鞋的习惯，我正是注

意到这一点。以前在玩上吊游戏的时候，也许夜曾经教过她

这些东西，但她肯定记不往.....”

我又向她解释在她家看到的图画，那张描绘姐妹俩在仓库进

行上吊游戏的画作。

“那两幅画是你们在九年前的暑假时画的吧？而且就是夜死亡

的前几天。如此说来，画面所体现的作画者的人格，完全可以与事发当日的两个人的人格相对应。”夜和夕虽然描绘的是同一个场面，但两人的作品却存在一些差异。

在夕的作品中，两个女孩都穿着鞋；而夜所画的女孩却是光着脚的。起初，我以为这样的差别只是因为夕作画时更为细心，可是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猜想夜凭着自己的记忆忠实地记录了现实中的情况，与画了太阳的夕不同，夜的作品是以灰暗的颜色为背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的推论很可能成立，因为那天在巴士站，森野曾告诉我，她们是在雨天玩上吊游戏的。夜之所以不穿鞋，不是由于她不想画，而是由于当时的情景本身就是赤脚的。

.....

“你在巴士站不是跟我说吗，与夕相比，自己更是一个拥有丰富死亡知识的残忍女孩。既然已经习惯扮演夜的你说出这样的话，那么那个叫夜的女孩当时也一定知道，上吊自杀者普遍都采用脱掉

鞋子，赤足上吊的古怪方式。”

孪生姐妹在做上吊游戏时可能也脱下她们的鞋子，并将其整齐地放在一旁。因为夜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做上吊游戏的时候她或许会对这些细节表现得一丝不苟。可以说，画中清晰地反映出夜的知识程度。

第 137 页

然而，夕却不是这样。恐悄即使在游戏的时候，她也记不住

先要把鞋脱掉，然后还要将共放好这些烦琐的规矩。正因为

没有这些知识，所以她才会绘衅里的女孩都穿上鞋子。

如此一来，便出现了矛盾库房里发现的尸体是光着脚的。假

如夕那天想独自去仓库装死人，结果却因绳索中途截断而不

慎死亡的话，那么她的尸体就应该是穿着鞋的。

夕一直没有说话，专心地听我讲述推理的过程。不过听到这

里，她慢慢地张开了嘴唇。

“穿黑鞋的姐姐，死了。确实，我可能有些恨她，但是你的推 测稍稍有些偏差.....”

声音很平静。

“可能你没有找到那根套在她胸部的绳子。那不是 我剪断的， 是自然截断的.....”

那天中午十二时，姐姐夜向她提出建议。我们扮作吊死鬼的 样子，吓唬吓唬他们。夕接受了这个建议，两人使一起跑到 仓库里忙活起来。

下起雨来，当时仓库的狗还在，它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 姐妹俩。

“姐姐把木箱堆得高高的，站在上面将绳索系到了屋梁上，我 则在下面用脚抵住箱子，不让它们晃动。”

在雨水没来得及浸润仓库的地面前，夜就已经站到木箱上去 了。因此，地上没有留下她的鞋印。

夜是装扮吊死鬼的主角，而夕的任务则是把家人骗到仓库里 来。一切准备就绪，夜将从梁上垂下来

的两根绳子分别套到
自己的身体上。

第 138 页

—
—

“然后，姐姐就跳了下来.....”

夜把脚下的木箱踢落到地上。就在脖子将要被勒往
的瞬间，

套在胸部的绳子把她的身体稳住了。

她若无其事地俯视着下面，脸上还带着笑容。

“姐姐的嘴角微微上翘，这是她骗人时特有的微笑。

平常跟家

人说话时，她总是面无表情，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
会露出高

兴的神情。”

可是，就在这时，绳子突然断了。

“这与我无关，绳子是因承受不了姐姐的体重而自
然截断的，断口出现在靠近天花板的屋梁附近。

如果你仔细察看过那根绳子的话，我想你一定会
修正你的猜测，因为这么高的地方我根本不可能

触到。”

夜的脖子一下子就被勒往了。

“我马上赶去救她，我用双臂抱住姐姐的身体想支撑着她，以免她从半空中落下来……”

仓库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个女孩悬吊在空中，而她的身 不是另一个与其长得一模一样的，试图支撑着她的女孩。空 中的女孩极力地挣扎着，双腿胡乱地在半空中蹬来蹬去。被 主人栓在一旁的狗听到异常的响动之后，更是狂吠不止。顿时，仓库里充满了几乎可以把耳膜震破的狗叫和女孩痛苦的 哀号。此时，夕觉得时间仿佛已经停止，这样的状态似乎永远也不会有尽头。

“我努力支撑着，试图挽救姐姐的生命。虽然当时已经没气力了，但还是从后面紧紧抱住姐姐的身体……可是耳朵里只听见姐姐的惨叫……胡乱折腾的脚跟一次又一次把我踢开。

……”

第 139 页

—

—

森野坐在椅子上，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视线则一直停留

在比教室墙壁更远的地方。也许那天仓库里的情景现在又浮

现在她的眼前吧。对她来说，那是一场噩梦，一场尘封在她记忆深处的噩梦。

当夕体力不支的时候，姐姐的身体便从上面垂落下来。这时

候，姐姐的脖子被绳子勒得紧紧的。夜瞪着自己的妹妹，拼

命地对她吼叫，但嘴里说的并不是鼓励夕坚持下去的话。

“姐姐对我喊道：给我站稳，你这个废物……”她死死地闭上自己的眼睛，皱紧了眉头，仿佛正承受着某种 羞辱。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一直试图解救姐姐的我双臂便失 去了力量……”

夜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缓缓落下。

夕看见姐姐的脚尖降落到快要接触地面时停住了。

夜没有穿鞋，光着双脚。她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就像被人刻意掰开了一样。起初，脚趾还咯咯地抽动着。狗的叫声变得更大了，那声音几乎可以把人的耳朵撕裂。狂暴的狗叫连同一阵轻微的痉挛一起向夕的大脑袭来。

“不一会儿，在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后，姐姐的脚尖在空中漫漫静止下来……”

夕下意识地朝后面退了一步。这时，鞋底和地面的黏土剥离开来，让她感觉到一丝阻力……地上留下了一个鞋印。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体重的话，肯定不会在地面上留下鞋印。”

姐姐脱下的鞋子就放在她的身旁。

第 140 页

—

—

“看到那双鞋后，我便决定在家人面前撒一个谎。

当时的情景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间小小的仓库里面，姐姐的身体还轻微

地晃动着，就像座钟的钟摆一样.....”

年幼的女孩在她的小脑袋中拼命地找寻着出路。最后，她决

定换上地上那双黑鞋，把自己脚下的白鞋作个交换。她选择乾燥的地面摸索前进，并从供狗出入的小口处钻了出

去。现在她脚上穿的是一双黑鞋，这个颜色代表了一个新的

身分。从今往后她只能以夜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了。

“在家里只须收起以往的笑容，整天摆出一幅面无表情 的样子 就行了。由于以前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我对姐姐的行为习惯 了若指掌，模仿起来更是驾轻就熟。九年来，没有一个人看 出我的破绽.....”

说到这里，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神情显得有些疲惫。

年仅八岁的她，竟亲眼目睹自己的葬礼。自己的真名从那场 葬礼起便一直尘封至今，她的内心隐藏着常人无法理解.， 甚至是通过割腕才能宣泄的激

烈感情。其根源无疑来自于她 的姐姐以及那个已经被人深埋了的榴字。小女孩选择的这条 这路，充满了孤独和悲壮，她必须不惜一切把它走完。从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愈发柔和起来，光线中逐渐增添了几分金黄的色彩，斜阳的余晖透过半开半合的淡黄色窗帘倾泻 到整个教室里。棒球队队员的金属球棒与球相撞击发出的高 音响彻云霄，顷刻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寂静的教室里，时 间正悄无声息地逝去。

过了一会儿，她略带犹豫地说道：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吗？”

我记得是是高中二年级，就在这个教室，便这样回答了她。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遗憾的表情。

第 141 页

—

—

” 初中时，在博物馆参观川体切片标本的时候，第一次见到

你。此后，升入高中的那年春天，我在图书馆发现一个人正

在阅读关于尸体解剖的医书。当时，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

所以，在教室里她轻而易举地识破我的伪装。我终于把这件

事弄明白了，看来，我们彼此都往暗中洞察到对方本来的面

目。

“我真不敢相信，听说你小时候竟会不时开怀大笑。”

“的确如此，以前就是这样的。不过，从那间仓库里出来后，我就担心一旦笑起来就会暴露自己的身分，所以这九年来，我都一直极力使自己面无表情。由于长期模仿姐姐的关系，现在我已经无法爽快地笑起来了。”

她的语气中包含着与常人没有区别的寂寞。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后，她接着说道：

“我一直觉得能第一个叫出我名字的人就是你……”我站了起来。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是我从你老家偷偷拿回来的。”说着，我从桌上的袋子里把东西拿了出来。

“什么东西下”

她保持着自己的坐姿，向我问道。

“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绳子，我想应该适合你的脖子吧。我给你套上，你把眼睛合上。”

森野坐在椅子上，合上了自己的眼睛。当我来到她身后时，她似乎有些紧张，窄小的肩膀也变得僵硬起来。

我轻轻地在她脖子上套上一根红绳。这根绳子很破旧，到处都有绽开的地方。这是我在那间仓库里找到的，是原先用来

第 142 页

—

—

栓狗的绳子。

“我还明白你厌恶狗的原因。”

我将她那白而细的脖子连同长长的头发一起套入绳圈中，开

始轻轻地勒了起来。体会到压迫的感觉后，她稍稍

抬起了自

己的肩膀。在这种状态下，我松开了双手。

接着，我在她脖子上打了结，并把剩余部分的绳子拉到她的

面前。

“对，就是这种感觉……”

她一边叹气一边说道。看得出，这根绳子缓解了长期积累起来的紧张感，同时积蓄于她心底的感情也缓慢而平静地得到了释放。

夜就是被套狗的绳子吊死的……这件事或许已经被她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她竟然没有发面自己所需要的，正是当年和姐姐一起玩上吊游戏时使用过的缠子。

“我告诉你吧，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恨过姐姐……虽然经常被 她欺负，但对我来说姐姐是光法替代的……”

我一只手拿起书包，准备回去了。

离开教室前，我经过她座位旁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夕。坐在椅子上的她，双腿伸到了前排椅子的下面。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缠绕在她脖子上的红绳

的那端一贯拖到教室的地板上。眼帘已经轻轻的垂下了，睫毛的影子淡淡地投射在眼睛的下面。脸颊上长着汗毛，看起拳就像兔子的背部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下，脸上的汗毛反射出丝丝光芒，每一根都像被傍晚的余晖包裹着一样。泪水经过她的脸颊，从下巴处滑落到校服上。

我轻轻地关上教室的门，把她一个人留在里面。

第 143 页

CHAPTER V 土 G r a v e

“哥哥，哥哥……”

浩介冲着佐伯喊道。浩介是住在附近一个刚上幼稚园的小男

孩，平时这孩子说话总是天真无邪、高高兴兴的，不知为何

今天却显得没精打采。

“……怎么了？”

佐伯正在庭院里欣赏牵牛花，花瓣上细小的露珠在夏日的清晨里闪闪发光。赶去做广播体操的小学

生们从庭院的围墙外 经过，围墙大概有佐伯的胸口这么高，虽然看不见孩--Tqf_1

的身影，但仍可以听到无数双小腿跑步的声音。

“哥哥，你说爸爸还在生我的气吗？”

昨天傍晚的时候，他哭着来到佐伯的家，之后，他一直没有 回家。佐伯一问原因，他便哭着说，爸爸珍藏的古董陈设被 他不小心打碎了，平常家里的人一直叫他不准碰那些东西，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战胜自己的好奇心。”我想他肯定已经消气 了。

1

他把小孩的父母昨晚来这里找人时的情况告诉了浩介。两人 满脸焦虑地姑在门口向佐伯|、啊道：“看到我们家浩介吗？”

当时，佐伯摇摇头装作不知道，而且还和他们一起在附近四 处寻找。

“你真的觉得他没有生气？”

“嗯.....”

眼前是一片盛开的牵牛花，牵牛花的藤蔓缠满了插在地上的

竹竿，干燥的竹竿略带一点淡茶色。

—

—

佐伯住在一棵独立的老房寻里。家中庭院比周围邻居家的

大，在呈正方形的住宅范围内，房子和车库并排修建在东

面，剩下的空地就被各种各样的树琳占据。如今正值夏季，

一棵棵大树长得枝笔叶茂。

佐伯从小就对植物抱有浓厚兴趣。牵牛花就盛开在这个庭院

里的墙边。

今天又是个晴天。太阳逐渐升高，天上没有一朵云彩。从围

墙和树木的缝隙间照射下来的阳光，使缠绕着牵牛花藤的竹竿在地上投下了一这这笔直的黑线。

浩介哭了起来。

昨天傍晚，浩介来到这里矧求佐伯赶快把自己藏起来。佐伯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将他领进家中。

接着，他又来到路上四周张望了一番，确信没有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关上了大门。

“你到哥哥这里来，真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吗？”

为慎重起见，佐伯又问了一次。小男孩擦着眼泪，点点头示意没有。孩子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呢？可是，此时的佐伯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他认为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以前和浩介一起捉蝉的时候，以及看他用空盒子作手工的时候，一个念头曾从脑海中闪过。那是一个自己绝对不能靠近的妄想，一个可怕的计划。由于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佐伯甚至厌恶自己起来。然而在昨天，脑子里却好像笼罩着一层云雾……

“哥哥，我，是不是最好还是跟爸爸这个歉呢？”

佐伯的心快要碎了。浩介还没有弄清自己的处境，而佐伯已

对他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第 145 页

—

—

其实佐伯并不恨他。对于失去了家人独自一人生活的佐伯来

说，浩介就像他的亲弟弟一样。浩介父母外出的时候，常常

由佐伯担当照顾他的任务，他们还常常一起去散步。应该

说，佐伯对他的感情不亚於浩介的亲生父母。既然如此，那

为什么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可惜，时间是不能倒流的。

“……你已经回不了家了。”佐伯的声音有些颤抖。在园中绽放的牵牛花各自选择了一根竹竿作为它们的栖身之

所。在这些竹竿中，有两根的直径比旁边的要粗一些。

听到佐伯颤抖的声音，浩介觉得有些奇怪。

“哥哥，怎么了？”

他的声音从安插在地面上的粗竹竿尖端传了过来。中空竹竿可以将埋入地底的棺木中的声响传到佐伯的耳边来。浩介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埋

到地底去了。这让佐伯感到非常 可怜。

昨天，浩介来到佐伯家里席，佐伯狠心地把他带进里面的房 间。

“你藏到那个箱子里去吧。

说着，他指了指放在房间革的箱子，那个立方形的箱二子大 小刚好能容他在里面躺下。

浩介一向都很听佐伯的话，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一想到父亲 发怒的样子，他更是乖乖地躲到箱子里去。

浩介没有注意，这个箱子其实就是以前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棺 材。佐伯盖好了盖子，并用对于将其固定起来。棺材的盖子 上预留了两个换气口，分别位于躺在棺材里面浩介的头部和

脚部。因此，即使被封在箱子里，至少呼吸还不成问题。

第 146 页

—

—

佐伯把装着浩介的棺材留在房间里，然后朝庭院走去。昨

晚，他在游廊的正对面，靠近鳞墙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只须

用铲子再将其扩大一点就可以放甫装有浩介的箱子了。

完成这项工作后，佐伯再次回到屋内，把那口棺材运到土坑

里。在这过程中，他对箱子里的浩介解释说，要把他转移到

一个他爸爸绝对不会发现的对。佐伯费了很大的气力，才

将棺材从屋外的游廊挪到庭院里裂。接着，他把这个笨重的

箱子放进了坑里。

然后，再往棺材盖上的通气孔里插入中空的竹竿，所有的工序就基本完成了。最后只须用铲子将泥土盖到棺材上，浩介就彻底地被掩埋了。

佐伯觉得孤零零的两根竹竿立在地上显得很不自在，因此他就把生长在别处的几株牵牛花，连同供它们攀爬的竹枝一起移植到矮墙这边来，其中两株牵牛的藤蔓更被他小心地从先前的竹枝上解

下，并重新缠绕到那两根维持浩介呼吸的竹竿上。对于毫不知情的人来说，眼前这些竹竿不过是辅助牵牛花生长的工具而已。

“哥哥，怎么了？喂，我想回家了……”竹筒说话了。

被活埋了的浩介实在可怜。尽管如此，佐伯依然有条不紊地拿起一根根竹竿，把它们笔直地插入地面。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其实，自己对那个孩子充满关爱。曾经有一次，浩介差点在佐伯面前被汽车撞倒。当时，他光顾着跑去追一个球，根本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汽车。车在就要撞到的那刹那停了下来，佐伯见状竟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可是现在，自己对小孩做出这些事情，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

佐伯自小就住在这所房子里，那时，他和父母，还有祖母一起生活。由于父母都有工作，所以年幼的佐伯和祖母更为亲

近。记得小时候，当其他孩子在打棒球，或玩塑胶模型时，自己总是和祖母一起在庭院里栽花种草。

先用小铲子将黑色

第 147 页

的泥土装入花盆里，接着再把花的种子埋进土里。

当时，班

上的同学都瞧不起他，说他的样子像个女孩。事实

上，细心

敏感的佐伯在生活中倒是常常被别人误以为是个女孩子，而

他也经常为此受到伤害。

不过，祖母看到佐伯用洒水壶给一排排的花盆浇水时，总夸

奖他是一个乖孩子。每当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佐伯就会想

起祖母这句话，重新振作起来，以不辜负祖母对他的期望。

然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种想掩埋生物的妄想侵蚀了

他的大脑。当他察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

已经充满 正在进行活掩的种种幻觉。

佐伯喜欢在庭院里洒水，秀气晴朗的时候，他常常这样做。先将橡胶软管展开，再用哥指压住软管的管口，这样强大的 水压使管子里喷出来的水柱可以冲得更远。呈扇面状展开的 水流喷射到庭院里的树木上后，又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从那些茂密的枝条和叶子弹开来。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或者是 看到祖母微笑的时候，佐伯就觉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光明，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与此同时，在内心深处，刹那块光线永远也照射不到的黑暗 地方，却潜藏着想将祖母关浏箱中埋掉的念头。当这样的想法从脑子里一晃而过时，佐伯州法原谅自己。为什么脑海中会产生这种像恶魔般的念头？有日廿，他甚至不敢正视祖母的眼睛，因为他担心祖母会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自己的邪念。难这是某种内心的伤痛，把自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吗？虽然目前还找不出具体的根源，但可能只是一时忘记了吧。要不然，这个根源或许存在于另一种可能性之中。当然，这样的可能性是令人害怕的：莫非自己天生就是具有恶魔品性的人？

佐伯成年后没过几年，父母和祖母就因车祸去世了。这消息，佐伯是在上班的时候得知的。

以前，他一直与家人生活在同一所房子里，通过与他们

接触，佐伯可以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然而，当家里只剩下他一人，佐伯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想像。每天下班

第 148 页

—

—

回来，在没有人交流的状况下，佐伯满脑子就只想着一件

事，便是从小就不断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那个妄想。对于这些

他根本不愿思考的问题，佐伯一直试图从自己的脑袋中抹

去。也许是由此产生的反作用吧，他对营造庭院的热情一天

高过一天。

家人在世的时候，他最多摆弄一些盆栽，或修整一

下树木而

己，可是现在，他不但要做以前这些事情，而且还要从别的

地方运来腐土，以改善庭院里的土质。渐渐地，矮墙内的树

木愈来愈多了。

佐伯全年都在用铲子挖坑种树，这是他下班后唯一的乐趣。他对同龄人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每天总是一个人 在庭院里不停地挖着。挖好之后，便种上花木。

不久，房子周围和矮墙内侧的空地都披上绿装。从墙外向里 面望去，密集的树木把房屋遮挡得严严实实。由于怕影响到 游廊前面的景致，所以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种植树木，因此这 里的围墙与住房之间没有任何视觉上的障碍物。佐伯在这一 带建了一个花坛，并在里面种上时斜的鲜花。

当初，佐伯觉得自己挖坑的目的是为了栽树。然而，在不断 挖掘的过程中，他逐渐体会到自己之所以种树，不过是为挖 坑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而已。最后，他乾脆先把坑挖好，然后 再将其填回。庭院

里大部分地方都种了花木，由于几乎找不到能够让树木伸展枝条的地方，现律已经很难再增添新树了。即使如此，佐伯还在继续挖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不断的挖掘，来打消自己想要埋人的念头。事实上，挖坑的动作的确能使佐伯忘却头脑中一切烦恼，但这样的效果只会出现在铲子插入泥土的那一瞬间。

挖完以后，什么东西也不埋，仅仅按原样填回的做法，总是让佐伯感到很空虚。他觉得愈是抛开脑子里的妄想挖一些毫无意义的土坑，事后萦绕在自串脑里的欲念就愈为强烈。

即使如此，佐伯还是抵受不了挖坑带来的快感，所以当他掩埋浩介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挖好的土坑还没有填回。

第 149 页

附近的邻居早已熟悉佐伯的癖好，他们对每晚都会响起的挖

地声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平时碰到佐伯的时候，

大家都会

点头打个招呼，偶尔还有人向他讨教植物的栽培方法。在这

一带，佐伯对园艺的热中是人尽皆知的，有人可能认为他是

个怪人，不过认识佐伯的人大多对他的现状表示同情，觉得

他：失去亲人后，就只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于仅有的一点爱

好。

失去亲人两年后，佐伯逐渐和浩介熟稔起来，两人相识的契机是一年前浩介在佐伯的庭院里迷了路。互相认识后，他俩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佐伯还会和他们一家外出游玩。

他们认识了十个月后，佐伯忽然在车库里发现一块和浩介身高大致相当的木板。这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块木板用来做棺材正合适。

当时，佐伯曾用力摇晃脑袋，甚至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恼怒，但是第二天，他便开始制作棺材了。

他也不知这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么傻的事情，只能

暗自苦笑，对自己说这样的东西永远也派不上用场。可即使这样，自己的双手还是不听使唤，几乎是半自动地将一根根的钉子钉到木板上。不一会儿工夫，一个箱子就成形了。

“哥哥，我要回家了，你让我出来……”

竹筒的顶端传出了哭喊声。笔直的竹筒里除了阴暗以外别无他物，一把稚嫩的声音从里面通过，并伴随着沉闷的回音来到了地面。

佐伯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浩介的呼喊了。可怜……

真可怜……他只能反复这样嘀咕着。自己的手已经不知不觉地拿起了橡胶软管，软管的另一头连着房屋旁边的一个水龙头。夏日的阳光愈发毒辣起来，头顶上充斥着蝉的叫声。

暑气逐渐从颈部传递到至身，干燥的地面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白了。一道水流从佐伯脚下的凉鞋边掠过，在地上伸展开

第 150 页

—

—

来。水流源于掩埋浩介的地方，汨汨的流水从一根竹筒的口

部溢出，浇湿了缠绕在竹竿上的牵牛花，并在地上形成一个

水坑。那是用作通气管的竹筒。

另一根竹筒上套着橡胶软管。看到这样的情景，佐伯总算回

忆起刚才自己所做的事情。且说如此，之前的行动也不完全

是无意识的。

自己将软管套在竹筒上，然后拧开水龙头把水灌进地底的箱

子里。佐伯感觉自己就像身处梦境一样，普通人都应该具有 的良知，在自己的身上已失去 作用。

当棺材注满水后，强大的水压将多馀的部分通过另一根竹筒 喷涌出来。夏日的骄阳照射列有如喷泉

一般的筒口上，不停 涌动的水花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佐伯忽然觉得眼前的景观十 分漂亮，伴随着

蝉儿的叫声，墙列传来孩子们做完早操回来 的声音。这次，孩子们的声音从与州前相反的方向由远

至近 地通过围墙。这时，已经听不到浩介的叫喊了。花瓣上出现 了皱纹，牵牛花开始调谢了。

一晃眼三年过去了。

期间，警方没有来找过他的麻烦。浩介的父母悲伤地从这里 搬走时，佐伯是唯一为他们送行的人。

谁也不会怀疑佐伯是 杀害浩介的凶手，附近的居民都认为孩子的失踪让他感到万 分悲痛。

佐伯的悲伤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半点伪装。然而，良心上的 谴责使他无法面对痛失爱子的柄位家长。看着他们脸上的泪 水，佐伯才发觉自己的行为竟如此可怕。

三年的时间，佐伯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他怕被人发 现，整天提心吊胆。这些年来他从不敢靠近掩埋浩介的那块 土地，久而久之，那里便长满了杂草。牵牛花枯萎以后，散

落在地上的种子又再孕育出新芽，它们和其他的杂草一起再 次在这块土地上生长。浩介一家以前居住的地方，如今已搬

第 151 页

—
来新的主人了。

今年初夏，一位主妇拿着传阅板来到佐伯的家，他们在大门

□谈到最近在电视节目里炒得沸沸扬扬的连续残害少女案

件。然后，话题又转到失踪的浩介身上。

“浩介失踪已经有三年了吧。以前你跟他关系不错，如今他不

在，觉得挺寂寞吧？”

佐伯有些紧张，但想到浩介那稚嫩的笑容，便不由得悲伤起来。明明是自己亲手将他埋入地底并用水掩死的，可现在却又为不能与他见面而感到伤感。佐伯非常厌恶这种扭曲的情感。

佐伯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然而，不经意间，当他抬头看那位主妇的时候，忽然觉得有点奇怪。她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悲伤的表情。不一会儿，话题又转到进入夏天后逐渐开始鸣叫起来的蝉。佐伯这才明白，原来浩介的事对于世人来说已经成为过去。

几天后，当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重新买来了木板和钉子，正在制作一个能装入的木箱。由于制作箱子的过程不能让路上的行人隔着矮墙窥见，所以佐伯把工作的场所选在屋里。一间日式房间成了他的工作室，现在榻榻米已经被锯断板材时产生的木屑所覆盖了。

佐伯的心中再次燃起了犯剥的欲望。即使在掩埋了浩介后的日子里，那种想将活人埋入删底的欲望仍旧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然而，这三年佐伯没利将脑里的幻想付诸实践。究其原因，除了良心上的谴责外，副主要的还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恐惧，他怕浩介的事被别人知道。

可是，当佐伯看到送传阅棚来的主妇那表情后，那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面目狰狞的剽色怪物便再也按捺不住了。这个暂时隐藏在佐伯体内的动物，已经从睡梦中醒来。为了执行一个恐怖的计划，它睁大了眼瞷，再次控制佐伯的身体。

佐伯在木板上钉上钉子，继续进行刨子的制作。在这过程中，他觉得自己体内那个黑暗而丑陋的倒物已经张开了大口。

窗户全都紧闭着，不仅屋子_里充满了暑气，佐伯的体内更是热气沸腾。他一直埋头工作，汗水从鼻尖上滚落下来。

不久，一口新的棺材完成了，它比原先装浩介的那口棺材要大一些。这时，棺材里空空如也，不过，佐伯的脑海里很快就浮现有人躺在里面的景象。

接下来，要在院子里挖个洞。地点就选在游廊的正面，靠墙 的位置。这里离浩介的葬身之地仅有一米的距离。从那天 起，佐伯每天早晨站在游廊朝那个方向望去的时候，都觉得 那个能容纳一口棺材的土坑，就倒充满了阴影的黑洞。

谁是埋进地底的第二个目标呢？佐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思考这慎重的问题。开始制作砵材的时候，季节还是初夏。那时，他总是和同事一起谈论日刹攀升的气温，而现在他们的话题已经变成了夜里的寒气。不知不觉，平常穿着的衣服也逐渐由短袖换成了长袖。

也不知炎炎的夏日是如何逝去的，佐伯只觉得内心正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试图阻止自己继续行凶的良知，另一方则是积极搜寻猎物的黑影。然而，这种内心的挣扎是绝不会流露在外的。在旁人的眼里，此时的佐伯与平常并没有什么分别，和以前一样，他驾轻就熟地处理着各种日常的事务，就像一台能够自动运转的机械。

十月末的某个星期五晚上，佐伯下班后来到停车场。他开动汽车，踩上油门，迳自向家中驶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亮起前灯，融入长长的车流之后，佐伯将视线投向路旁的行人。不久，他发现自己竟是以评头品足的目光来审视他们。这时，车内的镜子所映出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佐伯觉得自己

的黑眼珠就像小洞一样。

第 153 页

—

—

在工作单位内，大家都觉得佐伯是个平和、理智的人，他经

常把自己栽培的鲜花从家里带来美化环境，面对上司吩咐的

任务也毫无怨言。由此，佐伯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并得到同事们的信赖。没有人会想到他曾杀害一个男孩。

快到家的时候，佐伯往左一拐把车开进一条僻静的小路。在

这里，他看到那个女孩。

她在路边走着，车灯照亮了她的背影。身上穿着黑色的校

服，背后垂下一头长发。

从女孩身旁经过的时候，佐伯下意识地降低车速。

女孩的头 发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佐伯感觉

整个身体都被眼前的 黑发所吸引。

从挡风玻璃的斜上方向外望怯，可以看见高悬在夜空中的一 轮满月。天上没有乌云，银白恒的月光静静地照射在四周的 地面上。这里靠近住宅小区中的卜个公园，林荫这上的树木 大多掉光了叶子。佐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了个弯，马上把车停了下来。他关 掉了车灯，眼睛直盯着车上的脚后镜。他在等待那个少女的 到来。

如果女孩迳首穿过十字路口，或朝左拐走掉了的话，自己就 发动汽车回家。明天是休息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好 放松一下身体。

不过，要是她朝自己这个方向走来的话.....

一片枯叶从树上掉下，滑过佐伯面前的挡风玻璃落到地上。 这时，他想起前些天看到的传阅板，上面记录的好像是这条 路上落叶的清扫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傍晚应该安 排了一场大扫除。虽然眼前的路止到处都散落着枯叶，但今天早上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地上更是铺满了树叶。由此看 来，这条路的确已经被清扫过了。正想到这里，又有一片枯

—

—

叶从空中飘落下来。这次，叶子落到挡风玻璃前的水拨上。

周围静悄悄的，坐在车里等候的佐伯用手抓紧面前的方向

盘。镜中反映出刚才那个十字路口，在淡淡的月光下，少女

的身影在那里出现了。

把车开进自家的车库后，佐伯放下了车库的卷帘门。金属卷

帘门所发出的刺耳声音在寂静的住宅区里回荡。他看了看堆

积在车库正面那层厚厚的落叶，院内栽种的树木密密麻麻地

一直延伸到车库旁边，它们各自舒展着自己的枝条，浓密的枝叶已经快要把车库包裹住了。因此，每到树叶调落的季节，车库就几乎被掩埋在落叶堆里，看来得用扫帚打扫一下。

自从父母和祖母去世，家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之后，打扫和 洗衣服等这些事情都必须由佐伯亲自来做。在做这些生活琐 事的过程中，佐伯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孤独。

前几天，有一个已婚的同事穿着熨得笔直的衬衣上班。佐伯 还发现自己上司办公的时候，不时会看看放在桌上那张与儿 子的合照。

“佐伯先生不结婚吗？”

在同一个部门里工作的年轻女职员曾这样问过他。佐伯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恋人、好友、家人， 这一切对自己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上班时， he 可以和同事 们畅所欲言，可是，佐伯却没有信心和他们建立更加深厚的 关系。

一旦把那个欲望当成心中的秘密，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 便无意识地形成一堵排斥他人的高墙。佐伯不可能将这个可 怕的心魔向世上任何一个人倾诉。

一阵凉风从脖子上滑过，气温比昨天又下降了。佐伯一边打

—
—
着冷颤，一边看着风中的枯叶在地上滚动。此时的寒意：不

仅来自即将到来的冬天，佐伯还发现自己已经脱下西装上衣！

看着身上这件皱巴巴的衬衣，他想起新婚不久的同事那张笑

脸，他的衬衣从来都是熨得笔直的。

他摇晃一下自己的脑袋，决定不再考虑别人的事情。想到这

里，佐伯从侧墙上的小门进了车库。来到车旁，打开后面

的车门，然后将放在那里的西装上衣拿了起来。这时，他发

现了衣服内的污渍，看起来像是血迹。佐伯看了看横躺在后

排座位上那个少女，她的鼻子和嘴都流着鲜血。当车子驶到 家的附近，说不定会碰上什么人，所以为以防万一，佐伯用 自己的西装上衣盖住躺在后

排座位上那女孩的身体。

少女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型，看样子问处于昏迷状态。她蜷缩着身体，长长的头发一直捌到车的地上，长发就像面纱一样遮往她的面容。佐伯一边摸剖自己的手背，一边想：如果女孩当时不反抗的话，自己也不刳伤害她。他的手留下了女孩用手指划出的红痕。

扭打起来的时候，她大声地快叫起来，声音在整个夜空中回荡。要是周围有人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之后发生的事情，佐伯一时想不起来了。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女孩的脸止打了好几拳。此时少女已经晕了过去，一动不动的，全身没有气力。可佐伯还是抡起拳头，一拳打在女孩的脸颊上。然后，他把女孩塞进后座，并用上衣遮盖她的身体。接着，佐伯发动引擎，踩上油门。佐伯从小就没有对任何人施过暴力，看到电视上播放虐待儿童的新闻时，他胸中总是充满了厌恶。可是如今，自己却殴打一位少女并使她受伤，直到现在，手上还留有刚才打人的那种触感，这种

感觉就像有无数只不停蠕动的小虫爬满了自己的手掌。佐伯感到害怕，他挥动着双手，想将这种异样的感觉甩掉，可是无论他怎么用力，手上的感觉始终没有消退。

第 156 页

佐伯把女孩从车里抱出来，朝家中走去。为了不让自己抱着女孩的身影被灯光照射到窗上而被人发现，佐伯没有开灯。少女的双臂和头发在月光下来回晃动，来到满是木屑的房间后，佐伯将女孩放进还未完工的那口棺材里。长方形的空间刚好可以安放少女的身体，从头到脚一丝不差，仿佛这个箱子原本就是特地为她量身订做的一样。但是，佐伯始终不敢正眼看女孩青肿起来的脸，女孩

的口鼻处

仍然流血不止。正是由于自己内心的黑暗深深地烙在女孩这

张脸上，所以佐伯根本无法坦然面对。他赶紧盖上棺材，并在木板上钉好钉子。盖板上预先留有两个小洞，佐伯要在这两个孔洞上安插换气用的竹筒。

在掩埋浩介的地面附近，为女孩准备的土坑正张口呆以待，它似乎早就预料到今天的到来。在月光的照射下，这个黑洞洞的土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先前从洞里挖出来的泥土，在旁边形成一个小丘。佐伯从屋里拉出棺材，从游廊直接搬到庭院里，慢慢向这里靠近。装有一个人的棺材，沉甸甸的。将棺材放到坑里后，佐伯拙两根用来通风的竹筒插到棺盖上的小洞里。然后，他使用铲哥把旁边的泥土一铲一铲地盖到棺材上面。开始的时候，泥土落到棺材的盖板上会发出啪拉 啪拉的声响。不久，当棺材完全被泥土覆盖后就再也听不到什么声响了。想不到，填埋这项工作还挺费时间，佐伯浑身都冒汗了。由于回来后还没有换衣服，所以

上班时穿着的西裤此时已沾满了泥土。过了一会儿，完成了填土的工作后，佐伯又用铲子平整了一下地面。

掩埋浩介的时候正是夏天，当时佐伯将牵牛花的藤蔓缠到竹筒上，可是现在的季节里却办不到。牵牛花是热带植物，耐寒能力差，如今，矮墙旁边的杂草丛中就只能突兀地立着几根用途不明的竹竿。不过，即使是这样，恐怕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吧，到时只须向别人解释，说这是夏天种牵牛花时遗留下来的东西就行了。

第 157 页

—

—

为了掩盖挖掘时的印痕，倒伯又把花坛上覆盖着的稻草挪过

来铺在竹筒周围。经过这样一番设计之后，就看不出土方填

回的痕迹了。

佐伯放下手中的铲子，来到游廊边坐下。他呆呆地看着墙边

的竹筒好一阵子。现在，女孩完全被埋入了地底。只有游廊与外墙间的庭院阜没有种树，里面只有几个花坛、

一个晾晒衣物的晒衣台和几根竹竿。不过，朝游廊的两端望去就可以看见成排的树木，晚上这些树木就形成一道黑色的高墙。当风吹来的时候，地上的黑影便开始各自扭动自己的身体。佐伯摸了摸带有指甲划痕的手背，殴打女孩面部的感觉已经从手上消退了。佐伯把手贴在脸上，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嘴角已绽放着笑容。从游廊走进家中，佐伯查看了女孩随身携带的提包。他找到防身用的催泪喷雾器，还有学生证。翻开证件一看，照片上的女孩长得很清秀。

照片下记载着年级、班级和学号，姓名栏里写着“森野夜”三个字。佐伯站在游廊上，一边看着竖立在矮墙旁的竹筒，一边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

原来刚才自己掩埋的那个人也有名字的，佐伯这才注意到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躺在地底的女孩也有父母的，父母给女儿取了名字，并用爱心将其抚养成人。而就在刚才，自己活埋了这个爱的结

晶。

脑子里充满了甜美的陶醉，这样的状态就好像糖水渗入棉花一样扩展开去。当那个遭毒打而受伤的女孩还在地面的时候，予人的感觉只有恐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将她埋入泥土里，使其从地面上消失的时候，之前的恐怖竟变成美妙的心情。这时，佐伯的耳畔传来微弱的声音，几乎一阵风就可以把它

第 158 页

吹走。

佐伯看了看矮墙旁边的几根竹筒，银白色的月光在黑暗中勾

勒出那一排竹筒的轮廓，地止有它们的影子，都朝着佐伯这

个方向伸展开来。在这几根竹筒中，只有四根相对较粗。

刚才听到的声音好像从这幕中两根的顶部传出来的。佐伯站

起身来，穿着鞋直接从游廊来到庭院，并朝矮墙边走去。佐

伯并不是来院里做运动活动身体，他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身

处非现实世界的梦游者。在这样一个除了月光以外别无他物的夜晚，庭院里栽种的树木拖着长长的黑影正从两侧俯视着佐伯。佐伯来到跟自己胸口差不多高的竹筒旁边，踩在地上的稻草，从筒口上面向下望去，里面黑漆漆的。大概有拇指粗幼的竹筒里是一片虚无的黑暗，从那里可以听到少女时断时续的喘息声。从筒口传出来的声音微弗得犹如一缕轻烟，不一会儿就被风吹散了。

两根竹筒传出的音量是不斗样的。插入棺材的两根竹筒分别位于女孩的腿部和面部，因此当女孩在棺材里呻吟的时候，更多声音从那根靠近面部的竹筒传出来。

“……有人吗……”

少女的声音有些嘶哑，也讲是因为破裂的嘴唇疼痛难忍的缘故吧！她发不出太大的声音。

“……让我出去……”

佐伯跪倒在地，将双手手剥放到插着竹筒的地面。因为是刚刚埋进去的，所以覆盖着稻割的地面还很柔软。声音的确从这下面传出来的，可能由于心删作用的关系，佐伯觉得自己 的手掌微微有些温暖，就像感受到幢入地里的少女体温。

女孩实在是太无助了，她只能在比佐伯的拖鞋更低、一个几

乎密闭的空间里喘息。想到这里，佐伯觉得她挺可怜的。看着被自己埋入地底束手无策的少女，佐伯体会到自己的优

第 159 页

越。对于佐伯来说，此时的感觉就像在注视一只小狗或小猫。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佐伯站起来问道。他的声音通过竹筒中的空气震动传到少女的耳朵里。

“谁……谁在外边……”

筒口传来少女的回应，佐伯暂时不说话，少女接着说道。

“是你把我关在这里的吧……还把我埋入地底……”

“……你，知这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佐伯觉得不可思议，便问道。如果女孩是刚刚才醒来的话，应该只会发觉自己被关在一个密闭的黑暗空间里。女孩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到盖土的声音。”

“刚才的昏迷状态是你假装出来的？”

佐伯本以为女孩在路上昏迷后就再没有醒来。她到底是什么时候苏醒的呢？佐伯并没有用绳索将女孩绑起来，如果是在被装进箱子前醒来的，那她为什么不试图逃跑呢？

“……你的脚是不是受伤了？所以你才没有逃跑？”佐伯问她，但女孩没有回答。也许推测是正确的。

“……快放我出去！”

女孩的声音中带着愤怒。佐伯对她这种态度感到吃

惊，心里

为之一震。因为，她并没有爽着哀求，而是以强硬的语气下达一个命令。虽然被埋入地底而看不到具体样子，但佐伯还

第 160 页

—

—

是透过声音，体会到这个少女心讲的自尊。不过，即使如

此，现在女孩仍然是无力的弱者。

“……啊，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尽管地底的女孩根本不可能看见，佐伯还是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要是把你从里面放出来，那我干的事情不就公诸于世了吗？

所以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女孩的问题在佐伯的心中翻腾。

自己为什么要把她埋了呢？就像掉进一个迷宫似的，

佐伯一时 还想不出答案。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回答，便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

“这些事情不用你多管。”

“这是哪儿？是山里吗？”

“不，在我家的庭院里。到把你埋葬在这里。”

女孩又沉默了一会儿。佐伯正想像身处这个黑暗而狭小的空间里，她到底是怎样的表情。

“埋葬……别开玩笑，我还活着……”

“我对埋死人可没有兴趣。”

佐伯觉得自己说了句理所当然的话。少女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低声说这。

“再不把我放出来，你可别后悔……”

第 161 页

—

—

“难这你觉得会有什么人来救你吗？”

“我的朋友一定会找到我的！”

女孩突然提高了说话的语调，看样子好像是伤口的疼痛又发

作了。她呻吟了一声后，陷入了沉默。筒底传来急

促的呼吸

声，少女可能伤到肋骨，因而即使是小声说话也会觉得疼

痛。凭着自己的直觉，佐伯从女孩的话语中感受到一种奇妙

的热乎乎感觉。

“你信任的朋友是个男孩子吗？”

对，是的。女孩只能说出简短的话语，语气中让人觉得那个人肯定是她的男朋友。

“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比较感兴趣。”

女孩停顿了一下，说出了那个名字。佐伯一面将其记下，一面觉得女孩可能是在骗他。也许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是现在还没办法了解真相。

“我准备在这段期间去买一个双筒望远镜……”

夜空中出现了云朵，随风飘动的云层挡住月亮的光线。说不定，明天是个阴天。

“想知道为什么吗？”

佐伯问了一句，女孩还是不说话。

“有了它，我就可以从远处观察他失去你之后的哀伤……”

第 162 页

—

—

这句话应该传到少女的耳边，但她依然是一声不吭，没有做

出任何回应。佐伯又大声喊几次，可是地底始终没有反应。

竹筒里只有一片寂静的黑暗。

佐伯觉得自己可能让她生气了，便从竹筒边走开。等到早

上，她的心情自然会好转吧。

来到车库后，佐伯开始清抻汽车的后排座位，决不能留下女

孩的痕迹。佐伯的车里放有小巧的坐垫，将女孩塞进车中

后，佐伯就把坐垫铺到她的脸侧，多亏这个坐垫才使女孩的 鲜血没有沾到座位上。佐伯取出沾满了暗红色血污的坐垫， 并清理了掉落在座位下的长

头发。

打扫完毕后，佐伯回到家，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深夜二时多了。他朝二楼的卧室走去，准备上床睡觉。从闭上眼睛到进入梦乡这段时间，在佐伯的脑海里只想到那个女孩正孤单地躺在庭院里黑暗的地底。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虽然是星期六，但佐伯工作的地方并没有固定的节假日。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得去上班，不过还好，今天倒是放假。佐伯打开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小时候，从这扇窗可以看见广阔的街景，可是现在，这些景观都被树木的枝叶遮挡了。从树木的顶端望出去，可以发现天空的颜色是灰色的，寒风使眼前这些树枝摇摆不定，其中有些枝条更抚过佐伯的脸颊。佐伯怀疑女孩的事情是否发生在昨晚的梦里。他下楼朝游廊走去，站在游廊上朝矮墙的方向望了一下，原来这不是梦，的确在现实中发生。

四根较粗的竹筒和一些细长的竹竿一起立在地上。四根就意味着是两个人。看来，自己昨晚确实在浩介的旁边又掩埋了一个少女。确认了这一切后，

佐伯便放心了。

不知公园旁边那条马路现在怎样了呢?当时，四周都能听到女孩的惨叫，附近的居民会不会听到后打电话报警呢?另外，这

第 163 页

一个被自己埋入地底的女孩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女儿彻夜未归

后会不会报警呢?或许，警方会把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

然后得出少女正是在那个公园附近遭绑架的结论。佐伯穿上拖鞋来到庭院里。现在肚子有点饿了，他打算和女

孩交谈一会儿就去吃饭。佐伯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平时如果

遇上这样的特殊情况，自己是不想吃东西的。可是不知为

何，证明自己活着的饥饿感现在却是如此强烈。

佐伯来到竹筒的正前面。

他没有立刻上前去打招呼，而是安静地听着地底的动静。本以为竹筒下面应该有一些声音，可佐伯却什么也没听到。如此一来，他只好先开口了。

“.....已经是早晨了，你醒了吗？”

昨晚离开的时候，女孩没有理会自己的声音。佐伯担心今天如果情况还是这样的话，不知该如何是好。一会儿后，就听见地底传来少女的回应。

“我知这已经是早上了。虽然这箱子里是一片黑暗.....”

这声音穿过竹筒内部传到地面，首立在地上的竹筒竟轻微地摇晃了一下。竹筒插入棺材的盖板后，有一部分进入了箱子的里面。刚才女孩可能碰到那个部分吧！

“有个管子一样的东西从上方冒出朱，透过抚摸感觉到它就在 我脸旁。这是为我呼吸而准备的吗？从下面往上望可以看到白 色的亮光。看来是天亮了吧？” /

竹筒并没有被固定，只是简单地插入盖板上的小洞里。如果 想要将其抽掉的话，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它抽出来。同样 地，只要握住棺材里的那一部

分用力摇晃，露在地上的那部分竹筒就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起来。

第 164 页

“能不能麻烦你老实一点？请倒不要摇晃那根管子，要是被别

人看见的话，会引起怀疑的。如果你再不安分一点，我就把

管子拔掉。这样的话，你就无法呼吸了。”

等佐伯把话说完，晃动的竹筒便静止下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我姓佐伯。你，是森野小姐肥？”

沉默了一会儿后，少女以一种厌恶的语气小声地说道：

“佐伯先生，我不知道你把我关到这种地方，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不过，这是不对的。现在把我放出来，一切都还好商量……不然，不祥的黑乌就会落在你的肩上……”

到现在女孩还是不肯屈服於佐伯，反而摆出巫师的样子说出咒语来。她清楚自己的处境吗？佐伯有些生气了。

“在这种地方，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可能今天你就会被水淹死！”

“淹死？”

佐伯向女孩解释用橡胶软管灌水的杀人计划。为了打消她求生的念头，佐伯还特意说清楚每一个细节。

也许是感受到死期的临近，也许是丧失了保持威严的气力，女孩用发抖的声音坚持说道。

“在被你杀害之前，我会自行了断的……你没有查看我校服上的口袋吧……这可是个致命的错误……以后，你会知

道事态的严重程度……袋里有一支自动铅笔，我准备用它割破自己的颈动脉……”

第 165 页

—

—

“你或许觉得在我杀你前自残是维护尊严的做法，

如果是这
样的话，你就想错了。两者的结局是一样的。自杀
后你的尸
体会在这里腐烂，没人会发现你，你会永远孤独地
躺在地
底。”“不，你错了。我决不会永远不被人发现。警
察也不是
吃闲饭的，短则几天，长则几年，反正总有一天你的所作所
为将会大白於天下。而且，我还有一个预感，我决
不会独自
一人死去。”

“不会一个人死去？”

“对，不会孤独地死去。”

“……你的意思是会和别的什么人一起死去吗？
你指的是昨 天提到的那个男孩子？”

“他不会让我一个人就这么死去。”

不知她是否是在箱子里哭泣，佐伯觉得虽然女孩的
说话中含 着水分，语言的背后却潜藏着某种不可
动摇的坚定信念。起 初，佐伯根本就没有把女孩

的这个男友放在眼里，觉得他们 俩的感情不过是高中生之间幼稚的初恋而已。可是现在，自己的心中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这种感觉就像落入水里的一滴墨汁，黑色的阴云逐渐在佐伯的胸中扩散。“我就想不通.....你这样的环境里怎能说出这种话？森野小姐，你在这里.....在地底一个人慢慢地腐化，最后变成泥土.....除此以外，你别无选择.....”

说完，佐伯转身离开了。

听到女孩所说的话后，佐伯想起办公室的年轻女职员问他的 那个问题：你不结婚吗？

自己的存在，完全孤立于裂友、家人等相互维系着亲密关系的群体之外。否则，自己便无法生存。虽然表面上也会笑着

第 166 页

和他人随便闲聊一阵子，但真切的交心是绝对没有的。女孩

的说话使佐伯想到这些，扰乱了他的心绪。

佐伯决定先吃饭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尽管此时已经完全丧

失了食欲，但只要多少吃一崩东西，也许心情就会好起来。

佐伯把手伸进西装的口袋，拿出钱包准备外出吃饭。当他穿

上上衣，来到门口换鞋的时侧，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

他的心头。

佐伯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工俐证，套子是用茶色的人造皮革制成，他平时总是把它和钱包崩在一起，无论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它。可是从昨晚起，这个工作证却不见了。

刚换好一只鞋的佐伯赶紧又把鞋脱掉，返回屋里。他来到用衣架挂在墙上的西装前面，再次把手伸进先前装着钱包的上衣口袋。确定里面什么也没有后，他又查看了其他衣袋。

.....还是找不到工作证。接着，佐伯把注意力投向四周，以确认是否有茶色封面的物体。他拿起桌上的杂志，掀开暖炉的被子，四处找寻工作证

的踪迹。可是，最终证明一切努力 都是徒劳的。佐伯开始回忆自己最后一次把它拿到手上是在 什么地方，他清楚记得上班的时候工作证还在自己身上。难 这是在哪里遗失了吗？

想到这里，佐伯得出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让站在屋里的 他感到一阵晕眩。愈是想否定它，那念头便愈是确定无疑地 浮现在脑海里。

如果工作证已经遗失了的话，那么它会不会是自己和女孩发 生激烈扭斗的时候被碰掉的呢？昨晚，在那个公园旁边的路 上，就在女孩的尖叫响彻夜空的时候，慌乱中她的手肘撞到 佐伯的腹部。一定就是那个时候，工作证从西装的口袋里掉 了下来。庭院里传来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经常有小鸟聚集在那些环

绕房屋周围的树木，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它们的鸣叫。当佐 伯走过院里有时候，它们又会惊慌地振翅逃走。然而，对于

如今的佐伯来说，刚才那种声音就像一个象征着毁灭的可

怕。

据说，昨天傍晚那条街道已经被打扫过了。今天早晨，要是

工作证被人发现了，这就说明工作证的主人在昨天傍晚至今

天早晨曾经在那里出现过。

要弄清工作证的主人是一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工作证里

记录着佐伯的相关情况。虽然还不清楚有多少人会把自己在

现场这一事实，跟昨晚少女的尖叫及失踪联系起来，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赶紧去把工作证找回来。

他慌慌张张地穿上鞋迳直朝门外面去。公园旁边的马路离家 不远，用不着开车，他是跑剩去的。

出门前，佐伯想先跟女孩说一声。他穿过一块种满树木的绿 地，从门口绕到游廊前面的剧院。正要走近矮墙旁边的竹筒 时，他突然停住脚步。

筒口处传来少女肆无忌惮的笑声。

昨晚谈话的时候，少女的利经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她没有尖叫，只是用一种十分压抑的口吻和佐伯交谈。

可是现在，她却笑了起来。可能是由于伤口还很痛吧！笑声中还不时掺杂着痛苦的呻吟。但即使如此，她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地下的恐怖情况把躺在箱到的女孩迫疯了吗？以前悄无声息的这个地方现在却变得有些怪异。最终，佐伯放弃了与女孩说话的念头，转身就朝昨晚那剩马路跑去。

来到公园旁边的马路时，刚好是中午十二时。如果是晴天的话，此时的太阳恐怕正高悬在天上。可是现在，它却被厚厚

的云层遮盖了。四周有些阴暗，路上还刮起了冷风。

第 168 页

—
—
公园位于住宅区的中央，建造得精巧别致。为了防止小孩子

从公园冲到马路上来，路边还设有金属防护网。佐

伯一边走

在行人道上，一边透过金属网眺望公园里。公园中间有一个

广场，里面有一些游乐设施。

秋迁上有一个坐着的人影，影子位于公园的另一头。

由于那

个人背对着马路的方向，所以佐伯只能看到他身上的黑色衣服。

除此以外，周围没有别的人。佐伯见状，暗自松了一口气，原以为警方已经接到举报，并对这一带展开搜查。不过，现在看来似乎相安无事。如今，佐伯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在自己来这里前就已经拾到那个工作证。

马路被划分为行人道和车道，两旁以一定的间隔种植着树木。现在，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笔直的这路静静地向远方延伸。

一阵风吹来，吹落了树上的枯叶。干燥的叶子在空中完全没有随风舞动的姿态，而是像雨点般劈里啪啦地不断飘落下来。昨天傍晚，这条路应该已

经给扫清洁了，可是纷纷飘落的枯叶如今又重新覆盖行人道上。可能是由于有车子行驶的 缘故，车这上的落叶明显少一点，但道路两旁却堆积得厚厚的。佐伯开始回忆昨晚的停车地臆。当时，他就是在这里和 少女扭斗的。佐伯粗略地搜寻了一市，没有在地上发现自己 的工作证。地面上除了枯叶还是枯叶，或许落叶遮盖工作证 的套子，因而路上的行人也不容易发现它。

佐伯弯下膝盖，用双手翻刮着散落在沥青地面上的枯叶。这 样的工作不必在整条路上进行，工作证要是遗失了的话，只 可能掉在自己曾经和女孩拉扯划的地方。因此，佐伯认为应 该很快就能找到。干燥的树叶轻飘飘的。刚刮拨那些堆积在一起的叶子，它们

就碎裂了，有的碎片甚至立刻被吹来的风刮走。佐伯看着这 样的情景，忽然想起那个女孩。

第 169 页

—

—

她所在的箱子里是一片茫刹的黑暗。从插入盖板里

的竹筒向

上望去，或许还可以看见一点光亮。然而，所有的光源

就只有这些。女孩躺在狭小而阴暗的空间里，被迫直接面对

自己的死亡，并作出活下去的努力。即使如此，她仍然宣称

自己的男友决不会让她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刚才知这这一切的时候，链伯的内心动摇了，一种不可名状

的不安在他心中萌动起来。难道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孤单无

助、静静等死的状态下依然相信别人吗？

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佐伯的脑子里充满了美妙的幻觉。一想到被埋入地底的女孩那种无助，莫名的兴奋便涌上心头，他觉得有如蜂蜜般甜美的感觉在自己的口腔里扩散。然而，自从听到女孩的说话，这种感觉就迅速地消退了。就像被别人拍了拍脸颊似的，有一种如梦初醒的味这。

如今，他想起自己对少女干下的所有事情，还回忆

起曾经对 她说过一些恐吓的说话。

脑中一阵晕眩使他双膝跪倒在落满枯叶的地上。视野里的景物开始歪斜，层层叠叠的枯叶像海面般泛起了波浪。佐伯感到呼吸困难，为了吸入足够的氧气，他急促地喘着气。

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残忍，以至竟能从残忍 的行为中品味出甜点的味道？以前的自己一直试图做一个善良的模范市民，上班时认真敬业，诚恳待人；走在路上也经常 和认识的人打招呼，并跟他们姑在路边闲谈。

每当脑里产生妄图将人活埋的念头时，自己总是极力把它忘掉。虽然告诫过自己决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但又忍不住在庭院里挖起坑来。自己是人，决不是将别人埋入地底并以此为乐的恶魔.....然而，自杀害浩介并将其掩埋的那一天起，佐伯便觉得在自己体内某种重要的齿输出现了故障。从地底那个动弹不得的

第 170 页

—

—

少女身上所体会到的优越感，竟成了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唯一

证据。这样的自己还能够被称作是人吗？

尽管仍然感到晕眩，但佐伯一刻也没有停止搜寻工作证。他

依然跪在地上，用手翻动着枯叶。从鼻尖滑下的汗滴落在干

燥的树叶上。

工作证还是没有找到。为慎重起见，佐伯还在搏斗现场一带

的路上搜索一番，可是仍然一无所获。心中就更加焦急了。

一张被风吹来的报纸贴到佐伯的脚上，他站起身来想将其拨开。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个人隔着公园的金属网正注视着自己。刚才一直想着工作证的事情，竟没有注意人影的靠近。

空荡荡的秋迁在远处来回颠晃动着，可能是先前那个坐在秋迁上的人走到这里来了。

与佐伯隔着一层金属网站桂对面的是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他身穿黑色的校服，两手放在袋里，

一动不动地看着佐伯。看来，今天学校只上半天课，下课后这个学生便径自来 到公园。

佐伯看了看他的脸。四目相对的时候，两人之间出现了尴尬 的沉默。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少年在防护网的对面朝这边 点了点头。

“.....对不起。我只是奇怪你在这里做什么。”看来，自己 的行为的确有些显眼。

“你掉了什么东西吗？”

听到这样的问题，佐伯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句：“啊，有点事 情.....”

到底应该怎么回答才好呢？实际上，自己希望这个年轻人立刻 从眼前消失，但显然不好这样直说。佐伯觉得自己或许应该

第 171 页

先暂时离开这里一会儿，待少年走后再回来寻找工作证。

“你住在这附近吗？”

见佐伯沉默不语，少年接着问这。

“对，是的。”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佐伯没有多想，直截了当告诉了他。

“喔，是佐伯先生啊.....其实，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这个问题有些奇怪，希望你不要介意。”

“奇怪的问题？”

“对，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就是一些与昨晚尖叫有关的事情。你知道吧？”

佐伯感到不寒而栗，仿佛有人突然将冰块贴到自己的心脏。

“尖叫？什么尖叫？”

“据说昨晚九时左右，有人在这附近尖叫，我是从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处打听到的。看来，这个声音好像没有传到佐伯先生的家里.....”

少年看了看佐伯的反应，得出这一个结论。既然他这样说了，干脆就来个顺水推舟。佐伯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同班同学昨晚没回家，而且今天虽然只有半天课，也没来学校上课。”

佐伯几乎不敢正视少年的眼睛了。这个比佐伯大概

小十岁的 年轻人的眼神让他感到害怕，衣服内的身体已经开始冒汗。

第 172 页

—

—

少年所说的人是不是那个女孩啁？

“那个人每天都走这条路去学校，我想昨晚的尖叫说不定就是

我的同学发出的……”

看来，果真就是那个被自刮埋入地底的少女。

“你和那个女孩子关系很不错吗？”

“啊，还行。”

少年的回答显得有些勉强，女孩所说的那个好友难这是这个人？从他回答的语气来看，似乎不像。年轻人说话的语气很平静，谈到女孩的时候也是一刺轻描淡写、事不关辟己的语气。佐伯实在看不出两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你因为担心同学出事，所以就到公园这里来？”

“不，你误会了。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观光。”

“观光？”

“警察局里不是贴有一种标注着红色符号的市区地图吗?”

“就是那种显示命案发生地的地图?”

“说对了，你知道得不少啊，我还以为除了我之外再没人知道这回事呢。我的爱好就是到这些标往了红色符号的地区散步，看一看曾经有人丧命的地方。我常常双脚并拢站在死过人的地方，并用自己的脚底去感受沥青地面的弹力……今天，来这里其实也是兴趣所致，我喜琳观察案件的发生地!因为说不定可以在那些地方碰到作案的罪犯呢，不是吗?”

少年把双手从袋里伸出来，顺势抓住了网子。摇晃着的金属防护网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两这咄咄逼人的目光朝佐伯直

第 173 页

扑而来。

听了这一番话，佐伯觉得自己的心跳仿佛快要停顿了。难这

说，少年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将女孩带走的人？
佐伯再三思

量，最终还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世上决不会有这么离奇的
事情！

不过，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
佐伯的心头。

耳边传来鸟儿拍动翅膀的声音。抬头一看，一只乌鸦从寒气逼人的空中落到不远的电线上，黑色的鸟喙正对着他所在的方向。

莫非.....

一种假设突然在佐伯的脑海闪现。

..... 这个男孩或许在这里捡到工作证，并把这个工作证跟少女的尖叫声联系起来。进而，他又估计犯人会在短期内可能会回来寻找.....

那么，这个男孩已经把工作证藏了起来，正在试采我的反应？

可是，真会发生这种事吗？

“你说，我那个失踪的同学现在会在哪儿呢？”

少年歪着脑袋注视着这边。佐伯在这种怀疑的眼神中感受到 一道冷光。

趁对方现在还在防护网里，不如一走了之。佐伯这样想，他 要是追来的话，还得绕到没有设置金属网的公园人口才行。 但是，万一捡到工作证的人就是他，而他又把自己目击的可 疑举动向警方报告的话，那该怎剑办呢.....

“你知这一些相关的资料吗”

第 174 页

—

—

“不，不知道。”

“是吗？可我总觉得你应该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

“啊，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把！你刚才说自己没听见有人尖

叫。”

“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正因如此，我才觉得有些奇怪。当时我只是说有人尖叫， 可是你谈及那个失踪的同学时却问我你

和那个女孩子关系很 不错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确使用了那个女孩子这个 词。然而，在先耐的谈话中，我从未对性别作过任何的描述。

.....佐伯先生，那俐怎么会知道失踪的学生一定是个女生 呢?”

“啊，这个嘛，是有原因的我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碰见一个女 孩，可不知为何今天却测有看见她，仅此而已。所以我刚才 便猜想，你所说的那个失踹的同学或许就是她.....”

少年点了点头。

“是一个头发长长，身形瘦削的女学生吗?”

“对，左眼下面还有一颗痣，而且皮肤挺白的。”

佐伯一面回想学生证上的照片，一面回答道。可是，这样的 对话还要持续多久呢?看样引，那个男孩还在怀疑自己，他的 提问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佐伯感到有人在自己的脖子上，套 了一根不断勒紧的绳索。

“没事吧?你脸色看起来不大好啊。”

第 175 页

“.....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稍等一下，我马上过来。”

说完，站在防护网对面的少年朝公园入口的方向走去，途中

他顺手拿起放在秋千旁边的书包。来到马路边后，他走到佐

伯的身旁。“你没事吧？”少年这样问道。

佐伯用衣袖擦了擦因紧张而从额头冒出的汗水。“其实.....

从昨天开始就有点感冒.....”

“尽管说过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但在你生病的情况下还缠着你不放，真是对不起。你看是不是先到什么地方休息一下较 好呢？”

“对啊.....”

佐伯装作略有所思的样子，不过接着要说的话他已经想好 了。

“.....我这就准备回家。”

佐伯打算向前走几步后假装摔倒，要是那个男孩跑来帮忙的 话，就顺势请他送自己回家。之后，再

趁其不备找个机会把 他干掉，最后只须翻看一下他的衣袋，所有问题便解决了。 然而，出乎佐伯意料的是，这些麻烦的表演都是不必要的。

“我担心你的身体支撑不住，如果回家的话，那我就送你回去 吧。”

少年皱了皱眉头，一副不愿让佐伯为难的样子。这可正中佐 伯的下怀。

“.....那就麻烦你了。我割在那边。”

两人并排着逼出步子。佐伯耸着自己的肩膀，故意作出怕冷

第 176 页

的样子。由于他现在的感觉的确不佳，所以要装出感冒的症

状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一路上，佐伯一直在想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人。之前突然出

现在自己面前，现在又和自出走在一起。到家以后，又该怎

怎么办呢?应该怎样杀死他呢?

想到这里,佐伯觉得头又晕得厉害了。不知不觉地,自己己

经如准备工作安排一样,准备谋害那个少年的计划了.....

此时虽然也有一颗纯洁的心告诫自己不能再作恐怖的事了, 但假如捡到工作证的就是那个男孩, 并且他已经发现了女孩 和自己的关系的话, 目前放在自己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那 就是把他杀掉。不然,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就会被公诸于世。要是让自己的同 事知这真正的佐伯其实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燃的变态者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当他们知道那个从家里带来鲜花插进花 瓶放在窗边的男人,实际上是斗个杀人不眨眼、应该遭受众 人唾弃的家伙时,他们会觉得悲哀,还是愤慨呢?在一片喧嚣 和失望的议论中,自己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怎样的辩 解呢?除了羞愧得低头不语外,自己的眼前也会变成一片什么 也看不见的黑暗吧!那时,羞耻的烈焰定会在自己的胸中熊熊 燃烧。决不能陷入那样的窘境,杀死这个男孩是不得已的

事情。佐伯合上眼睛以一种近平悲痛的心情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道。很快就到家了。佐伯已经忘记了一路上两人说了些什么，印象中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你家可真气派啊！”

少年站在矮墙前面，抬头望着屋檐说道。“不过已经很旧了。来，请进。”

两人一起穿过大门。为了方便汽车进出，大门一直是开着的。少年在半路停下了脚步，仔细打量与住宅并排修建的车

第 177 页

库。里面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的前半部，昨晚佐伯已经把

后排座位上女孩遗留下的痕迹都打扫乾淨了，如今车上已是

空无一物，既没有血迹也没有头发。销毁证据时打开的卷帘

门却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来。

“只有一辆车吗？这么说，佐伯先生你是一个人住？”
“对。”

接着，少年又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庭院。

“这么多树啊！”

“这是我的兴趣，看起来像个森林吧！”

得到佐伯的许可，少年朝庭院中央走去，佐伯则尾随其后。

在阴沉的天空下，佐伯栽种的植物呈现浓绿的色彩。走在并 列的树木中间，少年发出感叹的声音。

“好大的庭院啊！”

不一会儿，少年穿过种植着树木的区域，来到一处宽阔的地 方。这里位于住宅的南面，两边分别是游廊和矮墙，中间有 一个用石头圈起来的花坛。

这里没有栽种植物，地上全是干 燥的灰土。

矮墙旁还有一排竹筒，以前曾用来种植牵牛的地面上铺满了 稻草。在这下面.....

“只有这边没种树吧。”

“啊，在这里种的话会影响从游廊望过来的景致。”

..... 下面埋着女孩和那个可能已经变得不成样子的浩介。 竹筒笔直地挺立在矮墙旁边，一动也

不动。少年还没有对竹

第 178 页

—

—

筒的存在产生特别的兴趣，只把它当作一个背景的组成部

分。可是，如果地底的女孩握住插入盖板内的竹筒摇晃起来

的话，觉得不可思议的少年一定会靠近竹筒去看个究竟吧！

在此之前必须下手。佐伯让男孩坐到游廊边缘上。“我去倒茶。”

说罢，佐伯从游廊直接进入房中，准备朝屋里走去。“可是森

野究竟跑到哪儿去呢？”

这时，佐伯听到少年的嘟囔。他停住自己的脚步，转身看着 坐在游廊上：少年的背影。

“我也不知怎样说，反正她体内似乎能分泌一种吸引变态的的 荷尔蒙。”

少年回过头来看着佐伯。显然，刚才那句嘟囔是故

意让佐伯 听到的。

“由于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散发出这样的荷尔蒙，所以经常有一些不正常的人会盯上她。”

“.....请等一下，我去泡茶。”

佐伯只说了这些便离开那个少年。虽然不知这少年到底是不是故意想让佐伯听到刚才那些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语气中带有令人不快的成分。

佐伯一边在厨房煮一人分量的茶，一边拿出了菜刀。要说杀 人的凶器，目前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一种。煤气炉上的蓝色火焰正在给壶里的水加温。茶盘上摆放着勺 子、茶壶，以及菜刀。看着银光闪闪的刃，佐伯在想一会儿

自己就必须用它从身后向坐在游廊旁边的少年劈去。刀刃上 反射出跳跃的炉火光芒。由于煮的只是供一个人喝的茶水，

第 179 页

—

—

量比较少，所以水壶里的水很快就开始沸腾，并发出了咕噜

咕噜的声音。

佐伯两手放在水槽里支撑着身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恐

怕已经站不住了。当初把少女埋入地底所产生的美妙感觉早

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沉重的心情几乎使佐伯

喘不过气来。一切就像一场噩梦，他觉得自己所看到和触摸

到的所有东西，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腐臭，而最为丑陋的生

物就是自己。自己不仅杀害了浩介，掩埋了女孩，现在又准

备用菜刀向少年的身上砍去。与那个信任男友的少女的精神 相比，自己的内心是何等可恶！自从杀害浩介之后，这场噩梦 就已经开始了。

不，或许从出生以来，这场噩梦就犹如上天安排般和自己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也许自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刻，自己的灵魂 深处便已经注入无可避免的杀人冲动。

水烧开了，蒸气不断地从壶嘴喷出来。正准备关火的时候，佐伯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浩介.....

水蒸气向上升腾着，滚烫的开水在壶里咕咚作响。

浩介是一个长得什么样子的男孩呢？

佐伯对于自己杀害的幼童模样，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以前他们曾一起去公园玩耍，是极要好的朋友。尽管如此，小孩的长相却像一种消耗品一样完全从记忆里消失了。

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现在也不清楚。佐伯在一方面有一种善待他人，力图成为模范市民的心愿；而另一方面，他又有想将人埋入地底，并以此为乐的恶魔般的心理。这种情况就像人的双重性格一样，尽管彼此矛盾，却不是各自独立的东西，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然而，活到现在一直自认为是“自己”的人到底是谁呢？无法信

第 180 页

—

—

任自己的人，活在这世上又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呢？
佐伯拿起放在茶盘里的菜刀，拿刀的那只手不停地颤抖着关

掉炉火后把开水倒进茶壶，佐伯端着茶盘朝少年那边走去。

佐伯轻轻地走着，穿过走廊来到可以看见游廊的位置时，他

看到少年的背影。少年面向庭院的方向，独自坐在游廊边

上。

少年正单手拿着手机打电话。这时，佐伯有些心慌了。他打 电话给警察吗？

佐伯轻手轻脚地朝少年的身后靠近。

少年打电话的声音传到佐伯的耳边，他的语气似乎不像报 警，而是和朋友通话。

当佐伯站到少年身后的时候，地板发出一声响动。

少年突然 转过身来，挂断了电话。

“佐伯先生，你去了这么久啊……”少年这样说道。

“而且，你的脸色好像比刚才还要差……”佐伯把茶盘放到 少年的身旁。

“啊，有一点……头晕得厉害……”佐伯拿起茶壶往杯子里倒了茶。自己必须和心中的恶魔进行斗争……

佐伯一面把茶杯递给少年，一面暗下决心。

菜刀还留在厨房里。当他发现自己竟想不起浩介的容貌时，佐伯觉得自己必须把菜刀放下。这样做是将自己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

少年接过佐伯递来的茶杯。白色的烟气从淡缘色的液体中升腾出来，飘到空中消失了。少年拿着这杯茶端详了一会儿，

第 181 页

—

—

最终还是没有喝下就把它放到地上。

“佐伯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微笑着的少年脸庞上浮现出放松的表情。他叹了一口气，说

这：

“听说，昨晚失踪的森野刚才已经回家了。”

当墙壁挂钟的时针指向深夜十二时，佐伯关掉电灯，

蜷缩在 自己房间的一角。黑暗中，他抱着自己的膝盖，屏住了呼 吸，身体的颤抖久久不能平息。从太阳刚下山的时候起，他 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现在，他既分不清寒暑，也不知自己 到底是死是活。

挂钟的长针移动了一格，刚好反射了窗外照射进来的月光， 今指针闪耀着银色的光辉。佐伯见状，终于下定决心站了起 来。走下楼梯后，他先来到车库。从车库里取出铲子和打开 箱盖用的撬棍，然俊朝庭院的方向走去。

佐伯一直在等待黑夜的降临。因为他觉得如果在白天活动的 话，自己的行动可能会被别人窥见。然而，在等待的过程 中，各种各样的想像都出现在佐伯的脑海里，这使他无法平 静下来。恐怖的感觉在黑暗中不断膨胀，佐伯感觉自己几乎 晕过去好几次了，而当自己有所知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 整整六个小时，一直蜷缩着身体。

穿过栽种着树木的地方，佐伯来到位于游廊和矮墙之间的庭 院。他注视着墙边的竹筒，一步一步向那个方向靠近。此 时，他的手背疼痛不已。昨晚，

女孩在那里留下了深深的抓痕。

佐伯来到几乎和他胸口一样高的干燥竹筒前。这根竹筒连接着女孩的棺材。手上的疼痛加剧了，感觉就像伤口还流着血一样。

第 182 页

—

—

他先朝地底的女孩喊了一声。不过，没有任何反应。

佐伯用

颤抖的手将竹筒从泥土中拔出来放到一旁，拨开地面上的稻

草一看，先前插着竹筒的小洞像蝉蛹挖出的洞穴一样出现在

眼前。

佐伯把铲子的前端插到地里，开始挖起来。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院内没有使用任何照明设备。白天

覆盖在天上的云层，此时已被风吹散了。和昨晚一样，白色

的月光照亮了四周。矮墙外面的路上也听不到有人经过的声响，寂静的院中只听见铲子的前端不断插入土壤的声音。佐伯的头晕依然没有好转，身体摇摇晃晃，好像正在发热。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一边不停地挖着，一边回想起白天时少年在游廊说的那些话。

“她好像伤得不轻，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刚才我还和她通了电话。那么，我就告辞了。耽误你这么多时间，真是对不起。”

说着，少年点了点头，从游廊边站了起来。这时，杯里的茶还没有变凉。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佐伯无法理解少年所说的话。女孩不可能从地里钻出来的。

少年却连头也不回，拿起放在脚下的书包迳自朝大门方向走去。尽管有些不知所措，但佐伯还是从游廊上跑下来，穿上鞋追了过去。在密集的树干中间，佐伯赶上了少年的脚步。”

回家……你说她已经回家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虽然内心是这样想，但佐伯还是忍不住问起来。

“对，是这样的。电话里的她，看来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她的情况挺让人担心，还不知道能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

出门后，身穿校服的少年提着书包朝公园的方向走去。佐伯

则在门口停下了脚步，单手支撑在门柱上，目送少年远去的背影。

第 183 页

—
—

忽然，在离门口不远的一个丁字路口处，少年停下了脚步。

他举起一只手来，好像在和将要从街角对面、一个佐伯看不

见的地方出来的人打招呼。不一会儿，从街角处走出来，来

到少年身旁的是一位看上去眼熟的长发女孩。

佐伯定睛一看，女孩的脸庞清晰地映入自己的眼帘。这个女

孩面容清秀，肤色洁白，正是已被自己埋入地底的

那个女

孩。此时，她正在跟少年说着什么话。

自己在做梦吗？大脑的晕眩使房屋和电线杆上所有直线在佐伯 的眼中都柔和地弯曲起来。不仅如此，在他的视觉中，马路 和墙壁土还泛起沼泽一般的波浪.....

佐伯看了看掩埋着女孩那个插有竹筒的方向，他跑了起来。就在佐伯将目光从丁字路口处的两人身上移闲的时候，少年 回头朝这边望了一眼。然而，关键的问题却在竹筒下面。

佐伯站在掩埋女孩的地方。他对着通向棺村的竹筒喊了一声。地底没有任何回应，完全察觉不到有人存在的迹象。从 筒口向下望去，里面也是一片漆黑，犹如装着一筒黑水。

看来，女孩从泥土里跑出来了。

等一下，不对！佐伯否定了自己刚刚得出的结论。地上没有翻 刨的痕迹。

这么说来.....

自己到底把什么埋进了地里呢？

从少年回去后到天黑的时间，佐伯冲着竹筒喊了好

几次，但 是始终没有任何声音从地底传出。佐伯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 其中的吊诡，最后他只得待夜深人静后把箱子挖出来查看。

月光下的庭院静悄悄的，只听见翻土挖坑的声音。佐伯全神贯注地忙着手里的工作，两旁的树木就像黑色的高墙一样俯

第 184 页

视下来。夜晚的露水使树木的叶子散发出浓郁的气味。

淡淡的白雾在耸立的树干间飘荡，并笼罩了整个庭院。树木

也要呼吸的，佐伯觉得这些白雾就是自己栽种的植物所呼出的气体。

铲子前端插入土里的触感不断传到手上。佐伯一面将铲子里

的泥土翻到旁边，一面觉得自己似乎已陷入了一场噩梦。也

许是因为挖坑的劳动过于单调了吧！佐伯感到自己与其说是一

个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倒不如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一个在黑夜中反复挖坑刨土的木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手又痛了起来。手背上的红色抓痕，或许就是女孩留下的诅咒。

地底下埋的到底是什么呢？随着土坑愈挖愈深，佐伯竟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每当用铲子挖出一锹土时，佐伯就会用肩部的衣服擦一擦眼角，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眼里的泪水会令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地底埋着一个恐怖的东西，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应该就隐藏在这片泥土下，那东西一定会像镜子一样映照出自己毫无人性的本质。

本以为会永远进行下去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位于庭院一角的土坑里，出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木箱。笼罩在白雾中的箱子还带着泥土的气息，静静地躺在月光下。盖板仍被牢牢地钉在箱子上，板子上没有任何开启的痕迹，大拇指般粗幼的两个换气孔看起来黑漆漆的，整个箱子给人不寒而栗的感

觉。箱子里有一种类似妖气的寒气，佐伯抽噎着用撬棍撬开了盖板。

首先嗅到的是一股呛人的血腥味，接着佐伯便看到躺在箱里身穿校服的少女。她仰面躺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的脸上、箱子的内壁，以及盖板的下方都是红色的。箱子的底部更有几厘米高的深色液体。

第 185 页

—
—

那是从女孩颈部流出的血液。在女孩交叉的手中握着一支自动铅笔，看来正如她告诉佐伯那样，女孩可能是用它割破自己的脖子。

也许当时血液的喷溅太过激烈吧，现在箱里呈现这样的景象。佐伯用手捂着嘴离开了土坑，总之，他想离这个女孩远

一些。顺着矮墙向前走了一段，来到一棵树下，佐

伯脆倒在

地呕吐起来。由于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呕吐出来的全是胃

液。正如你所看到的，她并不是森野.....

正当佐伯吓得肩膀发抖时，忽然传来这样的一声音。起初，佐伯还以为是自己大脑的幻听，可是接着又传来同样的声音。这次，佐伯听得很清楚，这是白天那个男孩的声音。

“佐伯先生，你一直把她当作了森野。”

身旁传来鞋子踩踏地面的声响，佐伯抬头一看，白雾中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就站在树木的旁边，正背对月光俯视着佐伯。由于是逆光的缘故，脸上形成了黑影，所以看得不大清楚，但佐伯想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少年吧。

忽然，稍远的地方又传来另一个脚步声，树木间的雾气里好像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也迈开步子，正朝佐伯挖出来的棺材走去。他身材魁梧，个子比佐伯和少年都要高，年纪大概跟少年相若。在月光的照耀下，佐伯看清他的面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

陌生的男孩正一步步地靠近那个被自己埋葬了的陌生女孩。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佐伯想不出来，他甚至连现在自己处于现实中，还是在做梦都不是很清楚。佐伯抬起头来，满脸疑惑地看着身旁的少年，使劲地摇了摇头。少年向泪流满面、不断摇头的佐伯解释道。

“他也是我的同学，就是被你埋入地底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他叫……”

第 186 页

少年说出那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佐伯好像曾在什么地方听过。

“啊啊……这么说他就是……”少女提过的那个人。

那人来到坑里弯下了腰。从佐伯所在的位置望去，只能看到

他的背部。坑里传来悲痛的呼喊，每喊一次那个男

孩的后背

就会晃动一下。看来，他正在摇晃少女的肩膀。他对着女孩述说着什么。开始的时候，声音还很小。当他发现地底的女孩始终没有回话的时候，一下子大声地呼喊起来。

“刚才你看到那个女孩的脸上有黑痣吗？”少年问道。佐伯一声不吭地摇了摇头。昨晚的殴打令女孩血迹斑斑的脸庞浮肿得厉害，但就刚才见到的情况来看，她脸上确实没有黑痣。

“每天都会碰到一个女孩，不知为何今天早晨却没有见到。

.....今天白天你告诉我那个失踪的女孩左眼下方有一颗痣，这正是我怀疑你的原因。那时，我便知道你混淆了森野和那个女孩。”

“可是，那女孩的袋里装着学生证.....”

“因为她们家住得比较近，那个女孩正准备把森野遗失的物品送还给她。今天上午，我在学校从森野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当你谈到黑痣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可能看到学生证的照片。起初，我以为你开车撞死了那个女孩，女孩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你便认为学生证的照片就是女孩本人.....”
佐伯凝视自己的双手。把她塞进车厢前，因她反抗而疯狂地殴打她，后来却不敢正视她那肿胀得面目全非的面孔，匆忙地 把她放进箱子，并盖上盖板，完全没留意她的样子。因此，以为学生证的相片上的那人就是她.....

佐伯一点点地明白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今天白天，
女孩在地

第 187 页

底笑了起来，她并没有疯，只不过是发现佐伯竟用别人的名

字和她打招呼而已。那时，女孩察觉到佐伯的错误，并觉得

滑稽，所以笑了起来。

佐伯又看了看土坑。女孩的男友此时就在被自己埋入地底的

女孩旁边，两人的爱慕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情况佐伯

不太了解，不过，在自己和女孩的简短对话中，女孩曾提到

那个男孩的名字，从这一点来看，两人的关系当非一般。虽

然身处在四面都被封合的黑暗之中，女孩丝毫没有表现出任

何屈服於佐伯的态度。可是，地底的恐怖情况应该是超乎想像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孩想起了自己男友的名字，认为只有他才能够赶来营救自己。

他静静地蹲在女孩的身旁。现在已经不说话了，只是一言不发地注视棺材里的女孩。

“佐伯先生，今天白天分手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把那个女孩 藏在自己的家里。那时，你是站在门口的吧，说老实话，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不过，当你看到活生生的 森野时，脸色苍白地朝庭院里望去，接着又跑了起来，所以我就推测女孩肯定被你埋在庭院里的什么地方。”

佐伯这才意识到，少年打电话给那个叫森野夜的女孩，目的 原来是为了让自己产生疑惑，最终，少

年便将目标镇定：在 这个庭院里，并开始监视自己。

“你是……”

佐伯抬头看着少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眼前这个男孩究竟 是伺许人？他的出现只可能是为自己的同学复仇。可是，从他 的话语中却听不到一点对罪犯应抱有的轻蔑和愤怒，他的语 气一直是平静而温和的。

假如没有跟这个少年相遇的话，自己的罪行也许就不会暴露

出来。自己为什么会和他扯上关系呢？

第 188 页

—

—

想到这里，佐伯终于记起自己那个工作证。自己正是为了把

它找回来，才出门和少年相遇的。

“我的工作证在哪儿呢……”

佐伯问道。可是，少年歪了歪脑袋。

“你没有在公园旁边捡到剥的工作证吗……”

佐伯对工作证的事解释了一番，少年会意地点了点头。“所以，你就在地上找寻？”

不过，他说自己并没有看见工作证。

“如果不是你捡到的话，那我的工作证到哪儿去了呢.....”

“你最后一次见到工作证是在什么地方？”

“上班的地方。平时一直是放在上衣袋里的.....”

难道说.....

佐伯的脑中闪现了一个想法。

“..... 请你帮我检查一下那个女孩的身体。拜托！”

佐伯用手指了指女孩那边，向少年请求这。过度的恐惧使他 不敢靠近女孩和其男友所在的土坑。

“说不定在那个女孩那里。”

当时在车上，佐伯用自己的上衣遮往女孩的身体，而女孩在 被掩埋之前就已经苏醒过来.....

少年从佐伯身旁走开，来到土坑处。绕过女孩的男友，下到 坑里弯下腰来查看少女的衣服。

第 189 页

“有了。是这个吧？”

不久，少年手拿着一个证件站了起来。

“另外，还有这个，她的学生证就装在她裙子上的衣袋里。”

少年拿着两个证件再次来到佐伯的身旁。

佐伯的工作证果然在女孩那里。也许她是想在有机会逃跑时 带上一些线索，以便今后能抓到犯人。箱子被封住以后，即 使女孩死在里面，身上携带的工作证将来也有可能帮助破 案。对于佐伯来说，少女的这种安排，就像一只不祥之鸟， 足以让他走向灭亡。

自己竟然输给被自己埋在地底的女孩。实际上，在掩埋她的 时候，自己就已经落入一个陷阱。

少年一边看着工作证，一边说道。佐伯知道对方接看想说什 么，他双手触地，低下了脑袋。

“对…… 没错……”

这正是他最不愿为人所知的地方。

佐伯不敢再次正视少年的眼睛，眼球的疼痛使他只好俯视地 面。由于极度的羞耻，整个身体像火烧

一样，连肌肉都有些 痉挛了。

少年拿到月光下的工作证是一个有着茶色人造皮套的警官 证，封面上竖着写有一行烫金的警局名称。翻开一看，里面 的第一页贴着佐伯的照片，照片市面清楚地注明他的警衔和 姓名。

这真是让人难以首信。佐伯平时工作认真，在同事中挺有人 缘，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商业街巡逻的时

第 190 页

—

—

候，认识他的商店老板还会向他微笑。浩介的父母把幼子托

付给佐伯，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就连佐伯本人以前也毫

不怀疑自己天生就是做这种纯洁职业的人。然而，背叛了法

律，背叛了人权，背叛了赞扬自己是好孩子的祖母的人，不

是别人，而正是自己。自己背叛了这世上的一

切.....

“求求你.....我也知这.....请你什么也不要
说.....”

佐伯以哀求的语气对少年说道。他双膝跪在地上，
耷拉着自

己的脑袋。少年走到佐伯的身旁。

“请把头抬起来。”

佐伯战战兢兢地按照少年的话做了，眼前是少年递
过来的警 官证。看来，他是要佐伯自己收好吧。

想到这里，跪在地上 的佐伯接过了证件，但他还
是站不起来，现在只能摆出一副 正襟危坐的姿势。

“佐伯先生，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当我发现你把
森野和那个 女孩混淆了的时候，曾考虑遇交通意
外的可能性。因为我觉 得这样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
女孩的面容无法辨认.....”

佐伯一面用两手紧紧地握着警官证，一面听少年提
问。

“可是，不但地面上没有留下血迹，而且你的车上
也没有发 生意外的痕迹。刚才观察那个女孩的时候，
我发现她身上有 遭到殴打的伤痕以及好几处

骨折的地方。不过，除了自杀所导致的脖子上的伤口外，好像没有一处伤疤是致命伤。看来，她并非死於车祸，而你也不是为了掩盖肇事事实才把她埋入地底的吧？”

佐伯点了点头。接着，少年将双手放到膝盖上，蹲下身把脸靠了过来。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她活埋呢？”

第 191 页

少年的话语中并没有责难佐伯为何要将女孩杀死的语气；从

他的口吻来看，似乎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事

情。对于少年的问题，佐伯根本想不出明确的答案。想来想

去，最后只得一言不发地望着少年摇了摇头。

“……完全搞不懂。就是想埋，所以就埋了。”

这是佐伯的

心里话。

自己为什么要杀害浩介呢?脑子里为什么会反复出现想把活人

埋入地底这样恐怖的妄想呢?

仿佛自己天生就是这样一种生物,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佐伯已经埋葬了两个人。

“就是想试着埋下,所以就埋了……”

佐伯再次似哭非哭地嘟囔了一遍,他感觉自己的胸膛已经被挖空了。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的确不是人。想到这里,佐伯的手开始抖动起来,手里的警官证随即跌在地上。

“我……”

今后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上呢?原形毕露的自己竟是如此的可怕!这样的自己今后该怎样活在这个世上呢?

为什么自己生来就拥有这个肮脏的灵魂?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别人一样呢?此时,佐伯的心中充满这些疑问和悲哀。

其实,自己也想像普通人一样地活着,不去杀人,也不以杀戮为乐。自己不愿意脑子里再出现想要将人活埋的妄想。自己也不想以夜里一个人挖坑

的方式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只希望悄无声息地活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自己绝没有过分的奢望，熙需要一点点的幸福便满足。自己一直梦想能过普通而平常的生活，像上司那样看儿子的照

第 192 页

片，像同事那样上班时穿着全新的衬衣。要是这一切能发生

在自己身上，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佐伯的双眼悄悄地淌下泪水，他仍然跪在地上，看着自己的

眼泪落在地上，渗入泥土里并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底该

如何是好呢？佐伯完全没有头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佐伯觉

得自己被关进一口被为痛苦和压迫所笼罩的无形棺材里。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佐伯有所知觉的时候，发现

自己正坐

在游廊上。天还没有亮，外面依然是茫茫的黑夜。

远处传来 鸟的叫声，看样子黎明就要来临了。

家里的灯是开着的，好像有人在屋里走动。双腿使不上劲 儿，没气力站起来看个究竟，而双手亦不停地颤抖。

坐在游廊上回头一看，不一会儿便发现少年在灯光中穿行的 身影。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后，少年问佐伯：“没事吧。”看 来，是他把自己挪到游廊这边坐下的。

“.....刚才的事，有点回忆不起来了。”“你一直在哭。”

用手一摸脸，果然还残留着一些没有干透的东西。

“请原谅我 擅自走进你家里来。”

佐伯一面听着少年的话，一面重新看了看廊前的庭院。

本已挖开的土坑现在看不到了，眼前立着四根竹筒。

一时 间，佐伯产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的错觉。

“把竹筒插入盖板上的小口，你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地底通风 吧。”

少年站在佐伯的身旁说道。从他所说的这句话来看，那个土坑应该是少年填平的。可是，他为什么不马上打电话报警呢？

为什么还要重新把坑填回呢？

第 193 页

—

—

那个女孩的男友此时已不见了踪影，他或许被拉到别的房间

里休息吧！和自己一样，说不定他也进入了一种丧失任何反应

的状态。

地底的女孩曾坚信她的男茸决不会使自己孤单，他一定会找

到自己。想不到，自己竟将这样一对热恋的情人拆散，佐伯

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佐伯又回头看了看游廊上叶间日式房间，不知何时少年走到

那里，现在正用手机和别人通话，手上拿着一个学

生证。刚 才我在路上捡到你的学生证.....

从他说话的语气可以猜到,他手上的证件是那个叫森野夜的 女孩的,而且通电话的也一定是她。

不过看样子,电话刚接通就被对方挂断了。少年目不转睛地 盯着手机,嘴里嘟囔道,对刁,天还没亮呢。最终,这个叫 森野的少女还是没意识到自己遗失的证件,对佐伯的人生竟 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

天边微微发亮了。游廊的东面是一排整齐的树木,由树木形 成的黑影背后,天空渐渐被朝霞染红,夜晚的那些白雾已经 消散了。

少年朝这边走来,坐在佐侧的左边。

他注视着直立在地面上的川根竹竿,可能在填回土坑时使用 过的铲子就放在旁边。

从树木的缝隙间穿透而来的朝阳光辉照在少年白皙的脸颊 上。由于逆光的缘故,耀眼的光线使佐伯不得不眯起自己的 眼睛。从佐伯的角度只能看清少年的侧面轮廓,脸上其馀部 分在强光中都变成一片阴影。此时,一直注视着竹筒的那双 眼睛给人极其鲜明的印象。

少年的眼里没有丝毫的感情。这样的眼睛跟自己驾车寻找掩

第 194 页

埋目标时，无意间从车内的倒后镜中所看到的，那双长在自

己脸上隐藏着无尽黑暗的眼睛有些相似。

在朝阳的照耀下，佐伯的心情平和起来。也许是融到泪水中

并被带走的缘故吧！大脑的晕眩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

佐伯一开口，少年就把头转了过来。在逆光所形成的阴影

中，少年侧耳倾听着佐伯吞吞吐吐说出的话。

“……我，准备去警局，把我所做的一切交代清楚。”

佐伯这个决心从他的嘴里一点点地表达出来，说罢，全身一下子变得瘫软起来，好不容易才收敛的泪

水又滴落下来。不过，这次的眼泪并不是源自心中的绝望；和早晨的光辉一样，如今的泪水是清澈而透明的。

自己的人生恐怕到此为止了，无数谴责的声音和视线可能会穿透佐怕的身体。可是，没有关系，自己揭露自己的罪状，并希望接受审判的做法，才是作为一个人应当作出的最后决断。

“太好了……你自己能够下这样的决心真是太好了……”

以前，佐伯也曾无数次哀叹自己没有资格做人，自己竟然将浮现于脑海中的恐怖想法付诸实践。对此，佐伯每每感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才是自己的本性。不过现在，残存于自己”

体内那人性的部分已经静静地赢得了胜利。

“我不认为自己的罪孽会因此而抹消。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自豪……”

少年开口说道。

第 195 页

—
“佐伯先生，如果你要自首的话我不会阻拦，只是，不知你能否再等半年？”

佐伯询问其中的理由。少年站起身来。

“我要告辞了。佐伯先生，行吗，就半年吧？不然，一个月也

可。拜托了！警察局那边，你就解释说是你自己一个人下定决

心准备自首的。”

少年要佐伯发誓在叙述案倒的时候，不要提起自己和那个叫 森野的女孩。佐伯答应了。

“记往了吗？是他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对此，你不必在意，就算你想救他，我想他也会主动拒绝的。不过，到时你就对外界说都是你干的就行了，这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所以不管你怎么举证也不会有人相倍，除你以外，我也来过。”

少年一边穿着放在游廊下面的鞋子，一边对佐伯说道。

佐伯不能理解他所说的意思。正准备问的时候，少

年已经离开游廊朝门口的方向走去了，既没有回头，也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不一会儿，少年的背影便消失在树木密集的树干之间。背后只剩下曙光初露的庭院翻一脸困惑的佐伯。

突然，佐伯想起一个问题。少年独自离去之后，那个说不定在哪个房间里休息的女孩男友_又到哪里去了呢？

佐伯从游廊上站起身来。脑海中浮现了一种预感。他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光着脚穿过庭院。清晨寒冷的空

气令呼出的气体变成了白色。

竖立在庭院边上的竹筒一点也没有倾斜，端正地直指着蒙蒙发亮的天空。少年重新掩埋的棺材就在这些竹筒的下面。佐伯把耳朵贴到筒口上。

第 196 页

—

—

地底的声音传了上来。由于筒壁的阻挡作用，声音听起来有

些沉闷。棺材里的声音是那个男孩发出的，他正躺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不断地叫着她的名字。声音很小，就像抽泣一样。他也不说什么，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呼唤着少女的名字。

CHAPTER VI 声 V o i c e

* 引子*

最近，妹妹起床洗脸后就牵着狗出去散步。快到十一月底了，早晨气温很低。每次出门的时候，她总是一副冷嗖嗖的样子。

那天清晨，妹妹不停地哆嗦着朝大门口走去，而我则依旧一边坐在餐桌旁吃早餐，一边浏览着报纸上的死亡通告。

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煤油炉。母亲刚把炉火点着，满屋子充满了灯油的味道，这种味道足以熏死人的脑细胞。这时，我刚好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关于煤油炉燃烧所释放的一氧化碳，导致儿童中毒身亡的消息。

我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顿时，早晨冰冷的空气一拥而进，吹散了弥漫在整个房间的灯油味。天空中挂着一缕淡淡的云彩，庭院的地上结了一层薄霜。

妹妹正站在窗外，身上紧紧地包裹着毛衣和围巾。看我打开了窗，她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对我说：嗨……狗就站在妹妹身旁，她用一只手拽着套在狗脖子上的绳索。

「刚才它似乎觉得院子那一角有点不对劲，自刚才开始就一动不动了。」

妹妹指着狗说道。我顺势望去，只见在与邻居家相隔的栅栏旁边，狗正用鼻子嗅地上的什么东西，而且还不断用前爪使

第 197 页

——
——
劲地挠着，似乎想挖一个洞来。

「好了，我们走吧！没有时间散步了。」

妹妹拽了拽绳子说道，散步后稍作整理就得去上学。狗或许

是听明白了她的话，乖乖地离开了院子那个角落。不一会
儿，妹妹和狗便一边吐着白气一边从我的视野中渐渐地消失。

「快把窗户关上！」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按照母亲的吩咐 关好窗后，我来到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块用双手才能合抱的大石头，我把它从院子的一角，移到刚才狗想挖开的地方。这样一来，狗就没办法刨开 此处的地面了。这个地方要是被挖开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半年前被我埋入地下，那好几只人手差一点就被妹妹发现了。趁它们现在还没有暴露人前，我打算放学回来后，再将其重新掩埋到别的地方去。今天的事又使我隐隐窥见到妹妹 具有那种发现古怪事物的宿命。

我回到屋里，继续读起报来。「有什么有趣的报道吗？」母亲 问道。没有，我一边作答一边确认了报纸上仍然没有刊登有 关北泽博子的新消息。

北泽博子的尸体是七星期前在废墟里被发现的。发现尸体的 地方位于市内，离我家并不远。那个废

墟以前是一所医院。从市中心往山区的方向有一条与公路分叉的碎石子路，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僻静地方，以前的医院就座落那里。透过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可以看到，尚未拆卸的医院仍然伫立在地，旁边也没有别的建筑物，四周只有枯黄的野草。

三个小学生在废墟上探险的时候，发现了北泽博子的尸体。听说，那三个小学生目前正接受心理辅导。

尸体刚被发现的时候，报纸和电视等媒体都大肆报道这个事件。不过，现在已经没人再提起那件事了，也不知警方的调

第 198 页

—

—

查到底进展如何。

我所收集到的与她有关的资料，不过是些描述尸体发现经过

的报道和她的个人照罢了，而且这些东西还是从报纸上剪下

来的。

照片拍下了她生前的笑容，照片上的她披着一头乌黑的齐肩

直发，微笑着的面容上隐约可以看到洁白的犬齿。

媒体只公

布了这张照片。

警方目前对犯人的情况究竟掌握了多少呢？

某一天傍晚。

快放学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教室里开着灯，窗户的玻璃如镜子般反应教室里所有状况。课后活动刚结束，班里的同学就像潮水般朝教室的门口涌去。吵嚷的人群中，一个一动也不动的身影映入我正在凝视的玻璃窗里，她就是留着 一头笔直乌黑长发、脸颊犹如雪一样白的女生——森野夜。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你说有东西要给我看，到底是什么？」

我问她。当天午休快要结束时，我从走廊上经过时，她悄悄 地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有东西给你看，放学后留下来。

「是尸体的照片，我弄到手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 活方法。一个人恐怕很难完全理解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森野和我都过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超出一 般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常常会相互传阅各自收藏的尸体照片。

第 199 页

—
—

她从袋里拿出一张 A4 大小的纸。这是一张专用的打印纸，光

泽度很好，表面很光滑。

纸上的图像是在一间很简陋的混凝土房间里拍摄的。感受到

的视觉冲击只是一整片红色。

照片的中央横放着一张长桌。桌子的上面和四周，以及墙

壁、天花板上全被染成红色。那不是某种鲜艳的红色，而是

从灯光照射不到的房间角落阴暗处渐渐浮现出来、
一种发黑
的暗红。

她就躺在照片中央的那张长桌上。

「……这就是北泽博子的……」

听我这样说，森野稍微皱了一下眉头。她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可我还是看出她有点吃惊。

「你知道的还挺多呢。」

「是在网上找到的？」

「别人给我的。我在市图书馆收集报纸上有关北泽的报道时，一个过路的人塞给我的。据说这就是北泽的照片，但我还不太确定。」

由于森野长着一张俏丽的脸蛋，所以当她在街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其他学校的男生主动向她搭讪。但是，在我们学校里却没有任何人敢主动接近她，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对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然而，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也许有人在市图书馆这种特殊的场合，看见她裁剪报纸上古怪的报道，便想出这新颖的办法来接近她吧。

她从我手里把那张印有照片的纸张拿过去端详起来。森野眯

第 200 页

起了双眼，把脸凑了上去。

「你可真行，只看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北泽博子……」

因为，照片上的她……

所有看上去像人类的部位都已经……

她小声地嘟囔道。我向她解释其实刚才自己也是瞎猜的。那

张照片里，北泽博子的头部被放在长桌上，我就是通过她的 侧面和发型来推测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她点了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向森野查问那个塞给她相片的人的情况，她却不肯告诉 我。于是，我决定回家自己上网查找。

我把视线从森野身上移向玻璃窗。玻璃窗的对面只剩下一片 漆黑，一片没有尽头的黑暗。在白色灯光的照射下，摆放在 教室里的一张张书桌，都清

晰地映照在玻璃窗上。

「这个世上，有人杀人，又有人被杀。」

「怎么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来呢？」

的确有一种人要去杀人，他们并不具备任何动机，只是想杀人。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变成这样的，还是原本天生就是如此。然而，这些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往往掩盖自己的本性，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他们混迹于这个世界，在外表上与普通人没有丝毫分别。

可是，终究会有那么一刻，他们将无法按捺嗜杀的欲望。那

时，他们便会抛开普通的社会生活，进而开始在人群中进行狩猎。

第 201 页

—

—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以前，我曾遇见过好几个杀人凶手。他们当中，大多数的眼

睛都会在某一瞬间迸发出不为人类所具有的光芒。

虽然那只

是一道几乎来不及被人察觉的眼神，但我从他们的瞳孔深处

发现了异样。

譬如说，当与一个普通人面对面接触时，他会把我视作一个

人，并采取与此相应的态度来对待我。

可是，假如站在对面的是一个我以前曾经见过的杀人凶手的话，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只须仔细看一看他们那对眼睛，就能在那瞬间感受到：「这个人根本就没把站在他面前的我看 作是一个活人，而只是把我视为一个普通的物体。」

「喂……」

我回过神来，正好看到了映照在玻璃窗上的森野的眼睛。

该不会是你把她杀掉的吧？

瞧，照片上她的头发是烫过的，还有颜色……这些都与报纸刊登的照片不同，你怎能认定这上面的人就是她呢？

听了森野这番话，我突然觉得今天她倒是挺聪明。

她的瞳孔深处，并没有以前我遇到那些杀人凶手眼中特有的 异样。那是一双将人视为人的眼睛。我想她以后也不会杀人 吧！虽然与普通人相比，她的兴趣有些特殊，但总括来说， 森野仍然属于正常人的范畴。

尽管我和森野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一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而我觉得正是这一点不同，决定了我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第 202 页

—
—

她属于人类，总是扮演着被杀的角色。
而我却不一样。

「她烫头发以后的照片也曾被公开过，只不过因为那照片没有征得亲属的同意，所以媒体没有大肆转载。我也只是对那张照片有一点印象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

她再次点了点头。

我回到家径直跑上二楼，来到自己的房间开启电脑，在网上 搜寻北泽博子尸体的照片。顿时，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凝重、 浑浊起来。然而，我最终什么也没找到。

我放弃了搜寻，从书架里拿出藏在其中的匕首。我凝视着映 在刀刃上自己的脸。从窗外传来的风声，听起来就像是曾经 惨死在这把匕首下的人在哀号。匕首曾有意地向我发出召唤，或者，应该说是潜藏在我内 心深处的东西，映照在匕首这面镜子上，让我听到自己的声 音。我看了看窗外，远处街道上的灯光，将一缕淡淡的光亮 渗入了夜空。

手里的匕首传来原本不应存在的声音。我总觉得这声音是由 于刀刃的干渴而产生的。

我对森野撒了谎。烫头发后的北泽博子的照片，根本就没有 被任何媒体刊登过。

引子 完

* 1 (上) *

以前，家里偶尔有一个成员暂时离家外出，如父亲

到外地公

第 203 页

—

—

干，或母亲和朋友出门旅行，我就会发现还是一家四口聚在

一起比较舒坦，连屋子的通风状况也会格外地好。

当我参加

学校旅行时，呆在家中的母亲和姐姐在原本应该有我出现的

地方，看到的只是空气。我想，每到这个时候，她们一定有

过类似的空虚感吧？但是，即使像这样，家里缺了一个人的

不完整情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几天而已。当那个人从旅游

胜地回来以后，家又回到从前，四个人重新相聚在一起。屋

子里又恢复从前那个习以为常、刚好能容纳四个人的空间，

恢复那个每当从电视机前走过时，就会被姐姐伸长的腿绊倒

却令人舒畅的狭小空间了。

就在不久前，这个家还是一个四口之家。如今，姐姐却永远地离开了。如今，餐桌前总是多了一把椅子。

为什么姐姐会被人杀死？谁也不知道，但在七星期前，我的姐姐北泽博子死了。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十二个小时后，有人在郊外一座医院的废墟里发现她被杀了。

我从来没有走进过那座废墟，但姐姐的尸体被人发现后，我曾经一次，也仅仅只有那么一次，在外面远远地眺望过。那是一个除了枯黄野草外什么也没有、冷冰冰的地方；碎石子铺成的地面上那些灰白的细小碎石随风而起，连鞋面也被染成灰白色。医院的废墟是一块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不知名的东西蜕皮后留下的硕大空壳。窗户上的玻璃全都破烂不堪，里面一片漆黑。就在不久前，有人在里面发现了姐姐的尸体，所以废墟的入口处被围上了胶带，警员们正钻过

胶带，在废墟里进进出出。

听说姐姐是在废墟最里边的房间被三个小学生发现的。虽然 警方从未公开过，但那儿以前是用来给病人动手术的房间。

据说遗体损坏得非常严重，就连尸体的辨认几乎都无法进 行。离尸体不远处有一个手提包，警方是透过袋里一些随身 物品，才与我家联系。当时，接电话的是母亲，那是在姐姐

出门后还不到一天时间的中午打来的电话，起初妈妈还以为 是恶作剧。

第 204 页

然而，那确实是姐姐的尸体。虽然这并不是由熟知姐姐的父

母、我或者姐姐的男朋友赤木经过仔细辨认遗体后确认的，

但从尸体旁边的袋里所找到的姐姐生前外科病历，以及法医

几次精密的鉴定，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一切。

……警方没有公布姐姐的尸体被发现时是什么状态，也没有

公布姐姐是怎样被杀害的。在这个世界上，被绞死、被刀子

捅死的案例占绝大多数。即使是绞死、捅死，都会被公众视

为极其残忍的手段，随之引起媒体一阵骚动。但事实上，姐 姐似乎不只是被绞死、被捅死那么简单。

警方认为如果把姐姐所遭受的重创公诸于世的话，肯定会给 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他们都缄口不谈，就连发现 尸体的小学生也被强行下了缄口命令。

父母曾一再向警员和医生哀求要看看姐姐的遗体，但都被拒 绝了，因为姐姐的遗体已经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不忍 让他们看到。

父亲和母亲并不是特别溺爱生前的姐姐，他们就如世上其他 普通的父女、母女一样，曾经为一个电视广告而争论不休， 也曾因为忘记报纸放在哪里而争吵得面红耳赤；父亲和母亲 也从没在别人面前夸奖炫耀过姐姐。但他们听到姐姐的死讯 后掩

面失声痛哭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他们曾经倾注了多少的心血来养育姐姐。

「请让我们见见博子！」

父亲在医院里拼命地向医生和警察恳求。他粗红着脖子，看上去很生气。看到父亲一副毫不妥协的样子，医生和警员只好无可奈何地领着父亲和母亲往搁置姐姐遗体的房间走去。

我在走廊上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透过四边形的两扇大门

目送他们远去、消失。我很害怕，害怕得无法鼓起勇气走到房间里去看姐姐。

第 205 页

突然，一段警员与医生间的谈话传进了我的耳朵，看来他们

没有察觉站在楼梯阴暗处的我。

把那些支离破碎的尸块拼凑起来，可真够辛苦的……

警员这样说道。一听这话，我差一点瘫倒在地。鞋

子在医院

的地板上蹭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那警员转过头来发现

了我，顿时大惊失色，脸上浮现出僵硬的表情，随后便紧闭

嘴唇。

把姐姐的身体拼凑起来…… 我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仔 细思索着这句话的意思。

不一会儿，父亲和母亲便从放置姐姐遗体的房间里走了出 来，我赶紧迎上去急切地问道：姐姐到底怎么样？他们却充 耳不闻，完全不理我。之前一直哭不停的父亲和母亲，进入 那个房间以后也不再流泪。他们不想正面看到任何人的眼 睛，于是低下了头，沉默不语。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好像被遗留在那间房间里似的，他们脸上的皮肤焦黄，宛如两张永远 不会动弹的面具。

警方对有关姐姐遗体的情况只字不提，面对公众，他们只是 把事实藏进了黑匣子里。或许正因为如此，在遗体被发现 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也没有持续多久，人们也就渐渐淡 忘了这件事。

如今，自姐姐遇害已过了七星期，警方和媒体的有关人士已经不再到我家来了。

姐姐比我年长两岁，遇害的时候才二十岁。家里就我们姐妹俩，可以说，我是一边看着姐姐的样子一边成长的。

在我小学五年级时，姐姐已经穿上我还没有看过的中学校

服。正当我刚升上中学二年级，姐姐便开始常常在家里谈起那个我一无所知的高中世界。我常常在姐姐的身上看到自己

第 206 页

两年后将要迎接的生活，对我来说，姐姐正像一只在黑暗无

际的大海上引领着我的导航船。

虽然我们姐妹俩相差两岁，但我们的个字却差不多。或许正

因为如此吧，常常有人说我俩长得特别相像。记得上小学

时，每逢新年到亲戚家玩，每碰见一个人他们都会这样说。

「我怎么不觉得呢？没有这回事吧？」

姐姐看了亲戚们的反应后，觉得很奇怪，便这样对我说道。对我们来说，每天都相互见面，看到的都是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另一张脸。到底哪个地方长得相似呢？我也常常很纳闷，但曾经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姐姐正和亲戚家的孩子在另一间房内玩游戏，从门前经过的婶婶吃惊地对我说：「哎呀，刚才你不是在对面那个房里的吗？」

小时候，我和姐姐的关系非常要好，常常一起玩耍，偶尔姐姐还会牵着我到比我大两岁左右她同学的家里去玩耍。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之间的融洽渐渐变化，我已经记不起最后一次和姐姐开心谈笑是在什么时候了。

* 1 (下) *

数年前，我和姐姐之间就莫名奇妙地产生了隔膜，但并不是那种明显得连身边的人都知道的隔膜，

或者根本用不着用隔膜这样夸张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关系的微妙变化。只不过当她和我讲话时，她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不愉快的神情。

有一次我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指着正在阅读的杂志对姐姐说：「这篇文章很有趣啊！」我仅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她瞟了一眼杂志便紧索着眉头，冷冷地说了声「哦」，随后立即走开了。或许是我自己多虑吧！那个时候，姐姐的态度以及脸上的表情，总让我觉得隐藏着几分暴躁。

第 207 页

当时一定是因为她心情不好，或凑巧那时比较忙的缘故，我

只好这样安慰自己。我尽量说服自己，那不过是因一些琐

事，才使姐姐露出那样的表情。

即使是自己多虑，但姐姐对我的不耐烦并不仅是她一时的反

常。

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姐姐正在起居室里和朋友通

电话。姐姐对着无线电话神采飞扬地侃侃而谈，不时夹杂着

愉快的笑声。为了不打扰她，于是我便轻轻地坐在沙发上，并调低电视的音量，独自看电视节目。

不一会儿姐姐便通完了电话，整个屋子立刻安静下来。我们各自坐在相对排放的沙发上，默默地注视着电视机的画面。我本想主动和姐姐聊点什么，但又犹豫了，这种不愉快的气氛原本就是姐姐先挑起的。刚才打电话时，她的心情明明很不错，但当剩下我们两人时，她却一言不发。她打破我们之间原本温暖、和谐的气氛，竖起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终于，我把身体慢慢地挪近姐姐，打算主动和她搭讪，但姐姐却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来拒绝我。每次和我讲话时，她的应对都格外地简短，但她和母亲说话时却完全不一样。由此，我明显地感觉到姐姐是有意尽快结束和我的交谈。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很害怕，

后来竟发 展到姐姐还没有开口说话前就感受到她对我的厌恶，已经到 了无法呆在她身边的地步。最后，我只要在姐姐面前经过， 或单独和她呆在一个房间里，就会变得十分紧张。那个时候 的我，全身都会变得僵硬。

「夏海，你不要再穿那件衣服了。」

那是大约在半年前，正当我打算到书店买参考书时，姐姐指

着我的衣服对我这样说道。她所指的，正是我外出时常常穿 的那件白色毛衣，很早以前我就喜欢穿这件衣服。凑近一

第 208 页

看，上面已经长出许多小绒球，有的地方还断了线。

「但是，我很喜欢这件衣服呀！」

姐姐好像不满意我这个答案。

「哦？是吗……」

姐姐一副对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把头撇向一边。我呆呆地愣

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刹那间，仿佛世界上所有光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或许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姐妹俩的长相的确十分相似，但我们的爱好及性格却恰好相反。姐姐性格十分开朗，平日总是摆出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容，而且结交了男朋友，随时都有一群仰慕者簇拥在她的身旁，每天也有朋友给她打来电话。姐姐好动，兴趣爱好广泛，似乎很少见她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在我的眼里，姐姐总是那么耀眼。相反，我却是一个书呆子。最近，我总是伏在书桌前埋头苦读，家里人也只能听到我不小心折断铅笔芯的声响，即使在空闲的时候，我也只是读读历史小说。姐姐上中学后，常常去我不熟悉的地方玩耍，和我不认识的人来往。平日只有被姐姐强拉硬拽才肯出门，大多数时间我便一个人留在家读书。这一切的变化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不过，我依然深爱着开朗活泼的姐姐。我常常把呆在家里像块木头的自己，与在外得心应手的姐姐拿来对比，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卑，倒是为自己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姐姐而感到骄傲。

在姐姐的眼里，或许我只不过是一个土里土气庸俗的人。难

道是我妨碍她的生活，而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第 209 页

—

—

姐姐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她从未亲口说出对我的不满，从来

没有说过讨厌我之类的话，甚至在某些地方还隐隐可以发

现，她故意不让我察觉到她的不满情绪。正因为如此，每天

都呆在她身旁的我，却从来没有体会到姐姐的心态变化。

或许姐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疼爱过我吧……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已经无从考证，但除了这种解释外，我再

也找不到其他答案。

我从没有找机会亲自问过姐姐，哪怕只是问一句话也好。可是，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当初我为什

么不在姐姐活着的时 候鼓起勇气亲口问问她呢？也许她给我的答案会令我后悔去 问她，但总比现在这么纳闷好得多。

如今我永远地失去亲自询问姐姐的机会。我只有独自带着疑 问和懊恼，苦苦地思念姐姐。

在这个没有了姐姐的家里，仿佛就象永远不会有早晨到来的 夜晚一样，非常地安静。与两个月前那个家相比，现在的家 简直是判若两样。

父亲和母亲自从看了姐姐的遗体后，就变得少言寡语起来， 面无表情、安安静静地守在电视前的时间却变得愈来愈长。 即使偶尔看到搞笑的综艺节目时，也从没见他们笑过，脸上 连一丝笑意都没有，只是静静地盯着荧幕。也许父亲和母亲 以后半辈子也只能如此了吧！每次看到他们这种神情时，我 总会这样想。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发生了多么令人高兴、振奋的事情， 我想，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会背负着无法卸下的重担，因 此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面孔。母亲依旧一如既往地为我父亲准备饭菜，已经习惯以前那

种平凡日子的母亲，简直像一台机器般，每天仍然准时为我们准备好饭菜。

第 210 页

—

—

每当看到屋子角落堆积的灰尘，我就想放声痛哭。

父亲、母

亲太可怜了。在姐姐遇害前，母亲总是仔细地打扫干净屋里

每个角落，但现在的家到处都铺着一层薄薄的尘土，连这也

没有察觉到的父亲和母亲，恐怕每时每刻都在回想姐姐幼时

的笑脸。第一次抱起刚出生的姐姐时的感觉，也许现在仍然

停留在他们的手臂之间。

他们不应该进入那间放有姐姐遗体的房间里去。在那里看到

的姐姐，与珍藏在他们记忆中孩提时姐姐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将永远困扰着他们。

如今在这个沉闷的家庭里，我的存在是微乎其微的。当我主动和父亲搭讪时，父亲只是「嗯……」地支吾一声，然后毫无意识地点头而已。但换个角度来说，或许我平日的行为也和他们一样。在与朋友交谈时，与父亲和母亲一样，我再也无法露出原来的灿烂笑容了。

夜幕降临后，我有时会进入早已空无一人的姐姐的房间，坐在椅子上思考问题。姐姐的房间就在我房间的隔壁。要是姐姐在世时，事先没跟她打招呼就闯进去的话，她一定会很生气。

平日没人居住的房间很容易就会堆积灰尘，我把手轻轻放在姐姐曾经用过的书桌上，顿时感觉到桌面早已铺满各种各样的尘粒。

姐姐以前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我抱着膝盖坐在椅子上，一边逐一打量房里的家具，一边静静地这样想。没有拉上窗帘的玻璃窗，也许是由于夜幕的降临而漆黑一片。

有一刹那，我似乎看到浮现在玻璃窗上姐姐的脸庞。但是，当我定睛一看，窗上却只有我自己的影子。连自己也会把自己错看成姐姐，也许这正因为我

们姐妹俩的确长得很像的缘故吧？

第 211 页

—
—
桌子的架上有一面小镜子。我想拿过来照照自己的脸，于是

我便伸手过去。突然，我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圆筒形的小东

西，那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支口红，

于是伸出去的手转向了口红。

这是一支有着鲜血一般鲜亮颜色的口红，另外还有几支淡粉

色的口红，但只有这一支鲜血般的红色深深吸引着我。

我已经用不着照镜子了。在我和姐姐之间，有没有口红这类

东西，正是我们的不同之处。我紧紧地握着这只口红，离开了姐姐的房间。

我不知道自己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下去。这样迷茫无奈的我却 再次亲耳听到姐姐的声音，那是十一月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傍晚 晚的事。

*1 完 *

* 2 (I) *

十一月三十日。

我打算买一本关于大学升学考试的习题集，于是在放学回家 的途中，顺便来到镇上那家大书店里。我并不是特别渴望能够升入大学，姐姐在世的时候，我在学习上曾经有过非常明确的目标，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我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故只好茫然地继续以前曾经憧憬过的目标。摆满各种习题集的书架放在书店的最里面，我站在书架的前 面，首先从最上面那层开始搜寻，从左往右依次扫视排列整齐的书脊。直到最右端的最后一册，才移向书架的下一层， 逐次地搜寻适合自己的习题集。

可惜我怎么也找不到令我满意的书，于是我只好弯下腰来，开始搜寻书架上挨着脚边最下面的一层。

我仍然从左边起依

第 212 页

—

—

次确认每本书的书脊，当视线移到右端时，隐约看到一双皮鞋。

黑色的脚尖正对着我，显然这正是直接冲着我来站立方式。

我正准备抬头看个究竟时，那双鞋突然向远处跑去，转

眼间便消失在混杂的书架群里。

突然，我发觉有人老是紧盯着我，我顿时感到非常不安，于

是我再次转过头去看了看，却什么也没发现。

这一次我又感觉有人站在我的背后。书店里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射在正面的书架上，但我的影子却被一个比我大整整一圈的影子覆盖。

然而我刚才一直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他就站在我身后，离得很近，仿佛快要碰到我的脊背，我甚

至清楚听到他的呼吸 声。

他肯定是个色魔。听说以前这家书店曾经出现色魔，但我的 身体无法动弹，全身僵硬，像块石头似的，连呼救的声音也 无法从嗓子挤出来，更不要说逃跑了。我被吓得头也不敢 回，两腿发软，不停地打颤。

「对不起，请借一下。」

突然从右边传来了说话声，那是一个年轻男孩子的声音。

「色魔先生，我刚才在镜子里看到了。你瞧，天花板上挂着 的那面镜子！我对这事情很感兴趣。不过，我想过去，可以 让一下吗？」

或许是因为有人走过来，给我少许安慰的缘故，我的身体像 被施了魔法似的，又可以动起来了。我转过头一看，一个穿 着黑色校服的少年刚好站在书架的中央，正看着我。

那个紧贴在我身后的色魔慌忙地朝与少年相反的方向逃去。

第 213 页

—
我看到他的背影，那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宽大背影。
他那渐渐
远去的慌乱相多少有些滑稽，我心里的恐惧在这一
瞬间消失
得无影无踪。

「……啊，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我转过身面向少年，并向他表示感谢。只见他瘦瘦
的身材，
个子比我要高，但不知从身体何处透露出一股柔弱
的气息。
我总觉得他身上穿着的校服曾经在哪里见过，他一
定是和我
认识的朋友念同一所学校。

「不，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我也不是为了要救你。」
他面不改容地淡淡说道。

「那么，你当时真的是恰好想从这里经过，才说刚
才那番话 的吗？」

「我是想和你打个招呼而已。北泽，你是北泽夏海
吧？你可 和你姐姐长得很相像啊，所以我一下子

就认出你了。」

他的话太唐突了，在那一瞬间我无法反应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开口说道：

「我在博子生前曾经和她碰过面，也从她那里听过一些关于你的事。」

「请等一下！你到底是谁？」

我终于挤出一句话。

少年没有理会我，从校服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一个到处都可以买到的淡茶色信封，信封胀鼓鼓的，里面似乎装着东西。

「这个，给你。」

第 214 页

少年这样说着，便把那个信封递给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呆

呆地接过了信封。里面装着一个透明的盒子，盒子里好像放

着一盒磁带什么的東西。

「对不起，你只要把里面东西拿出来就行，请把信

封还给
我。」

我按照他所说的，取出磁带，然后把信封还给少年。
他叠好
信封，并放进衣袋里。

磁带也是那种随处可以买到的普通磁带，磁带标签上写着《VOICE1●北泽博子》。这几个字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打字机列印出来的。

「这个磁带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写有我姐姐的名字？」

「只要听听这盒磁带就明白了。这是北泽博子生前托我保管的东西，我想一定得让你听听，于是便给你带来。除了这一盒外，还有另外两盒，那两盒下次在合适的时候，自然会给你。但如果你把我的事透露给其他人知道的话，那就再也不会下次了。」

话未落音，他便转过身打算离开。

「等一下……」

我一边喊着，一边想追上去，但根本不管用。正如刚才色魔站在我身后一样，我的腿动弹不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少年并不是想加害于我，相反，是他从色魔那里把我救了出来，我却神志恍惚，不知何时已经紧张得冒出一身冷汗。

不一会儿，他的背影就消失在书架的背后，只剩下我和手中

紧捏着的磁带。

第 215 页

—

—

我在回家的火车上观察那盒磁带。车窗外的太阳早已下山，

四周漆黑一片，如同用墨炭涂黑的一样。车窗外的风景几乎

看不清了，或许正因如此，我丝毫感觉不到火车的移动。看

来太阳的运转已经进入了冬天时令。姐姐遇害的那个傍晚，

天色还很明亮的。

那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从他所穿的高中校服来看，可能和

我同龄，或许还比我小一两岁。他说他认识我姐姐，但我却

从未曾从姐姐那里听说过有关他的事。

但是，仔细想来，在姐姐遇害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原来那么亲密，所以姐姐没有提起过与他的相关事情也是理所当然。

少年说这盒磁带是姐姐托他保管的东西，也就是说，姐姐可能是想让我听到这盒磁带里的录音。磁带的标签上所写的《VOICE1 ● 北泽博子》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火车的车速慢了下来，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倾。我从座位上站起来，下了车。

车站前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当我拐到岔路口并沿着这条岔路走进住宅区时，在漆黑又幽静的夜空下，只有脚底下这条柏油路向着黑暗的深处无限地延伸。冰凉的寒风敲打着我，使我不停打着冷颤，我赶紧朝着回家的方向加快脚步。四周漆黑一片，只有从道路两旁的房子窗户里发出明亮的光。每座房子里都有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的成员们都幸福地围坐在餐桌旁。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顿时

变得无比的空虚。

但我家的窗户现在却是昏暗的。这并不表示家里没有人，我一打开大门，便对坐在起居室的父亲和母亲打招呼说：「我回来了。」

父亲和母亲没有开起居室的灯，他们各自坐在沙发上，呆滞

的眼睛紧盯着电视，一言不发，只有电视机画面发出的微弱光线隐隐约约照亮屋子。我进屋后顺手开了起居室的灯，他

第 216 页

们才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回来了。」声音依然是那么微弱。

「大门又没有上锁，这样可不行啊。」我这样说道。

「啊，是吗？」母亲点了点头。然后又把目光移向屏幕，一

副无关紧要的样子，但又是那么的力不从心。

他们并不是在看电视，电视画面的任何色彩变化从

来没有进

入过他们的视网膜。皱巴巴的衣服包裹着他们两人瘦弱的身 体，我不忍心再看到他们可怜的背影，于是离开了起居室， 回到二楼那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顾不了脱下校服，便慌忙地把书包扔在床上，只想尽快把 那磁带放进录音机。我站在书架前深深吸了口气，使自己平 静下来。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姐姐的面容。那并不是姐姐在遇害前一段 时期内对我冷淡的面孔，而是那张小时候拉着我的手和我并 肩走在斜坡上，时不时露出两瓣犬齿开心微笑的脸庞。

* 2 (II) *

我用食指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立刻就听到录音机启动的 声响，磁带开始转动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扬声器。

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扬声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不一会儿， 就听见嘈杂的风声，我立刻紧张不安起来，心脏迅速地加快 跳动。

那嘈杂的声响好像并不是风声，而是人对着麦克风

急促地喘 气的声音。

夏海……

突然，姐姐的声音传进我的鼓膜。简直是憔悴不堪、近乎微

第 217 页

弱的声音，但这确实是我非常熟悉的姐姐的声音。那疲弱又

急促的喘息声似乎也是姐姐的。那个少年并没有说谎，我深

信这的确是姐姐留给我的录音。

夏海，不知道你会否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对着面前的麦克

风对你讲话，但现在的我已不可能确认你是否真的可以听

到……

姐姐是什么时候、又是在哪里录下这盒磁带呢？那微弱的声

音，就像快要消失一样。她那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中，

分明夹 杂着万般痛楚，就像嗓子被卡住似的。姐姐的声音总是那么 地缓慢，期间还不时间隔着片刻的沉默，但这并不是姐姐在 背台词，反倒让人觉得这是姐姐经过认真思考后，小心谨慎 地逐字吐出来的话语。

夏海，你要仔细听好…… 他居然允许我留下遗言…… 他叫 我随便说什么都行，把现在最想说的话对着这个麦克风全部 讲出来…… 但是，这些话只能对某一个人说……

当我得到这样意外的恩赐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你，突 然觉得好多话必须对你说……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时候 我脑里想到的不是赤木，而尽是些想对你说的话……

现在，我不能说有关把麦克风递给我的他……他的事情，我 不能说…… 对不起。他说他以后会把这个录好音的带子转交 给你…… 说在转交磁带时，他就可以亲眼看到收到这盒磁带 的人的表情，他会为此而感到兴奋。虽然我也觉得他有些变 态，但要是他真的把我的声音传达给你的话，即使他很变 态，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全身已经僵硬，根本无法动弹，只有一股不祥的预感不断地膨胀。大脑深处反复发出不能再继续听下去的危险讯号，恐怖的事情正等着我，我想，只要我开始听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内容，就无法再回头……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想到这里我便痛苦地重重的叹了口气。

第 218 页

——
但我并不打算关掉录音机。我全神贯注地仔细听着混了嘈杂

声的姐姐的录音。

……夏海，现在，我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身体完全没法动

弹……四周全是混凝土……很冷……我的手脚都被捆绑

着，正横躺在一张长桌上……

我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强忍着尖叫，脑海里闪现正对

着麦克风讲话的姐姐躺着的那个地方。

她的说话声中夹杂着哭声，还有鼻子抽噎的声音。这里…… 好像是一座废墟……

她的声音异常地沉寂，就像回荡在冰冷而又黑暗的混凝土上 一样，正叙述着无尽的悲哀。那凄凉的悲哀却深深地刺痛了 我的心。

我的右手不知不觉地伸向扬声器，不停颤抖的手指轻轻抚摸 扬声器的金属网面，想紧紧地抓住姐姐的声音。

……夏海，对不起。

这句话就在我的指尖响起，然后又消失。扬声器微微震动的 余韵悄然传到我的手上，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抓住一小撮 姐姐的声音。不一会儿，姐姐呼吸的声音也消失得无影无 踪，扬声器里只传来嗡嗡的嘈杂声。录音似乎已经结束了， 我急忙慌乱地把磁带换到 B 面，但这一面却什么声音也没有。

这一定是姐姐被杀害的前一刻录下的磁带，我立刻回想起在 书店少年递给我磁带时的情景。

当时磁带是放在一个信封里面的，他在书店里叫我从信封里 取出磁带，然后又叫我把信封还给他。

他一次也没碰过这盒带子，他一定是为了不在磁带上留下指

第 219 页

纹才精心筹划这一连串的动作。难道他就是那个拿麦克风给

姐姐并杀害了姐姐的凶手吗？

我应当立刻把这盒磁带交给警方。毫无疑问，这才是我唯一

正确的选择。

但我是绝对不可能把磁带交给警方的。那个少年曾经说过，

要是我通知警方的话，就再也不会听到剩下的录音了。

更何况录音还没有完，我很想听姐姐那些没说完的话。

在听了磁带的第二天傍晚，我向学校请了假，单独一个人来 到可以看到 M 高中校门的地方。

M 高中是一所市立中学，离我们学校只有两站路程。

校门位于 车辆穿梭不息的大道旁，郁郁葱葱的树叶紧密地排列在校园 四周，形成一堵绿色的围墙。树叶被修剪得格外漂亮整齐， 看上去就像一块平整而光滑的绿色屏障。抬头望去，可以清 楚看到绿色围墙上方有一个白色屋顶，那是位于操场最里边 的校舍。

在学校正面的大道上，有很多便利店。要是站在卖报纸的便 利店里，透过便利店的玻璃橱窗就可以观察校门的动静，于 是我站在那里，假装阅读杂志的样子，斜眼注视校门。大约 过了一个小时，终于见到放学的学生接二连三地走出校门。这时，太阳开始渐渐西落。

大多数学生走出校门都会穿过马路，来到便利店这一侧。或 许是因为车站也位于这一边，而这边的行人道也比较宽敞的 缘故吧。我站立的地方刚好可以方便确认每一张脸。

我一边注视从这里经过的无数张面孔，一边回想起姐姐的每 一句录音。昨晚我已经反复听了好几遍那盒磁带，听着听 着，我的心无法平静下来，根本无法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的我，望着天花板不断地冥思苦想。然而，却又无从想出一个究竟。

第 220 页

—
—
现在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几乎失去了重心，大概因为昨晚没有睡好。我胡乱地不停翻动手上的杂志，并瞅了店员一眼，因为我一直站在这里看杂志可能会让他感到厌恶。想到他可能觉得我可疑而过来盘问我，我就有些窘慌。我再次瞭望玻璃橱窗外，这时看到一伙男生走过来，大概五六个人左右。他们似乎正愉快地谈论着什么，互相奇怪地笑着从我的面前走过。突然，他们其中一个男孩与我四目交投。

* 2 (III) *

只见他偏着脑袋停下了脚步，并对他前面的同伴说了些什么。我的面前隔了一层玻璃，所以我没有听清楚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想必是一些告别的话。果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而其他四人转身继续往前走。

我重新端正站姿。

他跑进了便利店，并来到我的面前。

「这不是北泽前辈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名叫神山树，曾是学校篮球部的虚名队员，而当时的我则是篮球部的干事。他似乎变得开朗起来，一副笑呵呵的样子，就像一只小狗。虽然他的个子比我高，但刚才跑过来的样子，与其说像一只普通的狗，倒不如说像一只狗崽子。

「怎么了？你还认得我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非常欣慰，差点儿哭了出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脆弱。

「笨蛋，当然记得呀。好久不见了，阿树……」

第 221 页

这令我回想起举行姐姐葬礼那天的事。那天，很多亲戚以及

姐姐大学的同学都来悼念姐姐，他也穿着校服跑来了。那天

他一直呆在我身边陪着我，虽然没有说什么安慰和鼓励的

话，但仅仅呆在我旁边已经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了。那时候我还特别留意他校服上的徽章，所以我才知道送磁带

给我的少年就是和神山树念同一所学校——M 高中。我根本不

知道少年的姓名，因此也只有靠这唯一的线索来寻找他的下

落。

「实在太凑巧了，居然在这里遇见你。你在等人吗？」

我当然不可以告诉他，我正在等那个可能就是杀害我姐姐的凶手从这个校门出来。我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不是来这里等人的。不知道当时的我到底

是什么样的表情。总之，他看了看我的脸，紧锁着眉头对我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的声音里充满无限的关切。

「还因为你姐姐的事而难过？」

他知道我和姐姐关系不好的事。葬礼那天，我告诉了一直呆在我旁边的他，或许因为当时看到葬礼上用来悼念的照片是姐姐死前不久才拍的，于是我就想找一个人倾诉心里的不快。姐姐那张从胸口到头部的照片的确很漂亮，但那个时候她却和我有些隔膜。

「姐姐的事，我已经不再多想了……」

「可是，那个时候你不是很苦恼吗？还说想要和姐姐说清楚……」

「嗯。但现在已经没什么了……葬礼的那天，真是不好意思

第 222 页

—

—

思，我那时竟对你说了那样的话……」

阿树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看一件楚楚可怜的东西似的。

「警方有没有发现什么杀害你姐姐凶手的线索？」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我总觉得你现在有些怪怪的……」

他真的是一个感觉灵敏的人！我摇了摇头。

「警方什么也没有发现……」

「哦，是这样啊……」

他叹了口气轻轻说道。这时，我的目光扫射到我要找的人。就在我和阿树谈话之际，太阳已经完全沉落下去，外面的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即使天色有些昏暗，但我依然隔着玻璃看到走出校门正在过马路的那个少年。

那个少年并不一定就是杀害姐姐的真凶，但他一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就会觉得仿佛被推下万丈深渊，一股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

他和一个女学生走在一起。那是一个留着一头长发，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他俩都是面无表情。

我隔着放满杂志的杂志架和便利店的橱窗，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窗外。他俩的侧面正好对着我，并

从我的眼前走了过去。也许因为我突然不说话的缘故，阿树觉得很奇怪，也朝着我的视线望了过去。

「森野……」

阿树这样小声地嘀咕道。

第 223 页

—

—

「是那个男孩子的名字？」

「不，是那个女孩子叫森野。她可是一个名人啊，大家都对

她议论纷纷，据说她曾经报复想占她便宜的老师。」
阿树还说他俩同样是 M 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你知道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吗？」

我以一种近乎逼问的口吻问道，阿叔有些惊讶。

「哦…… 知道，他叫……」

阿树说出了他的名字。我牢牢地把这个名字刻进了脑海里。

我放下手中的杂志，随后便走出便利店。外面的冷空气混杂着汽车废气的味道，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站在便利店门前，朝他们走的方向望去，看着他们往车站 渐渐远去的背影。

也许感觉到被人盯着的关系，那个叫森野的女孩回头看一 看，好像看到了我，但又转过身去了。

便利店的门打开了，阿树也走了出来。

「我和那个家伙一年级时还曾经是同班同学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阿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耸了耸肩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家伙……」

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现在应该立刻追赶上去，但阿树还在旁

第 224 页

边，而那个叫森野的女孩也和他在一起。这样我根本没办法

和他谈有关录有姐姐声音磁带的事。

我只好打消追上去的念头。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我和阿树也朝着他俩远去的车站方向

走去，他

俩的背影已渐渐消失在前方。

道路两旁商店的招牌以及自动贩卖机等闪烁着的霓虹灯，发出了明亮耀眼的七彩光。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冬天的寒气也愈来愈浓烈，只有那些霓虹灯在黑暗中显得明亮耀眼。

我和阿树边走边聊着各自的近况，我随便说了一些自己无关紧要的琐事，譬如说临近大学升学考试等；而他却一直高谈阔论他在学校的一些逸闻趣事，例如和同学玩了什么游戏呀，到哪里去玩等等……

阿树尽量找些适合十七岁高中生的趣事来温暖我那冰冷了许久的心，并且还刻意说些能够使我打起精神来的话。

那些亮着前灯的汽车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照亮了我们，然后又从我们身边嗖地一跃而过。

「我们到里面坐一会吧。」

阿树指着车站前家庭餐厅的招牌对我说道。从窗外望去，可以看到餐厅里亮着白色的银光灯，里面看上去是多么温馨。

* 2 (IV) *

餐厅里洋溢着用餐的人们相互之间柔和的谈话声。

服务生把

我们领到靠里的一张餐桌前，餐桌上的餐布以及周围墙上的装饰都是银白色的，反射得令灯光更加耀眼夺目。

第 225 页

—

—

「叔叔和阿姨身体还好吗？」

点了咖啡后，阿树这样问我。我摇了摇头：

「不太好，每天都关在家里不出门……」

我跟他谈起姐姐去世后家里的状况，包括屋子角落的灰尘，

父亲和母亲不开灯一直在起居室看电视等等，还有老是忘记

锁大门的事情。

「哎，还在为博子的事情……」

「嗯，特别是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看到了 姐姐的尸体……」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曾经在姐姐的葬礼上告诉过他，姐姐 的遗体比电视上报道的要惨得多。

「哎，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再振作起来……」
我喃喃地这样说道，脑海里浮现了父亲和母亲的身影，我没法想象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的样子。浮现在我脑海的，只是他们那已经完全熄灭了激情与火焰、蜷曲着身体的背影。

「那赤木又怎样呢？」

「在葬礼之后，他也来过我们家几次，但现在已经没有再来了……」

赤木，他是我姐姐的男朋友，也是因姐姐遇害受到沉重打击 的人之一。他和姐姐就读同一所大学，虽然没有听姐姐坦白 地说过，但我想他们应该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因为姐姐常带 他到我们家里来玩，所以他和我之间谈话也比较投机。在葬礼上，赤木一直伴随在父亲和母亲的身旁搀扶着他们。

第 226 页

—

—

「杀死博子的，或许就是我……」

他在葬礼后向我坦白道。

「就在她被杀害的前一天我们吵了架…… 所以才冲出我的
房间……」

第二天中午，在废墟里有人发现了姐姐。他是最后一个见过
姐姐的人。

或许，如果那天他们不吵架，姐姐就不会碰到凶手，也就不
会遇害了。赤木说到这里，便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得走了……」

阿树站了起来。好像到了该乘坐火车的时间。

「我还想再多呆一会儿，想在这里思考些事再回家。」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于是，他起身要离去，突然，他又回头对我说：

「……要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尽管找我啊。」

我感激地望着他走出店门的背影。我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一
边喝着咖啡，一边打量坐在通道对面的

一家人。因为不好过分直接地盯着看，所以只能有所节制地斜眼打量他们。

他们好像是来这里吃晚饭的，并且是一个有小孩的家庭。他们是由一对年轻夫妇和两个小姐妹组成的家庭，这与我以前那个家庭有些类似。两姐妹当中，妹妹大概还不到说话的年龄，她常常把手指放到嘴里吧嗒吧嗒地不停吮吸，一对透明清澈的黑眼睛忽闪忽闪地四处张望。正用斜眼瞅着他们的

我忽然和小女孩四目相对。

第 227 页

我突然回想起姐姐。

那时我也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姐妹俩一起步行到一个很

远的地方。由于正是初春时期，所以那还是一个比较暖和的

季节。那时的我刚升上小学，所以在我的眼里，防护栏、栅

栏、邮筒等都非常高大。

我和姐姐沿着住宅的坡道一直往上爬，好不容易爬到了尽头

的树林。我们并排在树荫下眺望下面的小镇，看到远处街上

排列着许多变小了的房屋。

高空中有小鸟飞过，那是一种翅膀笔直的白色小鸟。在我们所住的地区上有一条大河流过，我以为它们是住在那条河里的。

只见小鸟们展开双翅，没拍动几下翅膀就乘着春风悠然滑向碧蓝的天空。我总是毫不厌倦地遥望它们。

姐姐看着我笑了，从她的嘴角我悄悄地偷窥到那露出来的犬齿。虽然姐姐长大了，也换了新牙，但是那两瓣犬齿依然保留下来。我们常常玩吸血鬼的游戏，但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姐姐露出犬齿的笑脸了。

不久前姐姐染了头发，于是我也嚷着要和姐姐染成同样的颜色。

「夏海，这可不行，这根本就不适合你。」

姐姐这样说。然而我并没有把她的话当做姐姐温柔的劝告，或许因为姐姐当时的口吻过分地粗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觉得姐姐已经不再喜欢我了。

为什么姐姐被杀死呢？我不相信有人会讨厌她至要杀死她的

地步。姐姐在被害之前想对我说的又是什么话呢？

第 228 页

—

—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黑影落在餐桌上。我抬头一看，一个穿

着黑色校服的男孩站在桌前正低头望着我。他就是那个跟名

叫森野的女生一起从便利店门前经过的少年。

「北泽小姐，你可是一直监视着我走出校门的啊？」我并没有太惊讶他的出现，反倒认为他出现在我面前是件意

料之内的事。我趴在桌上，抬眼瞪着他问道：

「……就是你杀了我姐姐吧？」

他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冷静地张开嘴唇，吐出了几个字。

是的，是我杀的。

他那冷静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洋溢在整个餐厅里的恬静谈笑 声从我耳边夺走了。

* 3 (I) *

少年在我正对面、刚才阿树一直坐着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 像被注射了麻醉剂似的，身体丝毫不能动弹，只是默默地注 视他的一切行为。但我想，即使我的身体可以活动自如，我 也不会拒绝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更不会悲愤地大声吼叫吧。

是我杀的……

少年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我想凶手或许真的就是 他吧！但进入了耳鼓的这句话却无法那么容易地渗进我的 大脑。如同突然往盆栽里一口气灌入大量的水一样，他的声 音充溢在我的头盖骨与大脑之间，大部分没来得及被大脑吸 收。少年看了看我的脸，稍微皱了皱眉头，然后把身体微微朝餐

桌前靠了过来，嘴里说了些什么。你不要紧吧？他

似乎是这样说道。嘴唇好像的确是动了几下。
然后，他伸出一只

第 229 页

手来，越过桌子想摸我的肩膀。就在他指尖快要碰到我的衣

服时，我失声叫了出来。

「不要碰我！」

我立刻把身体尽量向后往墙壁的方向靠，就连沙发的靠背也

快被我压弯过去似的。这并不是我有意识的动作，而是我在

瞬间里做出的条件反射。

就在这时，餐厅里所有明朗的谈话声都回来了。不，说它们回来了并不准确，实际上店里的音乐以及顾客们的谈话声从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沸沸扬扬。只是这一切都没有再进入我耳朵里而已。但是，不一会儿，我脑子停止的时间又开始起来。

我的叫声似乎惊动了坐在通道旁的一家人。那夫妇

惊奇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因为担心碰上我的视线会尴尬，于是他们又转过头去和家人继续聊天。

「你不要紧吧？夏海小姐？」

少年把伸向我的那双手缩了回去，又重重地坐在沙发上问我。我也重新坐好，并摇了摇头说：

「怎么会不要紧呢……」

我很激动。虽然没哭，但挤出来的却是呜咽声。

「我浑身都不舒服……」

我的脑子里一片燥热，我不知道是应该对他感到恐惧，还是应该对他感到愤慨。我只是感觉到坐在自己面前这个少年身上那种超乎寻常的气息。

不管我在他面前如何惊慌失措，他依旧像在观察生物似的，永远摆出一副异常沉着冷静的面孔。而我，仿佛成了正在被

第 230 页

人用显微镜观察的昆虫。

「夏海小姐，我可不想听到你凄惨的叫声。」

他的说话中没有任何感情波动，仿佛就像没有了心

肝似的。

我顿时感觉到自己正与一个极其恐怖的家伙隔着餐桌对峙着。

「你为什么杀死我姐姐？」

想必他不会像阿树那样不时咧嘴而笑，更不会像阿树那样很容易就向对方倾诉苦恼，他是不可能因为别人而动摇的。他就像被剥落掉精神的枝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一个被抽调人性的人……虽然以这种形容有些古怪，但他给我的就是这一种印象。

「我为什么杀死博子小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像在讲述一个故事似的慢吞吞地说道。

「……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不好，杀死她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你的问题？」

他仿佛陷入了沉思，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在他沉默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我。过了一会，他依旧保持沉默，只是略微地抬了抬下巴，指着坐在通道旁那一家人说：

「你刚才一直在看那家人，是吧？」

这时，从那边传来两姐妹的嬉闹声。

「看到那对姐妹，是不是已经把她们当作博子和你？是不是 又回到了从前？你刚才不是已经把珍藏心底的幼年时代那美

第 231 页

—
—
好回忆又重温了一遍吗？」

「不要再说了……」

我想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如同

他穿着鞋子在我的心里不停地践踏一般。

「我也有一个妹妹。在十几年前，我们也曾像那家人一样，

围在桌前一起吃饭。虽然我不记得了，但确实曾经有过这样

的经历。你觉得很意外吗？」

他每吐出一句话，我心脏的跳动就随之加剧起来。我的心仿佛正在一个通向无底深渊的坡面上滚动，

并且不停地加快速度。

「你看那个小女孩。注意，千万不要被她记住你的脸……」

少年略略压低了声音。

我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并瞟了瞟邻桌的那个小女孩。她正站在沙发上，那双清澈的眸子正四处张望，一双小手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服。我和那个小女孩素不相识，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依然觉得她十分惹人喜爱。

「夏海，如果那个小女孩十年后会杀人的话，你又会有什么感想？」

「或许她会杀害她的父母或者姐姐，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说不定她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她那副小孩子的天真面孔完全是靠她的演技装出来的，真正的她说不定正要抓起用来切汉堡包的刀叉，迅速地割破她母亲的喉咙。」

「求求你……」

求求你别再说下去，你已经疯了。我用手伏着脸，紧紧地闭上眼睛，忍受着他的一言一词。他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一阵阵

—

—

剧烈的疼痛敲打在我的脸上。

「夏海，抬起头来…… 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 你看，那个小孩并没有杀任何人，刚才说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抬起头，瞪大眼睛盯着他。几滴眼泪从我眼眶里滚了出

来，发出了剔透的光芒。

「我生来就有这样的习性。虽然像她这般大小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当我上小学时，我已经发觉自己有些与众不同。」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困惑地问道，他却丝毫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继续解释 着：

「我是在谈一种关于生来就想杀人的宿命。我的一

生就背负 着这样的宿命，正如吸血鬼必须吸人类的血液一样。我也必 须杀人。我是被事先安排好这样的宿命才来到这个世界，并 不是因为家庭暴力使我的脑子受到刺激造成的，也不是因为 我的祖先中曾有过杀人恶魔。我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里长 大的，但是，我并没有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幻想与朋友或者 宠物玩耍，而是时刻幻想着尸体来度过我人生的每一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个非常可怕、不详的东西。

他突然停了下来，摇了摇脑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必须去杀人，无论我怎么苦 思冥想，也始终找不到答案。而且我必须隐藏好自己的秘密，每天过着演戏一样的日子。我必须小心谨慎地提防周围 每一个人，担心他们发现我深藏心底的秘密。」

第 233 页

「连你的家人也……」

他点了点头。

「家里的人一直都把我当作一个普通孩子，因为我总是细心

地注意每个生活细节，已经成功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普通的小

孩。」

「……你，必须彻底伪饰自己来度过每一天吗？」

「是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伪饰自己。」

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他又补充：

「无论是和家人说话，还是对朋友亲切的态度，我不觉得这些是出于我的本意，只觉得自己在扮演一个早就被安置在某一个剧本中的角色，自己也只不过在尽量背诵可以附和身边人的台词。记得小时候，我曾经仔细地寻找过家里每个角落，但从来都没找到剧本的踪影。对我来说，只有死亡才能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希望有人死。

他的嘴唇这样微微地动了动。

「……所以你就把姐姐……」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看到她坐在汽水机前发呆，眼睛哭得红肿。于是我上前问她要不要紧，她却笑着露出犬齿，还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说是因为喜欢姐姐的犬齿才杀死姐姐，他竟说那就如同恋爱一样。

我仔细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觉得自己象被牢牢地按在餐馆

第 234 页

的沙发上。看了看他那双放在餐桌上的手，那是从校服黑衬衫的袖口里露出来的一双白皙的手。细长的手指，还有那修剪得非常漂亮的指甲，眼前这一双手的确是一双人手，但正是这双白皙的人手，却在七星期前杀害了我深爱的姐姐。

「你是因为喜欢上姐姐的犬齿就……」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从身旁的袋里拿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
一只巴掌大小的立方体。

「这是用树脂凝固而成的。我早就想给你看看。」
他把立方体放在桌上。这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树脂球，
其中漂 浮着由二十颗左右的白色小颗粒连在一起的
悬浮物，它们在 砌块里组成一个上下重叠的 U
字型。「把散落在满屋子里的小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可真费了我不少气力。」

是牙齿。那是牙齿悬浮在由树脂凝固而成的透明体
中，并且 还保持着人的牙齿的本来形状。

其中，我发现了那曾经非常熟悉的几瓣犬齿。
再一次传来餐馆里孩子们的笑声，屋内明亮的灯光
反射在银 色的装饰品上显得格外耀眼。在这洋溢着
祥和气氛的餐厅 里，摆在我眼前的却是姐姐的
牙齿。这一切仿佛都在梦里。

我竟然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怖，心里有的只是悲楚。
没有任何 人告诉过我，姐姐的牙齿被统统拔了下来。

他把树脂球放回袋里，然后拿出一个信封。

「我尽说了些废话，这是第二盒带子。」

他打开了信封，倒着递了过来。从信封中掉出一盒磁带，掉落在桌子上。

第 235 页

—

—

《VOICE2 ● 北泽博子》。磁带的标签上印有列印出来的字样。

「另外还有一盒磁带。」

「请把那盒也给我！」

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对我说：

「听完第二盒磁带后，你再考虑要不要第三盒。」

在他走出店门后，有一会儿我没法站立起来。眼看着磁带放在桌前，而我却依旧在回想漂浮在树脂球里姐姐的牙齿。

我把装有咖啡的杯子送到嘴边。咖啡已经凉透了，坐在通道旁的小女孩一直看着我，她的嘴角上沾满番茄酱，非常可爱。小女孩瞪大一对漂亮的黑眼睛盯着我的手，一定是听到我拿在手中的杯子

与托盘不停地抖动所发出的咯咯声响，觉得有些奇怪吧！

* 3 (II) *

走出餐厅我便上了火车，我一直蜷缩着身子坐在火车的椅子上。或许是因为我的脸色过于难看，我发觉坐在正对面的中年男子一直盯着我。不可思议的是，一种「担心会不会被人盘问」的恐惧莫名地油然而生，周围的乘客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已经知道我和那个可怕的少年之间的对话，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放在我袋里的磁带？会不会上前来盘问我？我感到非常不安。

从检票口出来后，我便往通向家的漆黑道路飞奔而去。当我跑到家门时，发现今晚我们家的窗户里有灯光。太阳落山后，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父亲和母亲会否开屋子里的灯

也因日而异。我正准备打开大门，这时大门却刚好从里面被推开，有人走了出来。原来是赤木，他发现我站在门口，多

—
少有点吃惊。

「……啊！夏海。」

他眯着藏在眼镜深处的眼睛，弱不禁风地笑了笑。

「原来是你来了。」

「本打算回去了，可是见你还没有回来，有点担心……」

他说他是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我家来坐坐的，于是我和赤木站在大门口开始闲聊起来。他个子很高，我要是正常地一眼看过去，他的脸就会在我视野领域的上空消失，所以我必须抬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因此每次和他聊天后，我的脖子都会特别辛苦。

他喜欢阅读。据说他家的二楼藏有很多书籍，因为书太多，压得二楼的房间咯吱咯吱地响。往日我们常聊得很投契，但现在我们都无法提起兴致来，只是相互寒暄着，说一些表示感谢的话。感谢对方的担忧，感谢他为姐姐所做的一切。

就在我们相互寒暄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磁带的事情。当然按照常理，我本应也该让他再听听

姐姐的声音，但是我 对磁带的事只字未提。

「那我就告辞了，夏海，再见……」

赤木挥动着他那细长的手渐渐远去，我默默地目送他远去的 身影，同时对自己的改变感到吃惊。

以前和赤木聊天时，我总是无法平静下来。我的心不停地上 下左右摇摆，根本无法以平常心来对待他。每当看到他用那 种特有的温柔眼神望着姐姐时，我就会感到莫名的失落。

我的确曾有一点时间很仰慕赤木，但现在我的心冰凉得如死 灰一般，所以只是默默地注视他的背影。

第 237 页

我轻轻揉了揉脖子，这才发现自己连告别的话都忘了说。要

是换作以前的话，我肯定顾不上自己酸痛的脖子，而是热情

地挥挥手并大声说：「再见。」

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疏远。随着姐姐的过世，他也变成了和

我毫不相干的陌路人。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如果不

是姐姐，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他。

然而，赤木对于如何保持和我的关系并非一点也不关心，否则他也不会到我们家来了。

我进了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如同电冰箱一样冰冷的起居室。我跟坐在火炉旁的父亲和母亲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们我在大厅遇见了赤木。他们没有作答，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爬上了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严严实实地关好了房门。我急不及待从衣袋取出磁带，并迅速地把它放进录音机里，然后把从录音机里取出的第一盒磁带顺手扔在书桌上。

我按下播放按钮，不一会儿就听到录音机转动的声响。我在椅子上重重地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录音机。

这时，我突然回想起以前的事来。记忆中我和姐姐还是小学生，有一次我和姐姐用录音机轮流录下自己的声音，我们还曾经对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古怪而感到不可思议。正当我们困惑不

解时，父亲和母亲也走了进来，于是我们一家人就对着喇叭大声地唱起歌来。记得我们当时愉快地放声大唱的是一首儿歌，并且用磁带录了下来。当一家人外出开车兜风时，父亲总喜欢在车里播放那盘磁带，直到我和姐姐上了中学，父亲依旧如是。终于有一天我和姐姐再也无法忍耐了，我们用近乎吼叫一般的声音说：「又来了，快关掉！」并顺势向父亲扑了过去，想取出磁带。那个时候，母亲总是笑咪咪地望着我们。

第 238 页

—

—

那时的我们很快乐！

夏海……

代我谢谢父亲、母亲还有赤木一直对我的照顾……
告诉他们

我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对不起……

也许你们是一起听这盒磁带吧……

我再也无法弄清楚了……

我……

好像马上就要被杀掉了……

起初我还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

夏海，就在刚才，我一直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屋里，眼睛被蒙着，嘴巴也被堵住了。不管我怎样大哭大喊好像都没用……

我后悔极了……

我必须对你道歉……所以我决定把这最后的遗言留给你……

直至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才醒悟以前我做了些什么……

想必你还记得我常常说些伤害你的话，让你很难堪吧？

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显出一副非常不安的样子……对不起……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你的不好……只是因为我自己的任性，动不动就耍脾气……

你听到这里肯定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吧……

但是，如果我不解释清楚就这样死去，你肯定会困惑一辈子，所以看来我必须说清楚……

第 239 页

—
—
磁带到此就没有了声响。

接下来的说话声并不是姐姐的，而是那个我已经有些耳熟的

少年的声音。

……北泽夏海小姐，请你于十二月三日晚上十一时正，单独

一人到博子被杀死的医院废墟里来。你应当知道在哪里吧？

就是发现尸体的那间房子啊。我将会在那里把最后一盒磁带

完整地交给你。

在他的声音结束后，磁带的录音也没有了。

* 3 (III) *

听完第二盒磁带的两天后，眨眼间就到了十二月三日。在那 两天时间里我并没有去警察局报案，而是依然像往常一样过 着普通的生活。照常上学，照常应付着考试的复习。

这一天的课终于结束了，我正准备走出教室。这时，

我的好 朋友在走廊上叫住我。

「夏海，这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好朋友注意到自从姐姐死了后，我就没怎么笑过。她是为了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才故意和我说话的。

「啊，好呀…… 不过，如果我去不了的话就只有请你原谅 了。」

「夏海，那天你有什么事吗？」

朋友偏着脑袋不解地问道。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我不能保证今晚我是否能活着 回来。我决定依照少年在磁带里所说的去做，这是我早在两

第 240 页

——
——
天前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在我听完磁带后做出的决定。

如果我去废墟，也许真的可以听到那盒录有姐姐遗言的磁

带，但为此我将要付出代价。我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活着回

来。他为什么要把我叫到那里去？或许我会在那里被杀死。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但……」

我这样说道。突然想紧紧抱住自己面前的好友。她今后会有

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就在不久以前，我俩都是社会上普通的一员，我们每天打着呵欠踏进校门，然后把黑板上的文字誊写到笔记本上……我曾经深信自己以后也将继续过着这种生活。虽然很平凡，但每天都很幸福。

然而，如今再也无法奢望那样的日子会再次降临。我突然发现，自己已不能够再过上安稳而平凡的日子了，我已经与死亡结下割不断的关连。尽管我眼前这个朋友正期待着美好的未来，可是现在我们或许就在此作别，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一想到这些，我顿时觉得难舍难分起来。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我朝朋友挥了挥手，道别了。

走出校舍，十二月的阵阵寒风猛烈地吹打着脸。虽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西落，但天空已经挂起一层厚

厚的黑色云雾，四周 昏暗一片。我裹紧外套，低下头，加快了步伐。

当还在校舍附近时，手机响了起来。是阿树打来的。

「现在？我刚放学，现在正走出校门。」

我在校门旁停下来，和在电话另一边的他聊起来。

校门的大 道上，穿梭不息的汽车来来往往。汽车声、风声混在一起，

不时掩盖了对方的说话。

第 241 页

—

—

「你说什么？我听得不太清楚。」

我一边提高了嗓门，一边问他。

「啊…… 上次真是太谢谢你了。我没什么，我很好……」

也许这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通话。想到这里，我就把声音

放大到可以超过四周嘈杂声的音量，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

和阿树是在中学时认识的，我们就像姐弟一样，非

常要好。

「你再大声点……」

听到阿树那和着嘈杂声的嘶哑嗓音，我紧紧地闭上眼睛。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让你担心，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哭……」

随后，草草地结束了和阿树的简短对话。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再次确认了时间，此时已是下午五时。就在我赶往车站的途中，太阳已经下山了。从火车的窗往外望，外面已经伸手不见五指。现在距离和少年碰面还有六个小时。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吓得全身发抖。相反，我的心十分平静。我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火车的震动。也许我已经对即将面临的危险感到麻木了。在餐厅里看到姐姐的牙齿时，我已经彻底麻木了。恐怖正一步一步地降临，已经让我失去了现实的感觉。

我从未考虑过要如何反抗少年。我已经下决心前往那座废墟，并从没有打算带武器来保护自己，也没有打算告诉其他人。我只是想听听姐姐的声音，

我只想这样而已。对此刻的我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即使那个少年想加害于我。

第 242 页

—

—

今天，父亲和母亲仍然忘记锁大门。我走进屋里，并告诉她们我回来了。

母亲正在日式房间里折叠洗好的衣服。她听到我的声音，就

立刻回答：「你回来了。」并露出微弱的笑容。那副极其脆

弱的表情，仿佛要是再多用点力气，整个人都会崩溃似的。

父亲则无精打采地坐在起居室的火炉旁。我看不到他的表

情。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常悬吊在父亲的手臂上荡秋千。

然而父亲现在那弱小的背影清楚地告诉我，那

已经是很 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爸爸，我回来了……」

我在父亲身旁坐了下来，并跟他打招呼，但我没有听到任何 回应，我想他可能睡着了吧，于是我便打算上楼去。

「夏海……」

父亲叫住我。

「嗯…… 让你们担心了，真是对不起……」

「你在说什么呀？」

今天我也好几次对朋友说过类似的话。

「虽然曾经有很多人说你 and 博子长得很相像，但…… 最近我 才发现你们姐妹俩真是挺相象的。博子在世的时候我没怎么 注意，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后，我才发觉的确是这样……」

父亲抬起头，望着我。他还说时常把我错认作死去的姐姐。 说这话时，父亲的眼神里充满着温柔与悲伤。

「夏海，你刚从学校回来的吗？」

第 243 页

—
父亲见我点了点头，感到很奇怪。

「但刚才我似乎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会不会是妈妈呢？」

「那时她在这里，所以肯定不会是她。」

父亲说当时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只听到有人走进房间的脚步

步声，于是他们就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回来了。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原本放在房间书桌上的磁带不见了。可能是少年偷偷溜进家 取走了。这是很容易就能猜到的事。

要是今晚我没有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话，警方一定会到我房间 里来，然后找到磁带。恐怕他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为了不让 警方得到磁带，于是他溜进来并取走它。

简单地说，他根本没有打算要我活着回来。

想到这里，顿时觉得自己浑身无力，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 这两天我也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但他要杀我的明确意 图，直至现在才清楚地摆在我面前。

看来，要是我遵从他在磁带里所说的到废墟去的话，我只有 死路一条。

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个少年说，他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如同吸血鬼吸食人类的血液一样，他也在玩味着人类的死亡。我久久地瘫倒在椅子上，身体无法动弹。四周异常地寂静。

我开始胡思乱想，想着姐姐如何被他杀害的情景来。这时，姐姐的脸突然变成我自己的脸，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遭受到

第 244 页

—
—
想像中那么严重的精神打击。

以前的我，清楚地知悉生与死的界限。自己的确活在这个世

界上，姐姐、父亲和母亲、大家都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如今的我，生与死的界限却变得如此模糊。我正站在

一个白与黑混杂的灰色世界中，亲眼目睹姐姐尸体

的父母也

和我一样，一条腿已经踏进死亡的世界，并且怎么也不能挣脱出来。

更何况姐姐…… 姐姐的确已经死了。但是对我来说，磁带上 她录下的声音还活在这个世界里。磁带中的姐姐，的确有着 呼吸，并且正在思考着什么，想要对我说些什么，姐姐正等 着我的到来…… 我不清楚生与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界限，但现在的我正站在 这条界限上。

「夏海。」

有人在楼下叫着我的名字，是母亲的声音。

「吃晚饭了。」

我站起来打算回答母亲：「好的，马上下来。」要是我不去 的话，就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两人吃晚餐了。自从姐姐走了以后，剩下的我们三人虽然各自承受着打击， 但吃饭的时候也会尽量凑到一块儿。每当大家望着餐桌旁那 唯一一张多余的椅子时，都没法说出什么可以令气氛活跃起 来的话题来。可是，餐桌却成了证明我们家依然存在的最后 象征。

不过，我站起来的身子却在半途中停了下来。

「夏海？」

第 245 页

—

—

也许母亲见我没有回应，觉得有些不对劲吧！母亲的呼唤声

已经传到了楼梯口。

我回想起刚才父亲的表情。要是我现在下去和他们围着餐桌

吃饭的话，我去废墟的决心肯定会被动摇。要是我这样一去

不返的话，父亲和母亲今后将怎样生活下去呢？想到这里，

不知道是出自对他们的爱还是对他们的怜悯，我的身体就像

被锁住了似的一动未动。

「不吃饭吗？」

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开始犹豫。

就在这时，我看到放在书桌上圆筒状的东西，我的

目光就像 被吸住似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东西。那是我不久前 从姐姐房间拿出来的，一支如同血液一般鲜艳的口红。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并狠狠地再次下定决心，于是我静悄悄地坐了下来。

「……我今天不饿，不想吃了。」

房间的门紧紧地闭上，所以我看不见站在楼梯口的母亲，但 我可以想象到母亲的表情。母亲听了我的回答后，静静地站 在那里，正抬头望着我的房间。

顿时一股极大的罪恶感刺痛了我的心，剧烈的酸楚一阵一阵 地敲打着我的胸膛。我已经看到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愿下 楼后，失望地离开楼梯口的样子。

* 4 (I) *

第 246 页

—

—

夜幕渐渐降临，我站起来穿上外套。

我随手捧起搁在书架上用作装饰的兔子娃娃，那是

我很小的

时候就一直十分钟爱的玩具，只要每次用手轻轻抚摸它的脑

袋，一股温柔的触感就会传到我每一寸肌肤。这间屋子里有

很多我从小珍爱的东西，我在心里暗暗和它们告别，把娃娃

放回书架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姐姐的口红放进外套的口

袋里。为了不让自己的决心动摇，我决定把它一起带上。

为了不被父亲和母亲发现，我带上电筒，静悄悄地溜出家门。要是被他们叫住的话，恐怕我就无法脱身到废墟去了。但我并没有听到任何叫住我的声音。

发现姐姐尸体的废墟离我家不远，大约骑二十分钟自行车便到达。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静静地行驶在没有路灯的公路上。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那辆红色自行车的车灯，发出一团微弱的光线。这辆自行车是我和姐姐合用的，不知道车子在哪里

被碰撞 过，车前的篮子多少有些扭曲。我记不起自己出过什么意 外，所以我想撞坏篮子的一定是姐姐。红色的自行车让我不 禁联想到童话《小红帽》的故事，仿佛我就是故事中的主人 公，不过我却是在清楚知道有狼的前提下，依然要到外婆家的小红帽。

夜晚的天空相比伸手不见五指的四周，的确是明亮些，正因 为如此，我才清晰地看到漆黑的大地与天空的分界线。我朝 着通往山上的柏油路前进，途中仍然出现了那条碎石子岔 路。我在岔路口处下了自行车，碎石子路的半路上横栏着一 张金属网，我用电筒的微弱灯光照了照，看到上面写着一块 「禁止内进」的警示牌。

医院的废墟应该就在金属网的对面，但微弱的电筒光线无法 照射到那么远，所以现在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无穷无尽的黑

暗很快就吞噬了微弱的电筒光线，所以电筒光源的照射范围 极其狭小。废墟的周边也没有点着灯的店铺和住宅，因此这

—
—
里格外漆黑，只有枯黄的野草在废墟的四周繁茂丛生，连一

丝细风都没有。细长的杂草一动不动，显得异常寂静。

我把自行车停在这杂草丛生的地方，只拿着手电筒向金属网走

去。脚踏在石子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由嘴里呼出的气体

所变成的白雾也随即被黑暗吞噬。似乎就只有这条碎石子路

才可通向金属网的大门，于是我伸出手试着打开金属网，却

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它推开了。我穿过金属网，径直朝着

废墟的深处走去。

姐姐被杀害的当晚，她是怎样进入废墟的呢？是跟我现在一样，步行着穿过金属网进来，还是被少年用匕首或是其它什么胁迫着强行拉进来的呢？

要么是在早已昏迷、身体无法动弹的状态下被运到废墟来？对她来说，她踏上这一条通往废墟的道路，却成了通往不归路的通道。

我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地方，或许这就是医院以前的停车场。手里电筒的细长带子，几乎要垂到路上布满的冰冷泥块和碎石子上。在碎石子路的尽头，有一块硕大的白色混凝土状的物体，仿佛在沉重地背负着无穷无尽的夜空。那是一栋两层高的建筑物。这栋过去曾经是医院的建筑物，如今只剩下空壳，就如恐龙死掉后留下光秃秃的骨架化石一样。

我穿过医院的大门，走了进去。大门以前可能是嵌有玻璃或其他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四四方方的框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我用电筒照亮一个像是医院大厅的地方，许多已经不成形的长凳堆放在大厅的角落里，还有支离破碎的凳子四处散落在混凝土碎片里。我把电筒的光圈向黑暗中的墙壁移去，墙上还残留着用彩色喷漆涂鸦的痕迹。

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我的呼吸也似乎变得愈来愈

微弱。头顶上的天花板仿佛没有尽头，每时每刻都在挤压着我的头，令我强烈地感受到无形的压迫。天花板上有很多像是以前安装了灯泡所残留下来的洞，地板上散落着许多破碎的荧光灯碎片，我的脚下传出玻璃被踩碎的声响。

第 248 页

—
—

走廊无穷无尽地延伸向黑暗的深处。我朝发现姐姐尸体的房间走去，我曾经听说过那间房间的大概位置，据说是在一楼最里端的房间里发现她的尸体。

手术室。我按照指向手术室的路标方向走了进去。我的脚步声在冰冷的墙壁上回荡，振动着寒冬的空气。不一会儿，我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房间。曾经安装着门的入口如今变成了一个四方形的洞口，洞口的深处充满了黑暗。也许是以前曾有过几重入口的缘故，

我钻进一个洞口 后，居然又出现另一个完全相同的四方形洞口。又钻过一个 洞口后，便来到一个宽敞的地方。

我用电筒光线形成的圆形光圈扫射了四周一下，仿佛连内心 深处也被冻僵了似的。整间房间充满寒冷，异常地寂静，就 连鞋子踩在碎石子上的声响都能清楚听到。我仿佛听到从黑 暗深处传来的孤魂野鬼的抽泣声。

在房间的一角有一个洗手用的细长盥洗台，墙壁上还有好几个通往其他小房间的入口。这些入口都是开合式的扇门，里 面的小房间像是用来动手术的地方，总共有三间小房间。我 决定用电筒查看每一件房间。

这里根本就没有人，小房间不足五米长，因此房间不是很宽 敞。我最先查看的两间小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打 开位于最里面那间房间的门时，我却感到一股莫名的气息， 于是我停下了脚步。

只有这间房间比其他地方都要黑暗、安静，仿佛以前这里曾 发生过火灾似的，四周的墙壁、天花板

以及地板等，到处都是黑糊糊的一片。

我走进房里，确认里面的确没有人。由于房门是自动开合

的，所以当我钻过门以后，它就慢慢地关上了。在墙边上有一个氧气瓶似的东西，为了不让它掉下去，就被锁牢牢地固

第 249 页

—

—

定在墙上。房间的中央有一个长满铁锈的金属长桌。不，应

该是手术台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墙壁及天花板上那些黑糊糊的东西，并不

是因为火灾而留下的痕迹。那些黑糊糊的东西是从中间的手

术台向四周溅起而扩散开去的黑色，就连我双脚踏着的地板

都被染成黑色。黑色侵蚀了手术室的地板，甚至从门口延伸

到屋外。

我不禁往后倒退几步，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背部已经紧贴在墙壁上，没有拿着手电筒的那只手也捂住了嘴巴，竭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惨叫。我这才发现，那些黑糊糊的东西正是两个月前从姐姐身体里流出来的血。

* 4 (II) *

在黑暗中，仿佛有一瞬间我看到当时的情形。警方后来拼凑起、曾经是人的模样的姐姐尸体碎片，零乱地散落在已经发黑的血泊中……

夏海……

夏海，不知道你会否听到我的声音……

突然，附近传来姐姐的声音。这是姐姐在第一盒磁带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我把电筒的光线移向房间的入口，在椭圆形光圈的照射下，房门正在合拢。就在刚才，似乎有人从门口走了进来。

「北泽夏海小姐。」

那个少年的声音隔着手术台从我对面的墙角传来。突然，从对面墙角发出一束强烈的光芒，光线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我的眼睛不由得眯了起来。

我顺着光线望去，少年正站在逆光中。他现在没有穿校服，

第 250 页

但全身上下依然是一套全黑的打扮。他一只手拿着夜灯，相

比我的电筒，他的灯光要明亮得多，照亮了大半间房间。另

一只手则拿着黑色袖珍录音机，姐姐的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他说他以后会把这个录好音的带子转交给你…… 说在转

交磁带时，他就可以看到收到这盒磁带的人的表情，他会为

此而感到兴奋。

姐姐的声音继续播放着，并且音量很大。憔悴不堪的姐姐的 喘气声和呼吸声全都淋漓尽致地回响在混凝土的墙壁上，并 扩散到被乌血覆盖着的房间

每一个角落。我看了看位于房间 中央格外黑沉沉的手术台，在灯光的照射下，浓浓的黑影重重投在这空荡的房间里。

「博子就是在这张手术台上录音的。」

少年把夜灯及录音机放在墙壁的一角，随后来到手术台的旁边，以一副非常爱惜的神态，用手轻轻抚染黑了的手术台。

「……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来？」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手术台上原本似乎粘有一层黑色的皮革，但现在已经剥落得只剩下一小部分了，上面还留有被利器割裂的划痕，裸露出金属部分。暗黑的血渍就浸染在上面，少年的指尖慢慢地如舔舐般向上移动，似乎能够听到手指与血渍摩擦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仿佛被触摸着似的，浑身上下不寒而栗。

「刚才博子不是说过了吗？我想看看你听到磁带内容时的反应，我只是对这个感兴趣而已。」

少年说罢便牢牢地盯着我，他那只手再一次轻轻抚摸手术台，默默地尽情地抚摸着……但他的眼睛却在叫我到他那里

—

—

去。

我的背紧靠在墙壁上，缓慢地摇了摇。如果我走过去靠近他

的话，一定会被他杀死。他一定会像杀害姐姐一样杀死我，

但我之所以没有顺从他的意思并非由于恐惧。

在灯光的照射下，静静地伫立在手术台旁边的少年仿佛是漂

浮在黑暗中的黑影。少年的侧面映着白色的光，看起来甚至

有些神圣。此时我心里的感受，与其说是恐怖，倒不如说是

敬畏更为贴切。在我的心里，他已经变成高人一等的存在，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无条件、无理由地给人带来死亡。

想必你还记得我常常说些伤害你的话，让你很难堪吧……

「夏海小姐，请到这里来……」

少年平静地说道。他是命令我爬上手术台。我离手术台只有 三步之距，如果他迅速扑过来，很容易就可以抓住我，并把 我捆绑得严严实实。然而，他却没有任何动静，他是在等 我，等我主动靠近手术台。

刹那间，我的双脚已经朝他期望的方向迈出去，就连自己也 觉得很不可思议，可又觉得自己必须过去。我的心犹豫不 决。

让我自己慢慢靠近手术台，你到底想做什么？我的背紧靠着 墙壁，困惑地盯着少年。他如同宣读判决般说道：

「夏海小姐，恐怕你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什么？我不解地问他。

「你马上就会被我杀死…… 这是你命运中早就安排好的定 数……」

姐姐的颤抖声、喘息声在我和少年之间回荡着。他的眼睛紧

第 252 页

盯着我的瞳孔，眨也不眨一下。那穿透性极高的眼神，仿佛
快要把我的脑袋看穿。

「你已经彻底被死亡缠住了…… 更何况你是自己
找上门来
的……」

「……我没有！」

我否认道。少年眯着眼睛，继续说道：

「我把死亡看作是『失去』……」

依然是那种非常平和的口吻。

「就在死的那一瞬间，这个人与他周围的一切关系都会自动 结束…… 不管是与自己曾经深爱的人，还是与自己过去痴迷 过的东西，所有的关联都会消失…… 再也不会看到太阳、 风，再也不会会有黑暗与沉默…… 高兴、悲伤、幸福、绝望， 一切都不再和自己有任何瓜葛，所有一切都将逝去……
夏海 小姐，你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来到这里的？
对此我可了如指 掌……」

我用手摸了摸额头，握在手中的电筒不知何时已经

滚到地上。脑子里浮现出父亲和母亲、阿树、同班同学以及赤木的脸。

「你决定来这里之前，一定很痛苦吧？但是，你已经下了决心……你虽然清楚知道自己要是不能回去的话，父母会多么悲伤，但你还是来了。你在心里默默地切断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悄悄地与他们一一道别，来到这里寻找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

少年的话，切中了足以使我动摇的要害。从我的嘴里冒出一些不成话语的声音，但既不是呼叫，也不是呻吟。我用双手捂住额头，竭力控制着。

第 253 页

—

—

……夏海，我平日对你的伤害真的只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已。

这些事与赤木有关……

我所做的事，等于背弃了失去长女的父母，极大的罪恶感吞

噬着我的心。

「从你拿到第二盒磁带到今天，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吧？在

那两天里，你在心里和哪些人默默地道别了呢？每当你向和

自己人生有过关联的东西逐个告别时，也正是你自己一步一

步地主动向死亡靠近啊……」

我终于觉悟了。原来自从与少年第一次碰面以后，我所做的 一切都等于慢性自杀。当我狠心丢下父母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也正是我与可以回头的最后时机擦肩而过。是我割舍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最大牵挂，是我自己砍断挽留我的最大锁链，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

* 4 (III) *

夏海，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我和赤木是怎样认识的吧？

「我……」

我放下了捂住脑袋的手，环视一下四周。在冰冷的混凝土房间里，只有无穷无尽的空洞与黑暗。除

了沾满血渍的手术台 和少年以外，空寂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了出去。背部已经离开了冰凉的墙 壁，我正一步一步朝着手术台靠近。

我主动放弃了自己人生中所拥有的一切。除了姐姐的声音以 外，我对其他事物都 没有兴趣。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说得上是活着吗？想必 只是肉体在维持着一些必要的生存动作而已，其他大部分恐

怕早已踏进死亡的世界。

第 254 页

—

—

有一天他在街上主动和我打招呼。他和我念同一所大学也是

后来才知道的事……

当我回过神来时，已经走到离手术台对面的少年很近的位置

了。他根本没有做任何威胁的动作，只是说了几句话就彻底

消除我心底的犹豫。

少年在我面前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脸。我们相差不多的高度

使少年正好微微地俯视着我。

「我是听了博子在这里的录音后才第一次知道夏海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我总是想着何时可以看见你的庐山真面目。」

他喃喃细语地说。

「你们姐妹长得可真相像……」

姐姐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回荡在寂静的废墟里，然后渐渐消失。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叫到这里，才肯给我录音带……」

听我这样说，他脸上顿时显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来。

「你并不是为了玩才把我叫出来的吧！你并非要追求游戏的刺激……在餐厅里你曾经说过，在生活中与身边人的交流就如同背诵剧本一样，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假装出来的……还说只有死亡才能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

……但是，当我和赤木开始交往后，他的言行告诉了我一切。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喜欢我了，因为他常常在书店里看到我……还说看见我喜欢站在历史类的书架前。赤木还问起我平日常常穿的那件白色毛衣最近怎么不穿了……

第 255 页

——
这个少年是个杀人犯。想必他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忏悔。我决不能同情他！然而，我仍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你想考验我是否甘愿用死来换回我与姐姐的感情吧？看来

你想弄清楚自己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

他面无表情呆呆地盯着我的脸。过了很久，我们都没有说

话，只有姐姐的声音在四周回荡。我根本无法揣摩他心里究

竟有着怎样的情感。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吧！赤木最初喜欢的是你。过了一会他把双手放在手术台上。夏海小姐，坐到这个上面来吧……

我毫无畏惧地在沾满血渍的手术台上坐了下来，背对着少年，但我依然能够清晰地感觉他站在身后。手术台的冰冷透过牛仔裤直接刺激着我的心房。虽然我马上就会被杀死，但我却如风平浪静的大海般平和而冷静。

我用双手紧握着手术台的边缘，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一层厚厚的血渍凝固块上。或是自己根本没有打算要动，冰凉的感觉顿时从手指尖传到全身上下，身体开始渐渐地僵硬。

电筒的光线从我背后照了过来，坐在手术台上我的背影被大大地投影在混凝土的墙壁上，上面还重叠着半个少年站着的影子。

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姐妹俩的打扮十分相似，其他人也常说我俩长得很相像……因此，赤木在那一天把我错认作你，才主动跟我打招呼……

少年的影子开始动起来。他挽起袖子，正朝我坐的方向从容

地扑过来。

第 256 页

—

—

我的眼睛被蒙住了，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他从背

后环抱住我，一只手缠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捂住我的脸。

要是他稍微再用点力的话，我的脖子可能会随着咔嚓的声响

而被扭得粉碎。嘴里吐出的白气正好被他那只捂着我脸的手

挡了回来，所以还可以清楚感觉到自己气息的温度。少年的

胸膛紧贴着我的背部，他的体温透过衣服传到我的身上。

「求求你…… 让我把姐姐的录音听完……」

隔着少年的手腕我再次听到姐姐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有关赤木的事，正如一团乱麻正在渐渐地解开一样，我也渐渐开始明白姐姐为什么会那

样对待我。

少年那只缠住我脖子的手的关节反复不停地一缩一紧，仿佛 在检测我脖颈的运作状况，捂住我脸庞的另一只手也时刻准 备着把我的骨头捏得粉碎，就如一名短跑运动员正活动着手 脚做赛前准备般，他缓慢地左右摇动着我的脖子。

这时，我觉得自己的脖子就像纤细花草的茎杆。花朵被人采 摘时，细线一般的茎很容易被折断。

……虽然我知道他起初注意的是你而不是我，但是我俩之间 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那只不过是 我们故事开篇的 一个小插曲而已，结果依然是我和赤木双双坠入爱河。赤木 也喜欢上我。

……然而，我还是隐隐觉得不安。

姐姐的声音很平静，却一次又一次地刺痛着我。

* 4 (IV) *

「或许正和你曾说过的一样……」

少年小声说道。他正紧紧地用手拥抱着我，因此他的声音就

第 257 页

—
从我的耳根旁传进我的耳膜，紧靠在他胸膛的背部也感觉到

他说话时的心跳。我的心口跳也突然加快起来。

「在博子之后的下一个受害者的确有两个候补人选…… 一个

是你，北泽夏海；另一个就是与我上同一所高中的女同学…

…」

「……叫森野吧？就是和你走在一起的那个女生……」

我的声音被他那只捂在我脸上的手挡住了，似乎有些含糊不清。随着心跳的逐渐加速，血管也因大量血液的快速流动在不断地膨胀，被缠住的脖子脉搏不停地敲打着血管，脑袋也渐渐发热。

「你是从神山树那里打听到森野的名字吧…… 在两个候补人 选当中，我最终选择了你。也许正是因为你所说的那个理由 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缘故……」

在我耳边低语的他，与其说是向我诉说，倒不如说

是自问自答。难道连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吗？我这样想。 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的我仿佛成了他的朋友。

赤木从未亲口提过这件事…… 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最初动心的人根本不是我，而是你…… 无论如何他也开不了口……

少年依旧紧紧地缠住我的脖子，我靠在他手腕上静静地听着 姐姐的录音。这时，我不禁这样反问自己：我到底了解姐姐 多少呢？这一疑问在我脑海里渐渐地膨胀着。 以前，我总是觉得姐姐和我不一样，她总是充满自信。她活 泼、开朗，具备一切人见人爱的因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无法面对你…… 我老是觉得赤木是因为我和你长得相像 才…… 于是我变得非常刻薄，甚至故意刁难你…… 为了让

第 258 页

—

—

赤木拜摆脱的阴影，我故意改变发型及服饰……

因为我发现你也对赤木产生了好感……

事实上，姐姐一直忍耐着不安与寂寞。她从没有对赤木，也

从未向我吐露过心声，那个秘密藏在她心里，一直让她耿耿

于怀。放在口袋里那支鲜红的口红…… 也是她为了在别人面

前掩饰自己的恐慌与胆怯，才浓浓地涂在嘴唇上的。

为什么我没有在姐姐在世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呢？

要是我以 前就体会到姐姐的心情的话，我一定会紧紧地抱住她，并告 诉她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可让她担心的事。

少年手腕的关节勒紧了我的脖子。准备活动似乎结束了，我 的头被他紧紧地锁在手臂之中，我即将在这漆黑的房间里被 杀死，但我觉得现在的我正被簇拥在爱河之中。

我想，在姐姐的录音完毕的那一瞬间，我的脖子可能就会被 他扭断吧？或许脖子的骨头终究无法承受那挤压脖子的强力 以及扭转脑袋的蛮劲，随着哧嚓一声闷响就会断裂了吧？我 很清楚知道他为

什么会选择在那一瞬间来结束我的生命。

现在我已经无法挽回了，在这里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我很后悔……要是我在几个月前就对你坦白的話，那该有多好呀……但是……

他的手腕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只有我自己心跳的声音在逐渐增强。输送血液到全身上下的泵发出剧烈的声响，虽然心跳声混杂在姐姐的录音声中，但仍然听得一清二楚。

我也感受到少年的心跳，他心脏的鼓动隔着我的后背传了过来。现在的我有种想放声大哭、揪心般的酸楚。我对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抱有愤怒或是怨气，只是觉得他就像死亡一样，是一种难以逃避的存在。

从姐姐声调的高涨以及少年手腕突然紧张的程度来看，姐姐

第 259 页

—

—

的录音快要结束了。

听到姐姐最后的录音，我已经非常欣慰。

「你早就打算在这里杀死我，所以你就潜入我家把磁带拿

走，对吧？你担心要是我回不了家，警方就会到我家搜出那

盒带子……」

我一边留意不要听漏姐姐吐出的每一个字，一边小心翼翼地

说道。因为这是姐姐在人生路程的最后关头为我录下的遗言，所以我必须仔细聆听录音的每个字。

……但是，时间却无法回到从前。夏海，姐姐是爱你的……

「夏海小姐……」

少年开口说道。同时他那双缠住我脖子的手松开了，肌肉的紧张也消失了，渐渐地松缓下来。我很意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没有到过你家……」

他继续说。我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拿走磁带的不是你？我正打算这样问他时，突然听到手术室门口传来关门的咯吱声。

似乎有人进来了。

少年的手腕虽然已经松开，但依旧遮住我的脸，挡住我的视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我无法看到是否还有第三个人在这里出现，我也无法挪开他挡住我的手腕，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倾听进入房间的那个人移动的脚步声。

「谁？」

第 260 页

—

—

我嘶哑的声音终于挤了出来。

脚步声穿过了手术室的入口，然后经过我和少年所在的手术

台。鞋跟落在沾满厚厚灰尘的地板上，发出厚重的声响。

少年完全松开掐住我脖子的手，我自由了。被他手腕挡住的

视线恢复了光明，看到眼前墙壁上的确有三个人影。我故意让你痛苦，并不是因为你不好……

有人弯下腰去，不是我，也不是少年，而是第三个人影。随后听到关掉录音机的声响。姐姐的声音也消失了，手术室顿时安静下来。

我坐在手术台上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少年也正转过头来。在少年对面的墙角站着的是阿树。这时，阿树正好从放在地上的录音机的停止键上缩回他的食指。

「拿走磁带的是我……」

我已经无法再听清楚他接下来的话。他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我想这一定是幻觉。但是，他现在的的确是站在我的面前，并且在灯光的照射下，墙壁上也清楚映出他的影子。这绝对不是幻觉。

「这座医院太大了，找你们可真是不容易呀……要不是听到博子的声音，恐怕我还找不到你们呢……」

我想起傍晚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在学校里，因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问我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潜入我家里，也许是想确认一下我回到家没有。

我在餐厅里也告诉过他，父亲和母亲常常忘记锁大

门，所以

他很顺利地就溜进我的家里。然后，在我房间里偶然发现了 写有奇怪标签的磁带。这样想来，我就明白他怎么会到这里

第 261 页

—

—

来了。因为第二盒磁带录音的最后，详细地说明了时间和地点。

「神山同学，好久不见了……」

站在身后的少年这样说，并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的掌心

滚烫。然后，他离开了手术台，朝阿树的方向走去。

搭在我

肩膀上的手挪开了，但我的身体依然无法动弹，依旧保持着

回头望着阿树的姿势。

「晚上好，X X 同学。」

阿树对少年说，眼睛却牢牢地盯着少年，似乎已经

忘记我的 存在。

两人默默地站在屋子的两端，相互对视着。手术室里充满紧张的气氛，安静得让人无法忍受。

我想继续听姐姐的录音，我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手术台上，只是视线转向阿树的脚下，望着已经停止转动的录音机。

我试图动一动紧扶着手术台边缘已变得冰凉的手指，但手指似乎麻木了，完全使不上劲。

「你为了救她才跑到这里来？」

少年打破了沉默，质问道。房间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也愈来愈浓烈。

我再次命令自己的肌肉动起来，但不管是手指还是脚，一点都不听使唤。心脏虽然打鼓似的砰砰直响，但浑身上下却像被注射了麻醉药似的，无法动弹。

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开始祈祷。

求求你，让我动起来，让我走到录音机前……

第 262 页

—

—

我的手指开始痉挛般发抖了。

「那又怎么样？」

这是阿树的声音。

我的手指似乎稍微动了一下，之后手腕、脚也终于从沉睡中

醒来，但肌肉依然很生硬。身体可以动了，但使不上劲。我

只好把手撑在沾满黑色血渍的手术台上，身体吃力地往下挪动。终于，我的身体离开了姐姐被害的手术台，我这才感觉到原来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双腿抖得厉害，所以无法站立起来，我只好在地板上爬行，手腕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并拖着沉重的双腿缓慢地往前爬。地板上沉积的灰尘沾满全身。我绕过手术台，艰难地朝着阿树的方向爬去。

阿树和少年在谈着什么，但我却什么也听不见。我在地面上如蠕动的虫子般挪动着身子，满脑子尽想着磁带的事。

散落在地上的尖利水泥土块刺进支撑着整个身体重量的手腕，但我已经顾不上了。

少年刚才把死亡看作是「失去」。他说我是自己丢

弃身边的一切，主动选择死亡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死，我也没有放弃生存。我来到废墟里 是为了取回我所失去的东西。

* 4 (VI) *

姐姐…… 我一边朝着录音机的方向艰难地爬着，
一边回想起 姐姐。

放在录音机旁边的电筒正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得我
眼花缭

第 263 页

乱。阿树的脚跟抬了起来，并在手电筒前晃了一下。
脚跟的

影子照在我身上，然后消失到我的视野外，但我的
视线并没

有随着他脚跟而移动。

我终于爬到伸手就可以触到录音机的地方。我匍匐
在地，拼

命伸长手指，并尽力勾住少年带来的那台黑色录音
机，然后

迅速把录音机拉到怀里，不停颤抖的食指慌乱地按下播放

键。

录音机开始运转了，内部机器的细小声响及微微的震动都震撼着我每一根神经。从金属网制成的扬声器里终于再次传出姐姐的声音，空气并没有震动，是姐姐声音的震动直接传到抱着录音机的手腕上。

……夏海，其实姐姐一直很在乎你。每当我故意说了些伤害你的话时，我自己都非常难过、后悔……每次都让你感到不安与恐慌，真的很对不起……在姐姐生前的最后几年里，我和姐姐的关系的确不是很融洽。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但平日却形同陌路人，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断地疏远。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自己总是被姐姐厌恶……不知道我给你留下这样的遗言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一定让你很为难吧……要是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麻烦……但是，我最终可以向你道歉，我已经很满足了……要是你因为我而不再开心的话，我会非常内疚……

姐姐…… 我把录音机紧紧抱在胸前，坐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从捧着录音机的手中传出姐姐温柔的声音，我的心里 又浮现出以前那个和我一起嬉戏打闹的姐姐。

现在浮现在姐姐眼前的，全是小时候和你一起玩耍时的情景……

我闭上眼睛，侧耳仔细地倾听着。

第 264 页

—

—

以前我们姐妹俩一起爬过一条斜坡，看到一片大树林，你还记得吧……

幼年时代看到的美丽风景，在脑海里又依稀可见。这时，手术室的无尽黑暗，冰冷的混凝土墙壁……现实中的

一切都已经消失和远去。我正站在被温暖的阳光沐浴着的柏油斜坡上。

路旁的防护栏、红色的邮箱，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那

么高大。我穿着儿童鞋，正抬头远望着那高高的斜坡。斜坡的一边坐落着无数户人家，而另一边则只有防护栏不断地向上延伸。

你还记得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在斜坡上吗？

身后那个令人怀念的声音正叫着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姐姐正站在那里，她的个子和我不多，每次遇到熟人，他们都会说我们姐妹长得很像。姐姐的小手拉住我的手，我们要一起爬到斜坡的尽头。

我非常兴奋，手放在姐姐的手里，向前迈出欢欣的步子。温暖的阳光把我们姐妹俩矮小的影子投射在柏油路上。我们望着斜坡尽头那片露出枝叶的树林，大步地向前走去。

还记得吗？我们爬到了斜坡的尽头，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茂密的绿林。走进树林里，凉风迎面而来，吹散了满脸的汗水……穿过树林，我们来到悬崖，站在那儿眺望脚下的小镇……当时我们姐妹俩手牵着手，并排站列着……

我顿时感觉到姐姐那温暖的小手。

站在身旁的姐姐望着我笑了，从嘴边露出可爱的犬

齿。

在小镇的上空，还有小鸟在飞翔……

第 265 页

—

—

那是一种笔直地展开双翅的白色小鸟，我还曾固执地认为，

它们就住在小镇那条河里。小鸟几乎没有刻意地煽动翅膀，

就自如地在没有边际的蔚蓝天空中飞翔。

夏海，姐姐马上就要死在这里了，但是，你要好好地活下

去，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并且要笑着活下去，否则姐姐

是不会原谅你的。再见，夏海……

姐姐的声音慢慢远去、消失。再也听不到姐姐的声音了，连 呼吸、嘈杂声都没有了。扬声器沉默了，它告诉我，录音已 结束了。抱在怀里的录音机的塑胶外壳里，磁带依然在转 动，但没有传出任何声响。一串晶莹的水珠洒落在塑胶外壳 上，那

是滑过我面颊再散落下去的泪水。

对不起，谢谢……

我在心中反复地叨念着这句话。我确是坐在黑暗而又寂静的 医院废墟里，但我又是和姐姐一起手牵着手走在斜坡上。

我蜷缩着身子，坐在手术室里伤心地哭了，也不知道过了多 久……

不知不觉中，废墟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手术台和发出光 亮的手电筒还在我身旁。房间里早已没有他们两人的影子。

手电筒的光反射在地板上，也只有那被反射的地方格外耀 眼。我再仔细一看，发现有一处地面是湿漉漉的，上面沾有 一滩湿润的鲜血。血是新留下的，还没有干。我在心里默默 地祈祷着，千万别是阿树留下的血。

我抱着录音机想站起来。然而，我的腿却使不上劲。我慢慢 地挣扎了很久，总算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蹒跚着走出手术室，并不停地呼唤阿树的名字。我的呼喊 声回荡到空荡的墙壁上，然后消失在无穷的黑暗深处。

—

—

我在医院门口静静地等待阿树的归来。寂静的冷空气穿透衣服，

直接袭入我的身体，全身不停地打着冷颤。我只好蜷缩

着身子，蹲在废墟的黑暗中等待阿树回来。不一会儿，我便

半睡半醒地迎接清晨。最终，阿树和少年谁也没有回来。

4 完

「这点小伤不要紧的…… 这是和我我家的狗玩耍时，不小心 弄的……」

我对单手提着黑色书包、正在下楼的森野解释道。十二月四日放学后，我和森野一同走出教室，一边走一边闲聊。路过楼梯的平台时，她指着脖子上的红色划痕问，那 伤口是怎么回事。

「啊？原来是这样呀。当时它一定是想杀死你了。」

「狗想杀死我？」

「没错。」

她确信地点了点头。事实上这是昨晚在医院废墟里留下的伤痕，我身上其他部位还有好几处打斗时留下的伤口，只是被穿着的校服遮住了所以看不见。

「对了，为了制作北泽博子被害事件的剪报簿，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收集相关情报。」

她不断从在图书馆里认识的人那里得到各种情报。我在几天前问过她那个人的名字，但她没有告诉我。我曾打算调查一下那人的底细，可是后来也作罢了。

「情报都收齐了吗？」

第 267 页

—

—

「还差一点儿。只要再亲自访问一下凶手的话，我想就非常完美了。」

我们走出校舍朝着学校大门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向我说明案

件实际上远远比警方公布的更为猎奇和怪异。太阳已经西

下，冷风不停地吹刮着我们的脸。从校舍到校门，有一条两

侧种满树木的宽敞林荫大道，现在只有几个人零星地走在路

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白色的塑胶袋在风中尽情地飞舞。

我们走出校门，正准备穿过马路时，我瞅到在马路对面便利 店里的北泽夏海。就像我们前几天重遇时一样，她站在便利 店的杂志前，正隔着便利店的玻璃窗看着我。

我在便利店的门前停下来，与我并排而行的森野也跟着停了 脚步。

站在店里的北泽夏海放下手中的书，即使在放书时，目光也 没从我身上挪开。她穿过店门，来到外面。

店前有一小个勉强可以停放几辆汽车的停车场，我和她就各 自站立在停车场的对面。店里的日光灯

透出几缕光线，正好 照亮我们两人。

昨晚，我在她身旁杀了一个人。那时，她正抱着录音机蹲坐 在地上。寂寞已久的匕首也不再因为干渴而发出恼人的声 响。

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理会她，最后把她一个人丢在那 里，然后独自离开废墟。她当时没有留意发生在她身旁的那 场恶斗，想必她还不知道在她看见我走出校门前，曾经流了 多少血吧！

我正打算和北泽夏海打招呼时，站在身旁的森野却先开口

了。她一直盯着北泽夏海的脸。

第 268 页

—

—

「你就是北泽夏海小姐吧？」

「……是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和你姐姐刊登在报章上的照片长得可

真相像。」

「是发型还没有改变时的照片吧……」

「是的。我出于好奇，正在调查有关你姐姐的事件。我没有 见过你的照片，所以前两天看到你站在这里时，我只是觉得 你们长得太像了。」

「你在调查我姐姐的事吗？」

北泽夏海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我。

「似乎有人透露有关情报给她，不过她没有详细的告诉我… …」

我这样补充说明。顿时，北泽夏海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森野转过头来看着我。虽然她仍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但 她的声音里却夹杂着好奇与兴奋。

「神山，你和北泽小姐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没作任何的回答，只是从衣袋里拿出零钱递给森野。森野 看着硬币问我：这是什么？我轻声地告诉她：在前面一百米 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汽水机，麻烦去帮我买瓶果汁来。

「虽然我们面前就有一家便利店，但我只想喝汽水机卖的果汁，所以……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不让你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

才把你使开的啊。」

第 269 页

—

—

森野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北泽夏海，犹豫了片刻。但是，她仍然转过身，朝汽水机方向走去。

「看来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呀，包括她自己曾经被当作下一个目标的事……」

听了北泽夏海的话，我微微地点了点头。我和北泽夏海牢牢地望着森野渐渐变小的背影。天色渐渐暗

下来了，森野的背影似乎已经被黑暗吞没了大半。每当有车辆经过时，在一闪而过的车灯照射下，她那矮小的背影便在夜幕中浮现。

「……几天前，有人曾把博子尸体的照片塞给她。」

「尸体的照片？」

「是的。不知道谁给她塞了那张其他地方都未曾公开过的照片，照片上的确是博子。那发型与葬礼

上挂的那张照片一 样……」

「于是，你知道后就……」

「那张照片可能就是凶手拍的，连我自己也半信半疑，但若 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杀害了博子的凶手正故意接近她，也就 是说，凶手可能选中她作为下一个袭击目标……」

「看来，你猜对了一半…… 但是，凶手最终选定的不是森 野，而是我……」

「自从上次看到你站在这家便利店内时，我就预感到凶手也 许又开始行动了。因为你当时的表情的确很奇怪，所以我就 猜想你是不是碰见了凶手……」

「哦…… 原来如此…… 所以你才偷偷溜进我家，想找相关 的证据，对吧……」

第 270 页

「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即使我直接向你打听，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从便利店里洒出的几缕光线把我和北泽夏海的影子投到停车

场的柏油路上，就像两个人的剪影。她望着地面上的影子，

轻轻地点了点头，小声嘀咕道：「是的。」

「但是，阿树，我真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这么不寻常的人…

…」

「你的异于常人也不亚于我啊。」

「昨晚我很担心你…… 你突然不见了…… 天亮了后我给你 打过电话，但是没有接通。」 「昨晚和那个家伙搏斗时，我的手机被摔坏了。」

我曾经与那个杀害北泽博子的凶手是同班同学。我们之间并 不要好，要是我当时再多了解他一点的话，或许我就可以发 现他的与众不同。「后来…… 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把他的尸体埋藏在废墟旁的杂草丛里。他那残暴的灵魂已 经被那把闪着银光的匕首降伏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凭 空想象而已。当匕首深深地刺进他的胸膛，看到他口里吐出 鲜血并轻声呻吟时，

我紧握着刀柄的手立刻感觉到一阵满足，比将人埋在地底的体验更觉震撼。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他一直是那认命的样子，一直盯着淌在地上自己的血渍，双膝跪倒在地，想必他如轻易地夺去北泽博子的生命般简单地接受了自己的死吧！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望着我说，那可真是一把好匕首，于是就不再动了。

「是吗……要不要报警？」

第 271 页

—

—

「随便你怎么做都行，但我不喜欢麻烦，你可以对我的事保

守秘密吗？虽然我也曾经非法闯入你的家。」

* 尾声 (II) *

我转身去看了看行人道。一个小黑点正在远处路灯的照射下

缓缓而来，一会儿出现在明亮的路灯下，一会儿又消失在黑

暗中。不久，它便来到离我较近的路灯下，定睛一

看，原来

那并不是什么小黑点，而是正回来的森野。

「……今天早上，我回家时被父亲骂了一顿。」
北泽夏海用脚尖不停地轻轻踢着「禁止车辆通行」的交通路牌，眯着眼睛说道，并且露出淡淡的笑容。她说她是今天早上才骑着自行车从废墟回到家的，她的父亲和母亲发现她没有在房间里后，非常惊慌失措。当他们打开大门看到自己的女儿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时，狠狠地骂了几句，然后紧紧地抱住她。

「妈妈看到我后哭了。也许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因为姐姐刚出了事……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和父亲，还有母亲，我们都还活着……对了，我们决定明年初就搬家，可能会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北泽夏海抬头看了看行人道。从便利店里悄悄溜出来的那几缕灯光，照射着她那张眺望着远处的脸，发出了白色的光芒。

「到时也会和你分别……」

拿着果汁回来的森野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

来。她微微 靠在电线杆上，静静地望着我和北泽夏海。汽车从路旁的公 路上飞驰而过，扬起一阵乱风。她的头发在乱风的吹拂下飘 舞起来。总让人觉得她如同一根火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第 272 页

—

—

「你们谈完了吗？」

森野不耐烦地问道。我回答说，还有一会儿。森野垂头丧气

地嘀咕了些什么，便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北泽夏海。我们

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没听清楚她到底在嘀咕什么，

但我却可以清楚看到她那狭窄而弱小的肩膀。

「森野会不会……」

北泽夏海看了看森野，然后又看了看我，吞吞吐吐地这样说道。

「怎么了？」

「不，没什么…… 但是森野会不会误会我俩……
那件事你 还是不打算告诉她吗？」

「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我是不会告诉她的。以前她
被杀人狂 魔捉去时，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她不就不知道你一直在保护着她
啊…… 阿 树，你来废墟是为了救我吗？还是想要
彻底排除可能会降临 到她身上的危险？」

北泽夏海紧盯着我的瞳孔继续说道。

「果然是这样。你是因为深爱着森野，所以才来废
墟的。」

其实，那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执著，对她附有自
杀痕迹的 手腕执著，对她真正的身份执著……

我并没有说出口，却在心里这样解释。

北泽夏海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若有所思地望着远
方，并用

右手抚摸着她的左肩。

第 273 页

—

—

「你的肩膀受伤了吗？」

我这样问她。只见她摇了摇头，微笑着说：

「没有。只是他在离别之际，把手放在我这里而已……」

「他？」

「不，不。没什么。对了，你打算让森野等多久？」
我对着斜靠在电线杆上森野的背影说，我们已经谈完了。

森野阴沉着脸，默默地走了过来。仔细一看，她手里只拿着一瓶橘子汁，于是我便对她说：这里有三个人，难道不是该买三瓶的吗？她回答道：在那边等得太久，于是就把那两瓶喝光了。看来她也不会把手里剩下的那瓶递给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了。虽然她脸上没怎么显露出来，不过她似乎真的有些不高兴。

我们三人一同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我和北泽夏海并排走在前面闲聊着，我们畅谈着搬家及升入大学后的事。虽然这都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我却习惯了应和别人。北泽夏海似乎很高兴，她偶尔还夹杂着灿烂的笑容。

森野紧跟在我们身后两三部的地方。在和北泽夏海

闲聊时，我也会不时回头看看。只见她盯着自己的脚尖默默地朝前走，单手提着书包，而另一只手无奈地拿着果汁瓶。长发垂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颊。

她一直保持着沉默，从未试图打扰我和北泽夏海的对话。她在教室里也是这样，在我和别人闲聊时，她绝不会主动插入。虽然总是用斜眼瞟着我，然后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从我的身边走过。

不一会儿我们便来到车站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四周的商店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店前的彩色广告牌以及

第 274 页

—
—
店里的霓虹灯把道路照得通亮。

现在正是放学下班的高峰时段。归心似箭的行人使车站变得

格外拥挤。巨型车站的一楼被建造成四方形的隧道，作为车

站的入口。车站就像用入口呼吸似的，大量的人群

不断地进
进出出。

我和北泽夏海在车站的入口告别，她说了声再见，挥了挥手

便离我和森野而去。她似乎要买票，正朝着自动售票机走

去。犹如科幻电影里的太空船躲避流星群般，她不停地躲闪来往的行人，并渐渐地远去。在自动售票机前，排列着一个长队，她站在队伍的最后。为了不阻挡匆忙的行人，我和森野站在车站的墙边。我俩都不喜欢吵闹及人群拥挤的地方，要是在那些地方呆久了的话，头也会变得疼痛难忍。

车站的墙壁是用很光滑的大理石砌成的，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贴有一张女模特儿的巨型化妆品广告。森也将身子斜靠在其中一张画上。我对森野搭讪道：

「亲眼看到北泽夏海和她被杀死的姐姐长得一模一样，一定很吃惊吧！」

「我倒是觉得，神山你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用不同的态度，难道不累吗？」

森野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这样说道。我从她左手手腕处看到握在她右手的果汁瓶，果汁应该已经被她的体温温热了。

森野用眼睛指了指站在队伍中的北泽夏海说：

「无论是她还是你，都可以很自然地露出笑脸，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 尾声 (III) *

第 275 页

—

—

「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无论何谁交谈，我从来都没有发自内心地愉快过，总是觉得

自己处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里。但是，我却依旧毫无

意识地继续展现我的演技，只为了避免和别人交谈时产生摩

擦。

「更何况，最近也很少见她笑过。虽然你刚才看到她和我闲

聊时，偶尔露出笑容，但之前的她并不是这样。」
听我这样一说，森野有些不解。

「平常的她不怎么爱笑吗？这可真有些想不到，她看上去很 开朗的呀……」

于是我简单地跟她解释北泽夏海与她姐姐之间发生的那些不 愉快的事。

有一层隔膜长时间阻隔着她与拥有一张和自己很相像 的面孔的姐姐，于是她总觉得自己被姐姐厌恶，渐渐失去了 笑容。

森野默默地、仔细地听着我的讲述，从未打断过我的话。

「因为好奇，我也参加了北泽博子的葬礼，所以我看过她烫 头发以后的相片。在葬礼上夏海告诉了我这一切。然而，就 在几天前，她发现了录有北泽博子生前遗言的磁带……」

北泽夏海终于和已经去世并永远无法见面的姐姐再次相聚 了……

为了避免事情会愈来愈复杂，我没有告诉森野凶手以及昨晚 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告诉她录音磁带的 内容，并解释可能是

因为录音才使北泽夏海的心理产生了变化。

第 276 页

我突然回想起昨晚看到的那个怀里紧抱着录音机、
坐在废墟

地面上蜷缩着身体的北泽夏海。那个时候的我正单
手拿着匕

首在那个少年的衣服上擦拭刀子上的血渍，听着北
泽博子的

独白，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她们姐妹孩提时一起玩
耍的情

景，亦联想到另一对孪生姐妹。

直到我把她们姐妹的回忆等讲述完了，森野还是保
持着双手

插在胸前，斜靠在巨幅广告画上的姿势，只是眼睛
微微凝视

着下方，似乎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在车站白色灯
光的照射

下，她的下眼皮上清晰地映出睫毛的影子。

「我正在制作的剪报簿里没有发现你所说的这些情况。」

不久，她似听非听地这样小声说，然后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正在自动售票机前排队

的北泽夏海。排列的队伍渐渐往前移动，终于轮到北泽夏海。她正把硬币投入自动售票机里，并按下售票机的选择键，买了一张到最近车站的票。来来往往的人群几乎淹没了她，勉强可以看到她那忽隐忽现的背影。

森野松开了交叉在胸前的双手，并瞟了一眼握在右手的果汁。

原本斜靠在墙壁广告上的背挺直起来了，一头长发也随之移动着。宛如停止流动的河水再次静悄悄地流动似的，她轻盈地走了出去。

由于这一举动过于安静，直到她开始走动的那一瞬间，我都没有回过神来。起初我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么，只是目光随着她远去。当她的背影快被拥挤的人群淹没时，我终于反应过来，并追了上去。

北泽夏海就在她视线的前面，她已经买好票正朝检

票口走

去。森野夜就像一位梦游症患者，迈着晃晃悠悠的步子，朝着北泽夏海走去。然而，她似乎还没有习惯在人群中穿梭，

第 277 页

—

—

不断撞到来往的行人。无论是身穿西装赶路的男士，还是年

轻的女士都在躲避着她，但她却像故意瞄准似的，逐个冲撞

着他们。每撞一次，她都会被反弹得倒退几步，然后捂住鼻

子继续往前走。从我来到这个世上之日起，就从没见过像她

那样笨拙地穿梭在人群中的人。因此，我轻而易举就赶上了

她。

就在此时，北泽夏海已经穿过纷杂的人群簇拥着的检票口。

检票口的数量相比来往的行人要少得多，所以大量的人都汇

集在几个检票口前。在我和森野面前有无数张脸以及无数个 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不一会儿，北泽夏海就消失在我们 视野里。看来她并没有注意到森野，所以直接进了月台。

森野又撞上了一个行人，那是一个体格非常高的中年男 子，就像三轮车撞到卡车上一样，她被反弹了回来，向后踉 跄了几步，因为我跟在后面，所以正好倒在我的身上。她的 头正撞到我的下巴，这是近几个月来我所发生的事件中损伤 最严重的一次。但森野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只顾一个劲地望着北泽夏海消失的方向。她重新端正了姿势，稍稍有些踌躇 地拉长了下巴，耸了耸肩，然后大声叫了出来。

「夏海同学！」

实在无法想象她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不禁让我觉得在她 那纤细的身体某个地方安装了一个扩音器。周围顿时安静下 来，嘈杂的脚步声、说话声等，所有的声音，都在一瞬间消 失了。来往的行

人吃惊地停下了脚步，默默地注视着她。

森野继续朝着北泽夏海消失的检票口走去，停下脚步的行人 都躲闪开，为她让出一条路来。我也紧跟了上去。

不一会，本是嘈杂的四周又再次恢复先前的喧哗，行人又开始继续行走。此时，森野已经跑到了检票口。她平常并不是 乘坐火车上学，所以没有车票，也没有月票。因此她过不了自动检票口，只好在检票口前停了下来。

第 278 页

—
—

「森野同学？」

北泽夏海的声音传了过来，她的身影从检票口的对面人群里

钻了出来。也许是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才回来的吧。她一

副吃惊的样子跑了过来，站在森野的正对面。森野挡住正涌

向检票口的行人，周围突然变得更加混乱起来，但

森野却满不在乎。

「夏海同学，这个给你。」

森野越过检票口把握在手里的果汁递了过去。

「啊，谢谢……」

北泽夏海不解地接过果汁。

「刚才我对你有些生气，真是对不起。本来应该好好和你聊 一聊的…… 听说你和你姐姐和好了，是吧？」

无法通过检票口的行人愈聚愈多，他们都不耐烦地盯着我和 森野。车站工作人员看到这边的混乱，正朝着我们这边跑 来。于是，我急忙拉着森野的左手，想要带她离开，但她只 是扭着身子反抗着我，却没有离开北泽夏海。

「我和姐姐也在吵架…… 有些不对…… 不管怎么说，我 只是想对你说声恭喜，你们重新和好。只想这样而已。」

说罢，森野就被我拉着退到检票口的旁边。她非常轻巧，仿 佛没有受到地球引力似的。人潮开始涌动起来，如同洪水般 在我和森野面前涌了过去。

不一会儿，北泽夏海便被人潮所 淹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刚才，我还听见她对森野说了 声谢谢。

森野这才放下心来，浑身的力气都从身上溜走似的，被我轻

而易举地牵着离开检票口。我突然发现她手里的书包不见了，眼睛四处搜寻之后，发现书包就放在刚才她站着的墙边

第 279 页

—

—

上。

我牵着森野的手，返回那副巨型外国女人的广告画前。拉着

森野在挤攘的人群中穿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照顾她

免得被来往的人潮冲走。她根本不看前面，只是低着头，呆

呆地盯着地面。嘴巴不停地抖动着，似乎在嘀咕着什么，但

在嘈杂的人群中我什么也听不到。

我们终于从人潮中走了出来，挤到书包所在的地方。

这时我

才听清她嘴里的嘀咕声。

「神山和我完全不同……」

她似乎已经反复地叨念了这句话好几遍。

现在她得独自从车站步行回家去，而我也要乘坐火车回家了，这样她只能一个人上路。森野的精神状态似乎有些不佳，我无法肯定她一个人是否能够平安回家。

「起初，我觉得你和我有些地方很相似。跟你在一起时，有一种和姐姐在一起的感觉。但是，我错了，我们并不一样……」

森野的书包是纯黑色的。我把书包捡起来，放在她的手上，但我立刻听到书包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又把书包捡起来，并再一次放在她的手上。然而，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似乎已经没有抓住书包的力气。手指经不起书包的重压，书包提手从她手上滑下去。

「神山，我觉得你常常在违背内心地傻笑。我这样

说要是让 你不高兴的话,我表示抱歉…… 也许是因为我所认识的你和 那个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的你完全不同,我才会有这样的感 觉吧…… 我有时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她低着头这样说道。声音有些发抖,就像快要哭出声的孩

第 280 页

子。

「我先申明一下,我可不是这样子的……」

她抬头望着我的眼睛。由于我的个子比她高,所以她站在我

身旁时,要抬着头才能看到我的脸。她的脸上虽然没有任何

表情,但她的眼睛却有些泛红,水灵灵的。

「你不说我也知道。」

她虽然听到了我的申明,但依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低下 头,继续说:

「是吗?那就好了…… 我刚才说了些奇怪的话,

真是对不起……」

我把捡起来的书包又一次递给她，她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接了过去，牢牢地抓住了提手，这次书包没有掉下去。

她把视线转向来往的人潮。左边有来往的行人，右边也有来往的行人。我不知道她究竟在看什么，只知道有川流不息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经过。这时，她静静地说：

「我觉得夏海的故事真的很动听。我很羡慕她……」我的手没有再搀扶她，她又恢复以前的样子，并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去。我们连告别的话也没说，便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

* 尾声 完 *

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向父亲和母亲道歉，但不管我在这里多么自责，我武断的行为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原谅。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因为我已经决定丢下父母，一个人到废墟里去送死。

第 281 页

—

—

人物介绍：

我（男）、森野（女）：同班同学。有着异于常人的共同爱好，

是被称为“GOTH”的一类人，喜好窥探杀人狂魔内心世界

界、对尸体和犯罪感兴趣。性格有十分冷漠的一面。

我的妹妹：有着容易发现尸体等古怪事物的特质。

森野也曾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于很早以前过世。

* 后 记 *

写完后回头一看，这本书竟成了关于笔记本、姐妹以及狗的作品。当初动笔写 GOTH 的第一个故事时，根本没有打算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出版成一部像现在这样的短篇小说集。因此，如今的感觉是有些不可思议。创作第一个故事《暗黑系》的初衷原是想把它收入角川 Sneaker 文库中的《推理小说集●杀人恶魔的放学后》。然而，说来也奇怪，由于我和责任编辑都对小说中那对主人公拍档的设计感到满意，所以我便乘势以同样的人物试着续写了几个短篇，也正因为如此，我又得赶紧另写一篇叫做《Seven Rooms》的作品收入刚才提到

的那本小说集里。

以前，我喜欢写一些关于心灵复愈的故事，这是因为自己对其他的题材并不怎么感兴趣。我觉得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是很惬意的事情，但总是同样的题材又会被人看作傻瓜；也不知从何时起，我被人冠上「专写令人心痛的小说」的衔头。因此这次创作的 GOTH 沿着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方向作出尝试，心中既兴奋，又有些担心。

在写第二个故事《断掌事件》的时候，我在朋友的网站留言

第 282 页

—

—

板上看到「根本不让人『心痛』」、「成为乙一噱头的『令

人心痛』丝毫没有体现出来」的留言，感到非常郁闷，甚至

觉得 GOTH 完全是一次失败。与此同时，我也对「心

痛」这个词患上轻度的恐惧症。我并没有刻意把「令人心痛」当作卖点兜售的想法。当然，假如该书的内容的确非常「令人心痛」的话，不打着这样的旗号销售，书是卖不出去的……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推销方式实际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脏手去触摸人性中高贵的部分，与那些把信徒的祈祷换算成金钱的宗教团体一样。这恐怕是我的多虑吧。

另外，我感觉到以前自己过于轻视推理了。当然，自己本来就不是以推理作家的身份步入文坛的，因而完全没有必要计较这个问题。不过，在给故事写结尾的时候，我倒常常使用推理的方法。因为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样写比较轻松，但现在觉得自己的处理实在过于简单了。

例如，当情节的部分和推理的部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 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简化推理的部分。这样一来，即使在行文过程中暴露犯人的身份，我也在所不惜。因此，听到有朋友告诉我「那个故事，读到一半就已经知道犯人是 谁了」的时候，我真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虽然我知道有读者会非常在意这一点，但仍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同样被读者要求。所以，在写 GOTH 中的第一及第二两个 故事的时候，我就尽量留意，即使暂不考虑情节，也要特别 注重推理。

第三个故事《狗》姑且不论，第四个故事《记忆》是这本书 所收录的短篇小说中最后一个完成的作品。待其他所有的故事都写完后，我才发现「森野的形象似乎还不够突出」。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决定补写了这个故事。因而，很长的时间

里，就连作者本人都没有发现森野这个人物竟然拥有如此的秘密。想不到，连我也被她耍了一回。

据说，第五个故事《土》是责任编辑最喜欢的一篇。说起这位责任编辑青山，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经常称其为「小说品酒师」。作品完成以后，我一般都会请青山编辑试读，给我指出别扭和不妥的地方。每到这种时候，青山的工作状态就像在葡萄酒里搜寻其中的杂味一样，用自己的舌尖来分解和玩味我的文章，特别是这一次，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在此要向青山编辑表示感谢！

第六个故事是《声音》。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到创作材料的枯竭，记得曾向编辑询问：「有没有什么关于变态狂的新奇构想？」说到这里，顺便补充一下，我很喜欢 Sneaker

文库中的《妖魔夜行系列》。当时，我决定要像这个系列每次都推出各式各样的妖怪，自己也要在GOTH的各个故事中让形形色色的怪人物登场。我是把GOTH里的故事当作空想的虚构故事来写，类似吸血鬼题材的小说。

在作品中，我设定那些以杀人为乐的变态狂是「生来如此」的，换句话说，在我的笔下，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一群怪物。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一直觉得有些不妥。当然，这属于虚构小说中一种特殊的设定，并非是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希望在这一问题上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恩恩，故事都是瞎编的，好孩子不可以学坏呀】。

有人提议，希望我再写几篇GOTH的续集，短篇亦可，长篇也行。可我自己却没有半点头绪，不知该如何是好。或许，我

再也不会写这样的作品了。如果硬要让我写的话，
我想接下
来将发生的故事，不外乎主人公的妹妹又发现一具
尸体吧。
就此搁笔，再会！

二零零二年六月

乙一

第 285 页

—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evaluation only.

For